

DONGWUXIAOSHUODAWANGSHENSHIXI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品藏书系

# 野犬女皇

沈石溪 / 著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品藏书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野犬女皇

## 目录

[驱赶公狗遇到麻烦](#)  
[发现惊天大秘密](#)  
[处决伪君子](#)  
[风流孽债](#)  
[不该出生的八只狗崽](#)  
[与雪豹争食](#)  
[厄运就像割韭菜](#)  
[亲姐妹反目成仇](#)  
[分裂与死亡](#)  
[绿祖母涅槃](#)  
[用爱弥补裂痕](#)  
[偷盗肉食仓库](#)  
[谁先动了杀机](#)  
[与猎狗的生死冲突](#)  
[姐妹冰释前嫌](#)  
[动物档案——野犬](#)  
[西双版纳是我的文学故乡](#)  
[获奖记录](#)



## 驱赶公狗遇到麻烦

七八条野狗，在山坡上散开，像一张网一样，将一只雪兔团团围住。野狗是日曲卡雪山最优秀的猎手，尤其是成群结队的野狗，能捕杀嘴唇翻卷獠牙凶猛的公野猪，对付区区一只雪兔，当然是小菜一碟。几分钟后，倒霉的雪兔便魂断雪山，成了野狗们的早餐。

雪兔属于啮齿类动物，虽然肥胖，但个头不大，也就七八斤重。一只雪兔，显然不够这群野狗放开肚皮饱餐的。狗多肉少，谁都想多吃一口兔肉，便一拥而上，你叼兔头，我咬兔腿，你撕兔肚，我扯兔背，拼命争抢起来。

“呦呦——”一条母野狗跳出狗群，蹿上旁边一块磐石，威严地吠叫一声。

这是一条约四岁龄的野狗，对野狗来说，四岁龄正处在生命的巅峰，犬牙洁白如冰雪，狗毛光滑如锦缎，身材高大，四肢细长，头脑敏捷，颈窝与胸部连接处，有一块水红色毛斑，形如鸡心，根据这一特征，得名叫红桃心。红桃心是这群野狗的首领，也可以称为当家犬。

刹那间，闹哄哄的野狗们停止争食，安静下来，抬头仰望红桃心。

红桃心跳下磐石，龇牙咧嘴嚣叫两声，迫使野狗们朝后躲闪，然后蹿到雪兔旁，叼起雪兔的脖颈，走向一条公狗，将雪兔吐在公狗面前，自己一步步朝后退去。

红桃心的举动再明显不过了，是要把整只雪兔奉送给这条公狗。

这是一条年轻的公狗，也是这群野狗中唯一的雄性，牙口也四岁龄左右，一对狗眼像是用蓝水晶雕刻成的，蓝晶晶水汪汪，嘴吻线条优美肉感很强，用野狗的标准来衡量，称得上是个美男子，特别是那条尾巴，又长又粗，绒毛细密，华丽如豹尾，它的名字就叫赛豹尾。

野狗群一阵骚动，有两条母狗“呦呦汪汪”怨恨地叫起来：

——雪兔是大家一起辛辛苦苦捕获的，凭什么要让赛豹尾独自享用！

——拿我们大家的東西去讨好公狗，你怎么不害臊哪！

红桃心对母狗们的埋怨置如罔闻，退出五六米远，站在土墩上，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赛豹尾，发出几声轻曼柔顺的吠叫：

——快吃吧，趁兔肉还没冷却，趁兔血还没凝固，美美饱餐一顿！

赛豹尾舔了一口兔颈创口冒出来的血蘑菇，低头啃咬雪兔大腿。

这时，一条名叫独眼姨妈的母野狗，以山坡上几丛蒿草作掩护，悄悄绕到赛豹尾背后，出其不意地从草丛蹿出来。它太饿了，想从赛豹尾嘴中抢一条兔腿来充饥。红桃心似乎早就察觉独眼姨妈的企图，没等它靠近赛豹尾，猛地扑蹿上去，一下将它撞翻在地，并娴熟地将嘴吻刺探到它的颈窝。对野狗来说，这是最严厉的警告：再敢不听招呼，胡作非为，我可就不客气要往死里咬啦！独眼姨妈斜躺在地上，尾巴紧紧夹在两胯之间，那只独眼半睁半闭，这是野狗独特的形体语言，表示放弃抵抗，请求宽恕。

本来就是吓唬吓唬而已，并没想真的去伤害独眼姨妈，红桃心轻盈弹跳，从独眼姨妈身上跳开去，算是原谅了部属的错误。

独眼姨妈站起来抖抖灰尘，神情沮丧地退到蒿草丛里，嘴吻伸进草根，发出怨恨的低嚎，显然，狗心不服，狗心难平。

——太偏心眼了，这种德性怎么能当首领！

身为首领，红桃心也知道，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集体捕捉到的猎物送给公狗赛豹尾单独享用，做得有点太过分了，有违种群内部公平、公正、公允的三公原则，会损害它的威信。可它已顾不了这么多了。赛豹尾就要离开它，就要离开这个群体，对于白虎吞野犬来说，雌雄之间一旦分离，重新聚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命运之神特别青睐这对雌雄犬，让它们能再次相会，也起码是明年这个时候了。它喜欢赛豹尾，舍不得赛豹尾离去，可又不得不让赛豹尾离去，情意缱绻而难分难舍，于是就想到把这只雪兔当做临别馈赠，希望赛豹尾能平平安安度过这长达一年的流浪生

涯，希望赛豹尾能珍惜这段情缘，明年夏末秋初发情季节再到白虎岙来找它。

生活在日曲卡雪山一带的野狗，发情期一般都在夏末秋初，这是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自然选择。夏秋季节的日曲卡山麓，温暖潮湿，扁虱、跳蚤、蚊虫、小咬儿，还有专门叮吸各种动物血的花苍蝇大量繁殖，假如野狗发情期是在春季，经过三个月的怀胎，幼犬出生刚好是各种寄生虫最猖獗的时候，小家伙皮肤嫩，身体抵抗力弱，夭折率很高。而发情期在夏末秋初，经过三月怀胎，幼犬出生刚好是秋末季节，气温凉爽，各类寄生虫销声匿迹，小家伙可免受寄生虫叮咬之苦，害传染病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存活率随之提高。

动物的生育规律，总是力求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白虎岙是一个地名，红桃心所管辖的这群野犬，大本营设在白虎岙，故而称其为白虎岙野犬群。从动物分类学上说，这群野狗属于喜马拉雅野犬。喜马拉雅野犬属于种群概念，是犬科犬属，狗大家族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一个亚种。好比一棵大树，来自共同的根系和主干，到了树冠，分成许多枝丫。狗就是大树的主干，喜马拉雅野犬就是树冠上的一根枝丫。许多种类的动物都是按照大树分权模式进化的。例如老虎，就有八个亚种，东北虎、华南虎、爪哇虎、孟加拉虎、高加索虎、苏门答腊虎等等。凡动物形成亚种，一般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二是明显的生理特征，三是独特的生活形态。

就喜马拉雅野犬来说，散布在西藏高原和滇北日曲卡雪山一带，活动范围北至雅鲁藏布江，南至怒江流域的杂玛尔草原，地域性很强，身体比狼稍小些，与普通家犬差不多大，嘴吻较短，耳郭半圆，大部分为黄褐色体毛。

喜马拉雅野犬是一种群居性动物，社会结构与狼、豺、狐等其他犬科动物迥然不同。狼、豺、狐等犬科动物普遍实行雄性权力统治。所谓雄性权力统治，类似于人类的父系社会，即种群和家庭里，由一个年富力强的雄性担当首领，雌性处于扈从地位。喜马拉雅野犬实行雌性权力联盟。所谓雌性权力联盟，类似于人类的母系社会，即族群里，雌性结群而居，组合成以家庭血缘为纽带的种群，由一个或数个年富力强的雌性进行管理，雄性处于被统治者的从属地位。通常情况下，成年雄性野狗流浪山野单独生活。

喜马拉雅野犬群实行母系社会制度，由雌犬担当族群的首领，与之相适应的是，实行雄性招赘走婚制度。所谓雄性招赘走婚制度，就是到发情期时，受体内生物钟影响，在山林里过着流浪汉日子的公狗纷纷跑到野犬群巢穴四周，嚎叫求偶，野犬群雌性首领从众多追求者中挑选一至两条公狗，允许它们进到种群短暂生活一段时间，形式有点类似人类社会招赘入赘，当然是临时夫婿，发情期过后，雌性首领便会将这些公狗赶出种群，重新让它们去过流浪汉的日子，直到下一季发情期来临，又开始新一轮遴选佳偶的活动。

日曲卡雪山一带所有的喜马拉雅野犬群都是按这样的婚配习俗生活的。

一般情况下，被招赘的公狗在野犬群里待的时间都不长，少则十天，多则半月。雌犬喜结珠胎，怀上小宝宝后，公狗便会被劝退出群体去。

赛豹尾进入白虎岙已满二十天，按规矩，早就应当离开野犬群了。

红桃心晓得，按照野犬群生活周期那张无形的时间表，它该履行首领的义务，敦促赛豹尾离开白虎岙野犬群了。可不知怎么搞的，它迟迟没有那么去做，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在心里翻腾，总希望公狗赛豹尾能在自己身边再多待几天。

老母狗绿祖母也曾多次提醒它，婚配期已满，让它遵章守纪，赶快把赛豹尾驱逐出白虎岙野犬群去。

绿祖母是白虎岙野犬群辈分最高的母狗，属于祖母辈，颈上的绒毛已经秃落，裸露一圈暗绿色的皮肤，所以叫绿祖母。绿祖母统领白虎岙野犬群六七年，是老资格的当家犬，因年事渐高体力不支，便在去年很明智地将首领位置禅让给了红桃心。绿祖母虽然退居二线，却仍享有很高的威信，属于群体中的智囊型人物，所提意见分量很重。

群内其他几条母狗，也都流露出相同的意思。

众心难违，红桃心只有按祖先的规矩办，让赛豹尾离开白虎岙。

今天是个好日子，天蓝云白风清，草绿山秀鸟鸣，亮灿灿的阳光普照

大地，按野狗对气象的理解，宜出门远行。哦，好天气换来好心情，也许能因此而淡化离别的愁绪。

红桃心守候在赛豹尾身边，用武力威慑来阻止其他母野狗扰乱赛豹尾进食。很快，赛豹尾就将整只雪兔吞咽下去，只剩下一张兔皮、四只兔蹄、一副骨骼和一个难啃的兔头。赛豹尾原先空瘪瘪的肚皮饱凸出来，吃饱喝足而容光焕发。哦，临别馈赠已经完成，是时候了，该实行原定的劝退计划了。红桃心带领野犬群来到石梯涧，这是两座山坡间一条清澈的溪流，翻越山体裸露的石头，一级一级往下流淌，就像美丽的水仙子穿着洁白的婚纱正沿着石梯从高耸入云的山顶款款而下。这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领地疆界，跳过石梯涧，就等于走出了白虎吞野犬群的势力范围。站在石梯涧旁，红桃心用嘴吻舔理赛豹尾的脸颊和额头，还用脖颈摩挲赛豹尾的脊梁，犬式交颈厮磨，缠缠绵绵地表达惜别之意。

哦，你就要走了，哦，你就要离开我们，我们将怀念你洪亮的叫声，我们将怀念你英俊的容貌。从现在起，我将思念到永远。

赛豹尾惊讶地瞪大眼睛，“汪呦”发出疑惑的吠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走吧，公狗过了发情期就要离去，这既是规矩也是天意。红桃心用身体挤轧赛豹尾，迫使赛豹尾头朝着石梯涧。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生离死别也叫野狗心碎啊，你就一步三回头地走吧，我的心永远陪伴着你。

客人并没有要告辞的意思，主人却巧妙地下了逐客令。

赛豹尾似乎很留恋野犬群的家庭生活，身单影只的流浪汉生活毕竟太辛苦也太孤独。它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扭身一闪，摆脱红桃心的挤轧，从石梯涧边退了回来，发出一串嘹亮的吠声，似乎在声明：我并没想要离去，既然离别会让你痛苦，那干脆就不要分离，长久生活在一起好了，你也不用劳心费神来思念我了，你我都不会害相思病！

过去白虎吞野犬群也曾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发情期的公狗被招赘进犬群后，完成了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却不想退出历史舞台，赖在犬群里不走。每当这种时候，雌犬首领便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一般是在狩猎成功，吃饱喝足，犬群气氛较和谐安详时，奉劝那条公狗离开。假如公狗知趣，懂得好聚好散的道理，听从劝告，返回山野丛林过它的流浪汉日子，

则皆大欢喜，彼此相安无事。倘若该公狗不明事理不听劝告，仍赖在犬群里不走，和平劝说则会演变成一场武力驱逐，雌犬首领不得不和犬群中其他母狗一起用猛烈的吠叫声和尖利的犬牙犬爪，迫使该公狗落荒而去。

这是千百年为适应环境演化出来的一种奇特的风俗。

红桃心巧妙的逐客令失去效用，可它并不遗憾和气恼。假如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它的意志来处理，它不会执意要赛豹尾离开的。说心里话，它很喜欢公狗赛豹尾，虽然发情期已经过去，可它的爱意并未衰减。赛豹尾和其他公狗不一样，赛豹尾是一条特别懂感情、特别有情趣、特别会讨母狗欢心的公狗。记得一个月前，杜鹃花开，柳树浓绿，青草茂盛，受发情期异性相吸这条规律的支配，受雌狗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芬芳气味的诱惑，十来条公狗矫健的身影在四周活跃，白虎岫野犬群一年一度的招赘纳婿工作拉开了序幕。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有身体比赛豹尾更强壮的公狗，有容貌比赛豹尾更俊俏的公狗，也有狩猎经验比赛豹尾更娴熟的公狗，可它毫不犹豫一眼就相中了赛豹尾。它无法忘怀第一次与赛豹尾见面的情景。

那是一个朝霞茶花相映红的清晨，它正率领白虎岫野犬群赴尔玛尔草原觅食，转过一道山梁，前面七八步开外的一条土路上突然站立起一条公狗，灰褐色的略带忧郁的眼光凝视着它，四目相对，在这极短暂的瞬间，它感觉有一缕阳光从眼睛照到心怀。世界上确有一见钟情的事。而真正打动它心扉的，是赛豹尾那条与众不同的尾巴。那是一条在野犬中绝无仅有的奇妙之尾，尾毛蓬松如帚，毛色闪亮如釉，上钩、下挑、左旋、右舞、曲卷、直挺、抡甩、平举，动作变幻莫测，具备传神达意的功能，称得上是一条会说话的尾巴，艺术地表达出了对它的爱慕之情。它的心醉了，就像浸泡在撒满花瓣的温泉，香喷喷而又暖融融，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爱。它的脑袋产生了轻微的晕眩，身不由己地向赛豹尾靠拢去，抛出了爱的红绣球。实践证明，它没有看错狗，第一感觉很正确，赛豹尾不愧是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婚配期间，赛豹尾既激情饱满又彬彬有礼，如果野犬中也有绅士的话，赛豹尾称得上是标准的狗绅士了。世界上的公狗千千万万，可红桃心真正爱的却只有赛豹尾。它以前也曾和公狗交往过，一般来说，公狗都是这种德性，发情期情浓似蜜，发情期过了，感情就从巅峰坠落谷底，变得情淡如水了。赛豹尾却与众不同，发情期过了照样情意绵绵，仍会在夕阳西沉时，枕着落日余晖躺卧在它身边，深情地舔吻它的身体，还会用那条美丽的尾巴帮它驱散讨厌的苍蝇。这么优秀的公狗，可遇而不可求，它当然愿意对方继续陪伴在自己身边。



可是，它回头看去，绿祖母和其他母野狗都虎视眈眈望着赛豹尾，正等着不折不扣地执行祖宗的规矩。它叹了一口气，从赛豹尾身旁跳闪开去。它狠不下心亲自出马翻脸不认狗把赛豹尾赶过石梯涧去，那就让绿祖母和其他母野狗去完成驱逐的意图吧。

绿祖母和其他几条母野狗将赛豹尾阻隔开来，并形成扇形包围态势，狠毒的眼光齐刷刷投射过去，无言的威逼，宣布赛豹尾已属于不受欢迎的狗。

扇形包围也叫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留下一个缺口，就是石梯涧，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赛豹尾赶出白虎吞野犬群的领地。

从种群特征角度讲，喜马拉雅野犬雌雄在外表上差别不明显，除了雌犬腹部有一排乳房，除了雌雄犬生殖器构造不同外，体形、身材和毛色并无特别的差异。不像狼，雌狼的身材比公狼要瘦小一圈；不像黑熊，母熊的身体远不如公熊那般壮硕；也不像非洲狮，母狮在雄狮面前无论体力还是身高都处劣势。换句话说，喜马拉雅野犬，公狗无论智商、体能还是格斗技巧，都不占优势。

赛豹尾侧卧在地，那条美轮美奂的尾巴倒卷至腹部，嘴吻向上亮出脆弱的颈窝，做出服输乞降的姿态，以求能平息众母狗的怒气。

绿祖母不为所动，其他母野狗也丝毫没有怜悯。组合成扇形包围的母狗们突然间龇牙咧嘴，个个露出狰狞凶相，忽而从喉咙深处发出刻毒的诅咒，忽而猛烈咆哮唾沫四溅，那是最后通牒，也是进攻的前奏：你这不要脸的癞皮狗，滚，滚过石梯涧去，不然的话，休怪我们无情，打断你的狗腿，砸烂你的狗头，叫你变成一条死狗！

赛豹尾尾巴蜷缩得更紧，哀叫声也更楚楚可怜，可就是不肯向石梯涧方向逃窜。它割舍不掉家庭生活的温暖，或许也割舍不掉那份甜蜜的情爱。

绿祖母气势汹汹扑上去，在赛豹尾臀部叼了一口，拔出一嘴狗毛。独眼姨妈和另一条名叫灰肚皮的母狗，用狗爪在赛豹尾身上撕扯了一把。赛豹尾寡不敌众，力量对比悬殊，根本就不是一群母野狗的对手。躲过了前面的狗牙，却逃不脱背后的狗爪。且战且退，被凶猛而不讲情面的母野狗们逼到石梯涧旁。“扑通”，它掉进水去，变成了倒霉的落水狗。幸亏这一

段溪流不急，水也不深，只是被迫洗了个凉水澡而已。它爬上岸来，使劲抖动身体，水珠噼里啪啦溅射开，母野狗们后退躲闪，包围圈松散了一些。

就在母野狗们按规矩使用武力驱逐赛豹尾时，红桃心则跑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卧伏在地隐匿起来。它是首领，本该由它率领母野狗驱赶赛豹尾的。可它下不了手，也不忍心看，只有跑远一点，采取鸵鸟式回避的方式，眼不见心不烦。

赛豹尾蓬松的狗毛被溪水打得精湿，狗毛缩紧，体形骤然间缩小了一圈，肩胛骨支棱出来，那根最值得骄傲的尾巴也变得像搅屎棍，落水狗的模样狼狈极了。它狺狺叫着，似乎在声明：即使你们痛打落水狗，我也决不跳过石梯涧去，做丧家之犬。

母野狗们又压了上来，战争迅速升级。绿祖母在赛豹尾狗腰上狠狠咬了一口，狗牙像钢钉一样刺进狗皮，赛豹尾杀猪般嗥叫起来。独眼姨妈则从背后偷袭，咬中那条狗尾巴。咆哮声、哀嚎声和厮打声响成一片。

声音是隔不断的，赛豹尾惨烈的嗥叫声，随风飘过来，顺着耳孔像针一样刺进红桃心的心里。它把脑袋钻进草丛，用野草盖住耳孔，企图堵住让它难受的声音，可作用甚微。

母野狗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仍围住赛豹尾拼命噬咬，哦，假如你不想被活活撕成碎片，那你就只有逃出白虎岙地界！

赛豹尾左冲右突，前咬后踢，在母狗的包围圈冲开一个缺口，用最快的速度奔到红桃心藏身的大石头下，四膝弯曲，跪伏在地，湿淋淋的尾巴大幅度甩动，做出一种乞求救援的姿势来。红桃心一看，赛豹尾身上流淌殷红的血水，仔细查验，尾部、颈部、腰部和臀部都受了伤，虽说都是皮肉伤，却也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刹那间，一股怒火在它心头熊熊燃起。驱赶就驱赶嘛，可以好生规劝，也可以吠叫恫吓，干吗要用尖利的爪、毒辣的牙去往死里打呀？赛豹尾既不是可食的猎物，也不是争夺生存资源的天敌，干吗这么狠心，要把它撕咬得伤痕累累呀？赛豹尾就算耍点赖皮，那也是因为留恋大家庭的温暖，舍不得离开，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何必出手这么重像打冤家似的打它呀！

这也太过分了，这也太残忍了！

几条母野狗追了过来，又在大石头前形成包围圈，嘴吻朝天汹汹嚎着，那是在催促红桃心快快避嫌，从赛豹尾身边跳离开去，与赛豹尾划清界限，好让它们继续严肃执法，将赛豹尾驱赶出白虎吞地界。

赛豹尾身体瑟瑟抖动，四膝着地向前爬了两步，贴到红桃心跟前，狗眼蒙着痛楚的泪光，哀哀轻吠，一副弱者向强者寻求庇护的神情。红桃心突然间觉得一股要为爱情而献身的激情在胸中流淌，它冲动地跨前一步，将自己的身体半罩在赛豹尾身上，毫不含糊地用身体语言表示这么一个意思：别害怕，有我在你身边，谁也别想伤害你！

赛豹尾乖巧地伸出舌头舔理红桃心的下巴，以强化这种情感联盟。

“汪呦——汪呦——”母野狗们发出猛烈的责问式嚎叫。你身为野犬群的首领，想带头破坏祖宗的规矩吗？公开袒护你的情郎，羞不羞哪？

独眼姨妈绕到赛豹尾后面，那只独眼闪烁着冷酷的寒光，不怀好意地盯着赛豹尾的尾巴，蛇蝎心肠暴露无遗，是想制造一条无尾公狗。

红桃心闪电般扑了上去，在独眼姨妈脸上狠狠撕了一爪，镇压嚣张气焰。当着我的面动粗，那是不给我面子，是犯上作乱的行为！红桃心发出气势磅礴的吠叫。

独眼姨妈并没被吓倒，遭打后只是往后躲闪了半步，仍摆着跃跃欲扑的姿势。那只名叫灰肚皮的母狗也蹿了上来，颈毛耸立做斗殴状。

狗心不服，狗心难平，假如再徇私枉法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就对你也不客气了！

红桃心实在想不通，干吗非要把公狗都赶出野犬群。棒打鸳鸯，刀劈连理，这算哪门子的规矩呀？它看不出让赛豹尾继续待在白虎吞有什么不妥。赛豹尾绝不是好吃懒做的公狗，恰恰相反，还挺勤快的，捕猎时总是冲在前面。家里多个人，无非多张嘴，吃饭多双筷子；野犬群多条狗，也无非是多张嘴，进食时多双争抢的爪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红桃心怒不可遏，尾巴刷地平举，张开嘴露出一口交错尖利的犬牙，仰脸狂嚎。好比发布战斗檄文，好比公告战争宣言。我是这里的当家犬，

该驱逐谁该挽留谁，由我说了算。我就是要让赛豹尾继续留在白虎吞野犬群里，我有这个权力。不管怎么样，谁也休想逼迫我改变主意。谁敢胡来，休怪我爪牙无情！

六条母狗不肯退却，仍形成包围之势。

红桃心心里很清楚，它和赛豹尾面对的是六条母狗，二比六，力量对比很悬殊，假如真的扭打起来，它和赛豹尾必输无疑。还不仅仅是输赢的问题，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被属下咬得落花流水，成何体统？威信何在？脸面往哪里搁？将来还怎么领导？可它已经没有退路，假如现在就退缩下来，等于承认这些母野狗造反有理，等于承认自己想把赛豹尾留下来是个触犯众怒的严重错误，也必然威信扫地，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它别无选择，只有强硬到底，与六条母狗拼个你死我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好情郎，愿把头颅抛。

双方剑拔弩张，火药味很浓，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

突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条雌犬，好像发现地底下埋藏着可食之物，收敛起攻击姿态，鼻吻贴在草根上嗅嗅闻闻，跨出六条母野狗组合的包围阵线，向红桃心走拢过来。这是一条年龄、长相、毛色与红桃心颇为相似的雌狗，是红桃心的同胞妹妹。妹妹颈窝与胸部交汇处也有一块显眼的淡颜色毛斑，所不同的是，妹妹那块胸毛色泽纯白，形如桃花，取名就叫白桃花。白桃花来到与红桃心平行的位置，像木偶似的伫立不动，静穆了约半分钟，它突然狂嚎一声，扭腰旋转，身体、态度和立场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与红桃心、赛豹尾并肩站成一排，冲着对面的五条母野狗汹汹嗥叫。

战场倒戈，火线反叛；敌人变成了战友，战友变成了敌人。

紧接着，绿祖母狗尾耷落狗毛闭谢，也收敛起攻击姿态，不声不响往后退了两步，来了个临阵退却。绿祖母是条饱经风霜的老狗，不愿看到窝里斗，不愿看到白虎吞野犬群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只好采取妥协的办法，以维持族群和平。

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二比六，现在变成了三比五。虽说红桃心一方在数量上仍处劣势，但它是首领，又抱着以死相拼的决心，气势上

压过对方，赛豹尾是公狗，白桃花又是年富力强身体素质优秀的雌犬，总体质量明显占优势。

双方可说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红桃心毕竟是首领，具有丰富的镇压族群内骚乱的经验，它狗眼扫过去，立刻就准确判断出，四条与它为敌的母野狗中，独眼姨妈是核心人物，灰肚皮是铁杆分子，另两条母狗不过是协从帮凶。它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与公狗赛豹尾使了个眼色，两条野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左右两侧猛扑上去，一下就把独眼姨妈扑翻在地。它一口咬住独眼姨妈的耳朵，用力撕扯。你本来就是独眼，再让你变成独耳，独眼加独耳，双料破相！

灰肚皮想来帮独眼姨妈解围，白桃花主动承担打援任务，配合默契地蹿跃上来，拦住灰肚皮厮杀。

独眼姨妈疼得在地上打滚，声嘶力竭地哀嚎，雀鸟惊飞，走兽奔突，整个山谷被搅得恹恹惶惶。

另两条母野狗本来立场就不够坚定，看到独眼姨妈遭受血的惩罚，不由得心惊胆战，互相对视了一下，缩紧脖子吱溜钻进草丛去了。

联盟瓦解，阵营崩溃。

独眼姨妈猛烈颠跳挣扎，好不容易才从红桃心的噬咬中挣脱出来，左耳朵已被咬豁，血顺着额际流淌下来，满脸都是血，可怕极了。它晓得大势已去，不敢再恋战，恨恨地嚎着，拼命往树林逃窜。

灰肚皮也跟在独眼姨妈后面，夹着尾巴逃跑了。

一场由要不要留下公狗赛豹尾引发的政权危机，就这样以当家犬红桃心的胜利而告终。

红桃心感激地望着白桃花，不愧是自己的同胞妹妹，关键时刻胳膊肘往里拐，勇敢地站到它一边来。要不是白桃花火线反戈，说不定此时此刻它已遍体鳞伤，成为一只被废黜的丧家犬，在荒野偶偶独行呢。它靠拢去，用舌头舔理白桃花脊背上凌乱的狗毛，以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白桃



花将脸侧转过来，与红桃心的脸紧贴在一起，发出响亮的吠叫，这是在当众表达自己效忠的心声：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妹妹，海枯石烂不变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无条件站在你的一边！

公狗赛豹尾来到红桃心面前，摇动欢庆的尾巴。红桃心发出圆润的吠叫：哦，困难已经克服，障碍已经扫除，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永远留在白虎吞野犬群，谁也别想再赶走你！

赛豹尾狗眼里泪光闪闪，使劲舔吻红桃心的脚趾。

绿祖母站在一条土埂上，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一切。当看到红桃心执意要让赛豹尾成为白虎吞的永久居民时，它负伤似的哀嚎一声，耳郭垂落，尾巴缩紧，脊背弓耸，钻进阴暗的水沟里，好像一条正在被人追打的落水狗，连续不断发出凄厉的长嚎，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

真是老顽固老保守老脑筋老颠冬！红桃心不屑地瞟了绿祖母一眼，实在有点想不通，不就留下一只公狗嘛，值得这般悲伤吗？莫名其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它决定不去理睬绿祖母，有时候首领就该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让祖先留下的规矩见鬼去吧，既然两情相悦，何妨朝朝暮暮，长相守，永相爱，白头偕老，多么美好的生活啊。

两个多月后，红桃心产下七只小狗崽，这是它和赛豹尾爱情的结晶。

## 发现惊天大秘密

赛豹尾自以为事情做得很隐秘，其实这一切都未能逃过红桃心的眼睛。

还在尕玛尔草原的狩猎场，当七条成年野犬将那头羚羊团团围住，成功屠宰后撕扯啃吃时，红桃心就发现赛豹尾行为有点反常，就像饿殍鬼投胎，趴在羚羊身上，拼命啃咬，拼命吞咽。野犬群昨天还捕到两只野猪崽，远未达到饥馑状态，四周也没发现想要抢掠食物的猛兽，一头羚羊足够七条成年野犬分享，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吃一顿羚羊大餐，撕一块羊肉，舔一口羊血，有条不紊地享用，细嚼慢咽地品味，就像酒宴上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可赛豹尾狗眼泛绿，撕下一坨羊肉来，嚼都不嚼，囫圇吞下肚去，还抓住一只羊腿占为己有，朝别的野犬吹胡子瞪眼发出威胁性质的吠叫，不让别的母野狗来染指，就好像已经饿了七天七夜没吃到东西了一样。在食物还算丰盛的情况下，是不该如此贪婪的啊。更让红桃心起疑心的是，大半只羚羊腿已经装进它肚子里了，野犬胃囊的容量是有限的，按野犬的食量，赛豹尾已到了饱和状态，肚子鼓得像从日曲卡雪山上滚下来的雪球，不断打饱嗝，可它仍然大口吞咽肉块，好像故意要把自己的肚皮给撑破。开怀大吃，也应当有个限度嘛，如此吃法，实属罕见。红桃心是一条生活阅历丰富的母野狗，晓得凡不符合常理的举动，往往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以防不测。

红桃心多了个心眼，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窥视赛豹尾，要弄清楚这家伙往自己肚子里塞进这么多羚羊肉去究竟想干什么。

吃完那头羚羊，稍事休息，野犬群动身返回白虎岙山谷。白虎岙坐落在日曲卡山麓北侧，荒凉隐秘，是野犬群的大本营。一路上，赛豹尾因为肚子撑得太饱，行走困难，上坡气喘吁吁，下坡抖抖索索，落在野狗队伍最后头，好几次还停下来放屁或排便，看得出来，肚子胀疼得厉害，肯定是难受极了。可这家伙脸上却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恰恰相反，狗眼弯弯，鼻吻放光，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这当然加重了红桃心的猜疑。

夕阳映照大地，漫山遍野的狼毒花原本葱绿的叶子，被夹带着雪尘的

秋风一吹，就像被送进染坊染过了一样，红得就像跳动的火苗，装扮着日曲卡山麓晚秋的美景。

穿过偌大的冷杉树林，狗群来到一座巨石前，石灰岩巨石形如猛虎，虎头虎脸虎耳虎须虎牙虎身虎腿虎爪清晰可辨，尤其那双虎眼，灰白石头上镶嵌两颗乌黑的卵石，巧夺天工，栩栩如生，恰如一只发现猎物后瞪着铜铃大眼跃跃欲扑的白虎。白虎岙由此得名。这块白虎状巨石也是山谷的门户，绕过这块巨石，就是这群野狗的大本营了。

红桃心对着白虎巨石长吠一声，是通知留守在大本营里的雌犬白桃花和七条未满月的幼犬，野犬群狩猎归来了。顿时，白虎岙里传来幼犬们欢天喜地的叫声。当野犬群绕过白虎状巨石，幼犬们早就从葫芦形溶洞里拥了出来，拼命甩动小尾巴，扑到成年犬身上，热烈舔吻成年犬的脸，“呦呦呜呜”叫着，乞讨食物。

小家伙们在葫芦形溶洞里藏了一整天，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成年犬们趴开四肢，有节律地收缩腹部，伸直脖子，张大嘴，“呦呦”叫着，吐出一口口半流质的糊状肉糜，来喂幼犬。

成年犬将肚子里的食物吐出来喂幼犬，这是喜马拉雅野犬特有的育幼方式，或许可称作假性反刍喂食法。用这种方式喂养幼犬，比起直接将猎物拖回巢穴让幼犬啃食，有三个好处：首先，食物不易遭抢劫，野狗在日曲卡山麓并不是唯一的肉食猛兽，若以个体力量论，比野犬凶猛的野兽多的是，老虎、山豹、野狼、豺狗、猓獾、金猫、狼獾、金雕等等，在大自然地位排序都比野犬高，稍不留神，辛辛苦苦捕获的猎物便会被突然蹿出来的猛兽用暴力掠夺走，而把食物吃到肚子里去，是最安全的运输办法，肉块吞进肚子，谁也抢不走了。第二，成年犬可根据幼犬不同的年龄段反哺不同质量最适宜吸收的食物。当幼犬刚刚断奶，成年犬可让吞咽的食物多消化一阵，变成半流质的糊状物后，再口对口喂给幼犬；当幼犬牙齿渐渐尖利，成年犬便将半消化的碎肉吐给幼犬享用；当幼犬学会咀嚼肉食，成年犬就将一团团还没消化的肉块吐出来供幼犬食用，用这种方式无疑有助幼犬身体健康。第三，通过口对口反哺这种喂食方式，能使幼犬对成年犬产生依恋之情，能使成年犬对幼犬更疼爱更关怀，使得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长幼之间也建立起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情感纽带，增强团结互助的精神，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凡反刍类哺乳动物，都具备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组合成的反刍胃。喜马拉雅野犬虽然从生理构造上来说，身体内只有一只胃，不属于反刍动物，但因为反哺行为对种群的生存有利，每一条野狗必须学会，代代相袭，久而久之，也培养起将吃进去的食物在必要时吐出来的功能，动物生理学称为假性反刍。

红桃心一面吐出肉糜喂幼犬，一面也斜着眼睛注意观察赛豹尾的举动。它看见，赛豹尾虽然也像其他成年犬那样在给站立面前的一条幼犬反哺食物，但显得心不在焉。其他成年犬在反哺喂食时，或者亲吻幼犬的脑壳或者舔理幼犬的体毛，不仅投放食物也同时投入真挚的情感，赛豹尾却看也不看站立在面前的幼犬一眼，当那条幼犬后肢踮立前肢搂着赛豹尾的脖子小嘴想伸进大嘴多掏些肉糜出来吃吃时，赛豹尾猛地甩摇脑袋，把那条幼犬甩了个跟头，态度很生硬，动作很粗鲁，表情很冷漠，两只狗眼东张西望，似乎在找寻着什么，心思根本就不在给幼犬反哺喂食上，不仅如此，反哺的食物数量也很少，吐了一两口肉糜，便舍不得再吐，干咳了几声，做了个反刍的假动作，只吐出一些黏稠的口水。这家伙吞进去的羚羊肉最多，反哺出来的却最少，吝啬得就像守财奴，肚子里留了这么多肉块究竟想干什么呀？

就在这时，山坡葫芦形溶洞口闪出一条身影，细腰长脖，流线型体态，黄褐色的狗毛闪闪发亮，在颈窝与胸部连接的地方，有一块白斑，形如灼灼开放的桃花，哦，就是今天留守在大本营照顾七条幼犬的雌犬白桃花。

红桃心注意到一个细节，当白桃花出现在葫芦形溶洞口时，赛豹尾眼睛突然一亮，好像闪电落进眼眶里了。红桃心仍不动声色暗中观察，哦，赛豹尾愈加心神不宁，贼亮的眼光频频去看白桃花，又不时转动眼珠子瞄瞄四周的成年母野狗，做贼心虚害怕被发现似的。

过了一会儿，赛豹尾将面前那条幼犬引到老母狗绿祖母身边去，然后装着背上痒得难受，跑到一棵小白桦树下，横着身体在树上蹭痒，胡乱蹭了几下，看看没有野犬注意到自己，突然跳到小白桦树背后，一头钻进灌木丛去。灌木丛枝枝蔓蔓无风自动，向白虎岙西头那片橄榄林延伸。

红桃心再回头去看葫芦形溶洞口，雌犬白桃花早已不知去向。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形迹实在可疑！

红桃心使劲收缩腹部，一连吐出三大口肉糜，趁面前那条幼犬低头舔吃之际，扭身蹿进灌木丛，向西头那片橄榄林小跑而去。

作为白虎忒野犬群的首领，红桃心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弄清楚族群里每一个臣民的动向。

橄榄林在白虎状巨石西侧，地形隐秘，晒不到太阳，里头黑黢黢，平常很少有野狗光顾。红桃心躲在几株橄榄树后面，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看见赛豹尾和白桃花正站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下，脸对脸，嘴对嘴，火辣辣的眼光互相对视。突然，赛豹尾腹部猛烈抽搐，张开狗嘴，咕噜咕噜吐出好几块羚羊肉来，白桃花喜滋滋地嚼咬吞吃。赛豹尾似乎觉得殷勤还没有献够，继续收缩腹部，继续吐出黏黏糊糊的肉串来，肉串吐完了，又吐出糊状肉糜。这家伙，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喂给白桃花吃。

秘密揭开了，赛豹尾在尕玛尔草原狩猎场上之所以不怕撑破肚子拼命吞咽羚羊肉，为的就是要把肉块当礼物送给白桃花吃！

红桃心一股热血往脑门上涌，气得肚子发胀。这是在明目张胆破坏白虎忒野犬群的啄食规矩。对动物来说，觅食进食，是生活最重要的内容。群居性动物，食物如何分配是有一套严格规矩的。就白虎忒野犬群来说，捕获到猎物后，将肉块吞进肚子带回巢穴，首先要反哺给幼犬吃，在保证幼犬吃饱的前提下，有多余的才允许留守在家看管幼犬的成年犬吃。每一条成年犬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幼犬是犬群的未来和希望，成年犬面对幼犬必须奉行两个优先的原则：食物优先，安全优先。假如外出狩猎的成年犬带回的食物不多，那只在家留守的成年犬就要饿一天肚子。白虎忒野犬群实行轮流值班制度，也就是说，每条成年犬一个星期轮到一天在家看守幼犬。就算运气不好，外出狩猎的成年犬带回的食物有限，在家留守的成年犬必须饿肚子，一个星期也只饿一天，对耐饿能力很强的野狗来说，一个星期饿一天肚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绝不会饿出毛病来的。

对动物来说，啄食规矩其实就是法律，破坏啄食规矩，就是触犯法律，理应受到制裁！假如其他成年犬都像赛豹尾那样，带回食物舍不得喂幼犬，隐瞒、藏匿、转移、克扣，或留着自己慢慢享用，或送给自己中意的异性，幼犬还如何能生存下去？



当然，引起红桃心愤怒的不仅仅是破坏啄食规矩的问题。

一条公野狗和一条母野狗，背着众野犬，偷偷跑到橄榄林里来，这意味着什么，红桃心心里很清楚。人类社会有这么两句话：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交往是非多。这套在野犬身上也同样适用，雌雄授受不亲，雌雄交往是非多。一条公野狗，把肚子里所有食物都吐出来喂一条母野狗，其性质相当于情人节时男人给女人送玫瑰花；在白虎吞野犬群，最珍贵的爱情信物不是玫瑰花，而是可以果腹的肉块。它们之间肯定已超越友谊界线，不是普通同类或同伴关系了。世界上不可能有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公野狗，恰恰相反，公野狗出于自私的本性，奉献出去多少就要索取回来多少，有的甚至还要加倍索取。对野狗来说，等价交换，投桃报李，是雌雄交往的规律。

好像故意要印证红桃心猜测得没错，当雌犬白桃花低头享用赛豹尾吐出来的肉块时，赛豹尾绕到白桃花侧面，舔吻白桃花的脖子、肩胛和尾巴，舔得专注而深情，秀色可餐，吃最新鲜肥嫩的羚羊肉也没这么兴奋。白桃花满脸幸福，微闭着眼睛，很陶醉的样子，大概把赛豹尾的举动看做是一杯佐餐的开胃酒了。

这对狗男女，竟然背着它在做这等没名堂的事！

红桃心心里刀绞似的疼，真想咆哮一声冲过去，一口咬掉赛豹尾的鼻子，让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毁容破相，俊俏的狗脸变成无鼻丑八怪，从此以后再没有勾搭引诱雌性的资本！可它干咽了一口唾沫，将咆哮声也一同强咽了下去。并非它没有资格惩处赛豹尾，它是白虎吞犬群的首领，在族群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惩处错误和罪孽是它分内的工作。也并非它没有力量来教训赛豹尾，造物主在制造喜马拉雅野犬时，把力量、智慧和体格平均赋予雌雄两性，换句话说，母狗和公狗无论体力还是智力都不差上下，雄性并不占什么优势。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不仅在雌性中出类拔萃，与一般的雄性比，也更高大威猛，真要与赛豹尾厮杀起来，绝对能占上风。再说，它是首领，发出咆哮声后，其他几条成年母野狗肯定立即前来策应，不存在惩处不了赛豹尾的问题。它之所以强压怒火采取隐忍不发的策略，实在是难言的苦衷。

雌犬白桃花是它的同胞妹妹，一起在母腹中孕育，一起降临这个世界，从小又在一起玩耍，四年多来形影不离，用情同手足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白桃花不仅是它的亲妹妹，还是最得力的助手。它当首领已

有一年多，在这一年多中，白桃花竭尽所能协助它管理野犬群。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野犬群，生活中也充满了暗礁险滩，有时甚至能掀起狂风恶浪，政权危机、领地危机、食物危机以及遭遇天敌等等，白桃花都忠诚地陪伴在它身边，同甘苦共患难。白桃花在白虎吞野犬群的地位仅次于它，排在第二位，可以这么说，其实是它们姐妹俩形成一个权力联盟，共同掌管着野犬群。假如它现在咆哮着冲过去，毫无疑问，白桃花肯定会恼羞成怒，姐妹关系会出现严重裂痕。人要面子，狗也要面子，当着白桃花的面惩处赛豹尾，白桃花当然会觉得脸面扫尽，一怒之下说不定会离群出走。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害关系上考虑，它都舍不得让白桃花离开的。

鼠娘养的赛豹尾，还以为它是个感情专一的翩翩君子，弄了半天，原来也是个偷香窃玉的负心郎！也许雄性都有这种坏毛病，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多多益善。

野狗最看不起老鼠，所以骂同类最厉害的骂法就是鼠娘养的。

红桃心当然知道，雌雄之间这种事情，一只巴掌拍不响，俗话说得好，母狗不叫，公狗不跳，把责任完全算在赛豹尾头上，有失公平。但它固执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赛豹尾是罪魁祸首，主动勾引了白桃花。它不相信和自己心心相印的亲妹妹会故意来伤害它的感情，一定是经不起对方甜言蜜语的蛊惑，经不起馈赠食物这种恩惠与殷勤并施的引诱，这才身不由己地走进情感误区的。

赛豹尾一面舔吻白桃花的脖子，一面摇动那条蓬松的尾巴，摇得像朵美丽的大菊花。

红桃心恨得牙齿痒痒的，要不是投鼠忌器，怕伤了亲妹妹白桃花的感情，它会冷不防蹿上去一口咬掉赛豹尾的尾巴。变成断尾狗，赛豹尾看你还能神气什么！

怪自己鬼迷心窍，没能坚决果断按祖先留下的规矩办。

恨自己有眼无珠，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按白虎吞野犬群传统的婚配方式，及时将赛豹尾赶出白虎吞，留下祸害，铸成大错。

白桃花情意绵绵地将头靠在赛豹尾的肩上，轻轻摩挲着，两情缱绻，难分难舍。

它现在知道了，公狗身上讨它喜欢的优点，同样也讨其他母野狗喜欢，公狗有本事弄得它神魂颠倒，同样也能弄得其他母狗神魂颠倒，可惜，它觉悟得晚了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可爱的公野狗，也就是可恶的公野狗。

它脑袋像团乱麻，不晓得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左侧灌木丛里，传来窸窣窸窣细微的声响。它扭头望去，哦，是绿祖母站在一根树桩背后，神色严峻地窥视着正在偷情的这对狗男女。

绿祖母曾在白虎忒野犬群当了多年首领，明察秋毫，对族群内每一个成员都了如指掌，什么事情也休想瞒过它老人家的眼睛。

现在看来，当时绿祖母之所以坚持要把赛豹尾从白虎忒野犬群驱赶出去，是有道理的。对有性繁殖的生命体来说，一种婚配方式能经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而沿袭下来，并形成一种代代相传的习惯，必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对稳定族群和延续后代肯定有好处。绿祖母毕竟是十二岁龄的老狗，见多识广，生活经验比它丰富多了，比它更深刻地洞察世事，洞察狗心。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野犬来说，不听老狗劝，吃亏在眼前。

它轻轻去到绿祖母身边，垂首默立，尾巴伤感地摆动，传递这样一个心声：我真后悔，当初没听您的话，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了。

绿祖母用下巴颏儿摩挲它的额头，表达长辈对晚辈慈祥的劝慰。事情已经这样了，无论悲伤还是愤懑，都无济于事；你是白虎忒野犬群的当家犬，你要学会面对严酷的现实，果断采取行动来消除这场感情危机。

前方百米外幽暗的橄榄树林里，赛豹尾与白桃花还在没完没了地卿卿我我，真可谓色胆包天。绿祖母冷凝的目光死死盯着赛豹尾，犬牙磨动，发出嚓嚓声响，绒毛秃落的尾巴像出鞘的剑直挺挺举了起来。

红桃心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它与绿祖母共同生活了多年，熟悉绿祖母的形体动作，磨牙、挺尾、凝视，非常直观地表示，绿祖母已在心里动了杀机。它明白，绿祖母是在明确告诉它，赛豹尾背着它偷情，罪孽深重，

必须严惩。对野狗来说，所谓严惩，就是处以极刑。不不，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它惶惑地想。赛豹尾虽然可恶，但它与它之间毕竟有过一段难忘的情缘，赛豹尾还是七只小狗崽的父亲，它能狠得下心去处死赛豹尾吗？

也许，找机会把赛豹尾驱赶出白虎岙野犬群，似乎更合适些。

## 处决伪君子

红桃心考虑再三，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遵循绿祖母的教诲，严惩赛豹尾。它也是不得已才做出这个狠毒的决定的。它本想找机会把赛豹尾驱赶出白虎吞野犬群，可细细思量，觉得这个办法虽然仁慈，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矛盾，还有可能会留下复杂的后遗症。首先，当时其他母野狗要驱逐赛豹尾，是它不惜一切代价把赛豹尾留在了白虎吞，现在它突然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出尔反尔，如何跟手下那些母野狗交代？第二，不可能好言相劝让赛豹尾自动离开白虎吞野犬群，肯定会有一场激烈的厮斗，当然也就不可能背着白桃花，悄悄将赛豹尾赶出白虎吞，很难说白桃花就不会庇护赛豹尾，以后姐妹之间将如何相处？第三，一旦矛盾公开化，族群成员都知道赛豹尾移情别恋，在感情上背叛了它，对它的威信也是一种伤害，它以后还怎么来统辖白虎吞野犬群？第四，即使能克服顾虑和障碍，将赛豹尾驱赶出白虎吞，谁能保证赛豹尾不会偷偷跑回来呢，扑不灭的野火，斩不断的情欲，只怕是会源源不断制造出许多新的麻烦来。

而按照绿祖母的设想，严惩赛豹尾，却有四个好处：第一，处死一条野狗比驱赶一条野狗要简单易行，只要计划周密，是有可能瞒过白桃花和其他母野狗的眼睛，神不知鬼不觉解决问题的。第二，赛豹尾一旦永远消失，制造麻烦的根源也就不存在了，干净彻底消除隐患，永无后顾之忧。第三，矛盾不公开，既能保住白桃花的面子，也能保住它自己作为首领的脸面。第四，可保持族群稳定，也能使姐妹俩的情谊能继续维持下去。虽说这么做，有点过于残忍，但权衡利弊得失，这么做明显是利大于弊；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它只有狠狠心这么去做了。

它是首领，要想避开族群内其他母野狗的视线咬杀赛豹尾，并不是太难的事，更何况它还有绿祖母的鼎力相助。

这天，白虎吞野犬群外出狩猎，在日曲卡山麓盯上一头香獐。香獐前肢短后肢长，外形有点像澳洲袋鼠，善于跳跃式奔跑，在崎岖的山道上颠跳奔驰，野犬群在后面紧追不舍。香獐逃到雪线，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往上逃窜。红桃心是首领，理所当然追在最前头。赛豹尾和几条母狗“哼哧哼哧”喘着粗气，紧随在红桃心身后。小路铺着积雪冰尘，滑溜难行。野犬脚



掌上有利爪，抠住冰雪，勉勉强强还能一步一步往上攀登。香獐属于偶蹄类动物，只有角质硬蹄，没有可伸缩的指爪，频频打滑，几乎走三步就要闪个趔趄停顿一下。猎物与捕猎者之间的距离越缩越短，爬到半道，红桃心的嘴巴快触碰到香獐短短的尾巴了。地势对野犬群极为有利，香獐本来就立足不稳了，只要它跳蹿起来咬住香獐的尾巴，就一定能把猎物从陡峭滑溜的小路上拽拉下来，其他野犬就会蜂拥而上把这头倒霉的香獐撕成碎片。可它决定暂缓收拾香獐，而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赛豹尾的问题。

它做出扑咬的动作，却一口咬空，身体失去平衡，狗爪在冰雪上无法站稳，“呦呦”惊叫一声，从陡坡上滑落下来。在冰雪覆盖的山坡上不慎失足滑倒，那是很正常的事，谁都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在跌倒滑落时，它将四条狗腿抻直，暗中扭转腰肢，让跌势更加凶猛。小路狭窄，仅有两米来宽，两边都是陡峭山岩，其他野狗无处躲闪。它在雪地上打着滚，就像一把大扫帚，一路横扫下去。它先撞倒了赛豹尾，赛豹尾撞倒了白桃花，白桃花又撞倒了绿祖母，就像在玩多米诺骨牌，七条野狗通通跌落到坡底，雪尘飞扬，惊嚎声连绵不绝。等它们站起来看时，那头香獐已隐没在山腰冰沟雪壑间。

不能让快要到口的肉溜走，必须继续追撵！

它是首领，它有权决定对逃逸的猎物是放弃还是追踪。

这儿地形复杂，不能再傻乎乎跟在香獐屁股后面穷追猛撵，要改变攻击策略，哦，兵分两路，狗分两组，迂回包抄，两面夹击，才有成功的希望！

它是当家犬，它有权决定并采用最佳狩猎方案。

我和绿祖母，还有赛豹尾，我们算一组，从左侧穿越雪线上山；其余四条母野狗，由白桃花牵头，从右侧绕到半山腰来接应。

它是族长，它有权决定小组的“人”选，它有不容置疑的人事权。

它率领绿祖母和赛豹尾，左拐直插雪线，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雪沟，快速奔跑。野犬群临时组合的两个战斗小组，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在运动，很快，彼此的距离便越拉越远，连吠叫声也听不见了。

红桃心攀爬一座地势险峻的山崖，从地形地貌判断，显然偏离了香獐逃逸的方向。公狗赛豹尾几次用叫声提醒红桃心：我们好像走错了路了，似乎离猎物越来越远了呀！红桃心对赛豹尾的提醒根本不予理睬，仍一意孤行，闷着头往崖顶攀登。又走了一段，另一个方向顺风依稀传来香獐浊重的吼叫声，赛豹尾再也沉不住气了，“嗖嗖嗖”蹿跃上来，赶到前头，挡在红桃心面前，“呦呦”急切地吠叫着，再次提醒：你确实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赶快掉头吧，不然猎物就要逃之夭夭啦！红桃心龇牙咧嘴嗥叫一声，喝令赛豹尾闪开：我是首领，往哪个方向追，由我说了算！毕竟它是当家犬，它的意志具有权威性，赛豹尾虽然满脸委屈，却也无可奈何，只有继续跟随在它身后，艰难地往崖顶攀缘。

在这个过程中，绿祖母始终保持沉默，无条件地追随着红桃心。

三条野狗终于依次登上崖顶。这是日曲卡雪山群峰间一座孤立的小山包，崖顶约十几米长，七八米宽，呈椭圆形，覆盖着一层薄冰，还有被山风和岁月刻蚀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冰柱，在阳光下闪耀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奇异的色彩。三面都是悬崖绝壁，陡得连雪豹都难以立足。一只金雕顺着强劲的气流滑翔而过，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

山崖上空空如也，连香獐的影子都看不到。

赛豹尾不满地望着红桃心，委屈地嚎了几声。都怪你，瞎指挥，乱弹琴，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体力嘛！

红桃心装着观察香獐的逃跑路线，去到悬崖边。崖顶风大，吹得它有点站立不稳。野狗虽然没有恐高症，但乘风临深渊，也未免会心惊胆寒。它克制住悸怕，探头向悬崖下张望。悬崖足有几十丈深，底下是嶙峋的怪石和厚厚的积雪。山谷地形颇为奇特，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崖，对野狗来说，不慎失足摔下去的话，就算没有摔死，也无法活着爬出来了。

它突然朝悬崖下发出一声低嚎，做出跃跃欲扑的姿势。那是在给赛豹尾发送这么一条假信息：它看见逃逸的香獐了，就躲在悬崖下！

赛豹尾当然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力和猎杀的冲动，兴冲冲跑过来看热闹。公狗的胆子更大一些，径直走到悬崖边缘，两只前爪就踩在边线的碎石上，一点也不畏惧危险的高空作业，伸长脖颈顺着红桃心的视线往下看下去。

悬崖下除了石头就是冰雪，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香獐。

赛豹尾瞪大眼睛搜索，小半个身体其实已经跨出悬崖去了。

绿祖母不声不响从背后蹿了上来，速度和力量都发挥到了极限，犹如一颗出膛的炮弹，对准赛豹尾的屁股，猛烈撞击。只听“咚”的一声，完全没有防备的赛豹尾，被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悬崖边缘推搡出去，就像一只大鸟凌空飞翔，足足弹飞出去有两米远。

空中传来赛豹尾急促的哀嚎，四只狗爪拼命划拉，好像在游泳一样。也不知道是恰好遇到了上升的强气流，还是冲击力形成的惯性作用，赛豹尾在空中竟停顿了一会儿，摆尾扭颈旋腰，身体奇迹般地转动，原本是头朝悬崖外尾朝悬崖内的，突然间变成了头朝悬崖内尾朝悬崖外了。四目相对，近在咫尺，红桃心看得非常清楚，这家伙眼睛亮得像天上的彗星，闪烁死亡的恐怖，嘴吻扭曲，像是在向它乞求饶恕，又像是在责问它：你为啥这么狠心要谋害我呀？

红桃心心里一阵抽搐，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捏了一把，它不忍心看，闭起了眼睛。

——别怪我无情，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你自找的！

等到它重新睁开眼睛，赛豹尾已经从悬崖边消失了。红桃心趴在悬崖边探头望去，赛豹尾自由落体笔直而下，像一块扔进山涧的石头，砸在挂靠山壁的雪柱上，“轰”的一声，引发一场小小的雪崩，雪块雪团雪片包裹着赛豹尾，一起往下掉。雪尘弥散开来，遮挡了视线，已看不见赛豹尾了。

谷底传来物体砸地的“噗噗”声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雪崩停止，尘埃落定，红桃心再探头望去，谷底新隆起一个巨大的雪堆，它的目光在雪堆四周扫寻了一遍，没找到赛豹尾。毫无疑问，赛豹尾被埋在雪堆里了。从这么高的山崖上坠落下去，又埋在厚厚的雪堆里，赛豹尾绝无活的可能了。

悬崖和深渊恢复了宁静，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巨大的雪堆像个坟冢，埋藏了一段风流韵事，也埋藏了一个可怕的秘密。

绿祖母脸上浮现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山下走去。

红桃心在悬崖边默默站立了好一阵，也算是一种凭吊吧。它一点也不轻松不起来，恰恰相反，四条狗腿像灌满了铅，举步投足沉重无比。赛豹尾虽然可恶，但罪不当诛，惩罚确实过于严厉了。唉，要是有其他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至于如此绝情。它毕竟是爱过它的，而且爱得忘我而痴情，总有一种缠绵和遗憾，总有一丝留恋和几多伤感，在心尖萦绕，挥甩不尽。

多好的一条尾巴啊，美艳绝伦，赛过华丽的豹尾。

绿祖母在山腰吠叫，催促它快点下山。它叹惜一声，三步一回头，终于离开崖顶。

还没下到山脚，就听到野犬群的吠叫声和香獐失魂落魄的吼叫声，赶过去一看，哦，白桃花率领三条母野狗已经将那头倒霉的香獐围住，正在进行血腥而又紧张的猎杀。一般来讲，对付香獐这样的中大型猎物，四条野狗是较难在短时间内就将其制伏的，必须有六七条以上的野犬，才能群起而攻之将其摆平。香獐浑身都是血，但并未受致命伤，仍暴跳蹦踢左冲右突，企图死里逃生。白桃花迎面拦截，香獐被逼急了，张嘴朝白桃花脊背啃咬。香獐虽说是草食动物，但嘴巴两侧长着两枚两寸长的獠牙，也算是一种自卫武器了，真要被啃一口的话，也会皮开肉绽。红桃心和绿祖母恰好赶到，一个咬香獐的左后腿，一个咬香獐的右后腿，拔萝卜似的把香獐拔得连连倒退。白桃花和其余三条母野狗乘机扑到香獐身上，穷咬猛撕。香獐哀叫两声，“扑通”跪倒在地，终于成了野狗们的美味佳肴。

在撕食香獐肉时，红桃心注意到，白桃花显得心不在焉，低头胡乱咬一口，便抬起头来四处张望。红桃心当然晓得，白桃花是在找寻赛豹尾。

甭看啦，你再也见不到这个偷香窃玉的伪君子了！

饱餐一顿香獐肉后，天色尚早，母野狗们懒洋洋躺卧在草地上，洗个

日光浴，享受难得的片刻闲适。红桃心注意到，白桃花溜出野犬群，独自跑进雪山峡谷。毫无疑问，是找寻赛豹尾去了。甭找啦，你永远也找不到这个情场小丑负心郎！过了一会儿，白桃花垂头丧气地从雪山峡谷回来了，跑到红桃心面前，疑问和探究的眼光在它脸上扫来扫去，探询赛豹尾神秘失踪的谜底。红桃心不动声色，把秘密深深埋藏在心底。

对野犬群来说，外来的公狗，都是生活中的匆匆过客，突然离去，不辞而别，都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在意，也用不着费心去寻找。

以后好多天，白桃花都显得烦躁不安，狩猎时无精打采，食量大减，睡梦中也会突然嗥叫惊醒，还时不时用猜疑、责问、怨恨的眼光瞟视红桃心。野犬间互相舔理皮毛是一种重要的交际形式，体现关爱，表达信任，增进感情。有时，红桃心伸出舌头主动想去替白桃花舔理皮毛，白桃花却像躲避毒蛇一样惊恐地跳闪开去。姐妹间的关系明显变得疏远与冷淡了。

这是暂时现象，红桃心想。时间会医治创伤，时间会淡化记忆，因公狗赛豹尾而引发的姐妹间的隔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消除的。

对同胞姐妹来说，不应该有解不开的死疙瘩。

赛豹尾不存在了，族群动荡的根源不存在了，姐妹间产生矛盾的根源不存在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红桃心想得很乐观。



## 风流孽债

红桃心做梦也没想到，赛豹尾虽然埋葬在日曲卡雪山厚厚的积雪下面，但麻烦并没有被同时埋葬掉，一场更大的危机悄悄降临到白虎吞野犬群。

是它最先发现麻烦苗头的，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黄昏，秋风秋雨愁煞狗，白虎吞野犬群狩猎归来，在崎岖泥泞的山道上行走，每一条野犬都被淋得像落汤鸡。在爬一块陡坡时，白桃花滑了一跤。当时它就走在白桃花身边，整个过程看得很清楚。这一跤跌得并不厉害，四爪着地向下滑了约五六米，被一根裸露在地面的树根绊了一下，摔了个跟头。野狗命贱，跌打损伤是家常便饭，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野狗从小到大毫发未损从未跌过跤。跌倒算什么，野狗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一般来说，族群内任何一条野狗，滑这么一小跤，哼都不会哼一声，站起来抖抖身上的泥水，就会加快步伐追赶队伍。可白桃花滑落下去时，发出一声惊叫，摔了跟头后，躺在地上“呜呜”呻吟，半天也没有爬起来。这个时候，野犬群已经爬到坡顶，它朝坡下望去，白桃花蹲坐在地上，四肢跷举，嘴吻探进腹部，舌头反复舔理自己肚皮上的绒毛。

野狗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千金小姐，不慎跌跤后，先注意衣服有没有摔破，光辉形象有没有遭殃，穷讲究什么呀，就算是肚皮上的绒毛蹭掉了一些，也不至于如此心痛嘛。

“汪呦”，红桃心叫了一声，催促白桃花别再磨蹭了，赶快爬上坡来。

白桃花仿佛聋了似的，仍埋头舔着自己的腹部，动作轻柔，神情专注，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好像正在从事一项神圣而又伟大的工作。

这很反常，让红桃心生疑。它再瞪大眼睛仔细看去，白桃花舔理的部位，并非肚皮中央，而是处于后腿弯的下腹部。它心里一阵抽搐，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对雌性野狗来说，下腹部是个敏感部位，是生命的摇篮——子宫所在的位置。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白桃花子宫里正孕育着小生命，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滑了一跤后，白桃花会这般爱惜自己的腹部，会这

般深情地反复舔吻这个部位。

红桃心做过母亲，在这方面有深切的体会。当一条母野狗体内孕育小生命时，它全部的感情和注意力便投射到自己子宫所在的位置，尽量避免磕碰，避免撞击，以免肚子里的小宝宝们受到伤害。这是母性一种爱的本能。

有这种可能，白桃花已经怀上小狗崽了！

当然，目前还仅仅是一种猜测，但这种事情，纸是包不住火的。

它提心吊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人类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对喜马拉雅野犬来说，是三月怀胎，一朝分娩。野狗胎儿生长速度极快，半个月后，白桃花的腹部就鼓出一个包，开始时小如山梨，半个月后变得像饱满的香柚。

真相大白于天下，白桃花果真怀上了狗崽！

对首领红桃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喜马拉雅野犬奉行独特的生育制度，一个族群内，只有当家母野狗有权婚配并生育后代，其他母野狗无权自己生养，只能协助养育女皇的狗崽。

这听起来很不公平，等级制度太厉害了，剥夺了其他母野狗的生育权。但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喜马拉雅野犬之所以选择如此奇特的生育制度，是物种演化的必然结果。野犬虽属于肉食猛兽，但个头相对矮小，凶猛不及豺和狼，机灵不及狐与獾，既不会上树掏鸟窝，也不会下河捉鱼虾，猎食能力在大中型肉食猛兽中算是偏弱的。单独一只或两只野狗，是无法捕捉到稍大一些的猎物的，非要五六条野犬以上，群策群力才能成功捕捉到马鹿、斑羚、野猪之类的大中型猎物。另一方面，野犬的繁殖能力却很强，从理论上说，一条母野狗每年都可生育，每胎可产五至八只小狗崽，假如任其随心所欲地生养，假如没有天灾人祸，每一只狗崽都能平安长大，七年之内一条母野狗就能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野犬军团。

相对偏弱的猎食能力与超强的繁殖速度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

假设喜马拉雅野犬奉行一雌一雄的单偶制家庭婚配形式，夫妻双方就算恩爱和睦相敬如宾，也只能逮些鼠类或兔类来充饥，自己混饱肚皮也许还不算太难，但一大窝子女就成了沉重的负担。尤其进入冬季后，情况会更加糟糕，鼠类与兔类秋季时在地穴储存大量粮食，整个冬季躲在迷宫似的洞穴里，很少跑到地面上来，野狗夫妻无法猎杀大中型兽类，鼠与兔又寻找不到，面临断炊之虞，那些狗崽不可避免会被严寒与饥饿夺走生命。

假设喜马拉雅野犬族群内每一条母野狗都有权生育，幼犬的数量一定大大超过成年犬，吃饭的狗多，干活的狗少，食物压力显而易见，幼犬的夭折率肯定居高不下。更可怕的是，每一条母野狗都会偏爱自己的亲生骨肉，而排斥非亲生骨肉，个个为自己谋算，团队精神荡然无存，族群将会变成一盘散沙，集体狩猎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

而实行女皇生育专利制度，表面上看，剥夺了其他母野狗的生育权利，抑制了族群的繁殖速度，其实却不然，数条母野狗齐心合力抚养一窝幼犬，吃饭的狗和干活的狗比例恰当，繁殖速率与食物资源相对平衡，优生优育，大大提高了幼犬的生活质量，当然也就大大提高了幼犬的存活率，对种群的繁衍壮大有利。另一方面，其他母野狗没有亲生骨肉可以眷恋，母性的情感便会集中到唯一那窝幼犬身上，心甘情愿做帮手犬，形成爱的扭结点，形成凝聚力，有利于族群团结。

因此，凡喜马拉雅野犬群，都有这么一条严格的禁忌：除当家的母野狗外，其他任何雌犬都禁止私通，尤其禁止生育。

对触犯禁忌的雌犬，处罚是相当严厉的。白虎岫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两起身为臣民的母狗暗结珠胎的事。第一起发生在十年前，当时白虎岫当家的是一条名叫阿魁的母狗，腰圆膀粗，长着一嘴坚冰似的犬牙，性情特别凶暴。有一条名叫九里香的雌犬，与公狗幽会，偷吃了禁果，一个月后，肚子开始隆起来了。阿魁母狗晓得后，用暴力强行驱逐，九里香被撕咬得浑身鲜血淋漓，不得不离开白虎岫流落荒野。两个月后，野犬群前往尕玛尔草原觅食，途经一条乱石沟时，看见六只死掉的狗崽。它们眼睛还没有睁开，出生最多两三天，就被饥饿夺走了生命。九里香守候在死狗崽身边，瘦骨嶙峋，也已奄奄一息了……第二起发生在六年前，当时白虎岫野犬群的首领是绿祖母。有一条名叫豆娘的母野狗，长得妖冶妩媚，不幸肚皮鼓了起来，绿祖母开始时用暴力驱逐，可驱逐了几次，豆娘还赖在族群内死也不肯离去。绿祖母率领其他母野狗一拥而上，咬断豆娘的喉管，

又咬开豆娘的肚皮，母与子倒在血泊中。

可以这么说，触犯禁忌的母狗，都不会有好下场。

假如现在怀孕的不是白桃花，而是其他任何一条母野狗，红桃心会毫不犹豫按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来处置，或者用暴力将其驱逐出境，或者当场咬杀其肚子里那些孽障。

正常养育的小生命，称之为宝贝；非正常养育的小生命，称之为孽障。

可面对白桃花，它总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心理障碍，阻止它去实施祖传的惩罚手段。

犹犹豫豫，迟迟疑疑，时间流水似的消逝了。转眼间，又一个多月过去了，白桃花的肚子越来越大，鼓鼓囊囊像吊着一只黄蜂窝。红桃心有生育经验，各种生理迹象表明，白桃花已到了预产期，并已临近分娩。

事情迫在眉睫，必须有个了断，不能再往后拖了。

红桃心左思右想，决定用“劝退”而非“驱逐”来让白桃花离开白虎吞野犬群。它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妹妹实施暴力，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感情滋生仁慈，友谊催生和平，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那天下午，白虎吞野犬群在古戛纳河边扑倒一条大鲈，饱餐一顿后，母狗们散落在河岸边草地上，稍事休整。秋天的狗尾巴草，金黄松软，被太阳烤得暖融融，散发出一股扑鼻的醉香。孕期中的母野狗瞌睡大，白桃花侧躺在草地上，惬意地翻了个身，眼睛一闭竟然睡着了。红桃心摇动尾巴朝其他母野狗发出无声的指令，没有惊动熟睡中的白桃花，族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古戛纳河畔。红桃心是这么设想的，野犬群从来是集体行动，同进同退共猎共食，从未发生过把哪一只母野狗遗弃在半途的事，当白桃花一觉醒来，发现野犬群不见踪影，应该有所觉悟，晓得是野犬群有意抛弃了它，当然也应该晓得野犬群为啥要抛弃它，从而知趣地远走他乡。这样，既可避免正面冲突，又可解决问题，当然是上上策。

遗憾的是，当红桃心带着其他母野狗回到白虎吞，没多久，就看见白桃花腆着大肚子，一路小跑着也回来了。白桃花似乎还挺委屈的，走到葫

芦形溶洞前，扬颈长吠了两声，仿佛在控诉：你们不怀好心，你们把我孤零零地抛弃在河边，是想把我喂豹子吧！

唉，好心被当做驴肝肺，真让狗伤心。

当然不能就此罢休，肯定是要找机会继续“劝退”的。

这天清晨，白虎岙野犬群去往尕玛尔草原狩猎，追逐一群梅花鹿，一直追到喇叭斗，还未能追上这些奔跑如飞的梅花鹿。喇叭斗是个地名，在尕玛尔草原西端，两座山峦间有个豁口，形如喇叭，俗称喇叭斗。喇叭斗是白虎岙野犬群狩猎领地西面疆界，俗称西大门，出了喇叭斗，就是其他野犬群的领地了。红桃心觉得这是一次上佳的“劝退”机会，就摇动尾巴朝其他母野狗做了个示意，六条母野狗排成一条线，把白桃花阻挡在喇叭斗边界线外，红桃心狗嘴冲着白桃花厉声嚎叫：“汪呦——汪呦——”你严重触犯禁忌，已不适合继续待在白虎岙，念你是我的同胞妹妹，我就不过多的指责你了，请你现在就离开，走得越远越好！

其余五条母狗也齐声高吠：顾全大局，遵守游戏规则，请离开白虎岙！

白桃花不甘心自己被拒之“门”外，瞪着仇恨的眼睛，在六条母野狗排成的阵线前跑来跑去，企图寻找空隙与机会，破“门”而入，重新回到白虎岙领地来。

红桃心“刷”地平举尾巴，龇牙咧嘴咆哮。其余五条母野狗也都摆开格杀的姿态来。这是最严正的警告：你再不听劝告，我只有用暴力驱逐了，别怪我心狠，是你逼我这么做的！

白桃花看看严阵以待的野犬群，似乎知道硬闯的结果将意味着什么，哀哀发出几声嗥叫，夹起尾巴扭身离开喇叭斗，向陌生荒野小跑而去，很快隐没在乱石与衰草间。

红桃心长长舒了口气，总算“劝退”有效，危机解除了。

当天的狩猎运气也还不错，经过几次围追堵截，擒获了一只额头上刚刚长出茸角的小梅花鹿，鹿血甘甜，鹿茸滋补，鹿肉鲜美，饱啖一顿后，野犬群踏着落日班师回巢。

万万没想到的是，它们刚拐进大本营的门户——那块白虎状巨石，就看见白桃花已经早就回到巢穴来了。毫无疑问，早晨在喇叭斗时，白桃花虽然扭头落荒而去，但其实并没真的听从“劝退”离开白虎忒野犬群，而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玩了个捉迷藏的游戏，绕了个圈又回到白虎忒狩猎领地来了。

更让红桃心触目惊心的是，白桃花正叼着一大团衰草，沿着一条斜坡往山腰一条蚯蚓状岩缝里搬运。沿途撒落了许多草秆草屑，可以推断，已经来来回回搬运多次了。正是初冬时节，被太阳晒得金黄的衰草，散发出一股特有的香味。喜马拉雅野犬属于标准的肉食动物，对花花草草没什么兴趣。白桃花腆着大肚子，气喘吁吁往岩缝里搬运衰草，并乐此不疲，是何原因？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白桃花把半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当做产房，正在积极布置产床。红桃心生育过狗崽，有这方面的经验，母野狗到了快临盆时，出于一种生命程序中早就编排好的遗传密码，会寻找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树洞、地穴或岩缝，当做自己的产房，以便能在一个免受风雨侵袭的舒适空间产下自己的宝贝，还会衔来树叶和草丝，铺在冰凉潮湿的泥地或岩石上，以保护刚刚出生的脆弱的小生命。

明摆着的，白桃花不仅不准备离开白虎忒，还要赖在白虎忒生产幼崽！

白桃花选择的蚯蚓状岩缝，与红桃心所产七只幼犬居住的葫芦形溶洞相距仅几百米。同一族群，在同一个狩猎领地内，同时有两条母野狗养育子嗣，对喜马拉雅野犬来说，是前无古狗后无来者闻所未闻的事。这不仅是对红桃心首领权威的一个严峻挑衅，也是对它所生产的还不到两个月大的七只幼犬生存的一个严重威胁。

是可忍，孰不可忍！

屡次“劝退”无效，看来只有暴力驱逐了。

红桃心狂吠一声，率众直奔半山腰，在蚯蚓状岩缝前，将白桃花围住。

它伸出血红的舌头，磨砺满嘴交错的犬牙，喉咙深处发出恶毒的低嚎，杀气腾腾的眼光直逼白桃花隆起的肚皮，这套形体动作相当于最后通

牒：要么立即离开白虎岙，要么被活活咬杀，两条路由你选！

白桃花背靠着那条蚯蚓状岩缝，也张牙舞爪地咆哮，毫无愧疚之意，毫无悔改之意，毫无退却之意。

红桃心也斜眼睛瞄瞄身边众母狗，虽然也摆出扑咬姿势，但没有一张狗脸表现出同仇敌忾的义愤。绿祖母满脸凄凉，眼角似乎还凝结着一滴混浊的泪。而独眼姨妈表现更是差劲，根本就没有摆出扑咬姿势，反而还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白桃花。对这些母野狗来讲，白桃花的行为并未触犯它们的切身利益，也没构成对它们生存的威胁，当然不会对白桃花恨之入骨。因为它是首领，它们出于服从和听命，才参与对白桃花的围攻的。

即便没有其他母野狗相帮，它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白桃花。它是族群的女皇，白桃花是族群的臣民，女皇有权处置犯规的臣民。它是族群秩序的维护者，白桃花是族群禁忌的触犯者，它代表正义，白桃花代表邪恶。它身心俱健，处于最佳竞技状态，白桃花临近分娩，身心疲惫，体力明显处于劣势。只要它扑上去，胜利一定是属于它的。

它恶狠狠蹿扑上去，果然如它所料，白桃花虚弱得不堪一击，扭打几下就被它扑翻在地，毫无还手之力。它在白桃花背上重重啃了一口，牙尖刺进皮囊，狗毛飞旋，惨叫声撕心裂肺。其实，它完全可以一口咬断白桃花的喉管，可它没这么做，而只是在非致命的背部啃了一口，它还不忍心同胞妹妹惨死在自己的爪牙下。

“汪呦——”我真的已经动了杀戮之心，别指望我会口下留情！

白桃花仍守在蚯蚓状岩缝前，凄厉地嚎着，摆出困兽犹斗的架势。

它再次扑上去，一阵猛烈扭打，没费多大力气就又把白桃花压倒在地，狠狠在白桃花臀部撕了一爪，撕出几条长长的血痕。

除了独眼姨妈外，其他几条母野狗虽然没有扑上来撕咬，但始终簇拥在红桃心身旁，用咆哮来声援红桃心这场师出有名的讨伐。“汪汪，呦呦”，你侵犯了野犬族群亘古以来就奉行的女皇生育专利权，这是铁定的死罪，绝无赦免的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又周旋了几个回合，白桃花精疲力竭，瘫趴在地上，已完全失去了反

抗能力。可它的脖颈仍倔犟地梗挺着，嘴腔里仍吐出不屈不挠的低嚎，态度很明确：即使被活活咬死，我也决不会离开白虎吞的！

对白桃花来说，当场咬杀和驱逐出境并没有什么区别。一条怀孕的母野狗，离开从小生活的族群，离开所熟悉的狩猎领地，孤身只影到陌生的荒野流浪，是很难生存下去的。特别是对一条临近分娩的母野狗来说，更是如此。就算被驱逐出去后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居所并顺顺利利产下幼崽，但母野狗产后虚弱，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丛林险恶，天上地下都是饥肠辘辘的猛兽，失去群体的照料，失去同伴的看护，产下的幼犬安全系数极低，要么成为其他肉食兽的口中餐，要么成为高山雪域几具饿殍，存活概率等于零。历史上还没哪条母野狗能单独养大一窝幼犬的。

横竖都是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红桃心愤慨到了极点，再不动真格的，它以后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在白虎吞野犬群里当首领？它怒嚎一声扑到白桃花身上，叼住白桃花的耳朵用力拧，将白桃花仰面翻转在地，然后张嘴朝黄蜂窝般隆起的腹部咬下去……

休怪我无情无义，休怪我不顾姐妹的手足之情，我已经多次给你留了活路，你活路不走偏要走死路，是你逼我走到这一步的！

白桃花两只狗眼绝望地仇视着它，四只狗爪胡乱踢蹬，徒劳地挣扎。

它尖利的犬牙已经触碰到白桃花圆滚滚的肚皮，感觉到激烈跳动的胎心音，它眼睛一闭心一横刚要使劲咬下去，突然，白桃花右后爪在它左侧胯部蹭了一下，不偏不倚刚好蹭在它那条足有半尺长的疤痕上，就像电流击中敏感部位，它心头一阵颤抖，顿时就失去了噬咬的冲动。

这条半尺长的疤痕，留给它的印象太深刻了，它这辈子是无法忘却的。

那是一年半前的事了，在猎杀一头公野猪时，混战中，也不知怎么搞的，它左侧胯部被野猪獠牙犁开一个血口，虽然没伤着骨头，却皮开肉绽，已无法奔跑，只能一瘸一拐慢慢行走。这伤势，十天半月好不了，起码要拖一两个月。无法奔跑，就意味着无法打猎，当然也就无法履行首领的职责。野犬社会遵循汰劣留良的丛林法则，要是谁不幸受了重伤或患了



重病，极有可能就会被族群抛弃，孤独地等待死神降临。

白虎吞野犬群曾发生过这种事，一条名叫央冬的母野狗，不幸被一头愤怒的狗熊用熊掌掴断了脊梁，后肢瘫痪，只能靠前肢在地上匍匐爬行。外出狩猎，央冬远远掉在队伍后头，野犬群捕获猎物，等央冬赶到，猎物早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就算央冬赶到时，猎物还没被分割完，但野狗靠体力争抢猎物，谁也不会对重伤致残的央冬予以照顾，央冬还是得不到食物。短短七天后，可怜的央冬就被饥饿夺走了生命。

它胯部被野猪獠牙犁伤后，心绪不宁，精神不振，担心自己会步央冬的后尘，遭遇活活饿死的悲惨命运。这时候，白桃花已替代它的职位，率领母野狗外出狩猎，成了白虎吞野犬群事实上的首领，起码也是代理家长了。让它欣慰的是，白桃花仍把它当做女皇般尊敬。开头几天，伤口流血不止，它无法跟随野犬群一起外出觅食，野犬群打猎归来后，白桃花就会带一两条母野狗来到它身边，吐出肉块供它享用。十来天后，它伤口逐渐愈合，慢慢行走已不再流血，它就远远跟在野犬群后头，追随群体出猎。每当野犬群捕捉到猎物后，白桃花便会用凶猛的吠叫声阻止饥肠辘辘的母野狗抢食猎物，非要等它拖着受伤的腿赶到狩猎现场后，先撕食第一口，然后才允许其他母野狗来争抢。对具有群体意识的喜马拉雅野犬来说，啄食秩序就是阶级秩序，获取猎物后让它先尝第一口，意味着仍把它视为群体内地位最高的首领。一个半月后，它的伤口痊愈了，身体完全康复，白桃花又主动放弃代理家长的位置，无条件地把白虎吞野犬群的指挥权交还给它。

它心里非常明白，它受了这么重的伤，要不是靠了这份浓厚的姐妹情，别说重登首领宝座了，它连性命都保不住。在它受伤后，如果白桃花有一点点私心杂念，如果姐妹情谊有一点点动摇松弛，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白桃花如果想取而代之当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白桃花没这么做，不仅在它受伤阶段为它提供食物，还毫不犹豫地把它的首领权交还给它。多好的白桃花，多么感狗肺腑的姐妹情。可以这么说，靠白桃花的鼎力相助，它才渡过生命的难关。

它能咬杀白桃花，继而咬杀白桃花腹中的小宝贝吗？

不不，除非它的良心叫两足行走的人给吃了，它绝不能这么做的。

它松开爪牙，从白桃花身上跳开去。它耳郭下垂，尾巴松卷，嘴吻闭拢，发出这么一个信号：它已放弃杀戮的念头。

其他几条母野狗也当即停止了气势汹汹的嗥叫。

白桃花翻身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草屑，又去守在那条蚯蚓状岩缝前，凄凉地吠叫，好像在说：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离开白虎岙，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红桃心转身跑回葫芦形溶洞，给七条幼犬反哺喂食。它是这么考虑的，既然自己无法狠下心去咬杀白桃花，而白桃花又是宁可被咬死也决不离白虎岙，面对现实，那么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妥协。它已经有七条幼犬了，白桃花再产下一窝狗崽，肯定会给白虎岙野犬群带来生存压力，但也不一定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它想，白虎岙领地辽阔，树林茂密，背靠日曲卡雪山，面临尕玛尔草原，物产丰饶，族群内那些母野狗，大都是身强力壮的狩猎高手，如果更勤勉努力地捕食，更勤俭节约地持家，养活两窝幼犬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野狗是有感情的动物，为了感情，触犯某种禁忌，牺牲某种利益，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

再说了，追本溯源，造成目前这种尴尬局面，它也是有无法推诿的责任的，要是当初它没有头脑发昏过了交配期还硬把赛豹尾留在白虎岙野犬群，白桃花就不会有那段畸形的恋情，当然也就不会怀上这胎孽障。说到底，是它鬼迷心窍种下了祸根，才结出这枚生活的苦果。自食其果，怨天怨地到头来也只能怨自己啊。

但愿老天爷保佑白虎岙野犬群，能风平浪静地生活下去。

## 不该出生的八只狗崽

当天夜里，妹妹白桃花在蚯蚓状岩缝内产下一窝狗崽，共有八只，四雌四雄，性别比例均衡。

喜马拉雅野犬社会没有妇产科，没有产婆，也没有助产士，整个分娩过程完全靠母野狗自己来完成。白桃花还是第一次做母亲，分娩过程不太顺利，时间拉得很长，不时传出痛苦的呻吟声，从午夜一直持续到黎明，这才把最后一只狗崽生出来。

红桃心一夜未能入眠，卧伏在葫芦形溶洞口，侧耳细听从山腰随风飘过来的挣扎喘息声，总有一份牵挂和担忧，在心头起伏翻滚。当天边映现出一道水红色朝霞的，它再也躺不住了，轻轻爬起来，蹑手蹑脚去到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前，凝神屏息谛听。岩缝里传来浊重而均匀的呼吸声，这表明，白桃花已生产完毕，因精疲力竭而昏昏入睡。

对没有任何卫生保健措施的母野狗来说，分娩是道鬼门关。哦，白桃花总算平平安安闯过这道鬼门关了，红桃心长长舒了口气。

它做过母亲，它有这方面的经验，它晓得，白桃花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分娩会耗尽一条母野狗所有的力气，生产头胎的母野狗，还会流很多血，生命处于最虚弱状态，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获得充足的食物，加强营养，恢复体力，这样才能分泌乳汁，确保母子平安。

据它所知，白桃花昨天没吃到东西，肯定处于极度饥饿状态。

白虎岫静悄悄，晨鸟刚开始啁啾，残夜还未消退，山谷树林里一团漆黑。其他母野狗还在蒙头大睡，离外出狩猎时间尚早。要是按常规作息表，初冬时节，天气转寒，要等到太阳升上山顶，万丈霞光照耀葫芦形溶洞，野犬群才会出门觅食。运气好的话，中午有可能捕获到猎物；运气差的话，要到黄昏才可能捕获到猎物；运气糟透时，也有可能到了夜晚还一无所获。要是今天运气差，或者运气糟透，白桃花可就惨了，起码要饿到晚上，也有可能整天得不到食物。白桃花产后疲乏虚弱，自己跑到树林猎

取食物成功的几率为零。对成年野狗来说，饿一两天，也许问题还不算很大，但母野狗吃不上东西，分泌不出乳汁，就无法喂那窝狗崽，小狗崽生命脆弱，耐不得饥饿，是很危险的。

红桃心想起自己两个月前分娩时的情景，它是在下午开始产崽的，持续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才把七只幼犬生产完毕。正当饥肠辘辘时，野犬群狩猎归来，白桃花叼着一只崖羊腿，送到它面前，让它饱餐一顿，恢复了体力。

手足之情，它也应该及时地帮白桃花一把。

它绕过白虎状巨石，钻进山谷黑黢黢的灌木丛，想寻找可餐之物，哪怕一只田鼠或一只青蛙也好，也可缓解白桃花的燃眉之急。

夜雾浓重，草茎枝叶上挂满霜露，不多一会儿，它浑身的狗毛就被霜露打得精湿，就像在冰河里洗澡一样，冷得瑟瑟发抖。此时能见度很低，找了好一阵，连条鼠尾巴也没找到。天渐渐亮了，残夜终于消散，能见度越来越高，走到一片低洼地，透过草叶的缝隙，它看见一只灰白色褐马鸡，正在湿地里刨食虫子。

褐马鸡属于鹑鸡类动物，羽色光艳华美，姿态雄俊，有鸡中之王的美誉。褐马鸡生活在高山树林，夜间栖宿在大树的枝杈上，白天活动于灌木丛中。显然，这只褐马鸡刚刚从树上飞下来觅食，睡眼惺忪，还没完全从梦中清醒过来呢。这是一只雄褐马鸡，眼圈肉垂红得像火焰，金黄色的耳羽像角一样耸立头顶，披散如马尾的尾羽翘挺在空中，显得骄傲而又威武。体态胖硕，足有十来斤重。

褐马鸡肉质鲜美，算的上是上等佳肴。可喜马拉雅野犬却很少捕捉褐马鸡，不是不想吃，而是很难抓得住。褐马鸡虽然比起其他鸟来飞翔能力偏弱，但毕竟属于鸟类中的一员，有一双翅膀，会飞行。褐马鸡生性机警，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拍扇翅膀飞上树去。犬科动物隐蔽、伏击、蹿高的能力比猫科动物要逊色得多，无法像野猫那样靠着爪掌间厚厚的肉垫，贼精贼精地悄悄接近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上去；褐马鸡受到惊吓，摇动翅膀起飞，野猫会一个挺身蹿跃跳高，在离地面约两米多的空中将褐马鸡捉拿到。红桃心曾亲眼目睹野猫捕捉褐马鸡，精彩得就像在表演杂技，看得它眼花缭乱。野狗无法与野猫相比，野狗爪掌下的肉垫很薄，脚步放得再轻，也会发出细微的声响，野狗若捕捉褐马鸡，往往还没

扑到目标面前，褐马鸡已觉察到危险，振翅飞逃到树上去了。野狗不会爬树，只能望鸡兴叹，泪水往肚里咽，口水往嘴角流。

要是能捉到这只褐马鸡就好了，白桃花今天就不会挨饿，产后须补充的营养也有望得到解决。红桃心想，也不是说野犬就一定捉不到褐马鸡，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哦，这只褐马鸡正闷头觅食，对四周的动静缺乏警觉性；天色微明，视线朦朦胧胧，浑水好摸鱼，昏暗好捉鸡；褐马鸡处在上风口，它处在下风口，晨风鼓荡，灌木丛枝叶被吹得沙沙响，它即使行走时发出细微的声响，褐马鸡也不至于就能觉察到；更有利的一点是，这只褐马鸡在湿地边刨食边寻觅，行走路线恰好是对着它走过来，可形成迎头痛击的态势。

诸多有利因素加起来，是有可能梦想成真，开创一项白虎吞野犬群的新纪录，捕捉到一只活蹦乱跳的褐马鸡的。

它蹲下身体，一点一点往前挪动，尽量缩短冲击距离。与此同时，那只褐马鸡也从空旷的湿地中央来到湿地边缘的灌木丛旁。它本想等褐马鸡贴近灌木丛或钻进灌木丛时再发起攻击的，可那只褐马鸡走到离灌木丛还有五六米远时，也许是嫌这一带虫子不多，也许是对密匝匝的灌木丛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竟转了个身，又要往回走了。眼瞅着捕捉机会就要转瞬即逝，它一跃而起，拼尽全力往前冲刺。从它的起跑点到目标之间，也就二十来米远，它跑出一半，褐马鸡就觉察到危险迫近，昂首发出一串短促的啼鸣，一面迈动鸡爪助跑，一面摇扇翅膀起飞。它心急火燎，不顾一切狂跃急扑，“嗖嗖嗖”，像一支离弦的箭。还算不错，褐马鸡飞离地面约一米高时，它已赶到目标跟前，挺身上蹿，张嘴猛咬。它当然是想咬鸡脖子的，“咔嚓”一声，颈椎断裂，刹那间活鸡变成死鸡；咬鸡翅膀也不错，只要咬断一只翅膀，褐马鸡折翅落地，立刻就从空中掉下来，变成一只不会飞的鸡，当然也就变成野狗唾手可得的猎物。

遗憾的是，它连鸡屁股也没咬到，只咬到几根马尾状尾羽。褐马鸡“咯咯咯”惊叫着，猛烈拍扇翅膀。出于死里求生的本能，褐马鸡的力气大得吓人，它的身体几乎要被凌空吊起来，只有两只后爪还勉强踮立在地面。野犬在地面，褐马鸡在半空，双方展开一场生死拔河比赛。凭经验它晓得，自己想要捕捉这只褐马鸡的希望即将变成泡影，马尾状尾羽并不牢固，褐马鸡肯定会舍尾保命，至多还有一两秒钟的僵持，那几根尾羽就会被拉断或拔出，褐马鸡将带着狗嘴脱险的喜悦飞上高高的树桠，而它将咬着一嘴鸡毛沮丧地站在地面。

果然如它所料，狗嘴里那几根尾羽“蹦蹦”发出轻微的断裂声，差不多快要到嘴的褐马鸡就要飞走啦。失败已不可避免，唉，一场严肃的狩猎竟变成了狗拔鸡毛的游戏。

它正这么想，突然，晨雾袅绕的灌木丛里，蹿出一条黑影，飞快奔了过来，就在那几根尾羽拔脱，褐马鸡与它身体脱离接触的一瞬间，那黑影挺身蹿高一口咬住一只鸡爪。褐马鸡被从半空拽到地上，仍咯咯叫着垂死挣扎，翅膀拍打扇摇，与那黑影在地上扭成一团。它这才看清，那及时赶到并把褐马鸡从半空拽拉下来的黑影，原来是绿祖母！

却说褐马鸡，不愿放弃最后一丝逃生的希望，仍徒劳地抵抗，一只鸡爪被狗嘴死死咬住，用另一只鸡爪狠命踢蹬绿祖母的脸。鸡爪虽不及鹰爪那般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可褐马鸡天天在泥土沙砾中刨食虫子，爪子也磨砺得尖利如刃，刹那间，绿祖母脸上皮开肉绽。

红桃心赶紧蹿上去，照准鸡脖子狠狠咬了一口，鸡颈断裂，气绝身亡，褐马鸡这才停止反抗，瘫倒在地。

好险哪，绿祖母鼻子被划破了，下眼皮也有一道血痕，只差一点，狗眼就要被鸡爪抠瞎了。

它与绿祖母相对而视，它明白，绿祖母起得那么早，独自跑到灌木丛来，目的同它一样，也是惦记着刚刚分娩完的白桃花，想给虚弱的产妇一份营养早餐。

绿祖母叼起褐马鸡，转回白虎岙，往山腰攀爬。快到那条蚯蚓状岩缝时，绿祖母停了下来，将褐马鸡放在地上，退后两步，眼光在红桃心与褐马鸡之间跳了两个来回，又抬起嘴吻朝蚯蚓状岩缝做了个示意动作，意思表达得很明确，要红桃心接替它把褐马鸡叼进白桃花的窝巢去。

褐马鸡也就七八斤重，对野犬来说，搬运这么点东西，并不是太重的负担，路途也不远，应该很轻松就将猎物送进蚯蚓状岩缝去。红桃心明白，绿祖母之所以要它去接替搬运那只褐马鸡，是为了给它一个机会，以修补这段时间以来它与白桃花之间产生的感情裂痕。在白桃花最需要的时候馈赠美食，不仅是雪中送炭的关怀，还能委婉地表达它心里的一种愿望，愿意与白桃花恢复过去那种毫无芥蒂亲密无间的姐妹情谊。

绿祖母用心良苦，想得很周到。

红桃心感激地朝绿祖母颌首致意，叼起褐马鸡，三蹿两跳跃上山腰，兴冲冲往蚯蚓状岩缝跑去。晨曦照耀终年不化的日曲卡雪山，洁白的冰峰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出璀璨的光，把蚯蚓状岩缝照得五彩缤纷。红桃心看见，蚯蚓状岩缝约有一米多宽三米多深，妹妹白桃花蜷缩在岩缝底端用衰草和枯叶铺成的产床上，仍在闭目沉睡，衰草和枯叶间不时露出小狗崽毛茸茸的脑袋。它轻轻往岩缝里钻，想把褐马鸡送到白桃花嘴边，然后再悄悄退出，等白桃花一觉醒来，发现急需的美食就在面前，张嘴就能享用，当然会高兴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给你一个幸福的谜。

白桃花不会相信天上掉下只褐马鸡，肯定会审查探究是谁在暗中帮忙。那只褐马鸡脖颈是它红桃心咬碎的，鸡身上留着它的齿痕，留着它的气味，野狗的嗅觉特别灵敏，成年野狗的记忆库里储藏着十万种以上不同的气味图谱，对野狗而言，世界就是由各种不同的气味组合成的。因此，白桃花只要在褐马鸡身上随便闻闻，就能闻出是它红桃心提供了这份精美的营养早餐。当然会有温馨的感觉，当然会心存感激之情。姐妹间的隔阂由此就会消弭，所有的误会、怨气和愤怒，就会变得像太阳下的雾，消逝得无影无踪。

红桃心这么想着，跨进蚯蚓状岩缝去。

它的两只前爪刚踏进岩缝，突然，侧躺着的白桃花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颈毛恣张，尾巴平举，狗眼通红，龇牙咧嘴，爆发出一阵猛烈的嗥叫。它赶紧摇甩尾巴，并摇动叼在嘴里的那只褐马鸡，申明自己的来意：

——我是来给你送食物的，你瞧，这只褐马鸡多肥呀，吃下这只褐马鸡，你的奶水就会像喷泉一样汨汨往外流，你的小宝贝就会养得像小牛犊般健壮！

白桃花根本不吃这一套，仍汹汹地嚎，摆出殊死搏杀的架势，跃跃欲扑，牙齿咬得咯咯响，那是在严厉警告红桃心：你再敢往前走一步的话，我就要跟你拼了！

红桃心把褐马鸡吐在地上，褐马鸡还没死绝，有一只翅膀还在抽搐抖动，它自己则用柔顺的姿势躺卧下来，用行为语言向白桃花表明：我确实没有任何恶意，哦，趁鸡血还未凝固，快咬开鸡脖子喝甘甜的血吧，鸡血能滋补你产后虚弱的身体！

白桃花望都不望褐马鸡一眼，仍发疯般地咆哮，嗓子很快嘶哑了，叫得比狼嚎还要刺耳难听，力气似乎也已耗尽，身体在瑟瑟发抖，可穷凶极恶的态度却丝毫未缓和，好像面对的不是心心相印的亲姐姐，而是会带来死亡阴影的妖魔鬼怪。

有一只花斑小狗崽，大约是被嚎叫声惊醒，抖抖索索从草堆里钻出来，白桃花急忙用爪子将花斑小狗崽刨到自己身体底下，好像还不放心，又抓了一把草丝盖在小家伙身上。

红桃心心里一阵隐疼，白桃花这套行为表明，妹妹对姐姐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作为一个母亲，出于护崽的本能，不允许其他野狗接近刚刚出生稚嫩得就像水豆腐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小狗崽，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有必要像防盗贼一样防它这个亲姐姐吗？是的，它曾屡次“劝退”，最后还想用武力把白桃花驱逐出白虎岙，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它既然默许白桃花留在大本营生养后代，就不可能去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同胞姐妹间的信任度降到了零，真是可悲啊。

白桃花仍咆哮，像个好斗的忠诚卫士，随时准备扑上来厮杀。

红桃心只好退出蚯蚓状岩缝。它往后退一步，白桃花的咆哮声就减弱一分，它退到岩缝外，白桃花声嘶力竭的咆哮也就停止了。

蚯蚓状岩缝里，传来狗嘴拔鸡毛的“噗噗”声，传来渴饮鸡血饥啖鸡肉的进食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狗心，红桃心想，日子还长着呢，只要它真诚相待，总有这么一天，白桃花会理解它做姐姐的苦衷，与它恢复昔日的情谊。

太阳跃出山顶，母野狗们纷纷钻出葫芦形溶洞，新的一天开始了。



白虎岙共有八条成年母野犬，按照习惯，留下一条母野犬留守家园和看护幼犬，理应还有七条成年母野犬参加狩猎。可是，白桃花正处于哺乳期，不愿外出打猎，所以只有六条成年母野犬在山野奔波觅食。

虽然劳动力偏少，但这段时间食物倒不用发愁。

初冬季节，对生活在日曲卡雪山山麓的野犬来说，也是黄金季节。田鼠和雪兔从地穴钻出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忙着采撷浆果、茎块，以储藏足够的食物度过寒冬；崖羊和马鹿从早到晚埋头觅食，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脂肪，以抵御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天；野猪和野雉的新生代刚开始独立生活，既缺乏经验又莽撞行事，满世界乱窜。对野犬来说，只要跨进狩猎场，就能望见那些活蹦乱跳的猎物。对野犬来说，初冬是个丰收的季节。

这天，白虎岙野犬群去到尕玛尔草原，不费吹灰之力，就擒获一头膘肥体壮的崖羊，每一只母野犬都吃得肚儿溜圆，都还没有把那头崖羊消灭光，没办法，只好把余下的残渣剩羹白送给一群大嘴乌鸦吃了。回到大本营，只消三条母野犬反哺出肉糜，就足够红桃心所生的七条幼犬吃饱肚皮了。另两条母野犬，吐出肉块来，喂在家留守的母野犬灰肚皮和产妇白桃花。

每一条母野犬和每一条幼犬都能吃饱，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

隔了一天，白虎岙野犬群又在日曲卡山脚白桦树林里围住一只小野猪，没费多大周折，就把小野猪宰杀了，全体狩猎者吃得满嘴流油，红桃心还拖了一大块猪排回大本营，让白桃花美美地饱餐一顿。

由于食物充盈，白桃花奶水丰沛，八只狗崽长势良好。那天下午，白桃花把小狗崽们从蚯蚓状岩缝里叼出来，这不是要开小宝贝展览会，而是许多动物都有的一种保育措施。小狗崽出生十天后，母野犬就会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时间，把它们带到巢穴外草坪或空地上，让它们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这有利于幼犬健康成长。当时红桃心就站在自家巢穴的葫芦形溶洞口，看得清清楚楚，白桃花所生八只狗崽个个壮硕活泼，胖嘟嘟像迷你雪球，在被霜露摧枯的草地上滚来滚去，白桃花慈爱地舔舔这个，又吻吻那个，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

要是没有天灾人祸，要是没有食物压力，白虎岙野犬群同时养育两窝

幼犬，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红桃心想，狗丁兴旺，族群繁荣，小家庭变成大家庭，多好呀。

日曲卡雪山的初冬，就像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几场霜冻，几阵寒风，天气骤然冷了下来。老天爷下起了雪，一夜之间，日曲卡山麓就进入了白雪皑皑的冬季。

白桃花所生的八只狗崽已经满月，按照喜马拉雅野犬的生理规律，白桃花停止哺乳，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断奶了，小家伙们改吃肉糜。一个月大的幼犬，虽然食量不算大，但八只幼犬加起来，也是不容忽视的消耗。而红桃心所生的七只幼犬，已近三个月大，三月龄幼犬，在喜马拉雅野犬发育周期表上，已进入快速成长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差不多快赶上成年野狗的摄食量了。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是在半夜悄悄降临的。红桃心正搂着自己所生的七条幼犬在睡觉，迷迷糊糊间觉得有凉冰冰湿漉漉的东西落到额头上。睁眼察看，哦，老天爷飘洒着雪花，夜风将雪尘纷纷扬扬灌进葫芦形溶洞，有几粒雪尘落到它脸上了。多么希望温暖的深秋和初冬能再延长些日子啊，可它虽然是白虎岙野犬群的首领，却无力阻挡季节的轮回与气候的变化。食物丰盈的初冬无可挽回地消逝了，食物匮乏的寒冬无可回避地来临了，它在心里叹息。它计算了一番，白虎岙野犬群共有七条成年犬和十五条幼犬，干活的狗这么少，吃饭的狗这么多，怎么才能度过漫长而又可怕的冬天呢？假如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它拿什么东西来喂养这两窝幼犬呢？它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快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了。后半夜它没能再合眼，望着被雪光映照得灰白色的夜空，思考着整个族群的生计与前途，一直到天色透亮。

事情似乎并没有红桃心想象的那么糟糕，寒冬开始那段时间，白虎岙野犬群不仅没遭遇饥谨，恰恰相反，还交了好运，捕获的猎物多得吃不完。

这天上午，白虎岙野犬群去到石梯涧狩猎，途经一条狭窄的山道，刚好与一群野牦牛迎面相遇。这是一个大家庭，共有老老少少、公公婆婆约二十几头野牦牛。

野牦牛是一种群居性草食动物，体格庞大，重达五六百斤，全身披挂厚厚的长毛，牛皮坚韧，只有虎牙豹爪才能将牛皮撕裂，牛头上还长有坚

硬的犄角，大多数牛角角尖弯曲朝前翘挺，就像寒光闪闪的钢叉。野牦牛性格刚烈倔犟、勇猛好斗，牛脾气很大，群体内成员间精诚团结，一牛有难，牛牛相帮。日曲卡山麓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只毛色斑斓浓艳的孟加拉虎，企图掳掠野牦牛群中头上还未长角的牛犊，野牦牛群情激愤，围成一个圆圈，尾朝内角朝外，将牛犊护卫在圆圈中央，同仇敌忾，“哞哞”吼叫，迫使有山大王美誉的孟加拉虎知难而退。

喜马拉雅野犬当然更不敢招惹野牦牛，红桃心赶紧指挥母野狗们避闪到路边，给这群有“雪域之舟”美称的庞然大物让路。野牦牛傲得很，根本不把野狗放在眼里，昂首阔步，旁若无狗，从野犬群身旁擦肩而过。有一头板栗色青年野牦牛，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从野牦牛群中跑出来，撅着脑门上两支半尺多长的琥珀色牛角，怪模怪样地吼着，朝路边的野犬群冲撞过来。母野狗们无力阻挡，更不敢迎头痛击，只有惊慌躲闪，慌乱中，母野狗独眼姨妈被石头绊了一跤，跌了个嘴啃泥，模样很是狼狈。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兴奋得“哞哞”欢叫，其他野牦牛也牛心大悦，驻足欣赏野狗出丑。肉食动物被草食动物戏弄，受的是真正的窝囊气，当然颇感委屈，可也没有办法，只有再次避让，溃退到陡峭的山坡上去。板栗色青年野牦牛更加得意，已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竟然跟随野犬群，追上山坡来。野牦牛虽不及野狗身手敏捷，但耐力却比野狗强得多，板栗色野牦牛穷追猛撵，横冲直撞，把母野狗们追得屁滚尿流。

也不知是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还是被红桃心胸脯上那块鸡心状红色毛斑所吸引，追着追着，板栗色青年野牦牛改变了策略，不再见着谁追谁了，而是紧盯着红桃心追来。牛脾气上来真是可怕，牛鼻子“噗噗”喷着粗气，牛眼射出两道仇恨的光，牛蹄踩在岩石上“咚咚”就像擂响战鼓，牛角夺魂摄魄地猛刺猛挑，红桃心在急拐弯时差点给牛蹄踩断腰，在爬坡时又差点给牛角捅伤腿。这短命的野牦牛，发什么疯撒什么泼呀？你是素食主义者，从来只吃草不吃肉，就算你把我给踩死捅死，几十斤狗肉对你来说也毫无用处，干吗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呀？红桃心“汪汪”哀吠，可惜，不同的物种之间很难进行沟通，野牦牛听不懂野狗的心声，仍蛮不讲理地企图践踏狗命。

没办法，红桃心只好继续在陡峭的山坡上艰难逃命。

板栗色青年野牦牛追得紧，陡坡地势险峻，可躲藏的地方不多，红桃心只有冒险跳上一块马鞍形冰台，以摆脱疯牛的纠缠。

所谓冰台，是日曲卡雪山特有的一种地质景观。冬天落雪，在山坡岩缝堆起积雪，到了夏天，岩缝中大部分积雪都被阳光融化了，但在一些海拔较高又背阴的山坡上，有些积雪终年不化，风吹雨淋，雪压成冰，年年增大，就像从岩缝里长出来的一朵冰蘑菇，逐渐形成冰台。有的冰台达四五十平米大，悬在山坡上，冰檐冰柱巧夺天工，晶莹剔透，气势恢弘，犹如冰雕的空中戏台。

红桃心登上的马鞍形冰台，长宽不足三米，支撑在一条窄窄的岩缝上。

让红桃心惊讶的是，板栗色青年野牦牛竟然也直起身体，两只前蹄跨上冰台，牛头摇晃打着响鼻身体跃动着也想爬上冰台来。看来，这疯牛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非要用牛蹄踩死或用牛角挑死一条野狗不可。

红桃心想不通这头疯牛为何要与野狗这般过不去。只有三种可能会使野牦牛死盯着野狗不放。第一，这是头青春型公牦牛，体内荷尔蒙特别旺盛，看中了某一头年轻貌美的雌牦牛，可雌牦牛却另有所爱，对这头害相思病的公牦牛不理不睬，公牦牛通过攻击野犬群，发泄压抑在心底的失恋痛苦，也想炫耀自己高超的本领，以期能赢得雌牦牛的青睐。第二，这是头报复心特别强的野牦牛，牛犊时期可能曾遭受过某野犬群的攻击，差点小命送在野狗爪牙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野狗特别有成见，仇敌相见分外眼红，所以不顾一切地攻击野犬群，以报仇雪恨。第三，这是头神经错乱的野牦牛，牛群中的精神病患者，行为极不正常，喜欢拿狗命开玩笑，喜欢做出格的事情，或者幻视幻觉，以为狗毛是好吃的青草，便盯着野犬群不放。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屁股一撅腰一挺，大半个身体已经登上马鞍形冰台，两只后蹄使劲刨着冰层，很快就要爬上冰台来了。红桃心晓得，疯牛一旦成功登上冰台，肯定会牛气冲天，向它发起攻击。马鞍形冰台面积不大，几乎没有回旋躲闪的余地，冰台悬挂在岩缝上，唯一可以上蹿下跳的斜坡被疯牛堵住了，其他几个方向都是悬空的绝壁，深的有十几米，最浅的也有七八米，跳下去是很危险的。没有其他选择，红桃心只有再次上蹿，跳到半米多高的岩石上去。

红桃心是站在冰台往上蹿跳，板栗色青年野牦牛是扒住冰台往上攀爬，也许是同时用力增加了负重，也许是这冰台本身就脆弱易碎经不起野牦牛庞大身躯的压力，就在红桃心起跳和疯牛爬上来的一瞬间，冰台“喀喇

喀喇”发出恐怖的声响。红桃心在岩石上看得清清楚楚，冰台紧靠山壁的边缘出现一条裂缝，裂缝迅速扩大，冰台在颤抖在摇晃，冰屑、雪尘和泥土稀里哗啦往下掉。板栗色青年野牦牛也觉察到了危险，“哞哞”惊吼着，掉头想从缓坡跳下冰台去，可是已经晚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冰台坍塌，像巨大的冰球，从陡峭的山坡滚落下去，撞击碎裂，扬起一团蘑菇状乳白色烟雾。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当然无法幸免，也跟着冰台一起坠落，躯体在岩壁翻滚叩碰，夹杂在四分五裂的冰块间，一直跌到十几米深的谷底。

喧嚣声很快平静下来，红桃心望下去，谷底一堆碎冰，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就躺在冰堆上，牛脸被岩石划伤，滴着血，四条牛腿插在碎冰里，牛眼睁得像铜铃，“哞哞”发出痛苦的叫声，梗着脖子想站起来，可是只有两条牛腿还能动弹，另两条插在碎冰里的牛腿，就像木棍一样动也不会动了。过了一会儿，白色碎冰间渗出殷红的血迹。哦，这头狂妄的疯牛，摔断了两条腿，永远也休想爬起来啦。

散落在陡坡上的母野狗齐声吠叫，欢庆这意外的收获。

野牦牛群急急忙忙赶来出事地点，有两头母牦牛走到板栗色青年野牦牛跟前，用嘴吻摩挲它的额头，大概是在慰问伤病员吧。

没救啦，没救啦，它已经是我们野狗群宴席上的牛肉大餐啦！

一头肩峰高耸的公牦牛，看样子是这群野牦牛的首领，抬头望望山坡上欢呼雀跃的野狗群，威严地长“哞”一声，立刻，所有成年野牦牛头朝外尾朝内，围成一个大圆圈，将受伤的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和几头牛犊护卫在圆圈中央。那头肩峰高耸的公牦牛朝山坡上的母野狗们晃动额头犀利的牛角，“哞哞”大呼小叫，意思很明显，是给野狗群下战书：有种的就从山坡上下来，与我们野牦牛决一死战，看看到底是狗爪狗牙厉害，还是我们头上的牛角厉害！

傻瓜才会去进攻牛角阵呢，你就是下一百份战书，也没有野狗会来上当的。红桃心发出撤离的指令，带着全体母野狗，绕道离开这条狭窄的山谷，去到日曲卡雪山的山脚下，找了个既背风又向阳的草坡，烤太阳睡懒觉。

根本不用担心牛肉大餐会飞掉，牛腿摔断，是不可能短时间内痊愈

的，野牦牛也没有能耐将受伤的同伴搬运走。野牦牛虽然具备团队精神，成员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但这种合作精神，是很有限的，大难临头，照样各自奔走。那条狭窄的山谷，海拔较高，地处雪线上方，四周冰雪覆盖，没有什么植物。野牦牛群不可能在这种地方久待，用不了多长时间，寒冷和饥饿，就会使它们失去耐心，更何况群体里还有好几头牛犊，年幼体弱更受不了饥寒折磨，等不到太阳落山，野牦牛群就会将怜悯与同情踩到牛蹄下，离开那条狭窄的山谷，把板栗色青年野牦牛无情抛弃。

本来嘛，就没必要为了一头站不起来的牦牛，影响整个野牦牛群赶往牧场觅食。

基于如此判断，当然没必要到围成圆圈的牛角阵去碰得头破血流。

这叫以逸待劳，无风险觅食，何乐而不为。

冬天烤太阳，是野狗的一大享受。日头西斜，醉酥酥暖融融的阳光渐渐稀淡，红桃心这才带领母野狗们返回那条狭窄的山谷。果然如它所料，野牦牛群早已不知去向，只有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孤零零躺在碎冰上，它还没有死，牛头竖立着，牛眼眺望山谷尽头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牛嘴不时发出一两声哀哀的哞叫。看见野犬群大驾光临，它晓得自己的末日到了，不甘心就这么束手就擒，粗壮的牛脖子拼命扭挺，想站起来迎战，可它的四条牛腿已被冰雪胶住，根本无法动弹，只有牛尾巴像条快要冻僵的蛇在噼啪甩动。

红桃心来到牛头前，冲着那双布满血丝和布满仇恨的牛眼发出嘲讽的吠叫：你刚才攻击野犬群的嚣张气焰哪里去了？有本事的话你再举着牛角来挑我呀！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是一头标准的蠢牛！

疲惫而又绝望的牛眼里，溢出一滴浑浊的泪，也许是一滴悔恨的泪。

野狗是决不会因为对方的一滴眼泪而放弃杀戮的。对肉食兽来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猎杀食用的，另一类是不可以猎杀食用的。躺倒在地已失去反抗能力的野牦牛，当然属于可猎杀食用的那类。

你是自己来找死的，别怪我们不文明。

母野狗们拥到牛尾后面，拔毛割皮撕肉吮血，津津有味地享用意外获得的牛肉大餐。牛嘴发出痛楚的吼叫，在母野狗们听来，这是伴餐的音乐，地道的开胃曲。活杀活吃，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新鲜的牛肉了。开怀大吃，不仅味道无比鲜美，还体味到报仇雪恨的快感，物质和精神获得双重满足。板栗色青年野牦牛的生命力很是顽强，大半只牛屁股被吃掉了，还在“哞哞”哀吼，直到牛肠子被扯出来，这才停止挣扎命归黄泉。

所有参加狩猎的母野狗，个个吃得打饱嗝。野牦牛重达五六百斤，母野狗们再贪吃，一顿最多也只能吃掉一条牛腿外加半只牛屁股。喜马拉雅野犬有一项特殊的本领，会储藏食物。红桃心指挥母野狗们，将死牛大卸八块，在附近找了个雪坑，将牛肉埋进坑里，又刨了些雪，将牛肉掩埋起来。

冬天觅食不易，吃不完的食物扔掉怪可惜的。勤俭持家是个美德，丰收时要想到饥荒，这样日子才能过得长久。

猎杀板栗色青年野牦牛，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红桃心做梦也没想到，仅仅隔了一天，同样的美事会再次落到白虎吞野犬群的头上。

天上飘洒着小雪，它带着母野狗们前往尕玛尔草原狩猎，刚拐进一片灌木丛，就闻到一股血腥味。野狗的鼻子很灵，顺着气味追寻过去，七拐八弯走了约五六百米，就看见一棵野樱桃树下，卧着一匹枣红野马。尕玛尔草原有野马的踪影，但野马善跑，野狗望尘莫及，所以白虎吞野犬群从未尝过马肉的滋味。这匹野马神情沮丧，背脊和臀部横七竖八布满抓痕，马脖子被撕咬开一个半尺宽的创口，浑身血迹斑斑。发现野狗群靠近，出于求生的本能，枣红野马腾地站起来，迈动马腿想跑，但它步履蹒跚，跑得非常艰难，才跑出四五十米远，就马失前蹄，“咕咚”一声跪倒在地。显然，这是一匹受了重伤的马，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已无力奔逃了。母野狗们把野马围住，野马发出悲戚的嘶鸣。红桃心审视马背上的抓痕与马脖子上的创口，又深又长，还能看到尖利的牙印。在日曲卡雪山一带，只有孟加拉虎和雪豹，才有可能给野马造成如此严重的创伤。

可以想象，野马群途经某处丘陵，突然遭到袭击，埋伏在草丛里的老虎或雪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进马群，扑到这匹倒霉的枣红野马身上，利爪猛撕，利牙猛咬，枣红野马颠跳蹦跶，侥幸将老虎或雪豹从马背上掀

翻下来，狂奔逃命。枣红野马一口气狂奔十几里地，终于摆脱了老虎或雪豹的追逐，但力气已经耗尽，血也流得太多，再也跑不动了，便躲进这片灌木丛喘息养伤。

没想到的是，逃过了虎口豹爪，又落到野犬群的嘴里来了。

对白虎吞野犬群来说，真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老虎打猎，野狗吃食，算得上千古美谈。好事接踵而来，令野狗心花怒放。红桃心发出三声短促的吠叫，母野狗们一拥而上，有的咬马脚，有的叼马尾，有的啃马背，有的撕马肚，全方位出击，三下五除二，仅用了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宰杀程序。

野马虽然没有野牦牛体重肉多，却也是大型草食动物，两条马腿就够白虎吞野犬群全体成员饱餐一顿了，余下的马肉，当然也要埋到雪堆里，以备饥谨时食用。

日曲卡雪山是座天然冷藏库，随处都是合适的冰窖，食物保鲜不成问题。

马肉储藏在喇叭斗附近的雪窝里，与储藏牦牛肉的石梯涧相距十几里地。前两日储藏牦牛肉的雪窝子算是一号肉食仓库，今日储藏马肉的雪窝子当然就是二号肉食仓库了。两个肉食仓库分设两地，安全系数增加，是一种很稳妥的办法。

那天夜里，红桃心兴奋得难以入眠。运气真不赖，冬天才刚刚开始，就在雪地里掩埋了一堆牦牛肉和一堆野马肉，这两堆肉，假如节省点吃的话，可以维持白虎吞野犬群半个月的生活。手里有备荒粮，心里头踏实多了。它祈祷老天爷能够多多赐福给白虎吞野犬群，天上掉馅饼的美事能再出现三五次，假如真能这么幸运的话，整个冬天它就不用再为食物发愁了。只要能熬过冬天，它所生的七只幼犬就会长得与成年野犬一般高大，就能跟随野犬群外出打猎觅食，就不再需要成年野犬来哺育喂养，白虎吞野犬群同时养育两窝幼犬这一严重的生存危机也就烟消云散了。

它想得很乐观，前景确实也很乐观。

还有一件让它颇感欣慰的事，那就是妹妹白桃花对它的态度正逐渐变得友善起来。初冬季节，它几乎天天都亲自把新鲜可口的食物叼送到蚯蚓



状岩缝前，供白桃花享用。进入寒冬，白桃花所生的八只幼犬断奶了，改吃肉糜，它就默许独眼姨妈和另一条名叫灰肚皮的母野狗，去给白桃花所生的八只幼犬反哺喂食。它的宽容与仁慈，就像阳光融化冰雪一样，融化了姐妹间的隔阂与怨恨。它走到蚯蚓状岩缝前，白桃花不再像防备入室抢劫的强盗般对它凶猛咆哮了。

某天早晨，它跨出葫芦形溶洞，到树林里去拉屎，刚巧与白桃花迎面相遇，白桃花主动给它让路，还朝它摇了摇尾巴，做了个狗式请安的动作。有一次，白桃花带着八只幼犬到草地上晒太阳，它恰巧路过那片草地。一只屁股上有块青紫色胎记的幼犬，淘气地爬一棵小树，稚嫩的狗爪抓不牢树皮，爬上去几步就滚落下来，刚好滚到它面前。它用狗爪将小家伙扶起来，又伸出舌头舔掉小家伙身上的草屑泥尘。它在对小青臀幼犬做这些事情时，注意白桃花的反应，白桃花虽然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它，但并没有如临大敌地跳起来，也没朝它嗥叫或做出任何威胁的举动。

这说明，白桃花对它的信任正在恢复，姐妹感情正在修补和重建。

狗心换狗心，情感世界也讲公平交易，付出去一分亲善，总能换来一分友爱。

对动物而言，只要有充裕的食物，就能维持感情与友谊，就能维持族群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无论如何，它要努力创造一个奇迹，在一个生育周期内，同时抚养大两窝幼犬。它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它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对此它充满信心。

## 与雪豹争食

好花不常开，好运不长在。天上掉馅饼的事，可遇而不可求。

接下来三天时间，白虎吞野犬群的好运仿佛给兀鹫叼走了，在狩猎中遭遇一连串的挫折。第一天，野犬群在尕玛尔草原转了两圈，少说也走了四五十里路，从晨雾缭绕一直走到暮霭苍茫，什么猎物也没找到。第二天，野犬群在日曲卡山麓巡逻，钻了五条山沟，爬了七道山梁，好不容易盯上一头膘肥体壮的赤斑羚，追了半天，那赤斑羚好像长了飞毛腿，在崎岖的山道上越跑越快，野狗望尘莫及，目标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三天，野犬群在封冻的古戛纳河上围住一只北山羊，费了好大的力气，总算把头上长着一米多长羊角的北山羊给扑倒了，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呢，河滩枯死的芦苇丛里，突然蹿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蛮不讲理地从野犬群里抢走了北山羊。

野狗最怕的就是老虎，谈虎色变，闻到老虎的气味就会吓得心惊胆寒，当然不敢拦截抢劫的强盗，母野狗们全都逃得远远的，哀哀嗥叫，眼睁睁看着老虎从容不迫地叼起北山羊扬长而去。

为他人做嫁衣裳，在丛林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母野狗们个个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身心疲惫，神情沮丧，冲着红桃心，发出乞求的吠叫。红桃心明白，它们是在要求它开仓赈灾，动用储藏在雪窝里的备荒粮，以解燃眉之急。红桃心抬头望望正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朝石梯涧方向走去。

野狗不像家犬那样娇气。家犬一天不喂食，就会饿得癫狂发疯；两天不喂食，就会饿得丢魂落魄；三天不喂食，就会饿得奄奄一息。野狗在险恶的山野丛林求生存，忍饥挨饿是基本功，耐饿的本领远高于家犬。野狗一天不进食，照样精神抖擞；两天不进食，照样活蹦乱跳；三天不进食，照样撵山狩猎。但如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野狗虽然有较强的耐饿本领，但也有个挨饿的极限。一般来说，饿到第四天，成年野狗便会出现筋骨松软头晕眼花的危险症状，狩猎技能大打折扣。而未成年的幼犬，耐饿的本

领当然比成年犬要差劲些，连饿两三天，便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动用备荒粮，正是时候。

踏着冬天暗淡的晚霞，白虎岫野犬群来到石梯涧。野狗的记忆力很强，方向感也很强，穿过一小片杂树林，直奔埋藏野牦牛肉的那个雪坑。刚到达山坳口，就听见“呱呱呱”聒噪的声浪，赶过去一看，差点没晕倒，就在野犬群“一号肉食仓库”白皑皑的雪地上，聚集着成千上万只大嘴乌鸦，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仿佛在召开乌鸦群众大会。有的在低空盘旋，有的在地面跳跃，圣洁的白雪就像盖着一层黑色的尸布。

大嘴乌鸦又叫高山寒鸦，是日曲卡雪山一种食腐性鸟类，喜欢啄食腐尸，成群结队在空中巡飞，发现肉食兽擒获猎物，就会呼朋唤友，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分一杯羹。大嘴乌鸦反应敏捷，瞬间起飞，眨眼降落，不管是什么肉食兽，虎豹豺狼，猞猁灵猫，都对付不了这些黑色精灵，抓又抓不到，赶又赶不走，只好让这些不速之客分享食物。大嘴乌鸦体形有两只鹌鹑大，数量众多，食量惊人，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一面偷窃一面还要不停地鸣叫。乌鸦的叫声刺耳难听，犹如死神在咳嗽，任何肉食兽都不喜欢听乌鸦叫。群鸦聒噪，就像群魔乱舞，搅得兽心惶惶，严重影响食欲，肉食兽们往往受不了噪音的折磨，吃了一半就扔下食物离去，便宜了这些可恶的黑鸟。

不仅仅人类把乌鸦视为不吉利的鸟，许多肉食兽也把乌鸦看成是讨厌的灾星。

红桃心气得狂吠一声，率领母野狗们冲进鸦群。鸦群起飞，雪地涌动黑色波浪。红桃心一看，真气得要吐血，那大半只野牦牛早已被刨出雪坑，所有的牛肉连同内脏，都已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几堆白森森的骸骨和一副很难嚼咽的皮囊。

野犬群在野牦牛的骸骨间翻寻，希望能找到一些鸦群遗留的碎肉，充饥糊口。这时，黑色的波浪又在低空翻卷着，汹涌降落到地面，这些贪婪的乌鸦，连最后一点残羹剩饭都不愿放过。红桃心带头，所有的母野狗都一起扑向鸦群，狺狺嗥叫，跳蹿扑咬，企图将讨厌的乌鸦驱散。遗憾的是，它们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它们扑到东边，乌鸦飞到西边；它们蹿到西边，乌鸦飞到东边。累得贼死，却连一根乌鸦毛都未咬到，只好偃旗息鼓，改变战略战术。五条母野犬聚拢在一堆最大的野牦牛残骸旁，不再理

会身边是不是有乌鸦在捣乱，全力以赴捡食肉屑碎骨，能吃到一点算一点，蚂蚱也是肉，总比什么也吃不到强。

可恼的是，乌鸦竟然非法剥夺它们捡食肉屑碎骨的权利。

一只黑色翅膀上有两道古铜色斑纹的老寒鸦，飞临野犬群上空，洒下一串嘶哑难听的鸣叫。就好像指挥官发出了战斗命令，所有的乌鸦腾地起飞，天空像蒙上一块巨大的黑幔，遮天蔽日，昏天黑地。鸦群飞临野犬群头顶，好像在举办“最难听歌咏比赛”，每只乌鸦都扯开喉咙拼命喊叫，“呱呱呱呱，呀呀呀”，简直就是噪音大合唱。

人类害怕噪音，野兽也害怕噪音。母野狗们只觉得耳膜刺疼，头脑发昏，肠胃痉挛，明明肚子早就饿瘪了，食欲却一点也没有了。

有几只胆大的乌鸦，飞得极低，土黄色的嘴喙几乎要触碰到狗耳朵了，就像在恶作剧一样，竭尽全力呱呱大叫一声，震得狗心一阵悸颤。可恶的乌鸦飞得这么低，仿佛轻轻一跳狗牙就可将鸦颈咬断，可真正将攻击付诸实施，没等狗腿跳跃起来，乌鸦一掠翅膀早就飞掉了，狗爪只能抓到乌鸦的影子，狗牙只能咬到一团空气。

除非是长着翅膀的天狗，否则根本就没法对付这些该死的乌鸦。

那条名叫灰肚皮的母野狗，大概被乌鸦的叫声搅得神志有点不清了，竟在独眼姨妈背上咬了一口，独眼姨妈当然生气，奋起反击，两条母野狗搂抱着在地上扭打。

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再待下去，要么给乌鸦闹得精神错乱，要么被乌鸦吵得狗耳失聪，反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红桃心哀嚎一声，无可奈何地下达撤离指令。

哦，偷食野牦牛肉，你们吃下去是会拉肚子的！

“一号肉食仓库”失窃，还有“二号肉食仓库”呢。红桃心领着野犬群，直奔领地西边的喇叭斗。前几天宰杀的野马，就储藏在喇叭斗雪窝子里。马肉虽然没牛肉那么好吃，但野狗食料粗放，并不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尤其在饥饿的时候，管它是牛肉马肉猫肉鼠肉蛇肉蚂蚱肉，只要是肉就

行，只要能塞饱肚皮就阿弥陀佛了。

从石梯涧到喇叭斗，有十几里地，走到天黑，这才到达目的地。

这是冬天一个难得的晴夜，一轮橘黄色圆月，孤悬在半空，给大地洒下一层薄薄的银光。月光与雪光互相映照，山峦树林清晰可见，能见度很高。

凭着记忆，没费多少周折，红桃心就带领母野狗们来到储藏马肉的山凹。雪地静悄悄，野犬群开始刨雪。马肉就在雪窝里，只要刨开表面那层浮雪，就应该能见到冻得硬邦邦的野马尸骸。奇怪的是，浮雪刨去，一直刨到浮雪下坚硬的冰层，别说马肉了，连一块马骨头也没刨出来。

喜马拉雅野犬，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山雪域，为适应严酷的生存环境，进化出独特的抗寒生理构造，进入冬天后体毛浓密，就像穿了一件保暖皮袄，连脚爪都覆盖一层长长的绒毛，就像穿了一双防寒皮靴。但任何抗寒能力都是有限的，尤其是饥饿时，胃囊里没有可消化的东西，抗寒的能力便大打折扣。所谓饥寒交迫，就是指这种状况。

脚爪长时间在冰雪中刨抓，浸泡在刺骨的寒冰中，都快冻得麻木了。好几条母野犬冷得嗷嗷叫，轮流抬起四只脚爪，放在鼻吻间，用鼻腔和口腔里哈出来的热气，来焐暖冻僵的四肢。“汪呦”，脚爪都快冻成冰棍了，怎么还没见到马肉呀？“汪呦”，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冷死在雪坑里，马肉仓库怕是要变成狗肉仓库了啊！

好几条母野犬幽幽地吠，怨怨地诉。

莫非是记忆出了毛病，走错方向找错地方了？红桃心再仔细嗅闻刨开的雪坑，虽然没有整块的马肉，却闻得到一股野马浓重的血腥味，不少白雪还被马血染成赭红，冰屑间还夹杂着马的碎骨与碎肉。记忆没有任何偏差，这里就是“二号肉食仓库”的位置。

马肉到哪里去了？就算遭到其他肉食禽兽的盗食，也应该留下吃剩的骨头和皮囊呀，在日曲卡雪山和尕玛尔草原，不可能有吃马不吐骨头也不吐皮囊的超级巨兽。

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必须追索失窃的食物，必须对野犬群有个交代。

红桃心在喇叭斗四周踏勘了一遍，终于找到了破案的线索。在左侧雪地里，有明显的擦痕，还有梅花形脚印，向一座山冈延伸。不难判断，是一只或几只野兽，拖拽着重物，从这儿去往那座山冈，所以雪地里才会留下这么清晰的擦痕。进一步用鼻子探究，雪地擦痕上，弥散着淡淡的马肉气味。擦痕还挺新鲜，可以确定，马肉遭盗窃的时间不长，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被搬运走的。梅花形脚印有点凌乱，气味也很寡淡，一时难以判断究竟是何种肉食兽在作祟。不管是何种野兽所为，都应当追查到底，盗窃有罪，白虎吞野犬群有权捉贼捉赃，夺回那些被偷走的马肉。

红桃心带领母野狗们，嗅闻着雪地上的擦痕，寻寻觅觅，跨进那座白雪覆盖的山冈。

刚走到半山腰，便听到“咔嚓咔嚓”的嚼咬声。山野寂静，嚼咬声显得非常刺耳。再走拢一些，黑黢黢的山冈上，有好几点绿莹莹的光，就像几盏微型绿灯笼，在崖壁间晃动。红桃心又往前走了几步，躲在几块怪石后面，看得更清楚了，山腰一棵枝丫虬髯的老松下，有一个大山洞，洞前有一块大平台，一群雪豹正聚集在平台上，埋头啃食肉块。

那是冰冻肉块，豹牙与冰碴摩擦，所以才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嚼咬声。

红桃心数了一下，共有六只雪豹，两只老雪豹，四只年轻雪豹，在平台上聚餐。每只雪豹都用爪子攫抓住一大块马肉，只有那只野马头，大概是骨多肉少啃食不太方便的缘故吧，无“人”问津，被扔在平台边缘。

它记得很清楚，当时猎获这匹野马，为了便于储藏，白虎吞野犬群将其大卸八块，吃掉了一块，还剩下七块，埋藏在喇叭斗雪坑里。数量吻合，地点吻合，野马头也可作证，眼前这群雪豹，就是盗窃白虎吞野犬群肉食仓库的罪犯。

问题是，找到了失窃的食物，找到了行窃的罪犯，又能怎么样呢？

雪豹可不是好惹的。雪豹有高山霸主的美誉。日曲卡雪山一带，有两种最厉害的大型猫科动物，一是孟加拉虎，二是雪豹。孟加拉虎高大凶猛，雄踞大自然这根食物链顶端，天下无敌，所向披靡，当然是最厉害的，但孟加拉虎主要栖息地在毗邻滇北高原的西藏察隅地区，偶尔翻越雪

山垭口到日曲卡雪山来觅食，客串走穴，来去匆匆，对白虎吞野犬群的威胁并不是很大。雪豹是日曲卡雪山的常住居民，体态虽然较老虎小，却更机敏灵活，会爬树善游泳，全身披挂银白色长毛，饰有灰褐色圈环状斑纹，就像穿着迷彩服，在终年积雪的山麓极具隐蔽功能。雪豹与老虎比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具备家庭合力。老虎是孤家寡人，无论雄虎还是雌虎，除了发情期短暂相聚外，其余时间都单身独处；雪豹就不一样了，雪豹是单偶制家庭婚姻，雄豹雌豹长相守长相伴，夫妻联手共同觅食，一加一大于二，威力比单个雪豹大多了。可以这么说，在日曲卡雪山，野犬群的主要竞争对手，或者说主要天敌，就是雪豹了。

更让红桃心心里发憊的是，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雪豹夫妻，还有四只即将长大、体格与成年雪豹不相上下的青年雪豹。加它在内，白虎吞野犬群出来狩猎的总共是五条母野狗，对付夫妻豹尚且不能取胜，对付六只雪豹，那更是毫无赢的可能了。虽然野犬群是物主，雪豹是盗贼，野犬群代表正义，雪豹代表非正义，但高山雪域是个没有法制的社会，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谁会在乎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也没有谁会关心是真理在手还是歪理在手，一切都靠力量强弱来决定成败荣辱。野犬群数量不占优势，质量也不占优势，假如与这群雪豹发生冲突，只能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要想夺回食物，根本办不到。红桃心扭头望望散落在身边的母野狗，个个耷拉着脑袋，夹缩着尾巴，一副垂头丧气模样。显然，它们也掂量出力量对比太悬殊，晓得是无法将野马肉夺回来了。趁这群雪豹还没有发现它们，赶紧溜吧，免得马肉没吃到反惹出血光之灾来，红桃心想，雪豹的食谱很广，只要有机会雪豹是不会拒绝品尝野狗肉的啊。可它又很不甘心就这么悄悄撤走，看着盗贼大口嚼咬本应属于自己的美味佳肴，不仅肚子饿得越来越难受，在心理上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打击，有一种被侮辱被损害而又不肯反抗甚至不敢声张的卑屈感。它的眼光再次偷窥平台上的雪豹，个个都扒住一大块马肉，专心致志撕啃，根本没发现附近有野犬群出现。

它的眼光跳到那只野马头上，野马头被扔弃在平台边缘，离六只围在一起聚餐的雪豹有一段距离。它心里突然产生这么个念头：把野马头夺回来！其他六大块马肉，都已在雪豹的爪牙下，是不可能夺回来的，但那只野马头却是有可能失而复得的。首先，对已经在享用丰盛马肉大餐的雪豹们来说，野马头骨多肉少属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食物，即使丢失，雪豹们大概也不会太在意的。第二，野马头离那群雪豹约二十多米，搁置在平

台边缘，与野犬群此刻所躲藏的几块怪石曲线贯通，那几块怪石又一定程度遮挡了雪豹们的视线，便于母野狗们隐蔽自己接近目标。第三，可先将野马头从平台边缘推下山崖去，然后野犬群撒腿逃命，估计这群雪豹不会摸黑跑老远的路到山下去捡回野马头，过几个钟头，等一切都平静下来，野犬群就可绕道去取回野马头。当然，豹口夺食，风险肯定是有的，但红桃心思前想后，觉得有必要冒这么一次险。

整个白虎吞野犬群已经三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已接近耐饿的生理极限，成年母野狗也许还可以支撑一两天，但再找不到食物的话，未成年的幼犬恐怕就危险了。野马头虽然没多少肉，但不管怎么说，去皮剔骨，总还能撕啃出些马肉来供母野狗们充饥，这是名副其实的救命粮，再难也要设法弄到手，这样才能解燃眉之急。

能从盗贼口中夺回野马头，也算是出了半口恶气，让心情变得好一些。

事不宜迟，即刻付诸行动。红桃心摇动尾巴向族群发出无声的指令，母野狗们借着几块怪石的掩护，鱼贯而行，很快来到野马头旁。正如红桃心所料，雪豹们沉浸在大快朵颐的享乐中，到这个时候为止，仍还蒙在鼓里。五条母野狗一字儿排开，有的叼马耳，有的咬马嘴，有的衔马颈，使劲往平台边缘拉拽。野马头搁置的位置，其实就在平台边缘，只要再往前拉拽一米的距离，野马头就会从平台掉落山崖，也就大功告成了。

冰冻野马头比想象的要沉重，也许是马头上的冰与地面上的冰凝结在一块了，增加了摩擦系数，五条母野狗使出吃奶的劲拉拽，也无法移动野马头。母野狗们只有爬到野马头上，犬牙咬紧内侧的马鬃，狗爪踢蹬外侧的地面，凭借身体的重量以增强拉拽的力量。“嘣”，野马头与地面凝结在一块儿的冰带断裂了，野马头突然滚动起来，把五条母野狗都掀翻在地，还压住了独眼姨妈的尾巴，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独眼姨妈“呦”地惊叫起来。

异常响动在静谧的夜、在空旷的山野，显得格外刺耳。

六只雪豹刹那间停止啃食，齐刷刷抬起头来张望。虽然有怪石遮挡，但遮挡得并不严密，不可能看不见平台边缘野狗的身影。两只成年雪豹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倏地跳起来，弓背竖尾，惊疑的眼光投向野犬群。



对雪豹来说，这是冲锋的号角，攻击的前奏。

这时，野马头离平台的边缘线只有二三十厘米远了，只要再加一把力，就能把野马头从平台掀下山崖去。红桃心舍不得放弃这即将到手的食物，“汪汪”嚎着，喝令母野狗们不准逃窜，坚守岗位，有的用嘴叼，有的用爪推，有的用额顶，继续搬运野马头。

沉重的野马头，一寸一寸往前挪动。终于，分量较轻的马脖颈已伸出平台，分量较重的马脑袋也已被推搡到边缘线，最多还需要五六秒钟时间，野马头就会“轰隆”一声从平台上消失。分秒必争，现在对白虎吞野犬群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就在这节骨眼上，两只成年雪豹已从最初的惊讶疑惑中回过神来，“呦呦”咆哮着，飞快朝野犬群扑过来。雪豹是有名的短跑高手，奔跑速度极快，最高时速可达六十公里。本来彼此的距离就不远，一眨眼的工夫，两只成年雪豹就已冲进野犬群，豹爪拍击，豹牙噬咬，杀气腾腾。另四只年轻雪豹，也组成第二梯队，风风火火压了过来。

野狗不是雪豹的对手，就像人类拳坛上轻量级拳击手无法与重量级拳击手抗衡一样，野狗也无法与雪豹搏杀。野狗撕雪豹一爪，最多撕掉一绺豹毛，雪豹撕野狗一爪，至少皮开肉绽；野狗咬雪豹一口，最多在豹皮上留下一排带血的齿痕，雪豹咬野狗一口，至少筋断骨裂。野狗在雪豹面前，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夹着尾巴逃跑。

谁都不愿变成雪豹餐桌上的狗肉宴席，母野狗们炸窝般四散逃命。

野马头有一半已伸出平台，另一半还搁在平台内，恰好处于均衡位置，以平台的边缘线为支点，野马头晃动着摇摆着，就像一架分量对等的天平，只需给伸出平台的马脖颈再添加一丝力，野马脑袋便会高高翘起，整只野马头就会从平台坠落下去。

红桃心一面奔逃，一面回头张望，仍不愿放过最后一丝幻想。哦，来阵猛烈的山风，像吹落树叶一样吹落野马头；哦，山顶掉下块小石头来，正好砸在长长的马脖颈上，打破这让狗心揪紧的平衡。老天爷发发慈悲，可怜可怜饥寒交迫的野犬群吧！

现实是无情的，幻想终究要破灭。两只成年雪豹驱散了野犬群，很快

就发现搁置在平台边缘摇摇欲坠的野马头。其中一只成年雪豹纵身一跃，用两只前爪紧紧按住野马头，天平失衡，野马头停止了晃动，另一只雪豹咬住野马耳朵，用力拉扯，刷刷两下，就把野马头重新搬回到平台上来了。

一瞬间，努力付诸流水，希望化为泡影。

红桃心一面奔逃一面扭头窥探，当然会影响奔跑速度，也分散了注意力。跑着跑着，突然它听到后侧有浊重的喘息声，糟糕，一只年轻雪豹已经追到它屁股后面来了。它立即摆尾扭腰，来了个九十度急转弯，想以此摆脱年轻雪豹的追逐。年轻雪豹缺乏经验，果然顺着惯性冲到前面去了，它与年轻雪豹的距离一下子拉大了许多，危险被远远甩到后头去了。但就在它急转弯时，它感觉到自己的屁股像被马蜂的尾针蜇了一下，一阵刺痛。当时情形危急，只顾逃命，无暇顾及屁股上的刺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陡崖，穿树林，钻山沟，总算逃出雪豹领地，逃过了血腥的灾难。

豹口余生的母野狗们在一条冰封的小河沟汇集，谢天谢地，五条母野狗都还健在，也没有谁缺胳膊少腿或断尾巴的。但个个筋疲力尽，神情沮丧，像一群瘟狗。夜已经很深了，野狗是昼行夜伏动物，习惯白天狩猎，无法像一些夜行性动物那样在黑夜捕捉猎物，今夜只能又枕着饥饿入睡了。

母野狗们耷拉着脑袋，顶着凛冽的寒风，抖抖索索在雪地行走，回白虎岙去。

这时，红桃心感觉到屁股极不舒服，每走一步都会疼痛。它突然想拉屎了，刚要用力排泄，那肛门火烧火燎，疼得它忍不住呻吟起来，好不容易将一坨狗屎挣出来，感觉不像是在拉屎而是像在拉碎玻璃，割皮剜肉般痛，控制不住地发出惨嚎声。屁股是个死角，对野狗来说，身体再怎么弯曲，狗眼也看不到狗肛门。它仰卧在地，脑袋钻到下腹部，嗅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虽然无法查看伤势，但凭经验可以推断，刚才在它急转弯逃命时，那只年轻雪豹用爪子抓破了它的肛门。

伤得不算重，对行走奔跑影响不算大，但受伤的部位很尴尬，隐秘而微妙，难以启齿，且有含羞忍辱之感，又在大小便必经的通道，细菌密集区，极容易反复感染，起码个把月才能痊愈，在这段时间里，每一次排便

都会像是经受一次刑罚。

还算好，是被年轻雪豹抓伤，年轻雪豹爪子稚嫩，被抓了一爪也只是轻度挂彩而已，虽造成排泄困难，但不至于会危及生命；要是换成成年雪豹的话，成年雪豹爪子老辣，同样部位被成年雪豹抓一爪，肛门连着大肠，说不定狗肠子也会被抓出来的啊。

短命雪豹，什么部位不能抓，偏要抓肛门，肯定是个心地特别龌龊的家伙，说不定是变态狂，患有严重窥阴癖，不得好死！红桃心在心里诅咒着。

诅咒和谩骂，属于保持心理平衡的另类形式，出出气而已，而且是假性的出出气，丝毫也改变不了既成事实。

回到白虎岫，已是月落树梢的下半夜了。红桃心带着母野狗们刚跨进大本营的门户——那块白虎状巨石，白桃花就急切地吠叫着，从山腰蚯蚓状岩缝蹿出来，飞快跑下山，拦住疲惫不堪的母野狗们。它忽而双目圆睁，尾巴棍子似的平举，凶相毕露跃跃欲扑；忽而慈眉善目，尾巴柳条似的轻摇曼舞，和颜悦色柔声叫唤。红桃心明白，白桃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是在用威逼利诱两种手段，向母野狗们索讨食物。

红桃心理解妹妹白桃花的处境，守着一窝嗷嗷待哺的幼犬，却没有东西喂它们，做母亲的心里肯定很不好受。可以想象，白桃花盼星星盼月亮，从上午盼到中午，从中午盼到下午，从下午盼到黄昏，从黄昏盼到夜晚，翘首盼望外出狩猎的母野狗们能满载而归带回让幼犬免受饥寒之苦的食物来。望穿双眼，苦苦等待，好不容易等到外出觅食的母野狗们回来了，当然会心急如焚地从巢穴跑下来索讨食物。

——一无所获，空手而归！

——我们自己都快要饿死了，哪有东西送给你吃呀！

母野狗们东躲西藏，避开白桃花的纠缠。白桃花狐疑的眼光审视母野狗们的肚子，连续低声咆哮，好像在说：你们在骗我，你们肯定已经吃过东西了，你们是天下第一小气鬼，你们舍不得把肉糜肉块吐出来喂我的宝贝！

母野狗们委屈地“汪汪”嚎着，从白桃花身边溜过去。

突然，白桃花猛地扑蹿上来，把独眼姨妈仰面扑翻在地，嘴吻抵住嘴吻，触碰、撞击、摩挲、舔吮、啃吸，就像至爱的情侣在疯狂地深度接吻。白桃花不是同性恋，独眼姨妈也不是性倒错患者。白桃花这么做，其实是在模仿幼犬的乞食动作，用强制手段刺激独眼姨妈的反哺意识，希望独眼姨妈能吐出肉糜或肉块来，好叼回蚯蚓状岩缝去喂它的小宝贝。

独眼姨妈张嘴做呕吐状，可干咳了几声，除唾沫外，什么也没吐出来。

本来嘛，肚子里空空如也，怎能反哺出东西来？

野狗社会没有魔术师，谁也不会变魔术，凭空变出一顿丰盛的晚餐。

白桃花气急败坏，在独眼姨妈嘴吻上咬了一口。吐不出肉来，就让你放点血。独眼姨妈嘴唇被咬破了，厉声嚎叫，拼命踢蹬扭打，从白桃花身体底下挣脱出来。白桃花又要去扑灰肚皮，灰肚皮嗥叫逃窜。

另几条母野狗害怕白桃花对它们使用暴力逼讨食物，狗毛恣张，龇牙咧嘴，如临大敌般狂吠乱叫。

如此穷凶极恶地索讨食物，闹得犬心惶惶，也太过分了吧！

红桃心跑到白桃花面前，制止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它有权维护族群的秩序。“汪呦”，它威严地长吠一声，喝令白桃花停止胡闹。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哪只母野狗的肚皮不像被踩瘪的猪尿脬？个个都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谁有东西反哺给你呀？难道你要它们把自己的狗心狗肺狗肚肠吐出来喂你的幼犬吗？债主逼债都没有像你这么凶暴的啊！

也许是急红了眼，也许是气昏了头，白桃花竟然朝红桃心扑蹿上来，撮起嘴吻要来刺激红桃心的反哺意识。红桃心忍无可忍，钩起脑袋，用额头照准对方的脸，狠狠撞过去。“咚”的一声，额头正好撞在白桃花的鼻梁

上。狗头坚硬，狗鼻脆弱，鼻梁是狗身上的薄弱环节，轻轻一撞酸痛难忍，重重一撞眼冒金星。白桃花哀嚎着在地上打滚。

再胡搅蛮缠，咬掉你的鼻子，让你做一条丑八怪无鼻狗！

数秒钟后，白桃花重新站立起来，虽然鼻梁被撞，撞得七荤八素，却并没有夹紧尾巴跑回蚯蚓状岩缝去，而是摆开一副搏杀的架势，冲着红桃心滥吠穷叫，好似泼妇骂山门：

——你是最低能、最窝囊、最没有本事、最不称职的首领，你让臣民饿肚子，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界上呀！狗界要是选举最差首领活动的话，你百分之一百名列第一。你不能为大家谋福利，你没有能耐让大家混饱肚皮，那就干脆自动下台，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要是你的话，要么跳下悬崖摔死，要么扎进雪坑闷死，以谢天下！

两个肉食仓库相继被盗，肛门又被豹爪抓伤，红桃心本来心里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更是火上浇油，狗肺都快要气炸了。它觉得，白虎吞野犬群之所以闹饥荒，之所以陷入困境，妹妹白桃花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要不是白桃花触犯禁忌，生下一大窝幼犬，何至于会有这么大的食物压力。如果是处在正常的生活秩序下，族群只抚养它所生的七只幼犬，野犬群每天外出狩猎，只需要留一只母野狗在家照看，白虎吞野犬群总共有七只成年母野狗，减去一只看家狗，应该有六只母野狗参加打猎，可现在，白桃花也留在蚯蚓状岩缝照看它的幼犬，看家狗由一只增加到了两只，打猎狗却由六只减少到了五只，这也是食物不足的重要原因。红桃心想起一个细节，刚才在雪豹盘踞的平台搬运野马头时，只差最后一把力，野马头就会从平台坠落山崖，功亏一篑，令狗嗟叹，假如当时不是五条母野狗，而是六条母野狗拉拽野马头，多一条母野狗就多一份力量，那只野马头百分之百就从平台掉落山崖去了，也就不会有眼前这场饥荒，也就不会有这个饥寒交迫的夜晚。

你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扫帚星加丧门星，你是双料灾星，你才是制造生存障碍的罪魁祸首，你还好意思指责我，寡廉鲜耻到了极点！

红桃心也用同样激烈的嗥叫声回敬白桃花。

姐妹俩剑拔弩张，谁也不肯示弱，一场恶战一触即发。

这时候，老母狗绿祖母从葫芦形溶洞奔出来，挤在姐妹俩中间，用身体做挡火墙，隔断双方的接触。白桃花用爪撕扯，爪落在绿祖母背上，绿祖母纹丝不动；红桃心用牙啃咬，牙咬在绿祖母身上，绿祖母没有躲闪。

绿祖母昏花的老眼里蓄满苦涩，凝望黑漆漆的天，身体有节律地痉挛，胸腔发出“嘎儿嘎儿”的闷沉声响。野狗不会流泪，世界上只有人和海豚伤心时会流泪，野狗遇到痛彻心肺的伤心事，就会身体一阵阵痉挛，胸腔“嘎儿嘎儿”闷响，这是狗式哭泣，表明一颗痛苦的狗心在流泪也在泣血。

姐妹争斗，有害无益，只能使面临困境的白虎吞野犬群雪上加霜啊。

红桃心难过地垂下头，后退了一步，算是愿意停止姐妹间这种无谓的争吵。唉，窝里斗只能是白白消耗宝贵的体力，是绝不会斗出让野犬群果腹的食物来的啊。白桃花也收敛起跃跃欲扑的攻击姿势，蹲坐在地上，发出伤感的吠叫。唉，穷凶极恶，穷得饿肚子，穷得没饭吃，心肠就会变得冷毒，性情就会变得古怪而凶恶。

这时，山脚葫芦形溶洞里，传来幼犬“呦呀呦呀”的呼叫声，山腰蚯蚓状岩缝里，也传来幼犬“咿呀咿呀”的叫唤声。显然，两窝幼犬又冷又饿，在寻求成年犬的庇护。

红桃心和白桃花互相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跳跃起来，转身朝各自的巢穴奔去。争吵结束，其他母野狗也纷纷回巢睡觉去了。

这天夜里，红桃心所生的七条幼犬，大概是饿极了的缘故，怎么哄也不肯睡觉，在它身上拱来拱去，“呦呀呦呀”没完没了地发出乞食的叫声，闹得它一夜没睡好觉。

白桃花的巢穴里，也上演着相同的情景。

## 厄运就像割韭菜

翌日晨，天边刚出现一道水红色朝霞，红桃心就催促野犬群外出狩猎。断炊已第四天，倘若今早再不能弄到食物，两窝幼犬恐怕性命都难保了。

野犬群刚拐出大本营的门户标志——那块白虎状巨石，山腰便传来一阵嘶哑的吠嚎声，白桃花从那条蚯蚓状岩缝钻出来，小跑着追赶狩猎队伍。它一面跑，一面回头朝蚯蚓状岩缝张望，很留恋很舍不得的样子，很明显，它不放心把八只幼犬独自留在巢穴内。

自打产下那窝幼犬，白桃花还是第一次参加野犬群的集体狩猎活动。红桃心心里很清楚，白桃花之所以强忍母子分离的痛苦，主动追随野犬群外出狩猎，并非是要为族群摆脱困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是担心母野狗们获得食物后只顾自己塞饱肚皮，不带回大本营供它食用并喂养它的八只小宝贝。它参加狩猎是要确保今天上午能尽快得到食物，让它那窝因饥饿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幼犬存活下来。

目的很自私，思想很狭隘，动机很成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白桃花是条身强力壮打猎经验丰富的母野狗，多一条母野狗就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狩猎成功的希望。

红桃心根本想不到，妹妹白桃花参加狩猎，不仅没能增加成功的希望，反而给集体添乱，造成恶劣的负面效应。

走出白虎岙大本营没多远，野犬群就遇到一头高鼻羚羊。所谓高鼻羚羊，顾名思义，就是指这种羚羊鼻子很特殊，鼻梁肿胀高耸，并向前下弯，看上去有点像非洲獬的嘴吻，故又称大鼻子羚羊、赛加羚羊。这是一头雄高鼻羚羊，头上长着两支琥珀色犄角，背毛灰黑，下颌及颈部吊着一络须须缕缕的长毛栉。野犬群是隔着一條小山沟，在对面山坡发现这头高鼻羚羊的。当时高鼻羚羊正在一片冷杉树林里，用羊蹄刨开积雪，啃食埋在雪层下的苔藓和草根。野犬群下到山沟，又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沟绕进冷

杉树林。也许是风太大，吹得树枝哗啦哗啦响，影响了高鼻羚羊的听觉与嗅觉，也许是高鼻羚羊太专心致志觅食，迟钝了对外界动静的反应能力，野犬群把它包围起来了，它才如梦初醒地抬起丑陋的羊脸，惊咩一声，跳跃逃窜。东西南北，都有母野狗把守，叫你插翅难逃！高鼻羚羊东奔西突，转了个圈，似乎明白自己已处于关门杀羊的绝境，悲愤地又长咩一声，闷着头，亮出头上那对羊角，摆出一副孤注一掷同归于尽的架势，朝南蹿跃奔驰，看样子是企图冲开一条血路，从野犬群的包围圈突围出去。

这当然是痴心妄想，你已是穷途末路，蹦跶不了几下，很快就会变成野犬群餐桌上的羊肉宴席！

任何猎物都不肯束手就擒，乖乖让野狗给吃了，即使身陷绝境，没有任何生的希望，也还要挣扎反抗，作徒劳的努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南面树林把守的，是妹妹白桃花。看见高鼻羚羊径直朝自己把守的方向冲过来，白桃花汹汹嗥叫，龇牙咧嘴跃动，摆出拦截姿态。

按以往的经验，野犬群一旦将孤立无援的独羊围住，管你是盘羊、岩羊、山羊、绵羊、黄羊、青羊、赤斑羚还是高鼻斑羚，羊落犬口，逃生的希望极其渺茫，一般来说是死定了。野狗杀羊本领高强，群策群力扑到羊身上，有的咬羊腿，有的咬羊尾，有的咬羊头，有的咬羊脖，协同配合，几分钟之内就可置羊于死地。

当然得有个前提，就是不能让被围困的羊冲出包围圈。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困难。表面上看，高鼻羚羊体格硕壮，重量足足抵得上两只成年野狗，头上那两支一尺半长的羊角锋利如短剑，笔直冲将过来，气势磅礴，雷霆万钧，大有挡我者死的气概。其实并不可怕，说穿了，高鼻羚羊是草食动物，出于物种的特性，对肉食兽总抱有一种畏惧心理，见到野犬群后心虚胆怯是免不了的，表面上气壮山河，其实是色厉内荏。通常情况下，当高鼻羚羊困兽犹斗举着羊角冲过来时，正面拦截的母野狗只要沉着镇定，声嘶力竭嗥叫，一个劲跃跃欲扑，高鼻羚羊冲到离母野狗还有一米远时，在最后一秒钟，草食动物的自卑感就会发作，恐惧心理就会占上风，然后突然停止冲击，就像撞在了无形的墙上一样，短暂停顿和犹豫后，脑筋和身体同时急转弯，斜刺向另一个方向奔逃。就算遇到的是一头特别健壮特别勇敢的雄高鼻羚羊，在最后一秒钟仍不肯收敛羊蹄，仍撅着短剑似的犄角朝前猛冲，正面拦截的母野狗也大可不必慌张，



羊头上的角，本质上是同类间争偶的器械，或者说是窝里斗的凶器，而非抵御或抗击肉食猛兽的武器，羊角虽然锋利，羊的冲撞动作却很笨拙，凭野狗的机敏与矫健，在最后一秒钟急旋狗腰，轻轻跳闪，即可躲避羊角锋芒，然后就势扭动狗头咬羊一口，羊鼻羊脸羊耳羊脖羊腿，无论咬住羊身上的什么部位，就算拦截有效大功告成了。因为被围困的羊闷头冲撞企图从一个方向突破包围圈时，其他方向的母野狗已经聚拢过来尾随追撵，正面拦截的母野狗只需迟滞一两秒钟羊的逃亡动作，只要能咬住羊纠缠极短的时间，增援的母野狗们就能及时赶到，将倒霉的羊摆平。

话要说回来，高鼻羚羊头上那两支角，毕竟不是纸糊泥捏的，也不是什么玩具和摆设。高鼻羚羊的角不同于岩羊、盘羊和野山羊的角；岩羊的角呈倒“八”字形，左右分岔，角尖指向后面，且角尖弯钩，锋芒内敛；盘羊的角宽大扁平，绕旋如花卷，且角尖圆钝，谈不上锋利；野山羊虽长着两支一米多长的巨角，但羊角天生圆弧形，并朝身后弯曲，再怎么努力，即使羊脸贴在地面，也无法让具有威慑力的尖利的角尖伸向正前方。高鼻羚羊的角就不一样了，羊角细直，形如剑矛，且在前额部位，一低羊头就能将角尖指向正前方；角尖锋锐如刃坚硬似铁，在猛烈的冲撞作用下，很容易就能捅穿狗皮狗肉，真要被那两支羊角刺中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理论上说，进行正面拦截的母野狗，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肯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白虎岫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狗命葬送在羊角上的悲剧，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是围捕一头高鼻羚羊，也是猎物举着犄角向前猛冲企图突围出去，正前方进行拦截的是一条名叫高低腿的母野狗。高低腿是条不幸的狗，出生两个月时，有一次钻到草丛里玩耍，被一条花斑小毒蛇在脚爪上咬了一口，险些丢了性命，后来虽然活过来了，但左前腿爪掌萎缩，比其他腿短了约两厘米，四条腿高低不平，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因此诨名就叫高低腿。见猎物朝自己冲撞过来，高低腿狗毛恣张汹汹狂嚎，尽量夸大地表现出肉食兽的凶猛与野性，想以此吓破猎物的胆。没想到的是，那头高鼻羚羊胆子大得出奇，没有任何犹豫或停顿，羊不停蹄地笔直冲撞过来。转眼间，那头高鼻羚羊就冲到高低腿面前了。高低腿大概没想到那头高鼻羚羊真的敢往张牙舞爪的野狗身上冲，一瞬间有点发蒙了，等醒悟过来想扭腰跳闪，那条残瘸的左前腿又影响了躲闪速度，“咚”的一声，尖锐的羊角刺进狗腰，羊和狗都栽倒在地。那头高鼻羚羊当然没能逃脱被野犬群食肉寝皮的结局，可母野狗高低腿腰部也被捅出两个深深的血窟窿，血流如注，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哀嚎一阵，不一会儿就牺牲了，或者说呜呼哀哉了。

虽然有风险，但野犬群依然兴致勃勃围追堵截包括高鼻羚羊在内的各式各样的野羊，担当正面拦截的母野狗，也绝不会在危险面前畏惧退缩。每一条母野狗心里都很清楚，要活命就要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没办法的事。事实上，每一次狩猎或多或少都蕴涵风险，即使追捕孱弱的兔子，也不能说风险就降低到零，兔子被逼急了还要反咬一口呢。与白虎吞野犬群毗邻的大黑山野犬群，就曾发生过兔咬狗的奇闻。有一条母野狗，在捕杀一只雪兔的过程中，不慎被兔牙咬伤肚皮，正值盛夏，伤口发炎溃烂，身体越来越虚弱，一个月后就变成大嘴乌鸦的美餐了。再说得绝对些，即便不是狩猎，而是在山道行走，也有风险，或者不小心踩到毒蛇，或者不小心踏着捕兽铁夹，或者头顶砸下块大石头，或者树冠落下张捕兽天网，或者发生雪崩，或者发生泥石流，都会让野狗毙命。

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时不在。对野狗来说，生活就是战胜一连串风险的过程。

红桃心看到被围困的高鼻羚羊朝着妹妹白桃花冲撞而去，绷紧的心弦顿时松弛下来。它毫不怀疑，白桃花能拦截成功；它可以肯定，高鼻羚羊已经是野犬群的食物了。

在白虎吞野犬群里，白桃花的狩猎技艺仅次于红桃心，排名第二。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套用到野狗身上，就是艺高狗胆大；白桃花不仅打猎本领高强，胆量也远远超过其他母野狗。有一次，野犬群在雪地里围住一头雄马鹿，冬天的鹿角蔚为壮观，大角架上有四个分岔共八个锐角，角尖被树皮、冰雪和岩石磨得锃亮，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雄马鹿气咻咻地从鼻孔喷出两股粗气，挺举着大角架，朝白桃花把守的方向冲撞过来。雄马鹿把头压得很低，大角架最前端两支锐角，离地面仅有三十来厘米高。毫无疑问，正面拦截是非常危险的。尕玛尔草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匹狼被雄马鹿的大角架活活挑死，身体被刺出无数只血洞，像只蜂窝。野狗的猎杀力量，比起狼来要逊色多了。一般情况下，瞧见马鹿举着大角架冲撞过来，再厉害的母野狗也会明智地朝旁边跳跃躲闪，紧急避险，先躲开其锋芒，然后再图良策。

然而，当雄马鹿冲到离白桃花仅剩两米远时，白桃花仍岿然屹立，没有要躲避的意思。当时红桃心就在侧后不远的地方，看得非常清楚，心里为白桃花捏了一把汗，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了。那马鹿疯劲十足，像块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碾压过去。眼瞅着寒光闪闪的鹿

角就要刺着白桃花的狗头了，就在这一瞬间，只见白桃花突然玩了个鹞子翻身，就地打了半个滚，仰面平躺在地。鹿角离地面约有三十厘米，成年野狗仰面平躺的高度约二十五厘米，恰好形成一个安全的死角。鹿角擦着狗肚皮“吱溜”滑过去了，紧接着，鹿嘴伸到狗嘴上，就像亲吻似的衔接在一起，只见白桃花“嗖”地张大嘴巴，闪电般咬住马鹿的嘴。强行接吻，吻你没商量，死亡之吻。马鹿被迫停顿下来，蹦跶跳跃，反抗这非礼和强暴。白桃花任凭风浪起，咬紧牙关不松劲。很快，其他母野狗就赶了过来，七张狗嘴齐心协力噬咬，把活蹦乱跳的马鹿咬成一堆堆鹿肉。

高鼻羚羊并不比马鹿厉害，相信白桃花一定能不负众望，成功将猎物拦截住的。

那头高鼻羚羊冲到离白桃花还有五六米远的地方，嘴吻间打着响鼻，努力做出势不可挡的可怕模样。这个距离，对狩猎者和被狩猎者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时刻，虽然互相身体还未接触，但心理交锋已进入高潮。按以往的经验，高鼻羚羊如果内心的恐惧占了上风，再前进一两步就会拐弯奔逃。成熟的母野狗都晓得，在这节骨眼上，尤其要表现出凶猛骁勇的品格来，吠叫声要更杀气腾腾，爪牙要舞得更毒辣恐怖，促使猎物在最后关头丧失斗志。谁先气馁，谁就会输得一塌糊涂。

高鼻羚羊是钩着脑袋梗着脖颈朝前冲撞，红桃心在侧后追撵能看见那双羊眼。眼睛是心灵的门窗，这句话对任何具备视觉功能的动物同样适用。红桃心看得很清楚，当高鼻羚羊距离白桃花还有五六米远时，那双羊眼突然间变得迷茫，似乎蒙着一层伤感的泪光。哦，羊心在颤抖，死亡的恐惧正在急剧膨胀，转身逃窜的念头正在快速酝酿。

斗意志，斗毅力，斗坚韧，斗胆量，斗魄力。

哦，你是草食动物，何必要自动把小命往狗嘴里送呢？转身吧，拐弯吧，遇到危险绕着走，这是挺正常的事。红桃心在心里念叨。这个时候，要是高鼻羚羊因胆怯而突然拐弯，那是野犬群求之不得的事，不仅正面拦截的白桃花风险顿消，还创造了顺手牵羊，不不，是顺势擒羊的最佳机会。只要高鼻羚羊做出拐羊头的动作，羊屁股与羊后腿就正好处在白桃花伸嘴能及的位置，白桃花不需玩任何技巧，也不需费太大的力气，轻轻一跃，常规扑蹿，就能咬住羊后腿或羊尾巴，完成最重要的擒羊步骤。

白桃花必胜，高鼻羚羊必败！

红桃心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让它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白桃花突然发出一声惊嚎，就好像看见一条剧毒的眼镜王蛇游窜过来了，目光闪烁充满恐惧，歪头摆颈扭腰，“嗖”地斜蹿出去。说斜蹿出去实在是太客气了，应该说是夹着尾巴逃窜出去了。

刹那间，高鼻羚羊那双迷茫的羊眼变得坚定，伤感的泪光被胜利的曙光取代了。心理交锋它赢了，赢得很光彩，使它的信心和胆气成倍增加，羊蹄生风，蹦跳得也更加迅速，势不可挡地冲出缺口，冲出野犬群的包围圈，向陡峭的山崖急奔而去。

红桃心率领几条母野狗尾随追逐，遗憾的是，高鼻羚羊是日曲卡雪山有名的短跑健将，尤其善于在崎岖的山道上奔驰，追了约五六百米，高鼻羚羊登上地势险峻的山崖，彼此间的距离渐渐拉大，过了一会儿，高鼻羚羊便从山岩间消失了。

远远的山道上，偶尔冒起几朵被羊蹄踩踏出来的轻烟似的雪尘。

望尘莫及，疲于奔命，只好停止这徒劳的追撵。母野狗们本来就已饿得虚弱，经过这场激烈的追逐，个个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山坡上喘息。眼看快要捕获的猎物逃走了，眼看快要到口的美餐没有了，心里当然都很不好受。明摆着的，高鼻羚羊之所以能从野犬群的包围圈里逃逸，主要的责任狗就是白桃花。正是由于白桃花的贪生怕死，从正面拦截的岗位上不战而逃，才使得被圈住的猎物仍逍遥山林。

一狗犯错，族群挨饿，全体遭殃。

野狗虽然不属于高智商动物，但这么浅显的逻辑道理还是懂的。所有的母野狗，都横眉竖眼怒视着白桃花，有两条母野狗还去到白桃花身边，突然嘴吻耸动打了个喷嚏，把唾沫鼻涕喷溅在白桃花脸上。

这叫狗式嗤之以鼻，表达极度轻蔑和鄙视。

在野犬社会，最无法容忍的就是贪生怕死的行为。野狗是肉食动物，靠攫夺别的动物的生命才能使自己存活下来。野狗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血腥杀戮的过程，要活命就必须搏杀，要搏杀就必须冒险。因此，在野狗的观念中，英勇无畏是最闪亮的优点，贪生怕死是最可耻的缺点。一条母野

狗，一旦被整个族群指责为贪生怕死，等于脸面撕尽，信誉扫地，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地位有可能会一落千丈。

一般来讲，被指责为贪生怕死的母野狗，有两种反应，要么暴跳如雷，与蔑视它的其他野狗拼命厮斗，用血来洗净身上的不白之冤；要么羞愧难当，蜷缩在旮旯角落，抬不起头来，从此以后只能夹着尾巴做狗了。

红桃心注意到，白桃花被喷了满脸唾沫和鼻涕，反应却与众不同，既没有暴跳如雷同两条对它嗤之以鼻的母野狗打架，也没有羞愧难当夹起尾巴蜷缩到旮旯角落去，而是镇定自若地站在哪儿，脸色很平静，尾巴既不翘也不夹，显示其内心也很平静，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让它脸上蒙羞的贪生怕死的行为。

母野狗们受不了白桃花若无其事的神情，“汪呦汪呦”纷纷嚷叫起来：

——由于你的胆怯，害得我们忍饥挨饿，你应当为你的可耻行为进行忏悔，做出深刻的检讨，以求得到大家的宽恕！

白桃花脸不红心不跳，昂首挺胸还挺神气，用嘹亮的吠叫声为自己辩解：

——野狗的身体也是肉做的，谁愿意拿自己的身体去挡尖利的羊角呀？拿一条狗命去换一顿羊肉，本来就是很不划算的事嘛！

红桃心仔细端详白桃花的脸，它的眉眼间不仅没有丝毫惭愧，反而有种暗自庆幸的表情。与过去相比，白桃花今天的表现简直就像换了一条狗。只有一种解释，白桃花做了母亲，膝下有了一窝幼犬，变得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愿莽莽撞撞去冒险了。

雌野狗一旦做了母亲，生命就不单单是属于自己的了，它的生死关系到那窝亲骨肉的安危，它的生命与那几条宝贝幼犬的生命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喜马拉雅野犬社会虽然有集体抚养后代的习俗，但这种抚养关系是脆弱而易变的，其浓密度和牢靠度，都无法与以血缘为纽带的母子亲情相比。别说像白桃花这样触犯禁忌私自产下的非正常的幼犬了，就是首领产下的正常后代，一旦首领母野狗遭遇不测，那些幼犬也很难存活。白虎岫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条当家的母犬产下一窝幼犬，两个月后，在一次狩猎中，它与一头赤斑羚一起摔下悬

崖。它摔死后，那窝幼犬也相继死于饥饿。

看来，白桃花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格外小心谨慎，唯恐自己有个闪失，会给小宝贝带来弥天大祸。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野犬群奉行女皇独享婚育的制度，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的话，每一条雌野狗都做了母亲，都变得私心很重，珍爱生命，拒绝冒险，整个族群很快就会被严酷的大自然淘汰掉。

要是说，白桃花在高鼻羚羊面前放弃正面拦截的行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后发生的争抢老鼠事件，红桃心是再也无法容忍了。

在红桃心的一再严厉催促下，饥饿疲乏的母野狗们继续沿着狭长的谷地搜索猎物。路过一片灌木丛，远远看见一只灰褐色的大仓鼠正在啃食树皮。仓鼠也是野犬群感兴趣的食物，但仓鼠十分狡猾，善于挖掘复杂的地洞，并在地洞里储藏粮食，冬天很少到地面活动，所以很难捕捉。母野狗们争先恐后朝猎物奔过去，但没等野犬群靠近，那只灰褐色大仓鼠便“吱溜”钻到岩石下的地洞里去了。仓鼠钻洞，好比乌龟缩进坚硬的龟壳，母野狗们只有干瞪眼。又白忙碌一场，好几条母野狗哀哀吠叫，情绪更低落了，只有红桃心鼻吻贴着地面，嗅嗅闻闻，在周围进行拉网式搜寻。

仓鼠仓鼠，顾名思义，就是会在地洞里建筑隐秘粮食仓库的老鼠。正常情况下，仓鼠在秋天不辞辛苦地拼命搬运粮食，在地洞里储藏起够一个冬天消耗的食物，然后就在安全温暖的地洞里舒舒服服度过整个冬季。冬天才开始不久，隆冬季节还未到来，这只灰褐色大仓鼠却不顾寒冷与危险，跑到地面上来啃食树皮，只有一种解释，仓库里的存粮不多了，日子过得窘迫，这才会钻出地洞以解决断炊之虞。为何仓库里的存粮不多了呢？当然是消耗过大。为何会消耗过大呢？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只带崽的母仓鼠，要么是在哺乳期，胃口特别大，要么小老鼠也在消耗粮食，吃饭的嘴太多，坐吃山空，把仓里的存粮都吃得差不多了。母仓鼠虽然抓不到，但要是能找到养育仓鼠崽子的窝，是有可能吃到鲜嫩的小仓鼠的。

只有见多识广的老母狗，才懂得这个生活诀窍。是绿祖母教会红桃心如此这般推理分析，直捣鼠窝取食小仓鼠的。对野狗来说，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本领。

仓鼠洞并不难找。仓鼠有个特点，挖掘洞穴时，会在洞口堆砌米粒状

土屑，留下特别的标记。红桃心眼尖，转过一道石坎，就看见一丛衰草下有一个不显眼的小洞，洞口四周的草根间，有一些米粒状土屑。它跑拢去，鼻子在洞口闻了闻，就闻出一股骚臭的鼠味，再仔细嗅闻几下，便闻到一窝还在吃奶的小仓鼠。野狗的嗅觉功能很强，野狗大脑皮层中有一个很发达的气味记忆区域，可储存十万种不同的气味，更特别的是，对野狗来说，气味也是一种形象，嗅闻到某种气味，连续多闻几下后，脑子里便会映现出与这种特定气味相对应的图案来，例如闻到虎的气味，狗脑立刻会出现斑斓猛虎形象，闻到蛇的气味，狗脑立刻会出现蛇的形象。这叫气味图谱，气味自动转化为图谱。很多时候，野狗是靠鼻子来认识世界的。

红桃心又用狗嘴对准鼠洞，灌进一串嘹亮的吠叫，然后侧起耳朵谛听。那叫投石问路，或者叫火力侦察。假如地底下真藏有小仓鼠的话，受到惊吓，会发出向鼠妈妈求救的叫声。一会儿，地洞深处果然传来“吱吱”轻微的鼠叫声。

百分之百，这只地洞下头有一窝小仓鼠。

红桃心咬住草根，用力一拔，将一丛衰草拔出土来。这儿是片沙土，土质松软，易于挖掘。母野狗们都围着洞口，开始用狗爪刨土。

虽然能确定地洞下有小仓鼠，虽然这沙土层容易挖掘，但对红桃心来说，这挖洞取鼠的狩猎方案，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第一，野狗不是地质学家，不知道下面的土壤结构，万一松软的沙土下面是坚硬的黏土，狗爪力量有限，是不可能像穿山甲那样无论多硬的土都能顺利挖掘的。第二，谁也不晓得这个鼠洞有多深，越深就越难挖掘，假若这个鼠洞超过一米深，那就超过了野狗挖洞的极限，最终只能半途而废。第三，也不清楚这窝小仓鼠究竟有多大，假如出生超过十五天，小仓鼠眼睛已能睁开，四肢已能蹒跚爬行，听到野狗的吠叫和掘土的响动，出于求生的本能，会爬走逃命，仓鼠洞四通八达，起码有两个以上出口，小仓鼠们有足够的时间逃得无影无踪。

必须从地面到地底下都是松软易掘的沙土，必须鼠洞最深不超过一米，必须小仓鼠出生还不满十五天，这三个先决条件环环相扣，缺失任何一环，都会导致挖掘失败。

对野狗来说，用嘴拔草用爪掘土，算得上是一种苦役，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这种笨办法去觅取食物的。才挖了半米深，母野狗们便累得

东倒西歪，独眼姨妈的嘴唇被草茎勒出了血，灰肚皮母野狗半只指甲也挖断了，疼得嗷嗷叫。

红桃心心里忐忑不安，它很清楚，假如挖了半天，挖不出可以充饥的小仓鼠来，后果不堪设想。母野狗们饥寒交迫筋疲力尽，要是挖掘失败，肯定会把怨气和怒气往它身上发泄，指责它昏庸无能瞎指挥，白白浪费它们极其宝贵的体力，它的威信将会因此而降低，统治地位会受到严重损害。还不仅仅如此，在屡次失败与过度劳累的打击下，有的母野狗可能会累得瘫倒，有的母野狗可能会饿得趴下，有的母野狗可能会丧失继续狩猎的信心，真这样的话，白虎吞野犬群就有大麻烦了。

挖掘仓鼠洞，就好像在赌博，输赢的可能各占百分之五十。

又向下挖了二三十厘米，鼠洞曲径通幽，拐了个弯后，狭窄的洞道突然变得宽敞。哦，挖到仓鼠的卧房里来了。随着一大块沙土坍塌，底下露出一堆蠕动的小仓鼠。运气还算不错，与命运赌一把竟然赌赢了。小仓鼠出生最多五六天，眼睛半睁半闭，鼠目寸光，还没完全睁开；四肢和肚皮呈粉红色，背部覆盖一层黑褐色的绒毛；从黑暗的地洞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小仓鼠互相倾轧着钻头觅缝往里面挤，似乎只要挤进里面去就可躲过血光之灾，真是幼稚得可笑。

这堆小仓鼠，估计有十三四只。红桃心是这么打算的，每条参加狩猎的母野狗分食两只小仓鼠。虽说小仓鼠只有几两肉，刚够塞牙缝，根本无法满足饥肠辘辘的肚皮，但不管怎么说，聊补无肉之炊，可救燃眉之急，好歹也算是吃了东西，可恢复体力与信心，再接再厉进行第二轮狩猎。

所有的母野狗围住这堆小仓鼠，瞪着饿得发绿的狗眼珠子，嘴角滴着口涎，急不可耐地“呦呦”嗥叫，只等红桃心一声令下，就会一拥而上演一场饿狗争食的闹剧。

红桃心扒去压在小仓鼠身上的土块，还没来得及下口去咬呢，突然，它觉得自己的狗腰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它没防备，朝旁边踉跄歪倒，撞在独眼姨妈身上，独眼姨妈又撞在灰肚皮母野狗身上……摔倒好几条母野狗。红桃心好不容易站稳了，扭头望去，哦，是白桃花撞倒了它。它还没来得及想清楚白桃花为何要撞它，已见白桃花凌空跃起，猛地扑在仓鼠窝上，就像一个罩子，把那堆蠕动的小仓鼠盖得严严实实。



所有的母野狗，惊讶地望着白桃花，狗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白桃花将身体扑盖在仓鼠窝上后，一秒钟也不耽误，立刻将嘴伸进自己的腹部，“咕嘟噜”，猛吸一口气，把一只小仓鼠吸到嘴里，然后一仰脸，狗脖子突凸起一个包块，包块顺着食道迅速下移，用最快的速度将小仓鼠咽进肚去。它不断重复这套组合动作，快得令狗眼花缭乱。它根本不用牙齿嚼咬，好像在表演囫囵吞鼠的绝技，转眼间就把五六只小仓鼠塞到自己肚皮里去了。那些小仓鼠像坐滑梯一样顺着狗食道滑进狗胃囊，肯定还没死，还在蠕动吱叫。白桃花完全像个发疯的强盗，在掠抢财宝。

红桃心回过神来，这家伙用脑袋撞它的腰，把它撞得跌倒，肇事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独霸这窝小仓鼠！它来不及多想，立即朝白桃花猛烈冲撞过去，以其狗之道还治其狗之身，试图把白桃花撞开，终止这场抢劫。

独吞救命粮，你也太土匪了啊！

“咚”，它的脑壳撞在白桃花身上，但白桃花四条狗腿仿佛生了根一样，摇晃了两下，却仍顽强地伫立在原地。更让它愤慨的是，白桃花仍在重复活吞小仓鼠那套组合动作，又把一只小仓鼠咽进肚子去了。

喜马拉雅野犬，在丛林闯荡求生，面对猎物与外敌，个个都是野蛮的强盗土匪，但在族群内部，却是很讲究秩序的。没有秩序就没有凝聚力。一般来说，获得猎物后，该由当家的母野狗首先进食，然后其他母野狗再按照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高低顺序进食。亘古以来就是这个规矩。对野犬群的首领来说，第一个品尝猎物，不仅仅是一种特权享受，还体现尊严与威望。对具有群体意识的野生动物来说，啄食秩序就是阶级秩序，这是一条定律。白桃花把它撞开，抢食小仓鼠，不仅仅是多吃多占的问题，还破坏啄食秩序，打乱阶级秩序，无视它的尊严，败坏它的威望，有篡权乱政的嫌疑。

是可忍，孰不可忍！

它伸出狗爪，在白桃花背上狠狠撕扯。停止你的犯罪，停止捣乱破坏，不然你就要吃大苦头了！它的狗爪感觉到皮肤的撕裂声，毫无疑问，白桃花背上被它抓出几条血痕了。出乎它的意料，白桃花似乎没感觉到疼

痛，既不避闪，也不还击，还在闷头吞咽小仓鼠。

这时候，其他几条母野狗也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蜂拥而上，有的压在白桃花身上，有的搂住白桃花的脖子，有的在白桃花臀部啃咬，齐心协力阻止这无耻的独吞。

到底寡不敌众，白桃花被压翻在地。这家伙嘴里还叼着一只吱吱叫的小仓鼠，红桃心叼住它的颈毛用力扭，想让它把含在嘴里的小仓鼠吐出来。这时，白桃花只要把小仓鼠吐出来，即可以牙还牙回敬红桃心，也能从众野狗的围攻中脱身出来，可这家伙把仅有几两肉的小仓鼠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值钱，宁肯自己被撕烂咬碎，也不愿松开尊口把小仓鼠吐掉。

“噗”，活拔狗毛，红桃心唇齿间沾了许多白桃花的颈毛。这当然很疼，理应张开狗嘴发出凄厉的哀嚎。可白桃花只是从嘴角牙缝间挤出一缕呜咽，还牢牢咬住那只小仓鼠不放。也不晓得这叫宁死不屈，还是叫死不悔改。突然间，白桃花拼命踢蹬蹦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把压在它身上的三条母野狗掀翻在地，倏地从围攻的狗群中蹿了出去，狂奔而逃。

按常规，母野狗们应当衔尾猛追，教训抢夺救命粮的强盗，也追缴赃物——那只被叼在狗嘴里还来不及吞咽进肚的小仓鼠。可是，母野狗们似乎对剩余的小仓鼠更感兴趣，白桃花一逃窜，便迫不及待地扑到鼠窝上，爪牙并用，你争我抢，在泥土中翻找白桃花吃剩的小仓鼠，谁都想多吞一点能救命的食物，也顾不得肮脏了，连土带鼠一起吞进肚去。

饥饿作祟，狗心涣散，强盗逃逸，甚是可悲。

只有红桃心咽不下这口气，尾随追撵白桃花。饿肚狗追饱肚狗，当然是很难追赶得上的。追出约几百米，奔逃者因肚子里有内容，精神抖擞，脚下生风，越跑越快；追逐者因肚子里无内容，气喘吁吁，四肢乏力，彼此的距离便越拉越远。

只得放弃追逐，让强盗带着喜悦逃走。

红桃心回到野犬群，剩下的小仓鼠早已被哄抢一空，连条鼠尾巴也没给它留下。

它是族群首领，是它凭着经验、智慧和勇气，冒着失败的风险，率领母野狗们挖地三尺把那窝小仓鼠给挖出来的，到头来，它非但没享受首领先进食的特权，反而连一只小仓鼠都没能吃到。这是对它地位的嘲弄，也是对它尊严的亵渎。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白桃花肆无忌惮地破坏啄食秩序，给其他母野狗树立了坏榜样。它肚子也饿得慌，怨恨地望着五条哄抢小仓鼠的母野狗。它们似乎都有点不好意思，扭头避开它的目光。它想发作，让它们为破坏啄食秩序的行为付出代价，可转念又一想，它发作得再厉害，即使每一条母野犬都被它咬掉一只耳朵，也无济于事了。对饥肠辘辘的母野狗们来说，吃进去的东西，是不可能再吐出来了。生命都是自私的，这没办法。再说了，大家都参与哄抢小仓鼠，你能惩罚所有的母野狗吗？你能与族群中的大多数为敌吗？你有本事单枪匹马制伏五条母野狗吗？你还要不要它们帮你养活你亲生的七只幼犬了？

法不治众，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只好把唾液和眼泪一起往肚里流，咂咂嘴点点头，和颜悦色吠叫两声，以示宽容和谅解。很多时候，宽容和谅解都是被逼出来的。

它注意观察五条母野狗的神态，有四条母野狗眼睛仍闪烁渴求的光，嘴角仍湿汪汪地馋涎欲滴，表现出所食甚少不足以解馋的遗憾，只有独眼姨妈嘴角微微上翘，因占了小便宜而狗脸上挂起一丝窃喜。由此可以推断，在那场哄抢中，只有独眼姨妈抢到两只小仓鼠，而其他母野狗每个只抢到一只小仓鼠。

这是一道并不复杂的算数题，小仓鼠的总数减去眼前这五条母野狗所吃的小仓鼠数量，就是妹妹白桃花独吞的数量。换句话说，白桃花抢走了一多半小仓鼠。

红桃心愤怒得真想咬掉白桃花半只耳朵，如果白桃花就在它面前的话。你就想着你的那窝小宝贝在嗷嗷待哺，你怎么不想想我的那窝小宝贝也在嗷嗷待哺呢？只为自己，一点也不为别狗考虑，自私到了令狗发指的地步！

愤怒不能当饭吃，越愤怒可能就越找不到饭吃。愤怒动肝火伤身体，却于事无补，不仅讨不回被白桃花抢走的大半窝小仓鼠，还白白浪费时间。现在得赶紧继续找寻食物，早一秒钟找到食物，它的宝贝幼犬就少一

分饿死的危机。

暂且忍耐，此事以后再讨回公道。

红桃心深深吸了口气，把愤怒锁进心底，迈动苦涩疲乏的脚步，率领母野狗们沿着山沟继续觅食。天无绝狗之路，地无杀狗之心，谢天谢地，在一丛衰草间，发现一只冻死的黄麂，虽然已被冻成冰坨，硬邦邦的难以啃咬，但毕竟是可以果腹的食物，几只母野狗费了很大劲，总算把冰冻黄麂撕咬开，让空瘪瘪的胃囊稍稍鼓了起来。

进食完毕，红桃心一秒钟也不敢耽误，赶紧跑回白虎吞葫芦形溶洞，把肉块反哺给已饿得奄奄一息的幼犬。它所生的七只幼犬，都已饿得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摇动尾巴。有六只幼犬尚能张嘴接受成年野犬吐出来的食物，有一只名叫大滴水的幼犬，已虚弱得连嘴都张不开了。能张嘴的，当然也就能吃进食物，不能张嘴的，当然也就无法喂给食物。

红桃心记得很清楚，大滴水是这窝幼犬的老幺。老幺者，排行最小的孩子也。当它出生时已是拂晓，东方已露出一丝曙光，溶洞顶端一块钟乳石间，突然滴下一串水珠，就像山神在给新生儿举行洗礼，所以起名叫大滴水。一般来讲，一胎幼崽，最早出生的体质最棒，最晚出生的体质最弱。大滴水先天不足，抵挡不了严寒与饥饿，早早就要被严酷的大自然淘汰掉了。

生命是火炉，没有燃料，生命的火炉就会熄灭。

野狗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六只尚能张嘴的幼犬吞进食物后，身体很快就恢复活力，半个时辰后，便能重新站立起来，到了傍晚，又能活泼地蹦跳叫嚷了。

食物是燃料，有了食物，生命之火就能蓬勃燃烧。

好险哪，要是没有找到那只冰冻黄麂，它的七个小宝贝恐怕都难以活过今夜。

大滴水侧躺在地上，睁着无神的眼珠，四条小腿一阵阵抽搐。红桃心用舌尖试探大滴水的鼻吻，小家伙只剩下游丝般的气息了。除非发生奇迹，除非有妙手回春的兽医，小家伙难逃劫难了。而野犬社会，既不会有

什么奇迹，也不可能有兽医，死神的脚步已不可阻挡地逼近了。红桃心叼起大滴水的颈皮，毅然跨出葫芦形溶洞，登上覆盖白雪的山顶，将小家伙抛掷在大冰块上。既然死亡已是无法避免，那又何必要延长小宝贝垂死的痛苦呢！

这看起来有点残忍，但却是一种明智的仁慈。

大滴水在刺骨的冰块上猛烈抽搐了几下，便停止了挣动。

一群大嘴乌鸦，嗅闻到死亡的气息，从遥远的地方飞来，扇动黑色的翅膀，“呱呱”叫着，在晓月头顶盘旋，就像一支匆匆忙忙赶来送葬的队伍。

大嘴乌鸦是日曲卡雪山的天葬师，日曲卡雪山所有的动物都实行天葬。

红桃心用嘶哑的嗓门朝大嘴乌鸦咆哮数声，转身下山了。儿是娘的心头肉，这句人间谚语对野狗同样是适用的。虽然一窝宝贝只损失了七分之一，它仍感觉到揪心的痛。它一定要牢记这血的教训，随时随地盯住白桃花，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制止白桃花掠抢食物的行为，保卫它所生的六只幼犬的生存权益，它边走边这么想。

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这是任何一个做母亲的心愿。

## 亲姐妹反目成仇

姐妹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起因仍然是为了食物。冬天食物匮乏，喂饱了这一窝幼犬，就没有多余的食物去喂饱另一窝幼犬，这就是矛盾的焦点。红桃心不愿让自己的六条幼犬挨饿，白桃花也不愿让自己的八只小宝贝受委屈，这是姐妹俩生活中无法解开的死疙瘩。

这次冲突非比寻常，差点酿成整个族群的毁灭。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下午，白虎吞野犬群到尕玛尔草原觅食，耗费五六个小时，好不容易才捉到一只小山羊。这只小山羊才几个月龄大，营养不良，瘦得肋骨一根根暴突出来，浑身上下没有多少肉。七只参加狩猎的母野狗一拥而上，风卷残云，很快就把小山羊吞食干净，连羊皮都撕成几瓣吃掉了，只剩下一堆白花花的羊骨。僧多粥少，狗多肉少，远远谈不上吃饱喝足，母野狗们空瘪瘪的肚皮稍稍鼓出一点来，也就勉强算是吃了个半饱吧。

隆冬腊月，能吃个半饱，对野狗来说，已经称得上美满幸福了。

冬天日头短，淡紫色的暮霭弥漫开，天色渐渐要黑下来了。今天的狩猎到此为止吧，红桃心发出归巢指令。

回家路上，红桃情绪颇佳。差不多有十来天时间了，野犬群靠捡食腐尸为生，质次量少，就好比人类挖山茅野菜吃树皮草根，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成年母野狗个个都瘦了一圈，它所生的六条幼犬更是可怜，都已瘦得皮包骨头了。小家伙们像是饿殍鬼投的胎，连石头都要啃咬两口。现在好了，野犬群总算逮到山羊了，虽然只是只瘦弱的小山羊，但活杀活吃，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它已计划好，回到白虎吞大本营后，它之外六条参加狩猎的母野狗，除允许妹妹白桃花去山腰蚯蚓状岩缝喂养那窝计划外超生的幼犬，其余五条母野狗，都要立即钻进葫芦形溶洞去，连它在内共有六条母野犬，需要哺养的是六条幼犬，正好一对一进行反哺。它要亲自督

促，密切监视，让母野狗们至少将胃囊里二分之一的羊肉吐出来喂它的小宝贝，这对饥饿的幼犬来说，称得上是顿丰盛的营养大餐。

野犬群绕过那块白虎状巨石，进入大本营门户。往左去，就是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往右走，就是那个葫芦形溶洞。蚯蚓状岩缝里，传来小野狗乞食的叫唤声，葫芦形溶洞里，也传来幼犬急切的吠叫声。

两窝小野狗都嗷嗷待哺，望眼欲穿等候成年母野狗去喂食。

红桃心拐向右走，按规矩，除白桃花外，其余五条母野狗都应该随着它拐向右走。它走了几步，背后传来零零碎碎稀稀拉拉的脚步声，回头望去，吃了一惊，只有繁星和荒火两条母野狗跟随在它身后；绿祖母还待在岔路口，左右彷徨，显得无所适从的样子；而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却朝左拐弯，跟在白桃花屁股后面，往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走去。

“呦呦”，红桃心发出一声吠叫，那是在提醒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别稀里糊涂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独眼姨妈耳郭抖了抖，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继续闷着头往山腰攀爬。

灰肚皮神情惶惑地扭头瞥了一眼，四条狗腿迟迟疑疑欲停未停，这时，白桃花蹿到灰肚皮身边，用混杂着乞求与威逼的目光瞪着灰肚皮，用胸脯重重冲撞灰肚皮的身体，迫使灰肚皮不得不往蚯蚓状岩缝而去。

红桃心明白了，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并非是稀里糊涂走错了方向，而是有意要往左拐，去山腰蚯蚓状岩缝给白桃花所生的那窝狗崽子反哺喂食。

这无疑是一种谋反，是无法容忍的分裂主义行为。

独眼姨妈袒护白桃花，要到蚯蚓状岩缝去帮助喂养白桃花所生的幼犬，这在红桃心的意料之中。白虎吞野犬群“人人”都知道，独眼姨妈与白桃花黏得很紧，关系非同一般。

红桃心有点惊讶，白桃花是怎么就把灰肚皮给笼络住了呢？事先它没发现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突然间灰肚皮就倒戈投向白桃花了，让它始料不及。在人类社会，三人成一伙，三个“人”字就能组合成一个“众”字，野犬

社会也有类似现象，三条野犬就变成小团体，或者说成为一小撮，族群形成分裂局面。红桃心猜测，也许，白桃花用感情做交易，帮助舔理狗毛，平日里假惺惺嘘寒问暖，把灰肚皮给拉拢了；也许，白桃花用食物做诱饵，小恩小惠收买，把灰肚皮给腐蚀了。

一般来说，母野狗缺乏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品德。

背着它挖走帮手犬，这是想另立山头啊。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它快步追赶上去，用身体拦住分裂主义小集团，威严的眼光注视着独眼姨妈和灰肚皮，“汪呦汪呦”嗥叫，喝令这两条母野狗回葫芦形溶洞去。

——你们有责任吐出肉块喂养族群的正宗后代，你们没有义务去给触犯禁忌偷生偷育的幼犬反哺食物！

独眼姨妈晓得自己做了亏心事，低着头假装在嗅闻地面的气味；灰肚皮则干脆躲到白桃花背后去了。

白桃花反应很强烈，“刷”的一下，浑身狗毛恣张开来，张大狗嘴——狗嘴当然吐不出象牙——露出满嘴尖利的犬牙，恶狠狠咆哮着，摆开一副跃跃欲扑的架势。

绿祖母跑了过来，在红桃心耳畔呜呜哀嚎，还左左右右摆动那条绒毛已差不多秃光的尾巴，那神态、那叫声、那动作，分明是在央求红桃心网开一面，饶恕白桃花。

红桃心抡甩尾巴，“啪”的一声，尾尖重重掴在绿祖母的脸上，就好像人类社会打耳光一样。闭起你的臭嘴，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你只会叫我忍让再忍让，你只会让我宽恕再宽恕，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它白桃花就要骑到我的头上来拉屎拉尿了！

绿祖母往后退了一步，那张老脸上又添了几道皱纹。

红桃心觉得这一次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退让了。假如允许白桃花拉走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不仅意味着它想给溶洞里的六条幼犬补充一顿营养



餐的计划要落空，更为严重的是，它首领的威望将一落千丈。首领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全体臣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首领的大忌，就是臣民与自己离心离德，就是臣民四分五裂，就是族群内出现了第二个领导核心。对群体意识极强的野狗来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生命，分裂就是苦难，分裂就是毁灭。白桃花制造分裂，将大大削弱它的领导权，还将直接威胁它的六条幼犬的生存。它能熟视无睹吗？它能袖手旁观吗？它能无动于衷吗？它能听之任之吗？

白桃花朝红桃心咆哮数声，又抬头朝暮色苍茫的天空狂吠数声，那套形体动作，很明显是在控诉：你有一窝幼犬，我也有一窝宝贝，你却要让所有母野狗都去给你所生的幼犬反哺喂食，老天有眼，这公平吗？

红桃心觉得自己并没有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从表面上看，族群有两窝幼犬，它要把这些母野狗都引到葫芦形溶洞去哺喂它所生的六只幼犬，似乎是欠缺公平。可是，事情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应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综合起来分析，这样才更客观也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虽然都是幼犬，但此窝幼犬与彼窝幼犬是有差异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红桃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它产下的幼犬，名正言顺，是族类的正宗血脉，是种群的嫡系传承，按道理说，在食物紧缺的情况下，理应全体成年犬缩肚节食，承担最大的牺牲来保证它的那窝宝贝能存活下来。你白桃花不过是白虎吞野犬群的普通成员，说得难听点，一介草民，触犯禁忌产下幼犬，已属罪孽深重，那窝幼犬应划归为不该出生的小生命，说得再刻薄一点，是私生子类。能容许你生下那窝幼犬，已经是很慈悲的事了，你理应感恩戴德，摆正自己的位置。现在倒好，非但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私生子要和嫡系别苗头，还要闹待遇，还要奢望公平，还抢夺宝贵的食物资源，挤占它所生的那窝幼犬的生存希望，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什么叫公平呀？你触犯禁忌去偷情，你生下了不该出生的孽种。因为你的错误而把正宗后代逼到了死亡的边缘。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再者，它所生的六只幼犬比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要足足大两个来月，食量当然也要大得多，多吃多占也是无可厚非的啊。

还有，白桃花屡次三番抢掠食物，私心膨胀到了疯狂的地步，以其狗之道还治其狗之身，就是不给你有充裕的食物去喂你那窝非正常出生的幼犬，治治你的私心，杀杀你的嚣张，这不是很公平的事吗？

红桃心下决心不让白桃花的分裂阴谋得逞。它懂得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它晓得，面对这个分裂主义小集团，须针对不同的情况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不用说，白桃花是分裂行为的罪魁祸首，是制造阴谋的始作俑者，而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属于协从作恶，应当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这种分裂行为。

它用身体强行挤开白桃花，贴近独眼姨妈，伸出舌头在独眼姨妈那只豁裂的狗耳朵上舔了舔。它记得很清楚，当初为了能使该死的公狗赛豹尾发情期过后仍留在白虎吞野犬群，它咬伤了独眼姨妈的耳朵，独眼姨妈肯定对此耿耿于怀，这大概是独眼姨妈受分裂主义者煽动的重要原因。哦，当时我出手确实太重了，牙齿和舌头磕磕碰碰的事情总是有的，请不要记恨我，我谨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汪——呦——呦——”首恶必办，协从不问，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跟我回葫芦形溶洞去吧，这才是你应该走的光明大道。

随后，它又奔到灰肚皮跟前，颈窝在灰肚皮的脊背轻轻摩挲。它想起了，有一次为了争抢一只青蛙，它在灰肚皮脊背上狠狠撕了两爪，撕出几道蚯蚓般血痕，至今仍看得见淡淡的疤印，灰肚皮肯定对此记忆犹新，这很可能是灰肚皮受分裂主义者蛊惑的主要因素。哦，对不起了，我不该为了一只青蛙而撕烂你的脊背，我常常为此而感到后悔。“汪——呦——呦——”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欢迎你回到正确的路线和方向上来。

它发现，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尾巴软绵绵耷落在地，眯眼耸鼻阖嘴，姿态柔顺而又谦恭，觉悟有所提高，似有悔改之意。哦，挺好的，分裂主义小集团就要土崩瓦解啦。

突然，白桃花从背后扑蹿上来，没有警告式嗥叫，闷声不响就扑到红桃心背上来了。红桃心没有防备，又是站在斜坡上，一下就被扑翻在地，“咕咚咕咚”翻了三个筋斗滚出两丈多远，跌得狼狈不堪。

白桃花又扑到独眼姨妈身上，龇牙咧嘴咆哮，独眼姨妈蹲伏在地，做出臣服的姿势；白桃花转身又扑到灰肚皮身上，张牙舞爪恫吓，灰肚皮侧躺下来，将最脆弱的喉管暴露在白桃花的犬牙下，以示顺从与忠诚。三条母野狗嘴吻对着嘴吻，一齐仰起脸，朝天发出一通嘹亮的吠叫。这是典型的狗式宣言，告示天下，一个拆不散打不烂的联盟组合成功。

分裂主义小集团，又举步朝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走去。

红桃心恨得牙齿痒痒的，心头涌起喋血杀戮的冲动。它狂嚎一声蹿上去，扭住白桃花撕咬。假如今天不去惩罚白桃花，那么分裂就会成为既成事实，以后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就永远会成为白桃花的附庸，天天去为白桃花所生的幼犬反哺喂食。更可怕的是，其他几条母野狗会把它看成一个软弱无能的首领，一个蒙羞受辱的窝囊废，一个忍气吞声的胆小鬼。对崇尚力量的喜马拉雅野犬来说，心底里鄙视软骨头，是不愿追随怯懦的首领的。族群的凝聚力将涣散，分裂也是一种瘟疫，不能及时加以制止的话，会渐渐蔓延开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同样也是无穷的。完全有这种可能，母野犬们以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为榜样，一个一个从它身边溜走了，或者投靠到白桃花麾下去，或者改换门庭投奔到另外的野犬群去。倘若真是这样，它所生的六只幼犬便失去了生存依靠。

它别无选择，必须用尖爪利牙粉碎分裂阴谋！

白桃花似乎早有准备，爪牙相迎，立即予以反击。

红桃心这边，繁星和荒火也冲了上来，白桃花那边，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也积极应战。六条母野狗形成两个阵营，互相撕咬，嗥叫声响成一片，宁静的家变成烽火战场。

绿祖母挤到红桃心与白桃花之间，朝这边哀嚎数声，又朝那边斥骂几嗓子，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做挡火墙，平息这场来势凶猛的窝里斗。

红桃心张嘴咬去，本想咬白桃花脖子的，绿祖母用身体抵挡，结果却咬到绿祖母的屁股。“咔嚓”，绿祖母屁股被咬下一嘴狗毛，疼得撕心裂肺地吠叫。

活该，你这条不讲原则的老母狗，你就会调和矛盾，你就会当和事老，你没看见阴谋家在搞分裂活动吗，这是两条路线的生死较量，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你还是莫管闲事躲一边去吧，不然的话，我会咬碎你这把老骨头的！

白桃花举爪来撕，本想撕红桃心脊背的，绿祖母身体横亘在中间，结果爪子落到绿祖母的肩胛上。“嗤”的一声，绿祖母肩胛出现几道带血的抓痕，痛得眼泪汪汪。

活该，你不敢站出来主持公道，不让别的母野狗给我的八只小宝贝反哺喂食，那明明是要把我们母子逼上绝路，家犬急了要跳墙，野狗急了要拼命，你别在这里碍手碍脚了，不然的话，别怪我的爪子会撕烂了你这张老脸！

谁也不听从绿祖母的劝架，绿祖母两面不讨好，挡火墙变成了受气包，夹在中间两头挨打。它不得不停止这无效的劝解，从混斗圈里退了出来。

没有了障碍，两个阵营撕咬得更激烈了。你抓破我的脸，我咬破你的臀；你撕了我三爪，我回敬给你两口。尘雪飞扬，狗毛飞旋。吠叫声嚎叫声哀叫声惨叫声不绝于耳。双方似乎都打红了眼，出招越来越毒，狗爪往对方的脸上撕，狗牙也往对方的要害部位咬，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那条名叫繁星的母野狗，身上横一道竖一道血痕，身上星星点点的白毛都被鲜血染红了；灰肚皮的嘴角被咬破了，满嘴满脸都是血，模样可怕极了。这已经不是一般性质的窝里斗，而变成了一场血腥的自相残杀。

突然间，绿祖母狂嚎一声，这是声嘶力竭的叫，可用号啕这个词来形容。白虎忒野犬群还很少有谁如此悲痛地嚎叫，声音锐利悲怆，表达撕心裂肺的痛楚，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这叫声振聋发聩，正在恶斗的六条母野狗不约而同停止了撕咬，瞪起惊讶的目光去看绿祖母。绿祖母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十二束目光在它身上聚焦时，它突然蹦跳起来，以极快的速度向旁边一棵碗口粗的松树扑蹿过去。令母野狗们不解的是，绿祖母扑蹿的姿势十分怪异，脖颈扭挺，狗眼紧闭，好像要去赴汤蹈火似的。眨眼工夫，绿祖母已经扑蹿到松树跟前了，让母野狗们诧异的是，绿祖母仿佛不知道前面有棵松树，仍笔直朝松树蹿跃过去。“咚”的一声，绿祖母的脑袋撞在树干上。野狗的脑袋虽然结实，但终究不如松树坚硬。树皮破碎，绿祖母的脑袋也开了花，右耳撞得开裂，头皮也被撞破。它跌在地上，呜咽一声，爬了起来，后退几步，又快速助跑一头向松树撞去。接二连三的撞击，绿祖母皮开肉绽，满头满脸皆是血，简直成了一条血狗。“呜——呦——汪——呦——”绿祖母呻吟着嚎叫着。

——你们互相残杀，白虎忒野犬群就要毁在你们手里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砸烂自己的狗头，我死在你们前面！

大家这才明白，绿祖母是在用自戕的办法，抗议这场血腥的窝里斗。

红桃心的心情格外沉重，绿祖母不仅是族群的最高长辈，还是它的精神靠山。它从小就是绿祖母哺养大的，想当年，它还只有三个月大时，有一次偷偷钻出巢穴去玩耍，突然天空一朵乌云背后飞出一只金雕，朝它俯冲下来，金雕属于大型肉食猛禽，强有力的雕爪能轻易掐断幼犬的脖子，当时只有绿祖母在场，绿祖母顽强地与金雕周旋搏斗了半个多小时，前腿被雕爪撕破，仍紧紧护卫在它身边，保住了它这条小命。在它成年后，绿祖母又压制了好几个竞争对手，力排众议，清扫障碍，把首领位置禅让给它。可以这么说，没有绿祖母，它早就魂断日曲卡山麓；没有绿祖母，也就不会有它辉煌的今天。它晓得，绿祖母是条性格刚烈的老母狗，做什么事都认真得近乎执拗，要是它们继续自相残杀的话，绿祖母会不停顿地连续撞树，直到撞得气绝身亡为止。绿祖母待它恩比天高情比海深，它能眼睁睁看着绿祖母撞死而无动于衷吗？

红桃心失去了打架的勇气，松开了狗爪。白桃花趁机站了起来，抖掉身上的雪尘，委屈地嚎了两声，急步朝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而去。

两条为首的母野狗停止打斗，另两对母野狗自然也就平息战火。独眼姨妈和灰肚皮跟着白桃花去山腰的蚯蚓状岩缝了。

唉，分裂局面已经形成，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 分裂与死亡

白虎岫野犬群分裂成两伙，一伙是以红桃心为核心，有绿祖母、繁星、荒火和紫杜鹃四条母野狗帮衬，另一伙是以白桃花为核心，有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两条母野狗跟随。

人类社会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说法，野犬社会也同样遵循这条规律。狗群有了两个核心，摩擦不断，内耗增加，狗心涣散，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

外出狩猎，本来在红桃心的统一指挥下，上下齐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发现的猎物捕杀的。可现在，就算得到了猎物的线索，红桃心率领身边的四条母野狗去追撵，而白桃花小集团却会觉得这场打猎成功的几率太小，消极怠工不予配合。反过来也一样，白桃花看见了猎物的踪影，率领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去追杀，但红桃心却认为是望风扑影希望太渺茫，不愿积极参与。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号，力量互相抵消，好几次狩猎机会就这样白白消失了。

虽然分裂已成事实，但彼此又不能完全脱离接触。喜马拉雅野犬单个力量有限，通常需要六只以上成年犬紧密配合，才能捕获到青羊、马鹿、野猪之类大型猎物。尤其是在冬天，雪地追撵，没有一定数量的母野狗，是很难组织起有效围歼的。这就意味着，两伙野犬还必须纠集在一起，互相依赖，互相帮衬，才能生存下去。

这非常别扭，非常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老天爷似乎也来趁机作祟，自进入腊月，便刮起了暴风雪，北风呼啸，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气温骤降，连山上的石头都冻裂了，夜晚发出“喀喇喀喇”可怕的炸裂声。暴风雪时续时停，一连下了半个多月。真应了人类的两句诗：“屋漏恰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白虎岫野犬群本来就在闹不团结，又碰到如此恶劣的天气，食物异常紧缺，吃了上顿愁下顿，两三天才能弄到一点吃的东西，日子差不多就在死亡边缘挣扎了。

最让红桃心揪心的，是膝下六条幼犬。屈指算来，这窝幼犬已经出生足足四个月了，按以往的经验，四月龄的幼犬，进入快速发育期，体形应差不多有成年犬三分之二大了，体毛浓密鲜亮，活泼好动淘气，成天打闹游戏，并已能跟上成年犬的奔跑速度，理应吵闹着要跟随成年犬外出狩猎，熟悉领地环境。当成年犬围歼猎物时，它们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观摩学习成年犬的打猎过程，积累宝贵的生存经验。两个月后，也就是满半岁龄时，柳树抽芽迎春花开放，它们就应开始跟在成年犬屁股后面参与打猎，或在旁边呐喊助威，或在猎物身旁打冷拳咬冷口，进行狩猎实习。这是幼犬发育成长的时间表。可它膝下的六条幼犬，虽已满四个月，却只有成年犬二分之一大，体毛灰扑扑缺乏光泽，邋邋遢遢像群小叫花子，神情呆板麻木，除了喂食时互相挤撞倾轧外，很少见它们打闹游戏。也从不吵闹着要求跟随成年犬外出打猎，对外面的世界缺乏好奇心，也没有这个年龄理应具备的探索精神，成天蜷缩在葫芦形溶洞最里面的石岔窝里，互相挤成一团，不吵不闹不叫。个个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活像一窝见不得阳光的地老鼠。发育严重滞后，已远远落后于成长时间表。

红桃心明白，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食物严重不足。生命就像一只火炉，缺乏燃料，火焰不可能烧旺。没有食物就没有热量，没有热量就没有活力。望着六只有气无力的幼犬，作为母亲，红桃心痛苦得心如刀绞。它是条生活经验丰富的母野狗，它晓得事情的严重性。倘若再不能提供丰盛的食物，任由幼犬们继续饥寒交迫，后果将不堪设想。快速发育期营养跟不上，错过了最佳生长时机，它们的体格就会定型，永远瘦弱矮小，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变得高大威猛了。

更让它担忧的是，食物严重不足不仅会影响幼犬的身体发育，还会阻碍精神发育，瘦弱的身体会让它们变得自卑，自惭形秽，身体萎缩而导致精神委琐。对动物来说，身体瘦弱会引发自卑情结，这是一个规律。发育滞后还会造成另一个大麻烦是，按照物种的习性，母野狗们帮首领反哺喂养幼犬，是有时间限度的，喂到幼犬满半岁时，就会自动停止这种反哺行为。在正常的生长时间表上，幼犬满半岁龄，已经处于狩猎实习期，会自己趴在倒毙的猎物身上撕扯啃食了。这是物种的生理特性，再有权威的首领，也休想在幼犬满半岁后，再让母野狗们反哺喂食。换句话说，到幼犬半岁龄后，就必须自己觅食了。照目前情景推测，它的六个宝贝满半岁龄后，恐怕很难在哄抢中争到食物。现在它们还不能跟着成年野犬外出观摩打猎，落后于生长时间表上的学习阶段，而学习的年龄拖得越晚，学习的成效也就越差。可以这样断言，如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目前这种饥荒状态，这六条幼犬即使侥幸能存活下来，也都成了生理和心理都有缺陷

的低能儿，就算勉强能活过这个冬天，也活不长久的，很快会被严酷的生活淘汰掉。对野犬这样的动物来说，只能服从弱肉强食、汰劣留良的丛林法则。强者才有生存权，才有辉煌的前途；弱者会被剥夺生存权，只能走向死亡。

红桃心当然不希望自己生的幼犬变成一窝孱弱的废物。它忧心如焚，可又想不出摆脱窘境的好办法来。唉，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允许白桃花在族群内生下幼犬。就是因为白桃花生下了八只不该出生的幼犬，才使得它所生的幼犬陷入深深的困境。

因果关系非常明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白桃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这天傍晚，肆虐的暴风雪似乎有停歇的征兆，风刮得柔和，雪也下得小了，红桃心蹲在溶洞口，眺望着风云变幻的天空，思量着明早该往何处觅食。就在这时，白桃花从对面山坡那条蚯蚓状岩缝钻出来，虽然天色有点昏暗，但它还是看得很清楚，白桃花嘴里叼着一样东西。仔细再看，哦，原来是一只黄毛小狗崽！雪还在纷纷扬扬下，天气这般寒冷，做母亲的不可能把仅两个月大的幼崽叼到巢穴外来玩耍的，只有一种解释，白桃花叼着的是一只已经断气的狗崽。它瞪大眼睛继续侦察，那只小狗崽在白桃花嘴下晃动，小脑袋软耷耷垂吊下来，判断得很准确，果真是只死狗崽。白桃花钻出蚯蚓状岩缝后，看看天，看看地，茫然四顾，狗眼亮晶晶泛着泪光，随后朝山顶攀登。白桃花走得很慢，四条狗腿像灌了铅，滞重而艰难。哦，你也尝到了失子的痛苦。红桃心有一丝幸灾乐祸。白桃花所生的狗崽死去一只，意味着族群内幼犬总量减少一只，食物的压力就减轻一分，当然也就意味着它所生的幼犬生存希望增加了一分。这是一道并不难算的数学题。不不，它不该这么想，不该这么歹毒的。不管怎么说，它们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姐妹，血缘亲情，打断骨头连着筋，它不该把亲妹妹的丧事看做是自己的喜事。

一方面，它为族群食物压力减少了一分而感到窃喜；另一方面，它又为妹妹痛失爱子而感到悲哀。它的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

白桃花登上了山顶，站在悬崖边，狗嘴松开，将已死狗崽抛下深渊。山背后传来物体坠落的声响。白桃花仍伫立在悬崖边，一动不动像尊雕像。飘洒的雪花铺在白桃花背上，灰狗变成了白狗，瘦狗变成了胖狗。静穆了约几分钟，白桃花突然抬起头，朝着对面白雪皑皑的日曲卡山峰“汪汪”嗥叫，背上的积雪迸溅开来，像绽开了一朵雪绒花，白桃花的声音嘶哑



惨烈，让狗听得毛骨悚然。

假如你不去偷情产下那窝不该出生的孽债，也就不会有今天丧子的悲痛了，你埋怨谁呀，你首先应该责备你自己。

白桃花在山顶哀嚎一阵，夜色渐浓，踉踉跄跄下山，回蚯蚓状岩缝去了。

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红桃心趴在葫芦形溶洞口，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狗眼欲闭未闭时，感觉对面山腰蚯蚓状岩缝又闪出一道黑影。它心头打了个激灵，顿时清醒过来，举目望去，虽已是夜晚了，但在雪光与星光映照下，能见度不算太低。它看见，又是白桃花钻了出来，仍是嘴里叼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疲惫不堪地往山顶攀登。不用说，肯定是又一只小狗崽不幸夭折命丧黄泉了。

白桃花重复了傍晚那套狗式葬礼，也同样朝天发出一串凄凉的哀悼声。

狗崽接连死亡，做母亲的一颗心肯定在滴血。红桃心想，死神也光顾得太勤了些，忍不住深深叹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是亲姐妹，虽然彼此存有疙瘩，但它还是为白桃花灾祸不断而难过。唉，万恶饿为首，都是让饥荒给害的。毫无疑问，白桃花两只狗崽相继死亡的原因，肯定是因为饥饿。隆冬季节，不会有什么传染病，也不会流行瘟疫，这个时候发生死亡，唯一的可能就是被饥寒夺走生命。

对野生动物来说，饥馑是最狰狞的死神。

这时，白桃花完成简短的哀悼仪式，从山顶返回山腰蚯蚓状岩缝。也许是觉得直上直下坡太陡路太难走，也许是想在雪地里多走几步以消解太多的哀伤，白桃花绕了个小弯，顺着缓坡走下来，这条路线，刚好要经过葫芦形溶洞前。

狗爪踩在积雪上，发出嚓嚓有节奏的声响。不一会儿，白桃花的身影出现在葫芦形溶洞前那块平坦的雪地。红桃心仍躺卧在溶洞口，默默注视着白桃花的身影，感情很复杂，不知道应该为族群食物压力又减轻一分而欣慰，还是应该为妹妹连遭苦难而伤感。或许，这两种感情同时存在，欣慰与伤感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却奇怪地同时出现了。

白桃花在距离七八米远的地方穿过葫芦形溶洞口，眼瞅着就要转身回蚯蚓状岩缝去了，突然，白桃花倏地扭转头颈，朝葫芦形溶洞里张望。在不经意中，姐妹野犬四目相对。

红桃心发现，白桃花眼睛闪烁着绿光，比野猫的眼睛还亮，比冰雪还要寒冷，比刀子还要锋利，蓄满仇恨，蓄满怨恚，就像马蜂刺毒蛇牙蝎子嘴，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它的心忍不住抽搐，一连打了好几个冷噤，它无法与如此歹毒的目光对视，赶紧把眼光避开了。

白桃花在黑暗中盯着它看了足足有两分钟，这才一甩尾巴小跑着离开了。

红桃心再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出现白桃花那两道毒焰般的目光。它晓得，眼睛是心灵的门窗，心灵有一池毒水，目光才会毒汁四溅。毫无疑问，白桃花把两只狗崽死亡的原因，归咎到它身上了。把它视为祸之根，灾之源，死神的导盲狗。白桃花并非庸常之辈，肯定头脑中也有“数”的概念，肯定也会计算这么一道算术题，族群中需要养育的幼犬过多，所以才导致饥荒，使活蹦乱跳的幼犬变成僵硬的饿殍，假如将幼犬的总数减少一些，其他幼犬生存的概率就要大一些。白桃花当然不会想要减去亲生小狗崽的数量，绝对是想着要减去它红桃心所生的幼犬的数量。它现在才明白，白桃花在山顶抛却已死的狗崽举行完狗式葬礼后，为何没有原路返回，而要绕个弯从缓坡下山，并非是嫌原路直上直下坡太陡路太难走，也不是为了在雪地多走几步以消解心中太多的哀伤，而是另有所图。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白桃花是故意要摸黑来到葫芦形溶洞，窥探虚实。要是它睡着了，有机可乘的话，谁也不敢保证白桃花就不会摸进洞来，对它所生的六只幼犬采取行动……假如它所生的六只幼犬不存在了，族群的幼犬总量就减少一半，白桃花所生小狗崽的存活可能就提高了一倍。

幸亏它醒着，那恶毒的计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红桃心觉得自己傻透了，还在为白桃花连丧两崽而给予同情怜悯。它完全没必要动恻隐之心，假如这个时候连丧两崽的不是白桃花，而是它红桃心，彼此交换一下位置的话，白桃花恐怕在睡梦中都会笑出声来。争夺生存权，那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仁慈，不仅虚伪，还有害无益。

哦，连丧两崽，那是老天有眼，在惩罚触犯禁忌的狗！它没有加害白桃花所生的小狗崽，那是自然死亡，它问心无愧。一个时辰就连续死了两只小狗崽，速度还是蛮快的，频率还是蛮高的，照这样的速度减员，等不到天亮，蚯蚓状岩缝那窝小狗崽就通通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本来就是不该出生的狗崽，不过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罢了。红桃心反正也睡不着，躺卧在葫芦形溶洞口，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对面山腰那条蚯蚓状岩缝。又一个时辰过去了，不见白桃花叼着断气的小狗崽出来；启明星升起来了，蚯蚓状岩缝仍不见有后续动静；金鸡报晓，东边的天空出现一道玫瑰红朝霞，蚯蚓状岩缝再没发生小狗崽倒毙事件。

期待落空了，红桃心免不了感到有点遗憾。

## 绿祖母涅槃

绿祖母死了。绿祖母死在狩猎场上，死得很惨烈。

那天，气候转晴，阳光普照，高山雪域，云蒸雾绕。这是隆冬季节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白虎吞野犬群一大早就赶往尕玛尔草原觅食。好天气意味好兆头，会带来好运气的。每条母野狗心里都这么想，兴致勃勃，满怀希望，进入狩猎场。遗憾的是，好天气并没有带来好运气，发现一对兔子在树丛觅食，还没等野犬群围拢上去，狡猾的兔子就钻进迷宫似的地穴不见了；追逐一群岩羊，岩羊逃到陡峭的悬崖上，野犬群只能山下望羊兴叹……在尕玛尔草原奔波了大半天，累得皮耷嘴歪，却一无所获。太阳西沉，夜幕快要降临，野犬群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垂头丧气回白虎吞大本营。

走出尕玛尔草原，跨进日曲卡雪山，却意外地发现山脚下古戛纳河中央的薄冰区，有一只黑熊正侧躺在地，耳朵贴在冰层上，聚精会神地谛听。过了一会儿，黑熊似乎听到鱼尾划水的声响了，兴冲冲地站起来，奔上河岸，在沙滩上抱着一块比熊脑袋还大的卵石，回到刚才谛听声响的位置，笨拙地将石头高高举过头顶，使劲往下扔，“咚，咚，咚”，就像在敲冰鼓，冰屑四溅，雪燕惊飞。砸了三四下，“扑通”一声，冰层被砸开一个洞，河水从洞口冒出来，盛开一朵灿烂的浪花，大卵石沉到河底去了。黑熊又趴在冰窟窿上，用自己沉重的躯体当做肉锤，厚实的胸脯“啪啪”拍打已经破裂的冰层。“嚓，嚓，嚓”，不断传来冰块裂碎声。不一会儿，河中央冰面上出现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大窟窿。

母野狗们晓得，黑熊是在捉鱼。

古戛纳河是条宽敞的大河，每年秋季，都有成群结队的黑鲟溯流而上从金沙江到上游的古戛纳河来产卵。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后，黑鲟便会在秋末初冬，河水还没有冰封前，顺流回下游的金沙江去。因为到了严冬季节，古戛纳河就会结冰，浅水区冰结得很厚，越往河中央冰层就越薄，虽然薄薄的冰层下仍有河水在涌流，但某些河段过道太窄，大鱼无法通行。每年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黑鲟姗姗来迟，晚秋季节才来到产卵地

点，在上游产完卵后，严冬突然来临，河水已经结冰，回不了下游金沙江了，只好滞留在古戛纳河越冬了。

生活在古戛纳河流域的黑熊，是捕鱼高手。每年秋季，黑熊就是靠捕捉黑鲩为生。在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某些智商特别高的黑熊，还学会了冬天敲冰捉鱼的技巧。

母野狗们驻足观望，等待出现觅食机遇。

黑熊来到岸边灌木丛，将枝叶上的浮雪扫除，寻寻觅觅，扯了一根枝条，枝条上挂着几枚鲜红的浆果，返回到冰窟窿，将枝条扔进水去，然后趴在冰窟窿边，聚精会神盯着水面看，那神态，活像渔翁在专心致志钓鱼。

枝条漂浮在水面上，随着波浪起伏摇摆，那几枚鲜红的浆果在绿波间格外显眼。这对饥肠辘辘的鱼来说，是一种很难抵御的诱惑。

约两三分种后，黑熊的颈毛“刷”地耸立起来，绿豆小眼瞪得溜圆，尖尖的嘴吻滴出长长的口水，这是个信号，河里有引起黑熊馋涎欲滴的动静了。

那几枚鲜红的浆果眨眼间沉进江底不见了，说时迟那时快，黑熊“扑通”跳进水里，水花溅起一米高，水花落定后，只见冰窟窿里一个黑糊糊的大家伙在扑腾，涌浪从冰窟窿里溢出来，在冰面上不断向外扩展。大约半分钟后，熊脑袋伸出水面，大口喘息着，一只熊爪搭在冰面上，另一只熊爪从河里拎起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黑鲩，使劲一抡，大黑鲩被抡到冰面上。那条大黑鲩虽然离开了水，生命力却很顽强，不断翻滚打挺，就像在跳冰上芭蕾。

黑鲩又名青根鱼，亦叫螺蛳青，是一种肉质鲜美的淡水鱼。

红桃心发出一声低嚎，领着野犬群向古戛纳河跑去。黑熊钓鱼，野狗吃鱼，也算得上是千古美谈了。所有的母野狗都抱有这么个希望，这只黑熊笨手笨脚的，笨重的身躯不断压碎冰层，爬起来又沉下去，沉下去又爬起来，无法很快从冰窟窿里爬出来。这样的话，野犬群就能抢先一步捉到在结冰的河面上跳冰上芭蕾的黑鲩了。这条黑鲩连头带尾有一米多长，少说也有三四十斤，够全体母野狗美美吃一顿的了。

野犬群离古戛纳河中央约有三百米远，母野狗们如狂飙飞奔，转眼间就只剩一半距离了。

可命运似乎在戏弄母野狗们，也就在它们如狂飙飞奔时，看起来笨头笨脑的黑熊，竟然倏地一下灵巧而又轻盈地从冰窟窿里爬上来，它浑身湿透，身上冒着腾腾热气，扑向在冰面上翻滚打挺的黑鲛，两只前掌胡乱拍打，“噗噗啪啪”，一寸余长的熊指甲，就像锋利的渔叉，很快将大黑鲛叉住，捧到胸前，张大熊嘴就要啃咬。

“汪呦”，红桃心发出一声哀嚎，脚步慢了下来。母野狗们也像泄了气的皮球，由豪情满怀刹那间变得心灰意冷。谁心里都明白，除非它们能像传说中的天狗那样长出一对翅膀飞过去，否则是不可能赶在黑熊将大黑鲛咬碎吞进肚前去到黑熊跟前的了。黑熊生就一张大嘴，是山林有名的饕餮之徒，进食速度极快。白虎吞野犬群曾遇到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去年春天，也是到尕玛尔草原狩猎，半途遇见一只黑熊，熊爪刚好扑到一只褐马鸡，看到野犬群逼近，黑熊三下五除二用牙齿拔掉褐马鸡翅膀和尾巴上的硬羽，然后啊呜一口将鸡头、鸡颈连同鸡胸脯咬下来，胡乱嚼了几下，吞咽进去，又啊呜一口将一只鸡腿连同鸡屁股撕扯开来，眨眼工夫又塞下肚去。最多两三分钟时间，一只五六斤重的褐马鸡就被吃得只剩下两只鸡爪和一地鸡毛。人们都用狼吞虎咽来形容进食时的霸道与贪婪，其实黑熊的吃相比起狼或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的一幕即将再现，眼下这只黑熊也会将大黑鲛塞进又尖又大的熊嘴，猛咬几口，不等母野狗们靠近，就把这条大鱼吃得连尾巴也不剩。

吃进熊肚皮去的食物，是不可能再掏出来的啊。

就在野犬群想放弃时，事情突然有了戏剧性变化。大黑鲛在熊掌上拼命挣扎，不知怎的，扇形鱼尾巴强劲甩动，刚好掴在熊脸上，“啪”的一声，结结实实扇了黑熊一个大耳光，黑熊愣了一愣，熊爪松开。大黑鲛掉在地上，活蹦乱跳，被熊爪抓伤的身体流着血。殷红的血在洁白的冰雪上格外醒目。好像大鱼也有灵性，也有辨别方向的能力，黑鲛蹦跶着，跃挺着，一步步接近河中央那只冰窟窿，目的很明确，想钻进水去逃命。黑熊当然舍不得让已到了嘴边的鲜美食物逃逸，立刻追上去，两只熊掌拼命扑打。那大黑鲛一个打挺顺着惯性“吱溜”滑向左边，当黑熊奔到左边时，大黑鲛又用尾巴支地身体“嗖”地弹射出去，“刷”地滑向右侧。冰面很滑，黑熊跑不快，一会儿滑倒摔了个四脚朝天，一会儿闪个趔趄摇摇晃晃站不稳。

熊和鱼仿佛在进行一场花样滑冰比赛，在河中央的冰面上你滑过来我滑过去眼花缭乱地穿梭奔忙。

对野犬群来说，觅食机会再现，新的希望来临。母野狗们又加快步伐，用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河中央。

黑熊虽然天生近视眼，人间有把黑熊称为熊瞎子的，但黑熊的听觉与嗅觉却十分灵敏，耳不聋鼻不塞就是眼睛有点花。它当然已发现野犬群正火速赶来，不用猜它也知道母野狗们急急忙忙往这儿奔的目的是什么。它绝不会愿意自己跳到冰凉的河里辛苦半天好不容易捕捉到的大鱼让野犬群抢了去。野狗要来抢食，黑鲛调皮捣蛋又不肯乖乖就范，急得它团团转。眼瞅着野犬群已跨过河岸进到结冰的河面上来了，黑鲛再次从熊爪下逃脱，滑冰滑到离冰窟窿仅有两米远的边缘，只要方向正确再打一次挺，或鱼尾支地再来个弹射，就会跃入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黑熊急红了眼，应了句急中生智的俗话，熊脑袋也不知怎么就开了窍，不再跟在大黑鲛背后胡乱拍打，而是突然侧躺下来，玩起了连轴转。这一招很聪明也很毒辣，黑熊身长一米三以上，腰粗膀圆，足足有一百公斤重，横着身体碾压过去，称得上是地毯式攻击，黑鲛无处逃遁。黑熊打到第三个滚时，熊屁股已经压到鱼尾巴了，黑鲛还想翘起头尾蹦跶，已经不行了，熊屁股以泰山压顶之势向鱼身上滚压过来，当碾到鱼头时，黑熊坐了起来，屁股像磨盘似的碾转，这是黑熊对付猎物的拿手好戏，将你磨成肉浆，看你还能往哪里逃？不愧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大黑鲛尾巴在冰面上无力地拍打几下，就不再动弹了。

这时，野犬群已经奔到河中央，将黑熊围了起来。虽说黑熊已成功猎杀黑鲛，并把这条大鱼攫抓在熊掌中，但红桃心决定玩玩熊口夺食的游戏。

全世界现有三种熊，棕熊、黑熊、北极熊。棕熊体格伟岸，性格暴烈，最大的公棕熊身高超过两米；北极熊在肉食兽中硕大无朋，称得上是极地的巨无霸；黑熊在熊家族中个头最矮小，只能算是小弟弟了。黑熊个头小，相对来说，凶猛度就低，危险性就弱。黑熊还有一个弱点，就是脑子有点笨，遇事容易钻牛角尖。高山雪域曾发生这样的事：一只雪豹与一头黑熊狭路相逢，展开一场厮杀。雪豹看上去比黑熊小了一圈，力气当然也比黑熊小，实打实地搏斗，雪豹很难占到什么便宜。两三个回合后，雪豹纵身一跃蹿到一块两米多高的巨石上去，巨石如刀砍斧劈，四面垂直，

对黑熊来说高不可攀。黑熊仰起脖子吼叫，主动挑战，希望雪豹能下来一决雌雄。雪豹站在巨石上，龇牙咧嘴咆哮，黑熊怒不可遏，奋力扳倒身边的小树，又抱起很重的石头，扔过去掷过来，耀武扬威，显示自己非凡的力气。半个小时后，黑熊累得口吐白沫瘫倒在地，狡猾的雪豹这才从巨石上跳下来，很轻松地将精疲力竭的黑熊咬死。

精明的野狗从傻黑熊嘴里夺走食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红桃心绕到黑熊背后，扑到熊背上，撕抓了一把。它并没有狠劲去抓，仅用了三分力气，倒不是怕把黑熊抓疼了，而是它知道，自己不管用多大力气，都无法用狗爪对黑熊造成实质性伤害。在所有肉食类猛兽中，狗爪是最迟钝的，既不像虎爪孔武有力，又不像猫爪尖锐锋利，狗爪的指甲又短又秃，熊皮厚韧，狗爪撕抓得再厉害，也不过是给熊搔痒而已。它从背后撕抓黑熊，并不指望要给黑熊颜色看，醉翁之意不在酒，饿狗之心不在熊，而在于握在熊掌中的那条大鱼。它在熊背上蜻蜓点水般抓了一把，然后触电似的将狗爪收了回来，“汪汪”叫着，扭身跳闪。这是典型的挑衅战术，意在引诱黑熊来追它。

黑熊果然生气了，“呦呦”叫着，转身来追。背后咬熊，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咱们面对面抱着玩玩摔跤比赛！

红桃心逃得不紧不慢，狗尾巴还骄傲地在空中抡着花结。你这个又胖又笨的黑家伙，有本事你就来抓住我，不是吹，你爹妈就是再给你生两条熊腿，你也休想追上我！

黑熊的奔跑速度本来就不如野狗，又携带着一条重达三四十斤的黑鲛，负重追逐，更是迟缓得可笑，对红桃心构不成任何威胁。

这时，绿祖母又从背后蹿了上来，一直奔到黑熊的屁股后面，在熊腰上咬了一口。黑熊有个习惯，秋天爱在松树上蹭痒，涂了满身松脂，又到沙地上打滚，沾一身沙子，就这样熊毛间一层松脂一层沙子，层层叠叠，仿佛穿了一件厚重的铠甲。野狗的噬咬能力虽然很强，但再厉害的犬牙也休想一口咬穿熊皮。绿祖母这一口下去，顶多拔掉一小撮熊毛而已。

虽然咬也白咬，再咬十口也无法对黑熊造成致命伤，但却对黑熊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威慑。黑熊龇牙咧嘴咆哮，扔下红桃心，转身去追绿祖母。



独眼姨妈则趁机在黑熊后脑勺撕了一爪，气势汹汹的黑熊刚一转身，母野狗繁星又扑了上去，在熊屁股上狠狠给了一口……

地势对黑熊明显不利，宽阔的河面上无遮无拦，没有旮旯角落可以给黑熊避险躲藏，也没有巨石或大树可以给黑熊依靠和依托；但这样的地形对白虎、野犬群却十分有利，可最大限度地发挥野狗善跳跃善奔驰的优势，迂回背后或侧翼，避免与黑熊正面接触，抓一把就走，咬一口就逃，麻雀战术，骚扰战术，弄得你晕头转向。

狗多势众，灵活机动，谁在黑熊背后谁就主动出击，黑熊后脑勺没长眼睛，即使后脑勺再长一双眼睛，也无法阻挡前后左右来自不同方向的扑咬。被动挨打，对黑熊来说，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黑熊本来脾气就暴躁，这会儿更是愤怒得眼睛都红了，“呦呦呦”朝天连续吼叫：

——短命的野狗，背后咬熊，你们是群卑鄙无耻的小人，你们要是稍稍有点君子风度的话，你们就应当光明正大冲上来，与熊大战三百回合！

母野狗们宁做小人，不做君子，仍坚持偷偷摸摸从背后袭击。

红桃心再次从熊背上拔下一绺熊毛，当黑熊扭转身来朝它反扑时，它从容不迫地跳闪开，故意慢腾腾地奔跑，还停下来用爪子在自己的脖颈上搔痒。哦，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生死搏杀，轻松得就像在做捉迷藏的游戏。

对黑熊来讲，这无疑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轻视与羞辱。

黑熊脖肩上鬃毛耸立，胸脯“噗哧噗哧”猛烈起伏，它已经气疯了。它把抱在胸口的那条黑鲩搁在地上，这样就可以不必负重追逐，这样就可以腾出熊掌来教训可恶的野狗了。

“呦呦——”别跑，我一定要追上你，拧下你的狗头！

黑熊咆哮着，将黑鲩置放在一个雪堆下，弓腰耸背，摆开快速冲刺的架势。

此时此刻，红桃心离黑熊约有七八步远。这是一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距离，黑熊虽然胖硕笨拙，长跑跑不过野狗，但爆发力却是很强的。竭

尽全力冲刺过来，假如红桃心因慌乱或失神躲闪动作慢半拍的话，还是有可能被熊爪攫抓住的。最安全的做法是，趁黑熊还没有蹿跃冲刺，赶紧再往前跑十来步，将彼此的距离拉大到十七八步，这样即使在黑熊猛烈扑蹿上来时，它稍有疏忽，也能在回过神来后顺利逃脱。可红桃心不仅没将彼此的距离拉大，反而踹开一条后腿，当着凶相毕露的黑熊，哗哗撒出一泡臭烘烘的狗尿来。这是一种变本加厉的嘲弄：撒泡狗尿给你当镜子照照，你这头又丑又蠢的熊，下辈子也休想抓到我！

红桃心是在实施激将法，引诱黑熊抛下黑鲩前来追逐。白桃花和另一条母野狗荒火已摸到黑熊背后做好准备，只要黑熊开步追击，它们立马就会蹿跃上去将那条黑鲩叼走。这就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黑熊明白过来上当受骗，野犬群早就带着黑鲩逃得无影无踪了。

来追吧，来抓我吧，我正在撒尿，你很容易就抓到我的！

黑熊摩拳擦掌，身体颤动起伏，跃跃欲扑。

突然，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在最后一秒钟，黑熊的脑袋不知怎么就开窍了，瞪起疑惑的眼睛，扭头瞥了白桃花和荒火一眼。也许是白桃花鬼鬼祟祟的神态引起了它的警觉，也许是荒火过于贪婪的目光刺激了它的神经，它立刻就脑筋急转弯，放弃了丢下黑鲩来追逐红桃心的念头。脖颈上高耸的鬃毛闭谢下来，眼眶里喷射的怒火瞬间熄灭，跃跃欲扑的姿势也收敛起来了。它又侧转身去，用两只熊爪紧紧按住那条黑鲩。

黑熊及时醒悟，识破野犬群的诡计。它们是要惹恼它激怒它让它放下黑鲩去追比兔子跑得还快的野狗，从而抢走它好不容易获得的食物。它不能上这些野狗的当。它当务之急不是同野狗打架，而是保住这条黑鲩。它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忍耐制怒，确保黑鲩在自己手中。它理应坚守的原则是，宁丢威风，不丢食物，宁伤自尊，不伤身体。

计策流产，谋略破灭，好不让野狗伤心。没办法，只好重打锣鼓重开张，继续从背后骚扰黑熊，疾风暴雨式的轮番进攻，让黑熊穷于应付，忙得团团转，没有喘息的机会，当然也就无法进食，野狗等待出现新的抢掠机会。

只要那条黑鲩还在，就是希望还在，就要不懈地努力。

黑熊一条前肢紧紧抱住黑鲩，另一条前肢胡乱挥舞，抵挡野狗的进攻。一双视力不佳的绿豆小眼东张西望，思量着该如何摆脱野犬群的纠缠，将这条黑鲩吃进肚子去。

河床宽阔，冰面平坦，确实很难利用地形地物有效阻挡野犬群的骚扰。

也许是愤怒出灵感，也许是危急生智慧，黑熊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突然就想出好主意来了。熊爪拖着黑鲩，在野犬群的不断骚扰下，且战且退，向刚才它用石头砸开的冰窟窿靠拢。冰窟窿约一米见方，呈不规则的圆形，冰面砸开的时间尚短，水面还未重新封冻，翡翠般碧绿的河水涌动着，飘荡着轻薄的水汽。黑熊选了个凹形位置，一直退到冰窟窿边缘，长长舒了口气，捧起黑鲩开始撕咬。

等野犬群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想要阻拦，已为时晚矣。黑熊已完成战略转移，背靠着冰窟窿，由于这个位置的冰层略朝里凹，黑熊不仅整个后背临水，左右也依傍着水，可以说是三面环水。

母野狗们面面相觑，发出绝望的哀嚎。

形势逆转，变得对黑熊相当有利了。背靠冰窟窿，黑熊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别看只是一个直径才一米的冰窟窿，对野犬群来说，却是一道极难逾越的天堑。冰面滑溜，奔跑跳跃本属不易，本来一个扑蹿能跳出两米远的，在冰面上起码打个对折，最多能跳出一米远去。还不仅仅是个距离问题，就算母野狗们能在冰窟窿的对面用足力气蹿越这一米宽的水面，扑到黑熊的背上，抓一爪也罢咬一口也罢，可接下去该怎么办呢？不可能骑在熊背上不下来的，若是长时间骑在熊背上，黑熊扭头啊呜一口，或者举起熊爪往后猛拍一掌，都会让骑在熊背上的母野狗身体开花灵魂出窍。必须是跃上熊背后，瞬间完成撕抓或噬咬，在黑熊还来不及扭头或举掌时，又瞬间从熊背蹿跳回冰窟窿对岸。对野犬来说，这是高难度的惊险动作，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马戏团狗演员才能完成。即使有这么一条野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跃过冰窟窿跳到黑熊背上去了，完全可以预料，撕扯噬咬完以后，踢蹬熊背往回蹿跃，必定会在半途中像折断翅膀的鸟坠落到冰窟窿里。野狗生性不喜欢水，虽然野狗会游泳，但只会简单的狗爬式泳姿，泅水技巧很差劲，跌进刺骨寒冷的河里，扑腾不了几下，身体就会被冻僵，像石头一样沉落河底。

谁也不敢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向黑熊发起攻击。

黑熊尖利的爪子叉住鱼头，牙齿咬住鱼脊背用力一撕，“嗤”的一声，一大片雪白的鱼肉被撕扯下来，熊嘴胡乱咀嚼两下，一仰脖子，吞进肚去；又开始咬第二口，粗壮的脖子用力一拧，肥肥的鱼尾巴又从熊嘴中消失了。黑熊是山林里有名的饕餮之徒，贪吃而又善吃，胃口大得惊人，一顿能吃下半只山羊。眼前这只黑熊，迫于形势的压力，更是使出了囫囵吞食的绝招，三下五除二，不到两分钟时间，大半条黑鲩就被装进熊肚子去。

黑熊虽然傻，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在馋涎欲滴的野犬群面前，只有争分夺秒尽快将黑鲩装进胃囊去，才是最安全的。

母野狗们束手无策，被迫欣赏黑熊的进食表演。

又过了两分多钟，黑熊爪子间只剩下一只硕大的鱼头了。黑熊连骨多肉少的鱼头也舍不得留给野犬群，“咔嚓咔嚓”嚼咬鱼头，要把最后那点蛋白质也消灭掉。

至多还有两分钟，黑熊就会把这条重达三四十斤的黑鲩吃得一点不剩。

对野犬群来说，失败已成定局。再过两分钟，黑熊将最后的鱼头也吞食干净，就会心满意足地伸个懒腰，打出一连串饱嗝，离开古戛纳河，扬长而去。黑鲩已装进黑熊肚皮里，黑熊彻底卸掉思想负担，奔跑的速度会大大加快。黑熊饱餐了一顿，精力会更充沛，斗志会更昂扬，性情会更凶猛。野狗本来就打不过黑熊，饿狗更不是饱熊的对手了。

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又来落井下石。日曲卡雪山那座尖削如锥的冰峰上，出现一团铅灰色乌云，乌云被晚霞映照，周边镶着一圈灿烂的金光，妖艳万千。一阵西北风吹来，那团乌云逐渐扩散，忽如奔腾野马，忽如惊飞鸦群，忽如涌动海潮，风云瞬间变幻，不多一会儿，小半个天空都被乌云笼罩了。乌云还在肆无忌惮地扩散，西北风嗖嗖刮得紧，前方草地出现小小的龙卷风，雪尘和落叶在风的旋涡中打滚，飞向深不可测的天空。野狗祖祖辈辈生活在日曲卡雪山，具备一定的气象知识，冰峰戴黑帽，乌云闪金光，预示着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即使今晚不下雪，明早一定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山峦草地银装素裹。

母野狗们忧心忡忡，个个缩头紧尾，活像一群被敲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每一条母野狗心里都清楚，白虎吞野犬群将面临山崩地裂般的大灾难了。

它们本来就饥肠辘辘，与该死的黑熊周旋了半个多小时，将仅剩的最后一点力气也消耗殆尽，虚弱的身体如何抵挡这肆虐的暴风雪呀？除非能马上得到足够的食物，否则的话，白虎吞野犬群大部分成员将死于非命，变成一具具饿殍。

死神的幽灵笼罩着白虎吞野犬群。

白桃花更显得焦虑，它不仅为自己的生计犯愁，还为蚯蚓状岩缝里六张嗷嗷待哺的嘴担忧，“汪呦——”它抬头发出凄凉而又绝望的嗥叫。

悲观情绪会像瘟疫似的迅速扩散传染，“汪呦——汪呦——”好几条母野狗也跟着嗥叫起来，叫声无比惨烈，仿佛野火已经烧着屁股了，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来。

闭上你的臭嘴，红桃心抡起尾巴抽了白桃花一个嘴巴，叫你个魂呀，叫得狗心烦意乱，你以为叫叫就能叫出食物来吗？你以为叫叫就能让黑熊将吃进肚里的那条大鱼吐出来吗？

看着黑熊把整条黑鲩吞食掉，看着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红桃心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一条母野狗都大。它不仅自己要设法糊口，还要为养活膝下那窝幼犬耗费心力，还要为整个族群的生存负责。比较起来，它肩上的压力更重，情绪当然也就更恶劣。

白桃花并没有知趣地停止嗥叫，相反，更猛烈地狂嚎起来，唾沫喷了红桃心一脸。它本来心里就有气，谁惹它谁就是它的出气筒。它不仅嗥叫，还张牙舞爪摆出扑咬的架势。你算什么当家狗，你把我们领到死亡边缘来了，我要咬断你的血管，用你的狗血当热汤喝，我要撕下你的狗肉去喂我的宝贝！

姐妹间早就为自己的亲生后代能多一点存活机会而明争暗斗，积怨已

深，相恨已久，双方都像火药桶，只要摩擦出一点火星，便可爆发一场群内战争。

刹那间，参加狩猎的七条母野狗，除绿祖母保持中立外，分裂成两个帮派，红桃心、繁星和荒火为一个帮派，白桃花、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为一个帮派，互相吹胡子瞪眼，互相狂吠谩骂，互相嗥叫攻讦，一场严重的窝里斗，一场血光之灾，眼瞅着就要爆发。

在无可挽回的失败面前，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面前，每一条母野狗都变得有点神经质了。精神大崩溃，意志大崩溃，生命大崩溃。

就在这时候，绿祖母“汪呦”吠叫一声，耳朵竖直，尾巴平举，从正面快速朝黑熊奔跑过去。从姿势判断，绿祖母似乎是要进行扑咬。母野狗们停止内讧，瞪起惊讶的眼光。谁心里都很清楚，黑熊是重量级猛兽，身体重达两三百斤，两只熊掌尤其厉害，五根指爪又尖又长，宛如五把锋利的小匕首，一巴掌就能掐断狗脖子。即使雪豹、老虎这样的山林之王，也不敢从正面进攻黑熊。对野犬来说，从正面扑咬黑熊，犹如飞蛾扑火，是在自取灭亡！

也许，绿祖母只是做个欲扑还休的假动作，并不会真的去扑咬黑熊，红桃心想，绿祖母最不愿意看到它们姐妹间发生内讧，绿祖母是装着要正面进攻黑熊，用这个办法来转移母野狗们的注意力，打断即将爆发的窝里斗。

绿祖母是条阅历丰富的老母狗，不会不晓得黑熊的厉害。

绿祖母冲到离黑熊只有七八米远的距离了。黑熊举起爪掌将最后一块鱼头塞进嘴去。黑熊已经将整条黑鲩吞食干净，马上就要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了。所有的母野狗都这么想，绿祖母顶多再往前跑两三米，就会收敛脚步，悻悻地吠叫几声，然后知难而退。

谁也不会那么傻，主动送上门去，让黑熊用强有力的熊掌掐断自己的脖子。

躲避灾祸，在强者面前退让，对任何动物来说，都是必须遵循的生存策略。

绿祖母又朝前奔跑几步，出乎大家的意料，绿祖母并没有要想收敛脚步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明显加速，越跑越快，突然四爪离地蹿跳起来，像一支离弦的箭，对准黑熊那张丑陋的脸扑了上去。

红桃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的母野狗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产生幻觉，把黑熊脑袋当做夹肉馅饼了？

绿祖母两只狗爪对准熊眼，一张狗嘴对准熊鼻，气势如虹地扑了上去。黑熊大概做梦也没料到，一条精瘦干巴衰老的母野狗，会不顾一切迎面朝它扑过来。一瞬间，它愣住了，傻乎乎地眨巴眼睛，望着飙飞过来的绿祖母发呆。假如黑熊发呆的时间拉长一点，不抵挡不躲避，狗爪会无情地剜下熊眼，狗牙会无情地啃掉熊鼻，这只倒霉的黑熊就会变成瞎眼无鼻熊。遗憾的是，黑熊只是瞬间发愣，当狗爪离熊脸还有五六寸远时，及时惊醒过来，张开熊嘴想去咬狗爪，伸出熊掌想去掴狗脸，以抵御绿祖母凌厉的攻势。黑熊忘了，它嘴里塞满鱼头，时间紧迫，已来不及将鱼头吞进去，也来不及将鱼头吐出来，含着一大坨鱼头，根本无法对狗爪进行有效噬咬。刹那间，狗爪就要落到黑熊眼皮上了，狗牙也快落到黑熊鼻子上了，黑熊无法反咬一口予以还击，便本能地脑袋往后仰，以躲避狗爪狗牙的锋芒。同时，一只熊掌举到熊脸上，以抵挡扑咬，另一只熊掌胡乱挥拍，企图将绿祖母打翻掉地。

黑熊脑袋后仰，身体的重心自然也就往后仰。

绿祖母扑到黑熊头上，一口叼住黑熊的耳朵，借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把黑熊撞得往后跌倒。

要是在平地上，黑熊仰面跌一跤，那真是不值一提的小麻烦，狗熊浑身是肉，就算这么跌一百跤，也不会造成任何损伤；要是在山坡上，黑熊仰面跌一跤，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最多在山坡上皮球似的打几个滚，四肢或头部擦破点皮而已。

然而，此时此刻，黑熊站立在冰窟窿边缘，这么仰面跌倒，便掉进冰窟窿里了。绿祖母当然也将跟随着黑熊一起掉入古戛纳河。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河水从冰窟窿里直往外涌。

数秒钟后，水花谢落，母野狗们围着冰窟窿看。碧绿的河水清澈见底，只见绿祖母骑在黑熊身上，狗牙咬住一只熊耳，在水中扭打。

涌浪翻滚，河水动荡不安。

日曲卡雪山一带的黑熊经常到古夏纳河来捉鱼吃，水性比野狗好得多，黑熊的脂肪层厚，浮力也比野狗强得多。快沉到河底时，黑熊似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扭动水桶般粗的熊腰，一下子就翻了个身，强行与绿祖母交换位置，把绿祖母压到底下去了。熊爪拼命划动，身体渐渐往水面浮上来。绿祖母现在是仰面泡在河水里，四条狗腿紧紧搂住熊脖子，狗嘴死死咬住熊耳朵。黑熊的浮力确实不错，黑色浑圆的脊背很快露出水面。黑熊扑腾着，挣扎着，竭力想要抬起头来呼吸。但绿祖母吊在熊的脑袋上，狠劲将熊脑袋往河底拽拉，使得黑熊无法如愿以偿。

“咕噜咕噜”，绿祖母灌了好几口水，狗嘴冒出一串气泡。

“咕噜咕噜”，黑熊也灌了好几口水，熊嘴冒出一串气泡。

黑熊憋得难受，用前爪抓住绿祖母的腰，推搡拉扯，想把绿祖母从自己身上剥离出去。绿祖母就像一条大蚂蟥，紧紧叮在黑熊脖颈上，怎么也拉扯不脱。“咕噜咕噜”，黑熊虽然水性不错，却并非潜泳高手，闷在水里的时间一长，鼻孔又灌进水去。黑熊发怒了，张开匕首似的五根指爪，插进绿祖母的肩胛，顺着脊梁抓下去，一直抓到尾尻骨。就像在施行某种外科手术，绿祖母脊背皮开肉绽，碧绿的河水里，出现丝丝缕缕殷红的血，就像一群红蝌蚪在游动。

母野狗们站在冰窟窿上，看得清清楚楚，绿祖母身体剧烈抖动，可以想象，它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所有母野狗的心都悬吊起来，要是此刻绿祖母因忍受不了割皮剜肉的疼痛而松开嘴，那么，黑熊立刻就能抬起头来呼吸，并很快爬上岸来。黑熊并未受什么伤，黑熊身体裹着厚厚一层脂肪，这是高效保温装置，在冰水里泡了这么点时间，也不会冻僵冻伤什么的，无非是受了场虚惊，最多着了点凉，抖一抖身上的水，打两个喷嚏，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绿祖母将前功尽弃，更可悲的是，绿祖母身体已受了重伤，又在冰水里浸泡，就算能爬上岸来，恐怕也活不了了。

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羊膻味；熊肉没吃着，反搭上自己性命。



母野狗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绿祖母一排犬牙深深嵌进黑熊耳郭，比钉子钉得还牢。

红桃心领头，朝冰窟窿发出汹汹嗥叫。全体母野狗也都声嘶力竭地朝冰窟窿吠叫。它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声援绿祖母。谁也不敢跳下河去帮绿祖母，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在水里憋得受不了了的黑熊，垂死挣扎之际，拼命想捞救命稻草，熊爪抓住什么东西就再也不肯放松了。谁跳下冰窟窿里去，谁就是牺牲品，谁就是殉葬品。

黑熊更凶猛地撕抓绿祖母。黑熊吐掉了含在嘴里的鱼头，咬住绿祖母的前腿。绿祖母遍体鳞伤，身体仿佛要被熊爪撕碎了，那条前腿也被熊牙咬开，露出白色的腿骨。鲜血汹涌漫流出来，河水都被染红了。但是，绿祖母仍咬着熊耳搂着熊脖，始终没有松开。

黑熊的眼珠子在泛白，嘴角“咕嘟咕嘟”不断冒着气泡，气泡呈红色，裹着一层血丝。熊嘴噬咬的力度越来越弱，熊爪撕抓也变得越来越柔。

终于，黑熊停止了挣扎，冰窟窿涌浪平息，古戛纳河恢复了宁静。

绿祖母与黑熊仍紧紧拥抱着，也许是双方肚子里都灌满了水的缘故，也许是黑熊脂肪层厚浮力强的关系，黑熊的脊背露出水面。

全体母野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黑熊连同绿祖母拖到冰面上来。

绿祖母也已经淹死了，背部和胸部被熊爪撕得稀巴烂，创口还在汩汩冒着血水。

母野狗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咬开厚韧的熊皮，用新鲜的熊肉塞饱自己的肚皮。它们都已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它们都已累得筋疲力尽，已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去想别的，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吃东西。所有的母野狗都是第一次吃熊肉，熊肉有点粗，味道远不如斑羚和马鹿。但饥不择食，肚子饿了，吃什么东西都香。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对任何生命都适用。

很快，一条熊腿和半只熊屁股就被啃吃干净，母野狗们个个吃得肚儿溜圆，满嘴流油。食物就是生命的燃料，有了食物，生命之火熊熊燃烧。

吃饱了肚皮，有物质做基础，情感世界便变得活跃。

母野狗们围在绿祖母尸体旁，垂首耷尾，目光哀戚，用嘴吻轻轻触碰绿祖母的身体，进行狗式吊唁。

并非人类才有葬礼，许多高等生命，尤其是哺乳类动物，当种群内发生死亡，都会发生各式各样的葬礼现象。例如穴兔，如果生前不是被天敌吃掉，而是老死窝巢，其亲属便会将洞口用土封死，实行简易土葬。例如蓝鲸，一旦魂归西天，其家庭成员和生前友好，便会以优雅哀伤的姿态，在死者四周巡游，时间长达三天三夜，可称得上是诚挚的守灵。例如岩羊，当老羊涅槃，族群全体成员便会用犄角挑来枝叶草团，覆盖在老羊身上，虽然是草草掩埋，也不失为一种悼念仪式。

母野狗们心里都很清楚，绿祖母并非精神错乱才从正面向黑熊进攻。绿祖母虽然年老体弱，但神志十分清醒。绿祖母这一生与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打过交道，知道从正面向黑熊进攻将意味着什么。绿祖母是抱定必死的决心，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从正面扑到黑熊身上去的。绿祖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晓得白虎吞野犬群面临的险恶处境，全体母野狗连同大本营的两窝幼犬，都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而天气突变，可怕的暴风雪又即将来临，族群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假如不能立刻得到急需的食物，白虎吞野犬群将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族群的生存，为了子孙的安危，绿祖母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用一条衰老的生命，换取整个族群的存活，这是一笔很合算的交易。

不仅是人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动物群内，也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利它主义行为。牺牲我一个，幸福全族群，对享受了生存恩惠的母野狗们来说，绿祖母死得重于泰山。

绿祖母的牙齿还咬着黑熊的耳朵，红桃心用爪子拨拉绿祖母的嘴吻：松松嘴吧，黑熊已经变成白虎吞野犬群的食物，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你的愿望已经达到，松松嘴吧。然而，绿祖母牙关咬得铁紧，即使用爪子使劲撬，怕也难以撬得开。

还有一个细节也让红桃心觉得诧异，绿祖母被拖到冰面上来后，由于气温很低，皮毛上的水已开始结冰，身体裹着一层亮晶晶的冰壳。可绿祖

母那双眼睛，却睁得溜圆，流光溢彩，充满生气。野狗不是蛇，蛇没有眼皮，所以蛇死后，眼睛不会闭上。野狗是有眼皮的，睡觉也罢，死亡也罢，通常眼睛都是闭上的。死后眼睛还睁得那么大，在野犬社会十分罕见。野狗虽然没有为死者合拢眼皮的规矩，但红桃心出于对绿祖母的尊重，还是伸出爪掌，轻捋绿祖母的上眼皮，希望死者面容能保持安详的神态。奇怪的是，那眼皮弹性十足，捋下来，又反弹上去，试了好几次，眼睛就是不肯闭上。也许是夕阳映照的关系，也许是雪光反衬的原因，红桃心总觉得，绿祖母那双眼睛，透射出深邃的视线，总像是在盯着它看。它走到东，那目光就移到东；它绕到西，那目光又飘到西。那幽幽怨怨的目光，像是在诉说着什么，像是在祈求着什么。

人会死不瞑目，具备情感功能的野狗，当然也会死不瞑目。

绿祖母想向它诉说什么呢？红桃心是绿祖母一手带大的，它晓得，绿祖母最大的心病，就是它与妹妹白桃花各自为争夺自己亲生幼犬的生存权而产生隔阂与矛盾；绿祖母最大的担忧，就是族群的内讧与分裂；绿祖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它们姐妹俩言归于好重新变得情同手足；绿祖母最大的期望，就是族群的团结与和睦。它想起来了，十天以前，白虎吞野犬群捕获一只小山羊，为了揭穿白桃花的分裂阴谋，为了阻止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前去那条蚯蚓状岩缝给白桃花所生的幼犬反哺喂食，姐妹反目，母野狗们形成两个阵营大打出手，当时绿祖母发疯般地朝一棵松树扑蹿，用头撞树，撞得满脸是血，终止了那场流血冲突。刚才，当黑熊把整条黑鲩都吞进肚去，在暴风雪与饥饿的威逼下，母野狗们又丧失了理智，互相埋怨互相仇恨，眼瞅着又要发生残酷的窝里斗。就在这个时候，绿祖母不顾一切从正面向黑熊扑了过去。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红桃心意识到，绿祖母之所以与黑熊同归于尽，还不仅仅是为了给族群提供救命的食物。绿祖母更深层的用意，是希望能用自己的生命，来唤醒已经霉变的姐妹亲情；是希望能用自己壮烈的死，避免白虎吞野犬群分崩离析。

所以绿祖母死了也不肯闭上眼睛。不不，绿祖母虽然身体已冷却，但心并未死，还在期待着能亲眼看到它们姐妹俩化干戈为玉帛，恢复从前那种相亲相依的关系。

它突然间有了一种深深的内疚，与绿祖母相比，它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为了族群的生存，绿祖母甘愿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它呢，却为了一点点可怜的食物，与自己的亲妹妹斤斤计较，看到白桃花所生的两只幼犬饿死，竟躲在暗中窃喜，甚至希望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通通死掉。它

的心理如此阴暗，简直就是蛇蝎心肠。绿祖母高尚的行为就像一面镜子，它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丑陋。

它不能让绿祖母带着遗恨与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红桃心想，它必须做点什么，让绿祖母能实现最后的心愿。它看看妹妹白桃花，哦，白桃花也在用舌尖轻捋绿祖母的眼皮，白桃花的努力当然也是徒劳的，那眼皮柔韧而有弹性，捋下去又反弹起来。白桃花伫立在绿祖母遗体面前，尾巴上下挥动，“噗噗”敲打着冰面，喉咙深处发出“呜呜”哀嚎。红桃心当然晓得白桃花这套形体动作所表达的意思，那是狗式捶胸顿足，无限悲恸。白桃花是条聪明的母野狗，也一定从绿祖母死不瞑目中，揣摩出绿祖母要与黑熊同归于尽的深层用意。

红桃心朝前跨出一大步，来到白桃花面前，尾巴轻柔地摇，嘴吻温婉地嚙，目光热切地盼，递送明确的信息：假如对方不嫌弃的话，它愿意重续姐妹间的情谊。

心有灵犀一点通，白桃花毫不迟疑地迎了上来，额头高昂嘴吻平举，露出柔软的颈窝，奉送到红桃心的嘴巴前。在野犬社会，一条母野狗把身体中最脆弱、最致命的颈窝展示在另一条母野犬面前，是表达一种高度信赖。红桃心当然投桃报李，也额头高昂嘴吻平举，露出自己柔软的颈窝。两条脖颈摩挲缠绵，彼此身体依偎相拥，对母野犬来说，此举象征着彼此没有芥蒂，亲密无间。

绿祖母深情的目光，始终凝视着姐妹俩。

“呜呜”，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姐妹，饥饿寒冷，休想把我们拆散！

“呦呦”，我们是同命相连的姐妹，生死祸福，我们永远在一起！

红桃心看到，妹妹白桃花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鼻吻周围一片潮湿，尾巴摇得热烈而虔诚，身体在微微颤抖，因激动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了。

看得出来，妹妹白桃花动了真情。它也很激动，心里的冰块已经被爱融化，身体里像移植进一轮太阳，感觉到了暖融融的春意。

绿祖母用它衰老的生命，不仅仅解除了笼罩在白虎吞野犬群头上的生

存危机，同时也净化了姐妹俩的心灵。

本来嘛，同胞亲姐妹，就不该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能互相体谅一点，只要能多为对方想一想，就没有化解不开的疙瘩，就没有消除不掉的矛盾。

它们不是为了告慰绿祖母而在演戏。它们是在真诚地修补裂缝，是在真诚地彼此表达忏悔与内疚。争斗的历史已经结束，绿祖母用生命为族群内的和平铺平了道路，从此以后，它们姐妹俩要尽弃前嫌，互相谦让，和好如初！

天空聚集越来越浓的乌云，但夕阳还是顽强地从乌云的缝隙钻了出来。半只夕阳已沉沦到雪峰背后，半只夕阳还粘贴在雪峰顶端。几根橘红色的光柱从云层直插大地，给铺满白冰的古戛纳河涂抹一层凄艳的光斑。

所有在场的母野狗，齐声仰天吠叫，用野狗的特殊方式，为它们姐妹俩喝彩。

团结是金，和为贵，大团圆总是让人也让狗欢欣鼓舞的。

说也奇怪，绿祖母刚才还睁得溜圆的眼睛，那眼皮竟然自动合上了。那狗脸上，仿佛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死也瞑目了，显得安详而又端庄。

更让母野狗们惊讶的是，绿祖母刚才还紧紧咬住黑熊耳朵，那狗嘴怎么撬也撬不开，可随着狗眼闭上，那狗牙也就松开，将衔在狗嘴里的黑熊耳朵吐了出来。

天很快就要黑了，母野狗们抓紧时间，将黑熊大卸八块，藏匿在隐秘的旮旯角落。一头熊，重达两三百斤，节省点的话，够白虎吞野犬群维持十来天。

回到大本营，天已黑透。气象果然变得恶劣，狂风大作，大雪曼舞，气温骤降。但白虎吞野犬群却睡得安安稳稳。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再猛烈的暴风雪，也只当是老天爷在演奏催眠曲。

## 用爱弥补裂痕

红桃心确实为弥合姐妹间的裂痕，做出了种种努力。

狩猎归来，成年野犬要给幼犬反哺喂食，它不再坚持要所有母野狗都到葫芦形溶洞去给它所生的那窝幼犬喂食，而是听任白桃花把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带到蚯蚓状岩缝去。白虎吞野犬群现在共有七条母野狗，繁星、荒火和紫杜鹃，帮着它喂养它所生的六条幼犬，独眼姨妈和灰肚皮帮着白桃花喂养白桃花所生六条幼犬。考虑到白桃花膝下的六条幼犬，比它所生的六条幼犬要小两个来月，年龄小食量自然也就小，这样的喂养比例，应该说是很公平的。这么做，等于默认白桃花所生的幼犬在族群内享有合法地位，与正宗后代享有同等权益。

白桃花所生的六条幼犬，已经长得有成年犬三分之一大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幼犬，已不肯老老实实待在巢穴里，天气晴朗的时候，一有机会便从蚯蚓状岩缝溜出来，漫山遍野乱跑。葫芦形溶洞与蚯蚓状岩缝本来就相距不远，幼犬又喜欢扎堆玩耍，两窝幼犬常常会聚在一起，你追我赶打闹。对肉食类猛兽来说，幼年期互相打斗，是必要的训练和学习，在淘气的打闹中锻炼捕食技巧。对群居性动物来说，幼年期互相打斗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从小在群体中建立尊卑强弱的秩序。谁长大了做老大，谁一辈子做扈从，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小时候在打闹游戏中就已经确立。由此，幼年期的打闹便不再是纯粹的游戏，而是生活的预演。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会有勃发的野性，免不了会流露出残忍与恶作剧，免不了会有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

有一次，红桃心所生的六条幼犬与白桃花所生的六条幼犬分成两个阵营，又在白虎状巨石背后的灌木丛玩起打仗游戏。红派幼犬个头大，白派幼犬个头小，红派幼犬当然占上风，仅几个回合，白派幼犬就落荒而逃。红派幼犬紧追不舍，有五条白派幼犬成功逃走了，有一只屁股上有块青紫胎记的白派幼犬，学名就叫小青臀吧，被横在雪地上的一根树枝绊了一下，没来得及逃脱，被红派幼犬团团围住。你一爪我一口，红派幼犬把小青臀当做假想敌，玩起了围攻的把戏。小青臀欲往东面逃，东面的红派幼犬毫不客气地把它扑翻在地；小青臀欲往西面躲，西面的红派幼犬又蛮不

讲理地把它堵了回来。虽说只是几个月大的幼犬，爪子远未老辣，牙齿也还稚嫩，怎么撕扯扑咬也不可能对小青臀造成生命危险，但群起而攻之，爪子雨点般落在身上，牙齿接二连三啃在皮毛上，也够小青臀受的。小青臀疼得“呦呦”叫，喊爹哭娘希望有谁来帮它解围。

当时，白桃花不在场，周围也没有其他母野狗，只有它红桃心目睹了这个场面。按道理说，它不去出面干涉也是可以的。小家伙们互相闹着玩，磕磕碰碰总是有的。即使撕落点毛啃破点皮，那也是正常情况。遭围攻的不是它的骨肉，它没必要去心疼。可它想了想，还是跑上前去，冲着自己所生的六只幼犬汹汹咆哮，喝令它们停止欺负小青臀。六只亲生的幼犬，有三只被吓唬住了，乖乖闪到一边去了，另外三只名叫日照、响雷和月朦胧的，不知是玩得太高兴有点忘乎所以，还是觉得亲妈妈不会为芝麻绿豆小事真的来教训它们，竟然对红桃心的警告置如罔闻，仍然盯着小青臀追咬。红桃心扑了上去，先用脑袋在日照屁股上不轻不重撞了一下，然后两条前肢左右开弓，给响雷一个脖儿拐，赏月朦胧一个耳刮子。三个小家伙跌翻在地，嚣张气焰立刻被压制下去，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小青臀蜷缩在雪地里，“呜呦呜呦”委屈地叫。浑身绒毛凌乱不堪，脊背上还有好几道淡淡的伤痕。神情卑怯，形象猥琐，活像个弃儿。它走拢去，把小青臀揽在怀里，用舌头替小青臀梳理皮毛，抚慰那颗受了惊吓的心。

既然它与白桃花在绿祖母遗体前庄严承诺要尽弃前嫌重续姐妹情谊，既然它们亲姐妹间已经恢复了相亲相爱的手足之情，那么，白桃花所生的幼犬，也就是它的至亲至爱，也就是它的心肝宝贝，白桃花不在场，它就有责任关心爱护小青臀。

还有一次，大雪初霁的早晨，两窝幼犬跑出阴暗的巢穴，到大本营背后的小山冈玩耍。对正在发育时期的幼犬来说，户外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冬天的阳光贵如金，一寸阳光一寸金，在阳光下奔跑跳跃，舒舒服服洗个日光浴，强身健体，有利骨骼生长。

小家伙们你逐我赶，有的躺在无雪的衰草上打滚，有的在岩石上蹭痒，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好天气，玩得不亦乐乎。

母野犬们正准备外出狩猎，散落在箐沟山坡。

就在这时，危险从天而降。一只羽翼棕褐、尾部饰有一道醒目白斑的蛇雕，突然向小山冈上正在玩耍的幼犬俯冲下来。蛇雕属于大型肉食猛禽，体长达七十厘米，翼展达一米，喜食蛇类，故而得名。但冬天蛇钻在地洞里冬眠，蛇雕无蛇可食，就转换食谱，攻击鸟类或小型哺乳类动物。蛇雕凭借弯钩似的嘴喙、强有力的爪子和巨大的双翼，能把三四十斤重的小羊攫抓住后升上天空。很显然，这只蛇雕想抓只幼犬回家，做一顿鲜美可口的狗肉大餐。这是只狡猾的老蛇雕，藏在灰色的云团里，以炫目的阳光做掩护，无声无息滑翔下来。

说来也巧，它红桃心肚子有点胀痛，找了个僻静角落拉屎。野狗屎与家犬屎很相似，都是前肢直立，后肢曲蹲，屁股下坠，胸脯竖挺，仰面朝天，这个姿势有利于借助地球的引力顺畅地将淤塞在直肠里的秽物排泄出来。一坨屎橛子在肛门间滑动，欲出未出的关键时刻，仰视苍穹的狗眼突然就看见灰色云团中钻出只蛇雕，吃了一惊，急忙发出报警的吠叫。

狗眼虽然没有雕眼敏锐，但狗从来就不是近视眼，视力还是挺可以的。

幼犬们拔腿就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逃得比兔子还快。幸运的是，它发现蛇雕很及时，那蛇雕在高高的天空看起来还只有岩鸽这么大，距离地面起码有五六百米，大型猛禽不可能像云雀那样笔直从云端飞降到地面，只能是螺旋式下降，越是体形大的鸟，俯冲的角度越是平缓。这只蛇雕要想到达幼犬头顶，起码要在天空盘旋三五圈。这个时间段，够幼犬们逃回巢穴去。

两窝幼犬对来自天空的危险，反应都很灵敏，各自往自己的窝巢逃命。很快，它红桃心所生的六只幼犬，一股脑儿都逃进了葫芦形溶洞。白桃花所生的六只幼犬，也已接近蚯蚓状岩缝。红桃心舒了一口气。按照惯例，再厉害的猛禽，一旦看到猎物遁入地穴或山洞，便会自动放弃狩猎企图，因为狭窄的地穴和山洞，会束缚猛禽的翅膀，有可能捕猎不成反被猎物当做美餐。

蛇雕已在天空盘旋了三圈，离地面仅有两三百米高了。

白桃心所生的六只幼犬，有五只已经相继钻进蚯蚓状岩缝，只剩下一只尾巴上绒毛特别蓬松学名就叫芦花尾的幼犬，还在旷野奔逃。蛇雕又在空中盘旋了一圈，螺旋式下降了约七八十米，而芦花尾离蚯蚓状岩缝还有



十多米远，应该说，芦花尾还有充裕的时间抢在蛇雕逞凶之前钻进安全的巢穴去。

哦，不用慌张，蛇雕离你还远呢，你就按这个速度奔逃，定能将危险抛到脑后！

芦花尾又往前蹿了两步，不知道是被埋在雪层下的树枝绊了一下，还是一脚踩空身体失去平衡，突然四爪朝天跌了一跤。客观地说，这一跤并非一定就跌到死亡边缘了，假如能迅速爬起来，撒腿奔跑，还是能逃出蛇雕魔爪的。要命的是，芦花尾在雪窝里打了个滚，不知道是脑袋滚迷糊了，还是吓得灵魂出窍了，爬起来后晕头转向竟然朝与蚯蚓状岩缝相反的方向奔逃。唉，大方向错了，你即使逃得再快，也只能是离死亡越来越近啊。

蛇雕完成了最后的螺旋下降动作，离地面不足一百米了，这个高度，对俯冲的蛇雕来说，顶多也就是五六秒钟，便能将锐利的雕爪抠进芦花尾的脊背。

蛇雕恐怖的投影，笼罩在芦花尾身上。

这时，芦花尾做了个极其愚蠢的动作，路过一蓬衰草时，一头扎进草丛，不再奔逃了。衰草并不茂盛，稀稀疏疏竖着几根枯黄的枝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芦花尾脑袋虽然藏进了草根，但身体却有一部分还暴露在外面。它大概是这么想的，既然它看不见对方了，对方也就看不见它了，这样就能躲过危险。小家伙太嫩了，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你以为这是在玩捉迷藏游戏呀？别说你的身体还暴露在外头，就算你在衰草丛中藏得严严实实，也不可能保住你的小命的。蛇雕的视线早就盯住了你，蛇雕是一种方位感很强的猛禽，空中鸟瞰把一切都尽收眼底，绝不会迷失攻击的方向，几株衰草，焉能阻挡凌厉的雕爪，只消翅膀猛烈拍扇几下，便能把衰草拍断打趴，然后雕爪直插草丛，犹如囊中取物，将你抓上天去！

此时此刻，白桃花和其他母野狗，都还在三四百米外的白虎状巨石哪儿，虽然白桃花已发现蛇雕正企图攻击它所生的幼犬，正心急火燎往出事地点赶，一个矫健的身影在洁白无瑕的雪坡上跃动，扬起一串轻烟似的雪尘，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是插上一对翅膀飞过来，也无法抢在雕爪落下来之前救出芦花尾了。

所有成年野犬中，红桃心所在的位置离芦花尾最近，直线距离约有三四十米。但红桃心站在一个五六米高的陡坎上，若要绕道而行，从缓坡去到芦花尾身边，至少得增加一倍路程，将丧失救援时机。它来不及多想，一咬牙，“嗖”地从陡坎上跳下来。还算好，它四爪平稳落地，只是脸深深插进雪地，塞了一嘴冰凉的泥雪。它来不及吐掉狗嘴里的泥雪，立刻拼命往前蹿跃。人在危急时刻，体内会分泌肾上腺素，将平时不可想象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狗亦如此，狗在非常情况下，也会迅速分泌肾上腺素，最大限度地调动体能应付危机。它跑得飞快，就像飘飞的旋风。它从没有跑得这么快过，耳畔鼓荡起“呼呼”的风声。眨眼之间，它便跑到那丛衰草前，毫不犹豫地扑跳蹿高，压倒那几株衰草，将芦花尾严严实实罩在自己的身体底下。

刹那间，柔弱无助的芦花尾头上撑起一顶保护伞。

当红桃心用身体罩住芦花尾时，蛇雕正在离地面约五十米处，像片大枯叶俯冲下来。好险哪，再迟三秒钟，芦花尾就会被雕爪吊上天空，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虽说红桃心已抢先半步罩在芦花尾身上，但蛇雕并未停止攻击，依然在空中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俯冲下来。红桃心龇牙咧嘴朝着空中咆哮，但狗心却在发毛，脊梁骨冷飕飕的，紧张得头皮都发麻了。它晓得蛇雕的厉害，虽说在正常光景下，蛇雕不会攻击成年野犬，但蛇雕一旦饿极了，或出于强烈的复仇心理，有时候也会打破常规，向成年野犬发动凌厉攻势。

白虎岫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惨案，那是黑天鹅在南方过完冬后飞回尕玛尔草原产卵的季节。那天上午，白虎岫野犬群前往沼泽地寻觅天鹅蛋吃，路过一棵云杉树时，头顶突然“唧”的一声鸣叫，掉下一只蛇雕来，浑身长着淡褐色绒羽，两只翅膀仅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薄薄的翼羽，嘴喙嫩黄，双爪鲜红，还没长出坚硬的爪皮和犀利的指甲。显然，这是一只翅膀还没长硬的小蛇雕，在树顶的窝巢玩耍，一不留神掉了下来。小蛇雕刚好掉在一只名叫麻花脸的母野狗面前。麻花脸肚子正有点饿，天上掉下坨肉疙瘩，当然不会讲客气，蹿上去一口咬住小蛇雕的脖子，它怕别的母野狗来抢，叼着小蛇雕就跑。没跑出多远，突然从天上俯冲下一只成年蛇雕，伸出雕爪来抓麻花脸。麻花脸当然不肯束手就擒，放下半死不活的小蛇雕，与成年蛇雕展开搏杀。麻花脸咬住成年蛇雕一只爪子，成年蛇雕的另一只爪子却抓住了麻花脸的背。其他母野狗围拢来帮忙，只见那只成年蛇雕颈毛蓬松，“咯儿——”长啸一声，两只巨大的翅膀猛烈拍扇，麻花

脸身不由己地腾空而起。母野狗们望天兴叹，眼睁睁看着麻花脸被抓到天上去。谁也没有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本领，只有仰天狂嚎，给予麻花脸道义上的声援。

当时它红桃心是只还未成年的半大幼犬，蹲在地上目不转睛地抬头看，把狗雕搏斗的整个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麻花脸狠命咬那只雕爪，而蛇雕尖利的喙喙无情地啄狗眼珠子。空中洒下血粒，有狗血也有雕血，就像在下血雨。雕翅鼓荡雄风，以最快的频率摇扇拍打，吹起一阵阵腥味很浓的风。真正的腥风血雨。蛇雕渐渐升高，突然松开攫抓住狗背的那只爪子，想把麻花脸从高空摔下来砸死。这是蛇雕的一贯伎俩，抓住反抗力强的大蛇，怕逮蛇不成反被蛇咬一口，就会抓住蛇扶摇直上飞到高空，然后松开雕爪将蛇摔下来，如此反复数次，直到把活蹦乱跳的蛇摔得像根烂草绳，这才轻轻松松将猎物叼回家。蛇雕这一“高空摔物”的战术此刻却并不灵验，麻花脸死死咬住雕爪不放，并利用另一只雕爪从它背脊松开之际，在空中玩杂耍似的玩了个引体向上，四只狗爪搂住蛇雕的身体，狗嘴在雕翅上胡咬乱啃。狗和雕扭成一团，流星似的从高空坠落下来。“砰”的一声，重重砸在草地上。母野狗们赶过去看，蛇雕翅膀折断，已奄奄一息，麻花脸七窍流血，两只狗眼被雕喙啄成血洞，早就魂归西天。为了贪吃一只小蛇雕，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实在是得不偿失，令狗惋惜。

红桃心心里很清楚，眼前这只蛇雕，倘若也一意孤行朝它俯冲下来的话，历史的悲剧将在白虎岫野犬群重演。野犬与蛇雕属于势均力敌的对手，它的犬牙再锋利爪子再尖锐，也不可能在自己毫无损伤的情况下将蛇雕置于死地。它在地面，蛇雕在空中，主动权由蛇雕掌控，它只能被动应战。要是它真的与蛇雕展开搏杀，最好的结局大概就是像麻花脸那样与蛇雕同归于尽，弄得不好的话，它会被蛇雕抓回雕巢去，撕成碎块喂养嗷嗷待哺的幼雕。

不能不令它胆寒心惊。

该死的蛇雕仍照准它头顶俯冲下来，雕眼闪动着凶光，一只爪子从淡褐色腹羽下伸出来，尖利的指爪在阳光下泛动金属光泽，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给雕爪捏一把的话，狗骨头很有可能会被捏碎。

红桃心虽然还在气势汹汹嗥叫、跃跃欲扑蹿跳，但其实色厉内荏，害怕得狗毛都一根根竖了起来。白桃花和其他母野狗虽然在竭尽全力往这儿赶，但还有一段路程，不可能在雕爪落到它脊背前赶到这儿救驾。它孤掌

难鸣，它势单力薄，它胜算的概率太小。一瞬间，它虚火了，它动摇了，它气馁了。芦花尾并非它的亲生骨肉，它有必要冒自己变成雕食的危险出手援救吗？生命都是自私的，自己活下去才是最最重要的。它有六只亲生幼犬还未长大，还脆弱稚嫩，还无法独立谋生，还需要它抚养。假如它惨死在雕爪雕喙下，或者与蛇雕同归于尽，失去了它的庇护与养育，它的六只亲生幼犬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或因饥饿夭折，或被寒流夺去生命，或遭猛兽凶禽袭击，用不了多久，就会相继追随它奔赴黄泉路的。它的生命是与它亲生的六只幼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活它们也活，它死它们也死。它理应百倍爱惜自己的生命才对。现在撤退还来得及，它知道，蛇雕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它，而是罩在它身体底下的芦花尾，只要它纵身一跃，闪到旁边去，蛇雕就会明智地改变攻击对象，去攫抓芦花尾。它的两条后腿暗暗用力，已准备要这么做了。就在这时，山风传来白桃花焦急的吠叫声，它扭头瞥了一眼，白桃花正飞奔而来，但距离此地还有约七八十米。它看见，白桃花脸色异常严峻，紧张得背毛一根根竖立起来，好像已知晓它想跳闪开去让芦花尾暴露在雕爪下，央求的目光死死盯着它，“汪汪汪”发出一连串恳切的吠叫，用意很明显，是在乞求它千万别挪动千万别躲避千万别跳闪，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芦花尾送给可恶的蛇雕！

一刹那，红桃心犹豫了。它已经罩在芦花尾身上了，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在妹妹白桃花乞求的目光下，它再从芦花尾身上跳闪出去，无疑是一种出卖，是一种背叛，是一种谋害。它与白桃花姐妹情谊刚刚开始恢复，芦花尾是白桃花的心肝宝贝，白桃花亲眼目睹它把芦花尾推给死神，这么一来，毫无疑问，姐妹间刚刚修补好的感情链又要断裂了，白桃花心里会结起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绝对不会原谅它，肯定要恨它一辈子。它爱惜自己的生命，可它也珍惜姐妹情谊。更大的顾虑是，一旦它跳闪开去，让蛇雕把芦花尾抓了去，白虎吞野犬群脆弱的团结局面恐怕就此画上句号，绿祖母的遗愿就要化为泡影，族群又要分裂成互不相容的两个小集团。可是，它难道真的要把自己和六只亲生幼犬都送上不归路？

就在它矛盾彷徨左右为难时，蛇雕已俯冲到它头顶，巨大的雕翼扇出一团团令狗窒息的腥臭，那只杀气腾腾的雕爪，正迅速朝它身上抓过来。它已失去了躲闪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即使它想扭头撤退，也已经来不及了，雕爪会顺着惯性在极短的瞬间插进它的脊背。更为糟糕的是，假如此时它扭头逃窜，雕爪将从背后攫抓它的脊背，它将完全失去反抗能力，像最窝囊的猎物那样被蛇雕抓走。无法逃脱，就背水一战。反正是逃不了啦，横竖都是死，还不如像模像样的死，还不如面对雕爪去死，起码还能

还恶雕以颜色，在白虎吞野犬群留下千古美名。虽然对野狗来说，名声是虚的东西，再好的名声也不能当饭吃，但总比死了以后灰飞烟灭还留下一个怕死鬼的恶名声要好得多吧。

红桃心完全是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迫于无奈，才横下一条心，用更气势磅礴的吠叫，更雷霆万钧的扑跃，迎战来者不善的蛇雕。雕爪离它的头顶仅有两三米远了，它张大狗嘴跳起来噬咬，可惜，目测距离不准，心慌意乱也没跳出应有的高度，这一口咬空了。它无可奈何落回到地面，雕爪继续在降低高度，离它身体只有半米了。它彻底绝望，四条狗腿也忍不住哆嗦起来，再没有力量蹿跳噬咬，只有蹲在原地，朝天张着狗嘴嚎，等待噩运从天而降。这只是个短暂的瞬间，但它感觉就像过了半个世纪，经受了漫长而又痛苦的煎熬。任何生命都这样，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有差异的，欢愉恨时短，恐惧恨时长，时间可以拉长也可以缩短，时间长短因心理状态不同产生很大伸缩。雕爪又往下降了一点，尖锐的指爪眼瞅着就要触碰到它的头皮了，突然间，那雕爪像触电般地缩了回去，一股难闻的腥风掠过地面，蛇雕恐怖的身影在它头顶不足半米处画出一道弧线，又急速腾空而起，“嘎呦嘎呦”啸叫着，拉升到天空去了。

它呆呆望着渐渐升高的蛇雕，好半天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在最后一秒钟，那只蛇雕放弃攻击，缩回雕爪拉升到天空去了。它无法弄清，蛇雕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或许，这只蛇雕并不是太饥饿，犯不着为了一顿并不急需的午餐来冒被野狗咬断脚杆的风险；或许，这只蛇雕生性胆小，被它龇牙咧嘴的咆哮吓唬住了，缺乏与成年野狗搏杀的勇气和胆魄；或许，这只蛇雕曾经与野狗有过交锋，留下惨痛的失败记忆，不愿意再重蹈覆辙，故而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危险已经过去。

它长长舒了一口气，惊吓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窃喜。蛇雕不战而退，对它来说，是最理想的结局了。既没有在两强搏杀中自己身体受到伤害，又没有因为畏惧恶雕从芦花尾身上跳闪开去而使姐妹情谊受到伤害，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啊？

哦，蛇雕，真该好好谢谢你了。

它又变得气壮如牛，使劲朝空中蹿跃扑跳，声嘶力竭地“汪汪”吠叫，用形体语言在向蛇雕挑战：你有种就飞下来，我要咬断你的翅膀，让你变成一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它这么做，与其说是针对蛇雕的，还不如说是做给白桃花和其他母野狗看的，以强化这样一种印象：它英勇无畏，为了庇护芦花尾，不惜与凶恶的蛇雕以命相搏。

蛇雕拉升几十米后，在低空盘旋，似乎有再次俯冲的打算。

这时，白桃花气咻咻赶到了。紧接着，其他母野狗也跑拢来，七条成年野犬一字儿排开，仰起脖子朝天狂吠，进行恫吓与驱赶。蛇雕在半空中又盘桓了一阵，发出一声满怀遗恨的长啸，悻悻地飞走了。

红桃心这才跳闪开去，亮出藏在身体底下的芦花尾。小家伙缩成一团，惊魂甫定，身体在瑟瑟发抖，害怕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白桃花舔吻小家伙的脸，给予深情的抚慰。红桃心也走拢去，伸出舌头舔理芦花尾脊背上凌乱的绒毛，并不时发出圆润轻柔的吠叫：哦，小宝贝，有我和你妈妈在，你放心吧，谁也别想伤害你！

白桃花感激的眼光久久望着它。

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狗心也都是肉长的。人心换人心，其实狗心也换狗心。自打蛇雕事件后，红桃心明显感觉到，它与白桃花之间的姐妹情谊迅速升温。外出狩猎，它要往东，白桃花立马跟着它往东；它要往西，白桃花二话不说立刻顺从地跟着它往西拐。捕捉到猎物后，不再强盗般争先啃食，而是有礼貌地站立一旁，让它行使首领优先进食权。有一次，它的亲生幼犬月朦胧在山上玩耍时，不小心从高约两米的岩石上滚下来，擦破了额头，白桃花看见了，赶紧跑过去，温柔地将小家伙揽进怀里，悉心用舌尖清理掉小家伙伤口上的草屑泥灰，然后将唾液一层层涂抹在小家伙的伤口上，用喜马拉雅野犬的传统医疗手段，为小家伙治疗伤痛。

但愿绿祖母在天之灵保佑，白虎岫野犬群能永远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 偷盗肉食仓库

今年冬天，日曲卡山麓气候异常恶劣，暴风雪频频降临。上一场暴风雪刚刚结束，天气才晴了三天，又一场暴风雪席卷大地。

山坡上的积雪达一尺多厚，野犬爪掌小，腿骨也细，一脚踩下去，松软的雪就会戳出一个洞，整条狗腿都埋进积雪里。这严重影响了母野狗们的奔跑速度。野犬是靠速度和耐力取胜的，在如此深的积雪中，狩猎成功率大打折扣。天气晴朗时，野犬群平均出猎三次，会有一次收获；如此恶劣的天气，平均出猎六次，也很难有一次能得到果腹的食物。

饥饿又像个狰狞的幽灵，在白虎吞野犬群中间游荡。

红桃心称得上是个好当家，一直要等到连续两天吃不到东西，母野犬们饿得眼睛发绿，这才同意去啃食那只藏在雪窝里的冰冻黑熊。这是白虎吞野犬群唯一的应急粮仓，吃完就没有了，所以要尽量节省着吃。尽管如此，也没能维持多久。俗话说，坐吃山空，黑熊虽然肥胖，体重达两三百斤，但吃了五六顿，也就吃得差不多只剩下一具空壳了。这天黄昏，白虎吞野犬群又因为天气的原因打猎一无所获，迫不得已只好再次光顾黑熊埋藏点，那只黑熊，仅剩下一只圆滚滚的脑袋没被啃食，再就是半条熊前腿还没被吃掉。红桃心想了想，把那半条熊前腿，依旧埋进雪窝，只允许母野狗们会餐那只熊头。

熊脑袋虽然大，却骨多肉少，极难啃食。尤其是那个头盖骨，犬牙根本无法咬碎。七条成年犬费了很大劲，把熊眼、熊鼻、熊耳、熊舌……凡能吃的全都吞食干净，连难以撕碎和嚼咽的熊皮，也都通通吃了进去，还是填不饱肚皮，只能算是缓解了饥饿感而已。

好几条母野狗，把圆滚滚白花花的黑熊骷髅，像踢足球一样在雪地里滚来滚去，希冀能再找到一点能咀嚼的东西。遗憾的是，黑熊骷髅就像被有雪域清道夫之称的大嘴乌鸦洗劫过，干净得连一丝肉屑也找不到，不用清洗就可以拿到人类实验室去做标本。

“汪呦，汪呦”，母野狗们贪婪的目光盯着埋藏半条熊前腿的雪窝，叫嚷着，扑蹿着，情绪亢奋，都想立刻瓜分了这最后几斤熊肉。红桃心动用家长权威，用狗爪厮打，用犬牙噬咬，严厉制止哄抢。

红桃心毕竟是首领，它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在它强有力的干涉下，母野狗们只好放弃刨食那半条熊前腿的企图，很不甘心地离开黑熊埋藏点，回白虎吞大本营。

走出老远了，独眼姨妈还扭转头去，瞪起那只贼亮的独眼，恋恋不舍地朝黑熊埋藏点张望。而那只名叫紫杜鹃的母野狗，狗嘴好像生了什么怪毛病似的，怎么也闭不拢，一路走一路滴着唾液，人类中的馋鬼想起珍馐佳肴会淌口水，野狗中的馋鬼想念食物时也会馋涎滴答，可以断定，紫杜鹃虽然走在回家路上，却仍牵肠挂肚那半条熊前腿。

不是它红桃心心肠硬，故意不让母野狗们吃饱。它有它的苦衷，它是当家犬，它不能过一天算一天只图眼前痛快，它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必须实行计划用粮。天气还没有转晴迹象，冬天还远远没有结束，要留着一点食物，准备应付更严重的饥荒。

回到白虎吞大本营，当然就分成两个组，分别给两窝嗷嗷待哺的幼犬反哺喂食。

红桃心刚吐出几口肉糜塞到幼犬嘴里，忽然，对面山腰那蚯蚓状岩缝传来激烈的嗥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听起来像是两条野犬在争吵。它是族群首领，有责任调解群内纷争，便暂停反哺，去蚯蚓状岩缝看个究竟。

天下着小雪，正是满月时节，乌云不算厚，滤下一层淡淡的月光，在漫山遍野白雪的映衬下，能见度很高，山峦树林清晰可辨。

红桃心看见，蚯蚓状岩缝前那块铺雪的平台前，白桃花正凶猛地撕打独眼姨妈。白桃花汹汹地嚎着，一次又一次扑到独眼姨妈身上，使劲用爪子拍打独眼姨妈的脑袋，“啪啪啪啪”，就好像在拍打一只闷葫芦，要把装在葫芦里的东西拍打出来。与此同时，有两条幼犬，哦，就是小青臀和芦花尾，钻在独眼姨妈颈窝下，用爪子捧着独眼姨妈的脸，不断啃咬独眼姨妈的嘴吻。独眼姨妈没有反抗也没有挣扎，唯一那只狗眼泪汪汪，站在哪儿，狗嘴吐出委屈的哀嚎，任凭白桃花和两只幼犬在它身上瞎折腾。红桃心是条有经验的母野狗，一看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肯定是白桃花嫌独眼



姨妈反哺不卖力，吐出来的肉糜太少，小青臀和芦花尾吃不饱，所以粗鲁地扑打，想迫使独眼姨妈吐出更多的肉糜来。白桃花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折磨独眼姨妈了，唉，食物匮乏，老毛病就又犯了。红桃心很了解独眼姨妈，虽然生性贪婪，有时候还会轻微地犯上作乱，但对白桃花却忠心耿耿。如果说白虎吞野犬群里以它红桃心为一派，以妹妹白桃花为一派，分成红党白党两个党派的话，独眼姨妈可称得上是白党铁杆分子，什么时候都站在白桃花一边。

独眼姨妈之所以特别钟情白桃花，成为铁杆白党，是有原因的。

在白虎吞野犬群，过去辈分最大的是绿祖母，绿祖母亡故升天后，独眼姨妈的辈分就是最高的。红桃心和白桃花姐妹俩比独眼姨妈要小一辈。独眼姨妈在族群中地位中等，既非贵族，亦非贱民，而属于平头老百姓。独眼姨妈从没在白虎吞野犬群掌过权，按喜马拉雅野犬女皇独享生育制，独眼姨妈从未生养过幼犬。套用一句人类的话，是个一辈子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老处女。许多年前，独眼姨妈就开始协助首领养育幼犬，担当保育员的角色，用野犬社会的行话来说，就是做帮手犬。原先，独眼姨妈对待白桃花就像对待其他幼犬一样，并没有厚薄之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红桃心记得很清楚，独眼姨妈对白桃花另眼相看，起始于那年秋天的一场小事故。

那是一个淫雨初晴的下午，其他母野狗都外出狩猎了，只有独眼姨妈在家照看一窝出生仅两个月的幼犬。艳阳高挂，雨水把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空气格外清新。幼犬们被淅淅沥沥的雨困在溶洞里已经有一整天，早就憋得难受极了，爪也痒痒，心也痒痒，都盼着天赶快放晴，好痛痛快快出去玩耍。所以，当太阳刚把乌云撕破，幼犬们便迫不及待地拥出溶洞，漫山遍野追逐嬉闹。红桃心记得很清楚，它们这窝幼犬约有七八只，都活泼好动，都调皮捣蛋。你呐喊着追杀，我嗥叫着逃窜，在湿漉漉的草丛和灌木间玩起了捉迷藏。

在箐沟里，有一条溪流，平时水很浅，只有薄薄一层如蝉翼般的清水，沿着山沟淙淙流淌。一下雨，四面八方的细流从山坡汇聚到箐沟，溪水猛涨，泥浪翻卷，宁静的小溪骤然变成一条脾气暴躁的小黄龙。它与白桃花正在溪流边追逐另一只幼犬，也许是道路泥泞的缘故，也许是互相推搡身体失去平衡，跑着跑着，白桃花突然狗失前蹄，身体像只皮球似的从坡上骨碌骨碌滚落下去，“扑通”掉进溪流。水虽然不很深，但落差很高，水流很急，白桃花根本站不稳，被激流裹挟着，冲往下游。“呦呜”，白桃

花在溪流里挣扎，发出求救的呼叫。“呦呦，呦呦”，幼犬们吓坏了，在岸边声声哀嚎。

正在一棵树墩上晒太阳的独眼姨妈听到动静后，飞也似的奔跑过来，沿着岸边拼命追撵。急流速度很快，起码追出两三百米远，这才追上白桃花。独眼姨妈跳进齐腰深的溪流，把白桃花从水里叼了出来。白桃花变成标准的落水狗，浑身湿透，呛了好几口水，小肚皮胀得像只沙田柚，眼珠子一会儿翻白，一会儿转黑，快要晕过去了。独眼姨妈把白桃花叼到一块干燥的岩石上，斜躺下来，摆出母野狗喂奶的姿势，对野犬来说，这是最温婉最柔美的姿势，把白桃花圈进温暖的怀抱，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理白桃花的身体。独眼姨妈舔得仔细而认真，舔遍白桃花身上每一个部位。当时它红桃心就蹲在旁边，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也许是受到惊吓后更渴望能带来安全感的爱抚，也许是在溪流里浸泡受凉更需要成年犬温暖的怀抱，白桃花使劲往独眼姨妈怀里拱，恨不得能钻到独眼姨妈心窝里去。阳光很旺，又有独眼姨妈殷勤的舔理，白桃花浸湿的身体很快就蒸干了，绒毛又蓬蓬松松像朵蒲公英。可白桃花还是赖在独眼姨妈怀抱里，哼哼唧唧撒娇，惬惬意意打盹。而独眼姨妈既不嫌累，也不嫌麻烦，就这样长时间侧躺着，一刻不停地舔吻白桃花的额头、脊背和耳郭。独眼姨妈神色端庄慈祥，那只独眼闪耀着圣洁的母性的光芒。直到外出狩猎的野犬群归来，独眼姨妈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白桃花。

从此以后，独眼姨妈对白桃花另眼相看，反哺喂食时，假如是其他幼犬来乞讨，独眼姨总是很吝啬地吐出一小点来，爱吃不吃，吃不饱也不管，态度凶巴巴的；可要是白桃花来乞讨时，独眼姨妈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慈眉善目，和颜悦色，一个劲地反哺，肚子里有多少内容就吐出多少内容，毫无保留地奉献。当白桃花埋头进食时，独眼姨妈银白色的唇须向上弯翘，对野犬来说这是愉快表情，吃在白桃花嘴里，乐在独眼姨妈心里。平日里，只要轮到独眼姨妈在家看守幼犬，便寸步不离地跟在白桃花后面，白桃花做游戏，独眼姨妈就蹲在一旁欣赏，白桃花玩累了，独眼姨妈就将其拥在自己的怀里休息。

有一次，幼犬们在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上玩耍，老天突然下起冰雹，蚕豆大的冰块噼里啪啦砸下来，当时正由独眼姨妈在照看幼犬，立刻就蹿到白桃花身边，用自己的身体罩在白桃花身上，为白桃花撑起一把保护伞，而其他幼犬也想挤到它肚皮底下来躲避，却被它粗鲁地推开去。冰雹足足下了半个小时，四周没有可躲避的树，也没有可钻进去避难的洞穴，所有的幼犬都被冰雹砸得鼻青脸肿，唯独白桃花安然无恙。

简直就像个跟屁虫，简直就是个马屁精。

当时它红桃心年幼无知，不明白独眼姨妈为何偏心眼，独独喜欢白桃花，还曾为此愤愤不平过。长大后，尤其是当上族群首领后，它这才明白，独眼姨妈之所以专宠白桃花，其实是一种“情感借代”；独眼姨妈在野犬群里属于没有资格生育的帮手犬，但独眼姨妈是条有血有肉的野犬，母性的本能压抑在心底；白桃花溺水后依偎在独眼姨妈的怀里，就像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情感闸门，独眼姨妈身上潜伏的母爱喷涌而出。

独眼姨妈把白桃花当做自己的女儿，寄托了最深沉最浓烈的母爱。

在人类的语言中，对这种关系有多种称谓，干妈、寄娘、继母、养母、义母、奶妈、过房娘等等。野犬社会虽然没有那么复杂的称谓，但这种特殊的母女关系还是存在的。

红桃心相信，独眼姨妈决不会有了食物藏着掖着不反哺给白桃花所生的幼犬，独眼姨妈之所以没能喂饱小青臀和芦花尾，肯定是胃囊里已经空空如也，实在没有东西可吐出来了。白桃花如此逼迫独眼姨妈，也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啊。红桃心看不下去了，蹿跳过去，挡在白桃花面前，阻止这种毫无理由的虐待。

“汪汪”，别发神经了，它肚子里没有食物，拿什么来喂你的幼犬呀？

趁着红桃心调解之际，独眼姨妈溜到一旁，蜷缩在角隅，委屈地“呜呜”低嚎。

小青臀和芦花尾，追撵着独眼姨妈，像两个小强盗强行索要食物。

白桃花用额头抵撞红桃心的身体，仍想冲破阻拦，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迫使独眼姨妈吐出它的宝贝幼犬急需的肉糜。

穷凶极恶，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饥寒交迫，所以性情变得凶暴，所以才会脸不红心不跳做出种种不齿于人类也不齿于狗类和其他兽类的恶行来。

红桃心痉挛腹部伸缩脖颈，吐出两口肉糜来喂给小青臀和芦花尾。它

在撕食那只黑熊脑袋时，也没吃到多少熊肉，胃囊里内容也不丰富，说实话，吐出这两口肉糜来它很心疼，因为在葫芦形溶洞里，它的几只黄皮寡瘦的亲生幼犬也正等着它反哺喂食呢，它当然更愿意把珍贵的肉糜留给自己的宝贝享用。可它还是咬咬牙吐了两口肉糜喂小青臀和芦花尾。它是当家犬，它有责任平息群内纷争。再者，此时吐两口肉糜，犹如雪中送炭，会进一步巩固姐妹情谊，这样所失与所得也就平衡了。

小青臀和芦花尾还想缠着红桃心讨取更多的肉糜，红桃心尾巴左甩右抡，把两个贪婪的小家伙驱赶开。哦，我已经没有东西可喂你们了，忍着点吧，你们投胎做了野犬，就只能经受忍饥挨饿的磨难，你们想不挨饿，来生来世就去投胎做两足行走的人，而今地球上只有人彻底解决了填饱肚子的问题，其他任何种类的生命都无法与饥饿说拜拜。哦，我来教你们克制饥饿的办法。早点睡觉，睡着后就不会觉得饿了。明早醒来，幸运之神会降临白虎吞野犬群，逮着一头大野猪，让你们吃得嘴角冒油，让你们吃得直打饱嗝！

总算摆脱了小青臀和芦花尾的纠缠，总算平息了白桃花与独眼姨妈之间的纷争。红桃心回到葫芦形溶洞，继续反哺肉糜喂自己所生的幼犬。本来肚子里的内容就少得可怜，又匀了两口喂白桃花的幼犬，所剩就更少了，吐了三两口，胃囊就吐空了，也只好使用对付饥饿的老办法——蒙头睡觉，但愿瞌睡虫早早光顾，把饥饿感通通叮死。

饥寒夜长，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也不知睡了多少个零碎觉，天仍黑沉沉的，夜幕连一丝曙光都还未透露出来。幼犬们相拥而眠，互相用体温取暖，因为饿而睡不踏实，不时传出梦魇惊叫。唉，这漫漫长夜，这茫茫严冬，何时是个头啊。

突然，溶洞外传来窸窣窸窣轻微的声音。野犬不仅嗅觉灵敏，听觉也十分优秀，顺风能听到三里外野猪崽子的呼噜声。红桃心一听就听出来，这声音并非雪球滚动，也不是枯枝落地，而是狗爪踩踏积雪的声音。它本来就睡得很浅，似睡非睡，这异常的响声，使它顿时清醒过来。坚挺耳郭谛听，那脚步声轻得就像蜻蜓点水，走走停停，渐渐向山谷外飘散。对听觉器官发达的动物来说，声音也是一种形象，能通过辨识细微变幻的声音而在脑子里映显鲜活的图景。它听出来了，某一条成年野犬，蹑足蹑爪在雪地行走，走得很谨慎，生怕弄出什么响动来，走几步便停下来观察四周，唯恐被其他野犬发现。要是正常的起夜排泄，用不着如此小心翼翼，也不用跑出白虎吞大本营去。三更半夜，顶风冒雪，做贼似的在巢穴外行

走，绝对是要做见不得人也见不得狗的勾当，不能不引起它的警惕。它爬起来，钻出溶洞，去看个究竟。它是当家犬，探明异常情况，本在它的职权范围之内。

雪地上，有两行模糊的足迹，向山谷外延伸。

野狗是跟踪盯梢的行家里手，红桃心鼻子在足迹上嗅闻，很快从细如游丝的气味中验明神秘夜行者的身份，原来是妹妹白桃花！

如此寒冷的雪夜，把一窝幼犬扔在蚯蚓状岩缝里，独自跑到山野来，是要干吗呀？

野狗不是夜行动物，野狗的生物钟与人类相似，都是夜伏昼行。换句话说，野狗不会在半夜跑出去捕捉猎物。再说了，漫天飞雪，黑夜沉沉，就算你心血来潮想去打猎，又哪儿去找猎物呀？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白桃花是梦游症患者。可是，姐妹俩自小生活在一起，它从没发现白桃花有梦游的毛病啊。

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必须弄个明白。

出了山岙口那块白虎状巨石，白桃花大概觉得自己诡秘的行踪已经瞒天过海，胆子放大了，不再蹑手蹑脚走走停停，而是撒开四条狗腿快速奔跑。

星光朦胧的雪野，一个黑影在跳跃。

黑影迅速向古戛纳河边跑去，从路线和方位判断，目的地似乎就在离河岸不远的山岙晃。突然，红桃心心里一阵战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妹妹白桃花半夜贼头贼脑跑到这儿来，是不是想偷窃剩下的半条熊腿呀？

因为那头倒霉的黑熊就是在古戛纳河捕杀的，所以掩埋黑熊的雪窝子——白虎岙野犬群的临时肉食仓库，就设在河岸边那个曲折隐蔽的山岙晃里。

果然不出红桃心所料，白桃花直奔到山岙晃底端那个微微隆出地面的雪丘，就立刻开始刨雪。喜马拉雅野犬由于长年生活在高山雪域，在适者生存进化规律作用下，四只爪掌较其他种类的野犬面积要大一些，指爪也

要长一些，以适应在松软的雪地行走，也适应用爪子挖掘藏在雪层下的穴兔或角雉。可以这么说，每一条母野犬都是挖雪能手。只见白桃花趴在雪地上，四只狗爪像高效铲雪器，错落有致地朝后刨雪，就像人类灵巧的双手在弹钢琴，“沙沙沙，嚓嚓嚓，哗哗哗”，雪花四溅，就像飞泻出一道雪的瀑布。一会儿工夫，微微隆起的雪丘上就被刨出一个雪坑，飘散出冰冻熊肉特有的香味。

白桃花将嘴吻探进雪坑，急不可耐想啃食那半条熊腿。

红桃心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只好从藏身的雪沟里跳出来，嗥叫一声，跑到白桃花面前，用胸脯和脖颈使劲顶撞挤对，把小偷从犯罪现场推搡开去，不让行窃者得逞。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偷窃族群的肉食仓库，你还想不想活啦？

喜马拉雅野犬，是唯一能在高山雪域存活的野犬种类。从解剖学上说，喜马拉雅野犬生理构造与其他种类野犬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之所以其他种类野犬无法在日曲卡雪山一带高山雪域生存，而只有喜马拉雅野犬能在自然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生活并繁衍后代，关键是靠两条；一是在族群内部实行女皇独享生育制，优生优育繁殖最健壮的品种，并利用集体力量保证这些后代健康成长；二是具备储存食物的能力，饱的时候想着饿的时候，有东西吃的时候想着没东西吃的时候，丰裕的日子想着饥荒的日子，用肉食仓库来调剂丰歉不匀的生活，度过漫长而又严寒的冬天。

构筑肉食仓库、储存食物的行为，对喜马拉雅野犬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生存意义，因此，族群内部有一套相应的规矩，以约束个体行为，保证肉食仓库里所储存的食物在非常时期能发挥济贫赈灾的作用。

最需要防范的当然是内部偷盗。野狗从本质上讲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捕获猎物的过程就是一个投机取巧和血腥杀戮的过程，在这种屠夫生涯中不可能熏陶出天使般纯洁的灵魂，事实上每一条野狗都喜欢顺手牵羊，都恬不知耻想做梁上君子，都愿意靠偷窃过不劳而获的生活；指望母野狗提高道德品质，用某种信念或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守基本原则，自觉维护道德底线，自觉实行戒偷戒盗，那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要想在野犬社会建立某种秩序，要想在族群肉食仓库有效禁绝偷盗行为，只有依赖血腥的惩罚措施。

在喜马拉雅野犬内部，把偷盗自家的肉食仓库，视为除普通母野狗红杏出墙、暗结珠胎、破坏女皇独享生育制之外最严重的犯罪。在食物严重匮乏的冬季，去偷盗自家肉食仓库，直接损害族群内每一条母野狗的切身利益，当然会激起公愤，全族共讨伐之，全体共诛杀之。白虎岙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偷盗肉食仓库的事，偷盗者轻则被视为异己分子而被驱逐出族群，重则被当做十恶不赦的要犯当场咬杀。

有一年冬天，日曲卡雪山频频发生雪崩，食源稀少，日子过得相当窘迫。那天夜里，一条名叫曼陀罗的母野狗，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便在凌晨趁其他野狗熟睡之际，悄悄潜入肉食仓库，偷吃埋在雪窝里的小半只斑羚，它晓得此事瞒不过众多的狗鼻和狗眼，害怕遭到惩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斑羚肉吃个精光，然后离开白虎岙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到了第二年秋天，曼陀罗实在受不了形单影只的流浪婆生活，心想偷盗肉食仓库的事已过去大半年，大家或许对这件事已经淡忘，不会再追究它的刑事责任了，便又回到白虎岙，想重返野犬群生活。它刚跨入白虎岙野犬群地界，树丛后面“呼啦”蹿出十来只野狗，团团将它包围，穷撕猛咬，把它两条后腿都咬断了。时间并没有淡化记忆，时间并没有消除怨恨，迟到的惩罚依然落到偷盗者身上。一条只能匍匐爬行的残废狗，不可能有存活希望。四天后，老天爷下起这个冬天最早的一场雪，雪过天霁，母野狗曼陀罗变成了一具僵冷的尸体。

没有宽恕，没有怜悯，也没有同情。

加大偷盗风险，增加偷盗成本，谁偷盗谁倒霉，使偷盗者所失大于所得，也就是说你偷盗获得的东西远不足以弥补惩罚所带来的精神与肉体的损失，才能最终杜绝偷盗行为。

白桃花看见雪沟里突然蹿出一条野狗，先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姐姐红桃心，一颗剧烈跳动的心这才稍稍平静一些。它大幅度摇甩尾巴，不停地抖动耳郭，狗眼泪光迷蒙，回眸白虎岙，嘴里发出“噗噗咔咔”的狗式哭泣声。

红桃心是它姐姐，知妹莫如姐，它当然晓得白桃花这套形体动作所表达的意思，是在向它诉说困境和乞求饶恕。哦，幼犬们饿得睡不着觉，做娘的岂能坐视不管？实在迫于无奈，这才出此下策，看在亲姐妹的情分上，你就高抬贵手放妹妹一马吧。

红桃心本来就没想把白桃花怎么样，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不管是犯了罪还是犯了错，能包庇的当然尽量包庇。野狗就是野狗，没必要嫉恶如仇，更没必要大义灭亲。该网开一面的时候就要网开一面，该徇私枉法的时候就要徇私枉法，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说，为了让膝下的幼犬吃饱，做母亲的铤而走险去偷盗，也算不得是十恶不赦的罪行。它红桃心也是母亲，它也有切身的体会，当看着自己的心肝宝贝饿得奄奄一息时，真恨不得咬下自己的大腿给小家伙充饥，只要能弄到吃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所以冒出偷盗肉食仓库的念头来，也算是正常的企图和冲动。

平心而论，偷盗行为的根源就是贫困。以偷为乐，以盗为荣，把盗窃做为是一门艺术，毕竟是极个别现象。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衣食无着落魄潦倒走投无路，才会把不光彩的偷盗当做谋生手段。在人类社会，假如人人都吃得饱吃得好，穿得暖穿得俏，住得舒适住得宽敞，还有足够的钞票出国旅行或游览名山大川，小偷的数量肯定直线下降，不敢说小偷就会绝迹，起码会变成难以寻觅的稀缺资源。野犬社会也同样如此，假如每一条野狗都吃得饱，棒打獐子瓢舀鱼，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谁还会三更半夜顶风冒雪来盗窃肉食仓库呢？

算啦算啦，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偷盗未遂，知错改错，主动中止犯罪，是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红桃心尾巴在空中抡着圆圈，以示宽容和原宥。与此同时，它两只前爪“刷刷”刨着浮雪，想把被白桃花刨开的雪窝重新掩盖好。仓库重地，掩饰可疑痕迹，这很重要。

没想到的是，白桃花蹿跃过来，胸部撞击它的头部，把它从雪窝旁撞开去，然后霸住刚才刨雪的位置，又继续挖掘埋在雪层下的半截熊腿。

红桃心明白了，白桃花并没有想要中止犯罪的意思。白桃花之所以用泪眼祈望它，之所以摇尾巴乞求它，并非是害怕惩罚等待宽恕。完全相反，白桃花是在要求它睁只眼闭只眼且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发现，而让白桃花把偷盗进行到底。

包庇罪犯，等于自己也在犯罪。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当家犬，它有责任守护肉食仓库免遭偷盗。现在眼瞅着偷盗者在挖掘食物，犯罪就发生在自己鼻子底下，身为首领而无动于衷，而不去制止，而无所作为，这也太不像话了啊。

它从雪地爬起来，又去到埋藏熊腿的雪窝，用倾轧挤对的办法，阻止



白桃花挖掘。

我好歹还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我不能为了姐妹亲情而出卖原则和良心。

白桃花嘴吻在红桃心额头、脖颈和后脑勺热烈舔吻，嘴里“呼哧呼哧”吹出急切的气息，喷射在红桃心脸上，那是在恳求：看在姐妹情分上，你就让我啃几口冰冻熊腿解解馋吧，蚯蚓状岩缝里有两只幼犬已经饿得脖颈都竖不直了，我若再不能带食物回家喂它们，恐怕难以支撑到天亮了。夜半三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了你没有谁会知道我来偷吃过那半截熊腿。求你了，给我和我的孩子一条生路，这辈子我会永远感激你的。

假如真的能瞒天过海，保证不让其他母野狗晓得白桃花曾扮演梁上君子光临过肉食仓库，红桃心或许会允许妹妹白桃花啃吃几口熊腿。作为当家犬，既要讲原则性，也要讲灵活性，在暗中牺牲些许集体利益，以进一步巩固姐妹情谊，也未尝不是一笔好交易。但事实上，这种偷盗行为想要瞒住其他母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人类社会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野犬社会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狗不知，也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人类把野狗驯化为家犬，又从家犬里头培养出警犬，利用狗灵敏的嗅觉、视觉与听觉，来协助人类破获疑难案件。可以这么说，狗天生就是侦探，白虎吞野犬群一大伙母野狗其实就是一大伙经验丰富的侦探，不管白桃花如何巧妙掩盖偷盗痕迹，如何精心伪造犯罪现场，如何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段，都不可能骗过母野狗的鼻子和眼睛。破绽总归会暴露出来，假象肯定要被揭穿的。

一旦母野狗们查出是白桃花盗窃了那半截熊腿，除了与白桃花有特殊关系的独眼姨妈外，其他几条母野狗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会群起而攻之，按传统规矩严惩偷盗者，族群将不可避免爆发一场血腥的窝里斗。

这不单单是纪律与秩序的问题。

谁都懂得，同样一份食物，由于时空切换，其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说这半截熊腿吧，要是在食物丰盈的夏季，谁也不会把这么点粗糙难嚼的熊肉当回事的。但现在，肆虐的暴风雪频频发生，而外出狩猎又屡屡落空，在寒冷和饥饿结成“反狗”联盟猖狂向野犬群进攻的特定时期，肉食仓库储存的食物，其意义远远超出食物本身，变成族群团结的一个象

征，变成在恶劣环境中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变成生存还是毁灭的转换契机。同样是半截熊腿，就成了关注的焦点，就成了争抢的目标，就成了生的希望和死的威胁。

日曲卡雪山北麓本来生活着一个名叫冈蒂斯的野犬群，这是一个很兴旺的野犬群，共有十二条成年母野狗，首领是条名叫山楂果的五岁龄雌犬，年富力强，帮手犬也大多身强体壮，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野犬群，最终却毁于一桩普通的偷盗案。也是这么一个暴风雪频频袭来的寒冬，首领山楂果率领十条母野狗外出觅食，运气不佳，连续奔波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第三天中午，冈蒂斯野犬群好不容易盯上一只黑麂，所有的母野狗都明白这是一场生死角逐，虽然饥肠辘辘，体力严重透支，却仍咬紧牙关穷追猛撵。总算功夫不负苦心狗，在一座雪峰上将黑麂团团围住。前面是百丈悬崖，后面是杀气腾腾的野犬群，黑麂哀叫一声，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野犬群欣喜雀跃，按以往的经验，黑麂属于自杀性坠岩，从如此陡峭的悬崖落下去，即使侥幸不摔死，也必定四肢折断，内脏震伤，躺在地上无法动弹。野犬群只消从缓坡绕到悬崖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捡食到那只已摔得半死的黑麂。

但野犬群高兴得太早了，黑麂跳下悬崖的一瞬间，天空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金雕，顺着气流迅速俯冲下来，玩了一个空中擒物的动作，没等黑麂砸落到地上，在半空中就伸出一双强有力的雕爪，抓住黑麂的脊背，奋力拍扇翅膀，升上高空，像颗金色的流星，飞到日曲卡雪山背后去了。快要到口的麂子肉，霎时间变成泡影。母野狗们体力已消耗殆尽，这时即使从树林跑出一头野猪来，也没有力气去追捕围歼了。

非常时刻，首领山楂果发出去肉食仓库的指令。这是很明智的决定，冈蒂斯野犬群在雪窝里藏着两只冰冻野猪头，备战备荒为人民，正好开仓济贫，以解燃眉之急。肉食仓库设在雪山西麓一条荒僻的山沟里，约有十多里路程。虽然每一条母野狗都已累得筋疲力尽，虽然快要到手的黑麂被金雕劫走使母野狗们垂头丧气，但开仓济贫的好消息冲淡了失败的沮丧，鼓舞它们拖着疲乏饥馑的身体在雪地艰难跋涉，只要坚持走到雪山西麓就能吃到野猪头，这个美好的憧憬，这个实实在在的希望，刺激它们拼出最后一点残剩的体力，坚持走完十多里路程。钻进荒僻山沟，却看到，雪窝已被刨开，藏在雪层下的两只冰冻野猪头不见了，四周撒落凌乱的碎骨和牙齿，还有两只无法啃咬的头盖骨，一片狼藉。从雪地留下的足迹与

气味不难判断，是族群内部有三至四只母野狗在昨天半夜潜入肉食仓库，卑鄙地偷吃了两只冰冻野猪头。

赖以活命的食物失窃了，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有三条年老体衰的母野狗哀嚎数声，吐出几口鲜血，当场栽倒在地，再没能爬起来。多数母野狗互相猜疑互相指责互相攻讦，搜索寻找可耻的偷盗者。有两条母野狗急火攻心神志不清，互相把对方当做可以充饥的食物，撕抓噬咬起来。很快，蔓延成一场大规模群内冲突。因绝望而丧失理智的母野狗们展开一场血腥混战，你咬掉我的耳朵，我叼下你的尾巴，你抓瞎我的狗眼，我咬破你的颈窝。首领山楂果咆哮呵斥，想制止这场杀戮，但母野狗们杀红了眼，根本就不听它的。结果，有六条母野狗死于非命，倒在血泊中。有两条母野狗远走高飞，投靠其他野犬群去了。冈蒂斯野犬群死的死散的散土崩瓦解，只剩下首领山楂果守着一窝仅两个月大的幼犬，最后也因为孤家寡“人”，没有帮手犬无法获得足够食物，幼犬们相继夭折，山楂果也忧郁而亡了。

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冈蒂斯野犬群的悲剧千万不能在白虎岙野犬群身上重演。

请原谅我，我没权力让你这么做的。红桃心再次刨动浮雪，把被白桃花挖开的雪窝重新掩埋起来。忍一忍吧，为了整个族群的利益，请再忍一忍吧。明天白虎岙野犬群就会交好运了，顺顺当当捉到感兴趣的猎物，让你与你的小宝贝放开肚皮吃饱。

白桃花并不甘心盗窃计划就这么流产，从喉咙深处发出“呜呜”低嚎，身体前后律动，摆开跃跃欲扑的架势，似乎偷窃不成马上就要用武力进行抢劫了。红桃心晓得，白桃花不过是在进行恫吓而已，不可能真的暴力抢夺。它俩都是成年母野狗，白桃花在体力上和格斗技巧上并不占有优势；白桃花是偷盗者，它是捍卫者，白桃花代表邪恶，它代表正义，在野犬社会也是邪不压正的；此地离白虎岙大本营不远，直线距离大概一千五百米左右，放声咆哮的话，肯定会惊动其他母野狗，这对白桃花显然是很不利的。因此，红桃心并没张牙舞爪摆开应战姿势，而是伫立在埋有半截熊腿的雪窝上，昂首挺胸，做出绝不妥协的姿态来。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不管你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还是来半软半硬的，都没有用，我是软硬不吃，反正不会与你沆瀣一气偷盗集体肉食仓库的。

红桃心轻声吠叫，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与立场。

白桃花果然不敢动粗，悻悻地哀嚎一声，猛甩尾巴，离开古戛纳河，回白虎岙去。偷盗无法得手，继续待在冰天雪地里，只能白白消耗身体热能，不如快点回家。

姐妹俩并肩而行，一路上，白桃花不时将怨恨的眼光投射到红桃心身上。

红桃心一边小跑一边注意观察，希望能撞倒一只雪兔或遇到一只老鼠，这样就可以弥补白桃花的损失，也可挽回姐妹间的隔阂。遗憾的是，直到回到白虎岙大本营，一路上什么活的东西也没碰到。

但愿白桃花能理解它的难处与苦衷，别为了这件事使姐妹俩又产生新的矛盾。

## 谁先动了杀机

红桃心希望白桃花确确实实是睡着了，没有听见它所生的幼犬月朦胧的呼救声，是一次意外的失误，而不是存心见死不救。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红桃心率领母野狗们外出狩猎，留下白桃花在白虎岫大本营担任保育员角色，负责照看两窝幼犬。那天运气还算不错，中午野犬群来到尕玛尔草原，刚好碰到一对雪狐在搬运一只冻死的小山羊，以强欺弱以众欺寡，是各种野生动物都必须恪守的生存之道，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红桃心带着母野狗一拥而上，一对雪狐自然不是一群野狗的对手，只好弃羊保命，扔下猎物逃之夭夭。白虎岫野犬群捡了个便宜，用最快的速度将小山羊撕食干净，然后班师回朝——回白虎岫大本营。

时间尚早，日头刚刚偏西，幼犬们漫山遍野玩耍，享受冬季难得的日光浴。红桃心站在葫芦形溶洞前，用吠叫声召唤自己所生幼犬前来进食。幼犬们急不可耐地围拢来，野狗也有最基本的数的概念，它清点了一遍：一、二、三、四、五，怎么少了一只呢？又数了一遍：五、四、三、二、一，还是少了一只！又点名式地清查，发现少的是那只名叫月朦胧的幼犬。这是很蹊跷的事情，大本营内风平浪静，站立在面前的幼犬神色并无异常，不像是遭受过猛兽凶禽的袭击。这窝幼犬年岁尚小，生物钟远未达到离家出走的时刻，再说月朦胧在几只幼犬中属于胆子比较小的，不可能独自跑到白虎岫大本营外面去。这几天野犬群日子过得并不算太拮据，接连数日每次外出打猎都小有收获，虽谈不上丰衣足食，却也没有饥饿之虞，不可能饿得昏倒在山旮旯里。

红桃心记得很清楚，早晨它率领母野狗们出征狩猎时，查看过每一只幼犬，月朦胧活蹦乱跳，健康状况良好，无生病迹象，不可能突然间得暴病，心肌梗塞或脑溢血什么的，倒毙在山野某个隐秘的角落。这时候，红桃心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今日在家值班担当保育员角色的白桃花，也不见了踪影。山腰蚯蚓状岩缝前，只有独眼姨妈与灰肚皮在给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喂食。这当然也是极不正常的事情，按理说，野犬群狩猎归来，在家留守的母野狗听到动静后会立刻跑出来迎候的。红桃心突然心里

产生不祥的预兆，胸口一阵阵发紧，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它匆匆吐出几口肉糜，胡乱打发站在它面前向它乞食的五条幼犬，便撒腿奔向山梁，找寻失踪的月朦胧。“呦呦，呦呦”，它一面跑一面急切地呼唤。穿过那块白虎状巨石，拐进背风的雪坡，它突然听到微弱的嗥叫声，声音虽然嘶哑干涩，但凭着母亲的本能，它还是一听就听出来了，是它的宝贝幼犬月朦胧在叫。

它赶紧循声奔过去，绕过两座雪堆，发现呼叫声就来自一个不规则的冰窖。所谓冰窖，是日曲卡雪山特有的地貌现象，在终年不化的冰峰雪坡，由于风暴、地形、日照等方面的原因，在冰面形成大小不等的窟窿，俗称冰窖，浅则数丈，深则数十丈，无论何等走兽，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就像掉进水晶陷阱，很难爬得出来。红桃心走到那个传出叫声的冰窖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得心惊肉跳。果真是它的心肝宝贝月朦胧，吊在冰窖的边缘，两条后腿站在冰窖洞口下端约一公尺的一条冰的台阶上，身体呈垂直状，两条前腿钩住冰窖边缘的裂缝，仅有半个脑袋探出地面，发出哀哀的呼叫声。

这是一个很深的冰窖，站在边缘朝下窥望，黑黢黢见不到底，只有一股阴风从洞底蹿上来，令狗毛骨悚然，少说也有几十丈深。从月朦胧站立的姿势，不难猜测当时所发生的情景。小家伙也许是因为贪玩，也许是因为追逐小松鼠什么的，来到这块雪坡，冰面太滑，小家伙一不留神滑了一跤，身不由己地滑进这口冰窖。小家伙是尾朝下头朝上滑进冰窖的，不幸中的万幸，刚刚滑进洞口，两只后脚爪踩着那条冰的台阶，身体不再往下滑了。但那条冰的台阶极窄，说是台阶还不如说是冰棱更准确些，仅有两三厘米宽，刚刚能容得下两只踮立的狗脚爪。小家伙魂都快吓掉了，蹿跳技术又很稚嫩，根本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从冰窖蹿跃出来，摆脱困境。小家伙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身体一动也不敢动，生怕一动就会掉下去。事实也是如此，这么险峻的地形，稍稍动弹，极有可能就坠落几十丈深的冰窖，葬身水晶坟墓，插翅难逃。如得不到救援，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硬邦邦的冰冻狗。

小家伙只能勉强站稳在冰的台阶上，两只前爪死死抠住冰窖边缘的裂缝，扯开嗓子喊救命。遗憾的是，此地离葫芦形溶洞尚有一段距离，又是背风，谁也听不见小家伙的呼叫。用小命吊在刀尖上来形容幼犬月朦胧的处境一点也不过分。红桃心来不及多想，赶快趴了下来，先稳住自己的身体，然后嘴吻探进冰窖，叼住月朦胧的后颈皮，就像拔萝卜似的往上拔，小家伙“呜呜”叫着，借着它提拔的那股升力，也同时用力往上蹿跃。“嚓

喇”一声，冰窖边缘掉落许多雪块冰碴，小家伙终于翻上冰窖，脱离了险境。

小家伙浑身软得像坨稀泥巴，躺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力气已经耗尽，张嘴想哀嚎，都发不出声音了；四条狗腿冷得像冰棍，身体瑟瑟发抖，怎么也停不下来。哦，小家伙的体力差不多快衰竭了，幸亏它发现得及时，要不然的话，顶多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小家伙就会因四肢僵木而摔落冰窖。它把月朦胧搂在自己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和小家伙冰凉的身体，用母亲的胸怀来慰藉小家伙受伤的心灵。过了约大半个小时，月朦胧总算恢复了点元气，抖抖索索可以站起来了，跟着它回葫芦形溶洞。

登上小山包，路过一块裸露出地面的岩石时，它吃惊地发现，妹妹白桃花正躺在岩石上呼呼大睡。“汪”，它冲着白桃花愤怒地叫嚣一声。白桃花似大梦初醒，睁开惺忪的睡眼，四条狗腿前后伸展开，头尾上翘狗腰下沉，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伸了好几个狗式懒腰。“汪呦”，红桃心汹汹咆哮起来：你这个保育员是怎么当的呀？我的宝贝差点掉进冰窖了，你知道吗？白桃花看看缩头缩脑还在不停发抖的月朦胧，从岩石上跳下来，耸动鼻翼做出愧疚的表情，还伸出狗舌舔舔月朦胧的额头，似乎在为自己的失职而进行道歉。虽然在照看幼犬时，偷懒睡觉，犯了渎职罪，但毕竟没造成严重恶果，红桃心也不好把白桃花怎么样了。

唉，阳光暖融融，躺在被太阳烤得温热的岩石上，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这种情况也确实是很避免的啊。

可是，白桃花躺卧的那块岩石，距离月朦胧险些掉进去的那个冰窖，直线距离最多也就是两百来米，中间虽有几座雪堆遮挡，却是冰窖在上风口，岩石在下风口，月朦胧呼救半天，狗的听觉应该是很灵敏的，白桃花怎么可能一点都听不到呢？

也有这种可能，白桃花昨天夜里没有睡好，幼犬闹得它几乎一宿没有合眼，瞌睡特别浓，眼睛特别涩，眼皮特别沉，所以睡得特别死，听不见月朦胧的呼救。

但是，狗的睡眠不可能像人那样，一躺下去就连续熟睡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各类动物都有自己不同的睡眠习惯，大多数蛇吃饱喝足后可以呼呼大睡好几天直到腹中食物消化后这才醒来；黑熊冬眠一觉可睡一两个月；马站立着便可进入梦乡……狗的睡眠习惯是这样的，每天睡眠的次

数很多，但每一觉持续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便会苏醒过来，若无异常动静，过一会儿又渐入梦境。各种迹象表明，月朦胧陷入困境的时间少说也有一个小时以上。白桃花是野狗，既然是野狗就必然符合狗的睡眠习惯，在这个时间段里不可能一次也不醒过来的，醒过来后理应听到月朦胧的嗥叫。

当然，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巧合，月朦胧出事时，白桃花正在熟睡，月朦胧扯开嗓子拼命喊叫，喊了好一阵不见回应，嗓子喊哑了，力气耗尽了，不得不停止嗥叫，歇一歇喘口气，就在这时，白桃花一觉醒来，换句话说，白桃花苏醒的时候正是小家伙停止喊叫的时候，数分钟后，白桃花又眼皮打架沉沉入睡，而月朦胧休息片刻后，恰巧又在这时候嗥叫呼救，由于时间上的阴差阳错，所以白桃花未能听到月朦胧的叫声。

无巧不成书，难道世界上真的有这般巧的事吗？

它不该这么怀疑自己妹妹的，红桃心想，这是毫无根据的乱怀疑，白桃花假如没睡死，听到月朦胧呼救，怎么可能不出手援救呢？把月朦胧解救出困境，并不需要赴汤蹈火，也不需要上刀山下火海，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血的代价，不存在舍己救“人”的问题。事实上，救援工作简单易行，可以说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完成的事情，白桃花何乐而不为呢？换了任何一只母野狗，听到月朦胧嗥叫，都会毫不犹豫去相救的。红桃心使劲甩了甩脑壳，要把怀疑从脑袋里甩丢出去。多余的怀疑是有害的，疑神疑鬼，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让自己变得神志恍惚。更要紧的是，它和白桃花亲姐妹间的关系，从亲密到恶化，又从恶化到缓和，最近又因它阻止白桃花偷窃肉食仓库里的熊腿而彼此产生新的芥蒂，目前的关系正处在微妙阶段，无端猜疑，只会加深彼此间的不信任，进而关系越来越僵，剑拔弩张，反目成仇，甚至会连累到整个族群，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小集团。

这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它尽量要避免的。

白桃花确实是睡着了，碰巧没能听到月朦胧的呼叫，谁都有疏忽大意的时候，别再去钻牛角尖啦，红桃心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作了最后的结论。

然而在心底，总有黑色的疑点，怎么也擦洗不干净。一不留神，脑子里就会跳出这么一组镜头：幼犬月朦胧蹦蹦跳跳，捉一只在雪地觅食的高



山寒鸦；高山寒鸦飞飞停停，来到这块铺满积雪的山坡；月朦胧年龄尚小，缺乏生活经验，根本不知道冰窖有多危险，竟然尾随着高山寒鸦走到冰窖边缘来了；白桃花作为保育员，躺卧在山包上，居高临下监视看管正在奔跑玩耍的两窝幼犬；白桃花看见月朦胧正在向危险一步步逼近，张嘴要用吠叫声提醒月朦胧注意，可吠叫声到了舌尖又咽了下去；白桃花的眼里闪烁着狰狞的目光，嘴角漾起一丝奸笑；月朦胧在倾斜的冰面了滑了一下，就像坐滑梯一样，滑进冰窖，陷入上下两难的困境；白桃花佯装睡着了，等待月朦胧因坚持不住而栽落深渊……

别胡思乱想，红桃心告诫自己，邪恶的幻想有百害而无一利。可不知为什么，那几幅虚拟的图景反反复复在它脑海中出现。

几天后出现了一件事，使得它心中黑色的疑点迅速扩大，变成一片疑云，不不，变成一个铺天盖地的巨大疑团。

那天上午，母野狗们在白虎状巨石前集合，等待红桃心发布出猎的指令。这时，红桃心所生的六条幼犬，吵吵嚷嚷从溶洞奔出来，围着红桃心跳腾扑跃，张张小脸都露出急切企盼的神情，好像在乞讨什么。红桃心当然晓得六只幼犬想要得到什么，它们是想跟着成年犬一起外出狩猎！一切生命的成长发育，都是按基因提供的时间表进行的。屈指算来，红桃心所生的这窝幼犬，已年满五个月，对喜马拉雅野犬这个物种来说，基因时间表显示，幼犬五个月大，就该跟随野犬群外出打猎，就像人类的孩子到了七周岁就该到学校上学一样。对五个月大的幼犬而言，狩猎场就是大学，要想长大后有出息，要想不被严酷的丛林淘汰出局，必须在这个年龄就跨进狩猎场这所大学，跟在成年犬屁股后面，开始观摩打猎技巧，学习觅食本领。

红桃心抬头看看天，太阳像只红柿子，高高悬挂在白雪皑皑的日曲卡雪峰上，天高云淡，清风徐徐，太阳周围有一圈水红色的日晕，这是隆冬季节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从天象上看，起码在天黑以前不会再下雪。好天气会有一份好心情，好心情会带来一份好运气。红桃心决定答应小家伙们的乞求，满足小家伙们的愿望，从即日起，让自己所生的六只幼犬，与野犬群一起外出觅食，跨出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迈向新的生活。

六只幼犬兴高采烈，屁颠屁颠跟在成年野犬后头，去往尕玛尔草原。

冬天的尕玛尔草原，景色十分单调，一望无际的白雪间，夹杂着一丛

丛枯黄的衰草和凋零的灌木。几条母野狗一字儿排开，迎风而立，用嗅觉来侦察猎物的踪迹。

喜马拉雅野犬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很灵敏，但比较起来，嗅觉又比视觉和听觉更出色。无论何种类型的狗，大脑皮层都有十万个嗅觉神经元，能在风中捕捉到细如游丝的气味，狗鼻子比人鼻子灵敏度起码高出三十倍以上。喜马拉雅野犬捕猎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用鼻子侦察猎物的行踪，二是跟在猎物后面穷追猛撵，三是依靠群体的力量围歼咬杀猎物。

几只狗鼻子有节奏地翕动着，捕捉被风吹送过来的可疑气息。

东南方向飘过来几缕羊膻味，钻进母野狗们的鼻孔。哦，离此地约一千米左右的草滩上，有一群饥饿的赤斑羚，正在用羊蹄刨开积雪，啃吃草根。

赤斑羚是野犬的传统美食，当然会引起母野狗们的狩猎冲动。

在正式展开捕捉前，红桃心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六只幼犬妥善安顿下来。

在喜马拉雅野犬社会，幼犬跟着成年犬学习打猎，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幼犬只是远远地站在某个地方，欣赏成年犬扑咬猎物；在中级阶段，幼犬会在一旁奔来跑去吠叫，为正在围歼猎物的成年犬呐喊助威，像赛场上的拉拉队；高级阶段，幼犬会在成年犬的监护下，对猎物旁敲侧击，打冷拳踢冷脚咬冷口，参与围歼，协助成年犬咬杀徒劳反抗的猎物。

眼下这六只幼犬，第一次跟随野犬群外出狩猎，当然属于初级阶段。

红桃心用叫声牵引，将六只幼犬领到一座隆出地面约两三米高的土丘上。土丘顶端有一丛灌木，它让小家伙们钻进密匝匝的灌木丛里。这是一个理想的安顿之处。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小家伙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成年犬是如何围住、追捕并咬翻猎物的；这丛灌木虽然叶子都已枯萎凋零，但枝条茂密，有很好的隐蔽性，不知内情者，即使从土丘下经过，也不会发现躲藏在里头的幼犬。

这后一条非常重要，野狗不是老虎，老虎在大自然这根食物链上处在

顶端位置，老虎外出狩猎，不必担心别的动物会趁机来伤害虎崽。几乎所有的动物只要闻到老虎身上的味道就会躲得远远的，不仅谈虎色变而且闻虎丧胆，即使看到没有成年虎陪伴的虎崽，也不敢轻举妄动。但野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野狗在大自然这条食物链上处在中间位置，下有猎物上有天敌，中间还有许多难分上下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能找个好地方先把幼犬安顿下来，便有可能发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悲剧。成年母野狗们忙于追捕猎物，其他飞禽走兽会趁机将尚处在初级学习阶段还没有自我防卫能力的幼犬当做食物叼走。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

把幼犬安顿妥当后，红桃心这才率领母野狗们向捕猎目标进发。

果然与嗅觉侦察所获得的信息相吻合，一千米外那片草滩上，有两大两小共四只赤斑羚在刨雪食草。这一片草滩不太平整，多有土丘隆起，便于隐蔽穿插，是抓捕猎物的理想地形。母野狗们借着衰草、灌木和土丘的掩护，跑到离目标还有三百米的地方。那群赤斑羚还在埋头吃草，没发现危险正悄悄逼近。对肉食兽来说，遇到警惕性如此松懈的猎物，算得上是交了好运。红桃心示意紧跟在身后的母野狗，准备发起攻击。

犬科动物主体狩猎风格是长途奔袭，在长距离的高速运动中接近猎物，在追撵中使猎物魂飞魄散，使猎物群体变成一盘散沙，使猎物因筋疲力尽而丧失反抗能力，从而安全地咬杀猎物。所以，野犬群不需要靠猎物太近，三百米左右是嗥叫着发起冲锋的最佳时机。

六条母野狗平举尾巴，收腹挺胸，做好扑蹿冲击的准备。

就在这节骨眼上，前方约二十米外一丛衰草里，突然伸出一只白晃晃的大脑袋，铜铃大眼，银白色的胡须，脸颊和额头饰有浅灰色的圆斑。哦，是一只雪豹！

雪豹是高山霸主，是喜马拉雅野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出于独霸食物资源的自私本性，雪豹很讨厌喜马拉雅野犬，不仅不允许喜马拉雅野犬进入其生存领地，在任何地方见到喜马拉雅野犬，都不会给好脸色看，总是张牙舞爪吼叫着前来挑衅，非要把喜马拉雅野犬驱赶走不可。喜马拉雅野犬当然也不喜欢雪豹，恨不得来一场特大雪崩，把日曲卡雪山一带的雪豹通通埋葬掉。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让红桃心颇感奇怪的是，眼前这只雪豹，虽然也张开血盆大口冲着野犬群做噬咬状，但并未发出气势磅礴的吼叫，只是从嘴里“呼呼”吹出一口口血腥味很浓的粗气，好像站在面前的是一群纸糊的野狗，只要吹几口粗气就能把它们吹到天涯海角去。雪豹也没有气势汹汹地跳蹿过来厮斗，而是依然蹲在衰草丛中，做出一串凶悍蛮横的表情，好像这些野狗都长着耗子胆，只要随便吓唬吓唬，就能把它们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是不会发声的哑巴雪豹？是无法动弹的瘫痪雪豹？

红桃心受好奇心蛊惑，摆出蹿逃姿势，却没有立刻撒腿奔逃，扭头盯着那只雪豹，想探个究竟，想看个稀罕。

这一看看出名堂来了，衰草丛中，另有一只雪豹的身影，正蹑手蹑脚贼头贼脑向三百米开外那群赤斑羚摸过去。毫无疑问，这两只雪豹注意力集中在那群赤斑羚身上，无暇顾及他。雪豹属于猫科动物，猫科动物的捕猎风格与犬科动物截然不同，雪豹爆发力强而耐力偏弱，擅长伏击奇袭。通常的狩猎过程是，雪豹在千米以外靠灵敏的视觉、嗅觉和听觉发现了猎物，然后利用地形或植物作为掩护，悄悄接近目标，到离目标一百米左右时，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蹿上去，一下就将猎物击倒。显然，这两只雪豹正处在悄悄向猎物逼近的阶段，离百米左右最佳冲击点尚有一大段距离，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被野犬群搅了好事。其中一只雪豹之所以无声地做出威吓的表情，并非是不会吼叫的哑巴雪豹，也不是不会动弹的瘫痪雪豹，而是怕吼叫声和扑咬声会惊吓赤斑羚，闹个鸡飞蛋打前功尽弃的悲剧。这两只雪豹的目的很清楚，是想在不惊动赤斑羚的前提下，把它们认为讨厌的野犬群赶走。

按理说，野犬群碰到这种情况，只好自认倒霉，夹着尾巴做狗，知趣地退却。有雪豹在，对白虎忤野犬群来说，前面那群赤斑羚就成了海市蜃楼，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幻境而已。野狗不是雪豹的对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强者飞扬跋扈，弱者忍气吞声，这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生气。在强者面前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忍让，心平气和地离去，这是最明智的举措。红桃心这么想，抬起前脚，准备开溜了。可是，总觉得心理不平衡，被雪豹像驱赶一群胆小的兔子一样驱赶走，不声不响乖乖退却，是不是也太窝囊了呀？它环视一遍其他母野狗，个个脸上都浮现出愤愤不平的表情。唉，欺狗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有两只雪豹在场，野犬群肯定是吃不到鲜美的羚羊肉了，但野犬群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叫这

两只雪豹同样品尝鸡飞蛋打的苦头。我们得不到，你们也休想得到；我们好不了，也不让你们好。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动物也有之。人会恶作剧，动物也会恶作剧。红桃心使了个眼色，六条母野狗一起张嘴朝着赤斑羚方向厉声吠叫。

“汪呦，汪呦”，我们是野狗，我们是野狗，杀羊不眨眼的刽子手！

“汪呦，汪呦”，野狗捉羊了，野狗捉羊了，谁逃得慢谁就会遭殃！

高亢嘹亮的吠叫声在空旷的草滩传得很远很远。

赤斑羚不是聋子，羚羊的胆子本来就小，无论进食还是睡眠，都处在高度戒备状态之中，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两个成语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野犬群杀气腾腾的吠叫声灌进赤斑羚的耳朵，就像平静的水塘突然扔进块石头，立刻激浪翻涌，所有的赤斑羚在刹那间“咩咩”惊叫，争先恐后向日曲卡山麓跳跃狂奔。

也许是没料到野犬群敢在高山霸主面前故意捣乱破坏，当吠叫声骤然响起，当赤斑羚撒腿逃命，这两只雪豹竟然傻了似的怔怔站在原地发呆，好像不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实。约五秒钟后，这两只雪豹才如梦初醒，拔腿向赤斑羚追去。

已经迟了，赤斑羚本来就在雪豹有效追击范围之外，雪豹发愣的时候，赤斑羚又逃远了一百多公尺，雪豹虽是短跑能手，可赤斑羚也是敏捷善跑的动物，生死角逐关头更跑得快如疾风，追出约一千米左右，双方的距离不仅没缩短，反而越拉越长了。

羊蹄践踏溅起的雪尘迅速向前延伸，赤斑羚红色的身影在雪野越变越小。

哦，追吧，追吧，累断筋骨跑断腿，也只能望羊兴叹，闻到一点羊膻味而已。

嫉妒心发泄，恶作剧得逞，红桃心带领母野狗顺着草滩搜索前行，找寻其他合适的猎物。没走出多远，突然背后传来“嚓嚓嚓”足蹄踏雪的声音，急促而零乱，还“呼哧呼哧”夹杂着浊重的喘息声。它回头望去，哦，是两只雪豹，正气急败坏地朝野犬群追撵而来。不用猜就知道，这两只雪

豹眼睁睁看着快要到手的赤斑羚逃跑了，怒火中烧，便掉头来追赶野犬群，欲将捣乱破坏分子绳之以法，报仇雪恨。

“呦呦——”你们这群浑蛋，你们不让我们吃羊肉，我们今天就改吃狗肉，要活剥狗皮，抽掉狗筋，咬碎狗骨，把狗心狗肺狗肚肠掏出来当点心吃！雪豹大声吼叫着。

面对来者不善的雪豹，红桃心并未心虚胆怯。不错，在大自然这根食物链中，雪豹确实在喜马拉雅野犬的上端，但这并不是人类在下斗兽棋，雪豹吃野狗，野狗吃山羊，雪豹碰到野狗啊呜一口就能把野狗给吃了。事实上，野狗也是具备尖爪利牙的肉食猛兽，绝非随便可以欺负的草食动物。单打独斗，一条野狗当然不是一只雪豹的对手，最终的结果肯定野狗会死在雪豹的血盆大口下。但雪豹要宰杀一只野狗绝不会像宰杀一只兔子那么容易，在搏斗过程中极有可能也会被野狗咬伤。假如伤着豹腿，就会影响捕食；假如伤着豹嘴，就会影响吞咽。在没有任何医疗卫生保障的雪域丛林，任何微小的创伤都有可能因感染而造成命丧黄泉的悲惨后果。因此，即使极度饥饿，雪豹一般也不会袭击野狗。现在的局面是，六条成年母野狗与两只雪豹闹架，这两只雪豹虽然仍处于优势，但优势十分微弱，要想吃狗肉宴席，可以说是痴心妄想。白虎吞野犬群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与雪豹有过周旋，三条野狗对付一只雪豹，只要野狗互相配合得好，同心协力同仇敌忾，双方可说是势均力敌，雪豹是很难占到什么大便宜的。

“汪呦”，来吧，你们想吃狗肉，我们还想吃豹肉呢！

雪豹扑上来了，六条母野狗分成两组，红桃心、繁星和荒火为一组，白桃花、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为另一组，分头对付两只雪豹。红桃心小组对付的是体格相对更强壮的雄雪豹，白桃花小组对付的是身段相对更苗条的雌雪豹。雪豹是高山霸主，有锋利如刃的豹爪，有强有力的颌骨，一爪就能把雪兔打昏在地，一口就能拧断羚羊的脖子，野狗当然无法硬碰硬面对面同雪豹厮杀，唯一可行的战术就是互相掩护着逃窜。一只雪豹不可能同时追捕三条野狗，当雪豹盯着某一条野狗追杀时，同组的另两条野狗就灵活地东蹿西跳，黏在雪豹身后吠叫谩骂旁敲侧击。雪豹害怕被野狗从背后咬伤，便丢下先前追逐的目标，转而攻击黏在它身后的其他野狗。母野狗依法炮制，用类似于车轮大战的办法迫使雪豹频繁更换追逐目标，耗其体力，劳其筋骨，损其斗志，灭其威风。不多一会儿，两只雪豹就累得气喘吁吁，别说吃狗肉了，连狗毛都没抓到一根。

照此情形，凭经验判断，用不了多长时间，顶多再坚持五六分钟，这两只雪豹就会放弃这场捞不到什么便宜的攻击，停止追撵，蹲在地上，朝野犬群咆哮一通，捞回点面子，给自己个台阶下，然后扬长而去。

就在这时，发生了让红桃心目瞪口呆的事情。白桃花那个小组，与那只雌雪豹周旋，不知怎么回事，追追逃逃杀杀，竟然越来越接近那个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土丘。土丘顶端那丛灌木里，藏着六只幼犬。也就是说，白桃花那个小组，引导着那只雌雪豹，越来越接近它红桃心所生的六只幼犬，设立在狩猎场边缘的临时庇护所。

这非常危险。雌雪豹一旦发现土丘灌木丛里的幼犬，绝对会转移攻击目标，弃成年母野狗不顾，去杀戮六只幼犬的。幼犬们尚不成熟，奔逃速度不快，爪不尖牙不利，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很容易被雪豹抓获并咬杀，比人类吃方便面还要方便。柿子捡软的捏，雪豹当然更喜欢吃细皮嫩肉的幼犬。假如母野狗们想阻止雪豹杀戮幼犬，几乎是不可能的。两只雪豹联手，一只蹿上土丘钻进灌木执行屠杀计划，一只守在土丘下咬退母野狗们的进攻，只消两三分钟时间，六只幼犬就会通通倒在血泊中。

避免血光之灾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雪豹接近土丘。

红桃心“汪汪汪”发出声嘶力竭的吠叫，在野狗的语言系统中，这种短促而又激烈的叫声，是紧急报警。它这么吠叫，有两重目的。一方面是在提醒妹妹白桃花：别再往土丘哪儿逃了，再往这个方向逃就要危及幼犬性命了！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灌木丛中的六只幼犬：危险逼近，千万千万保持安静，在灌木丛里深藏不露，别让该死的雪豹看见你们！

它发现，那窝幼犬很听话也很聪明，尽管雪豹已来到土丘下，却没有惊慌失措地从灌木丛跑出来，而是静悄悄地蹲伏在灌木丛深处，暂时还没有暴露目标。

它同时发现，白桃花却对它紧急报警式的吠叫置如罔闻，并未改变方向，仍在向土丘奔逃。

只要是母野狗，都应该懂得这样的道理：幼犬藏身之地，就是该重点保护的禁地，遭遇天敌追击，首先就是要朝相反的方向奔逃，把危险从幼犬身旁引开，引得越远越好。白桃花难道忘了这个土丘上藏着六只幼犬？这不大可能，十多分钟前才发生的事情，会遗忘得这么快吗？没听说野狗

会患健忘症的。难道白桃花被雌雪豹追逐得晕头转向，因极度恐慌而失去了方向感，辨不清东南西北了？还不至于这样吧，白桃花富有丛林生活经验，少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生存危机，绝不会在雌雪豹面前吓成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要往土丘方向奔逃？为什么对它紧急报警式的吠叫置之不理？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白桃花是有意而为之，故意往土丘方向奔逃，故意要把雌雪豹领到土丘边来，故意要把灾祸引到幼犬身上去！

刹那间，红桃心脑海里仿佛划过一道电光火石，豁然透亮。白桃花不是丧失了方向感，而是有很明确的方向感。白桃花是要借雪豹之手，把它红桃心所生的六只幼犬送上西天。白桃花的杀狗动机很好猜测，它红桃心所生的幼犬死了，母野狗们就会把全部的爱转移集中到它白桃花所生的幼犬身上，就能大大增加白桃花所生幼犬的生存几率，一劳永逸地解决食物紧缺问题。狗心叵测，让红桃心不寒而栗。

就好像要给红桃心的猜测提供有力证据，这时候，白桃花已奔逃到土丘下，众所周知，犬科动物的登高能力远不如猫科动物，按野犬遭遇大型猫科动物追击时正常的奔逃习惯，遇到土丘、裸岩或小山包，都会扬长避短，绝不会去往高处跳蹿攀爬，而只会绕过这些高出地面的突兀物体，选择平地奔跑。而白桃花，却在雌雪豹衔尾猛追的情况下，突然纵身一跃，蹿上那座土丘，擦着土丘顶端那丛灌木，从土丘上翻越而下。这严重违背习惯，是别有用心的伎俩。紧跟在后面的雌雪豹，见自己正在全力追捕的目标蹿上土丘，依照追逐者的习惯思维，也曲蹲后肢抬头挺胸准备跟着往土丘上蹿跳。

红桃心脑袋“嗡”的一声，急得差点晕倒。冬天的灌木丛，叶片凋零，枝条再茂密也有缝隙，一眼就能看穿灌木丛中的秘密。除非幼犬具有隐身术，否则的话，雌雪豹只要登上土丘，不用费力去搜索，立刻就会发现它们。一旦幼犬暴露，那是必死无疑啊。雌雪豹身体已经起跃，红桃心来不及多想，在雌雪豹后肢离地的一瞬间，狂啸一声扑跃上去，跳到豹屁股上张嘴啃了一口。雌雪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一条瘦弱邋遢的野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跳到豹屁股上来噬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说身体正腾空到一半，不上不下处在尴尬境地，被红桃心这一扑一咬，“扑通”掉落下来，不仅屁股上被咬去一撮豹毛，还在地上跌了个滚，模样十分狼狈。红桃心晓得，老虎头上拍苍蝇，雪豹屁股上寻开心，将意味着什么，它在豹屁股上



做的其实是蜻蜓点水式的噬咬，在张嘴咬下去的同一瞬间，扭头就逃。大丈夫能屈能伸，该逃的时候必须得逃！

雪豹什么都能吃就是不能吃亏，现在吃了野犬的大亏，屁股上漂亮的豹毛都被叼去了一撮，雌雪豹当然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呦呦”凶狠地吼着，咬牙切齿盯着红桃心衔尾猛追。

发怒的雪豹，爆发力大得惊人，就像一阵飓风在雪地吹过，很快就拉近彼此距离，豹爪快踩着狗尾巴了。红桃心竭尽全力狂奔，当然是往与土丘相反的方向狂奔，把危险从幼犬身边引开，引得越远越好，这是第一位的，而逃离豹爪豹牙，保住自己的性命，则是第二位的。逃出约五十多公尺，雌雪豹身体就差不多与它平行了，它感觉到雌雪豹再度蹿高，像座白色的雪山向它头顶压下来。它晓得，雪豹是狩猎高手，蹿跳捕食时会设置提前量，它若还按正常方向正常速度跑的话，再前进两三步，雌雪豹就会准确落到它背上，把它压出狗屎来，并顺势张开豹嘴一口咬断它的脖颈。它赶紧收敛狗腿，玩了个紧急刹车。“嗖”的一声，雌雪豹越过它头顶，落到它前面的雪地上。好险哪，雌雪豹后肢的两只爪子只差几分钟就踩着它脑壳了。

它侥幸自己捡了条小命，想抢在雌雪豹转身之前赶紧溜之大吉，但雪豹的敏捷超乎它的想象，它刚迈动狗腿，豹尾“刷”地抡过来，像棍子一样扫在它腿上，把它扫翻在地，扫回到雌雪豹后肢下。它才翻爬起来，那雌雪豹突然挺动豹腰玩了个“掀踢”。所谓“掀踢”，就是屁股撅起，两条后腿猛烈朝后蹬踢，类似于马科动物在尥蹶子。它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只觉得“咚”的一声，胸肋像断裂似的剧痛，身体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弹出一丈多远，重重摔在地上，脑袋一阵阵晕眩，几乎站都站不起来了。它的处境相当危险。这时候，雌雪豹假如继续抓捕它，那是很容易的事，只消大摇大摆走上来，三下五除二就可把它做成狗肉宴席。

在这危急时刻，繁星和荒火奋不顾身冲了上来，从左右两侧朝雌雪豹狺狺嗥叫做扑咬状，分散了雌雪豹的注意力，也迟滞了雌雪豹的行动，给它赢得了宝贵的五六秒钟时间，使它得以从短暂的昏眩中苏醒过来，恢复体力与意志，继续在雪野奔逃……

惊险的游戏又持续了约十多分钟，两只雪豹有点累了，也厌倦了这种看不到什么结果的徒劳的捕捉，悻悻吼了几声，停止追逐，回日曲卡雪山去了。

目送两只雪豹消失在白雪皑皑的山垭口，红桃心这才飞快奔到土丘上，撩开灌木的枝蔓脑袋钻进去探望，六只幼犬互相拥抱着蜷缩在灌木丛深处，毫发未损，平安无事。它悬吊的心这才徐徐放落下来。出来吧，危险已经过去，警报已经解除，不必再担心雪豹来伤害你们了。小家伙们抖抖索索地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神色慌乱，满脸恐惧表情。显然，受到严重惊吓，只差没吓出神经病来。红桃心用下巴摩挲这个的脸，又用舌头舔吻哪个的鼻，再用身体轻轻碰撞另一个的肩，尽一条母野狗所能，宽慰这些失魂落魄的幼犬。

这时，白桃花也登上土丘来，眼峰耷落，嘴角下垂，似有羞愧的表情，讪讪靠拢来，也伸出舌头来想舔吻幼犬，好像是要表达内疚与歉意。

红桃心气不打一处来，狗尾“啪”的一声打在灌木枝条上，枝条上的积雪和冰渣子弹似的射向白桃花，它用身体使劲挤对，把白桃花从土丘上撞落下去。别假惺惺来这一套，你的蛇蝎心肠，我算是彻底看穿了！要不是怕矛盾公开化、白热化后引起族群间的分裂，它恨不得立刻扑到白桃花身上，咬它个鼻青脸肿，咬它个灵魂出窍，方解心头之恨。多险哪，要不是小家伙们乖巧，在这生与死的节骨眼上藏在灌木丛深处连大气都不敢出，现在恐怕已变成雪豹腹中的食物了。同样，要不是在节骨眼上繁星和荒火冒着生命危险从左右两侧纠缠住雌雪豹，它现在也已魂归西天，到阴曹地府报到去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白桃花造成的。姐妹亲情早已恩断义绝，白桃花已变成蓄意要谋害它所生的幼犬的恶魔。

今天这件事，是坏事也是好事，使它彻底看穿了白桃花的灵魂。从此以后，它再也不对白桃花抱什么幻想了。它现在算是真正明白了，它们姐妹之间的矛盾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是你死我活永远无法调和的。它以为绿祖母的死能使白桃花幡然醒悟，它以为它的忍耐和善心能化解仇恨，能使姐妹之间重续亲情，它想得也太天真了。事实上，矛盾只是被暂时掩盖了而已，仇恨并未有一丝一毫的减弱，无非是由脸上藏进了心底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上次在白虎岙大本营，它所生的幼犬月朦胧差点掉进深不可测的冰窖去，而白桃花就躺在附近的裸岩上睡觉，肯定不是什么睡熟了没听见月朦胧呼救，而是像它所怀疑的那样，白桃花佯装睡着，明明听见了却装着没听见，是想让月朦胧葬身冰窖。用心何其毒也！可以这么推断，白桃花把它红桃心所生的那窝幼犬视作它白桃花所生那窝幼犬的生存障碍和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行谋害和暗算，以达到让自己亲

生幼犬增加存活几率的目的。它不能再犯傻了，既然白桃花那么绝情，它也没必要再有什么道德上和感情上的顾虑。白桃花暗算它所生的幼犬，它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回敬白桃花，来而不往非礼也。假如再遇到金雕袭击白桃花所生幼犬的事情，它会把头扭过去装作没看见；假如强大的狼群来追逐野犬群，只要条件允许，它会把祸水引向白桃花所生的幼犬身上；假如白虎吞野犬群再闹饥荒，白桃花所生幼犬饿得奄奄一息，即使它肚子里塞得满满的，也不会吐出一口去救济……

你不仁我不义，红桃心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对白桃花实施报复。

## 与猎狗的生死冲突

启明星渐渐隐没在金黄色的曙光带中，天很快就要亮了。

红桃心动作轻柔地推开依偎在自己身旁的幼犬，站了起来，悄悄溜出栖居的葫芦形溶洞，踏着清晨的寒霜，来到对面山腰蚯蚓状岩缝前，躲在侧面一个雪坑里，静静地等待。

经过好几天的思考和盘算，红桃心下了最后的决心，动用首领的权威与族群的法律，咬杀白桃花非法所生的六只幼犬，恢复白虎吞野犬群正常的生活秩序。

漫长的冬天才过去一半，肆虐的暴风雪仍席卷日曲卡山麓。严寒赶走了许多草食动物，食物严重匮乏，白虎吞野犬群日子过得越来越窘迫，吃了上顿愁下顿，生活举步维艰。

又连续两天断炊了，白虎吞野犬群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红桃心所生的六只幼犬，前段时间已跟随族群外出狩猎了，可因为连续两天吃不到东西，生命衰微，无力在雪山跋涉，只好待在溶洞里，以减少体力与热量的支出。

苟延残喘，如是也。

望着饿得有气无力的幼犬，红桃心心如刀绞。它晓得，幼犬长到这个岁数，对野犬来说，进入生命的花季，是学习狩猎的黄金年龄段。要是这个时候不让它们在狩猎场上多观摩多实践多锻炼，错过了最佳学习时机，觅食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不说变成弱智，起码也是低能儿。即使侥幸能长大，也绝无可能飞黄腾达，只能一辈子穷困潦倒，也不可能活得长久，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严酷的大自然淘汰掉。

必须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让它膝下的六只幼犬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跟随族群驰骋狩猎场，完成因饥饿而被迫中断的学业。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白桃花非法生养了一窝计划外幼犬，挤占了有限的食物资源，也分散了族群里母野狗的关怀和爱护，所以才使得它红桃心所生的幼犬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从逻辑上说，只要白桃花所生的非法幼犬不存在了，不利因素消除了，它红桃心所生的合法幼犬就自然而然会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红桃心心里涌起一股杀戮的冲动。它觉得，它与白桃花之间的姐妹亲情早已荡然无存，彼此都把对方看做是妨碍自己生存的死敌。既然如此，它还有必要顾念姐妹之情而手下留情吗？姐妹俩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生存竞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没必要讲客气。它相信，假如它与白桃花角色互换，白桃花恐怕早就采取断然措施了。明摆着的，同时抚养两窝幼犬，超出了白虎吞野犬群的承受能力。要么二减一等于一，淘汰一窝幼犬，保全一窝幼犬，使幼犬数量与族群抚养能力达到平衡；要么二减二等于零，想要保全两窝幼犬的结果，是两窝幼犬全部死掉。它当然愿意二减一等于一，而不愿意二减二等于零。为儿女扫清生存障碍，是做母亲义不容辞的职责。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当家犬，它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力将非法幼犬处死。从道义上讲，在喜马拉雅野犬社会，凡非法偷生的幼犬，无一例外都要被处死，这是不可更改的规矩；从情理上讲，是白桃花先要下毒手残害它所生的幼犬，它无非是以其狗之道还治其狗之身而已。它要处死白桃花非法所生的那窝幼犬，可说是合法合情合理，既不存在道德上的障碍，也不存在情感上的羁绊，何乐而不为？

喜马拉雅野犬的起居习惯，带崽的母野狗，早晨一般起得很早，天蒙蒙亮就醒来了，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必定是跨出居所，先跑到山背后去排泄，将肚子裡的秽物排干净，然后在四周巡视一圈，看看在夜里是否有凶禽猛兽在附近出没。做母亲的，心中警钟长鸣，尽量将子女遭遇不测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

红桃心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等白桃花跨出蚯蚓状岩缝去排泄去巡视之际，乘虚而入，冲进不设防的巢穴，以闪电般的速度咬断六只幼犬的喉管。

这不叫咬杀，更不是谋害，而是正法。

白桃花所生六只幼犬年龄尚小，还不具备反抗能力，再说已有两天没吃到东西了，早饿得体虚力弱，咬杀它们如同咬杀一窝鸡。它们也许会嗥

叫，会大呼救命，但它雷厉风行，一口一只排好队咬过去，定能抢在白桃花或独眼姨妈来救援前解决问题。

白桃花当然会悲痛欲绝暴跳如雷，说不定还会与它拼命。它不怕，打架斗殴它不会输给白桃花的。再说，它师出有名，是按照祖宗留传的规矩清理门户而已，并非滥杀无辜，它有什么可害怕的？它相信，族群内大多数母野狗都会默认它行为的合理性。白桃花也许会悲愤出走，走就走吧，少了白桃花，白虎吞野犬群照样可捕捉猎物。也有这种可能，白桃花在经历了一场失子的悲痛后，仍留在白虎吞野犬群里。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木已成舟，死掉的不可能复生，悲愤出走又有何用呢？隆冬季节，单身一条母野狗，是很难生存的，要不了几天就会变成高山雪域一具饿殍。它相信，白桃花用不了多久就会从极度悲痛中解脱出来，接受幼犬殒殁这一严酷现实。

白虎吞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条名叫太阳雨的母野狗，非法生下一窝幼犬，当时族群的当家犬是绿祖母。某天中午，野犬群到日曲卡山麓狩猎，绿祖母在追撵猎物途中，突然拐了个弯，避开其他母野狗的视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大本营，将太阳雨藏匿在树洞里的那窝幼犬通通咬死。事发开头几天，太阳雨寻死觅活，以泪洗面，悲哀得好像活不下去了，在与绿祖母厮打了几次后，愤愤然离群出走。当时也是冰天雪地隆冬季节。没出三天，离群出走的太阳雨就又回来了，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啊。太阳雨回到族群后，开始一段时间，神情凄迷情绪低落。七八天后，便渐渐恢复了正常。更让大家想不通的是，太阳雨竟然对绿祖母所生的幼犬细心照料百般疼爱，狩猎归来头一个奔到巢穴抢着给幼犬反哺喂食，夜晚总黏在幼犬身旁用自己的身体给小家伙遮风挡寒，绿祖母想把它赶走也赶不走。绿祖母是太阳雨的杀子仇敌，太阳雨却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无微不至关怀绿祖母所生的幼犬，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其实却是符合情感逻辑的行为。太阳雨失去了亲生幼犬，但母亲这个角色并未因此而结束，浓浓的母爱蓄积在心头，强烈的育幼本能在胸中激荡。虽说绿祖母与它有灭子之仇，但族群成员间的血缘亲情使它淡化了这种仇恨，它把浓浓的母爱和强烈的育幼本能转移到了绿祖母所生的幼犬身上。这称得上是一种情感借代。谁能说白桃花就不会成为太阳雨第二呢？

就算白桃花带着仇恨离家出走，永远不再回白虎吞野犬群了，采取这次行动的正面效应也一定大于负面效应。有白桃花和那窝非法所生的幼犬在，表面上看起来，白虎吞野犬群共有七条成年母野狗，但实际上七条成年母野狗分成两伙，真正全心全意帮衬它的也就是繁星、荒火和紫杜鹃三

条母野狗。假如白桃花离群出走，表面看起来，白虎岙野犬群成年母野狗的总数由七只减少到六只，力量削弱了七分之一，其实不然，独眼姨妈和灰肚皮会转而来照顾它红桃心所生的合法幼犬，真正全心全意帮衬它的母野狗将从三条增加到五条。这其实是一道略有点复杂的应用题，初看起来是减法，细细一想却是加法。它是经过认真盘算后才决定要这么做的。不管怎么说，它采取断然措施，肯定利大于弊。

一会儿，蚯蚓状岩缝里，传来“沙沙”声响，白桃花的脸从暗处浮到亮处，站在蚯蚓状岩缝口，凝望天边那道金色曙光。

只要白桃花跨出蚯蚓状岩缝，翻过前面那座小山包，它就会按既定方针办，立即采取行动。

隐秘的杀戮念头其实在心底已压抑了很久，今天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发出来了。

就在这时，突然，山坡上传来“嚓嚓嚓”沉重的脚步声，红桃心循声望去，不好，一个身穿羊皮袄头戴狐皮帽肩挎双筒猎枪的猎人，牵着一只威猛的大黄狗，正顺着山腰线往这儿走来。从猎人和猎狗所走的路线判断，刚好经过蚯蚓状岩缝。

这一带属于荒山雪域，方圆几十里杳无人烟，只有撵山狩猎的猎人，才偶尔会出现在白虎岙野犬群的领地内。

对白虎岙野犬群来说，最大的天敌不是金雕也不是雪豹，而是两足行走的人类。人类有刀有枪并有猎狗做帮凶，所有凶禽猛兽加到一起也不是人类的手。野犬遭遇其他天敌，尚能鼓起勇气来反抗，但碰到两足行走的人，便会丧失所有的反抗意志，只会采取一种应对策略，就是隐匿或逃跑。

白虎岙野犬群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绿祖母当政时期，也是在一个多雪的冬天，绿祖母在晚秋生产的八只幼犬被饥饿折磨得皮包骨瘦。这一天，野犬群踏着晨霜乘兴而去踩着寒月败兴而归，又未能找到食物。翌日晨，八只幼犬饿得极度虚弱，连脑袋都伸不直了，绿祖母心如刀绞却又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山那边来了一位牧羊人，牵着一只短角山羊，进入野犬群的视线。这是一个嘴上没有胡子的年轻人，顶多十五六岁吧。估计是这头山羊从羊群中跑失，牧羊少年到山上寻找，在遥远的山脊

晃里找到了逃逸的羊，抄近路走捷径想把羊牵回家。短角山羊皮薄肉嫩，尤其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对白虎吞野犬群来说，确实是难得的美味佳肴。所有的母野狗都垂涎滴答，眼光变得贪婪而饥渴。就在这个时候，那位牧羊少年来到离葫芦形溶洞约百米左右的一片杂树林里。年轻人贪玩，牧羊少年看见一只羽毛鲜艳的野鸡停栖在枝头，便顺手将山羊拴在一棵小树上，掏出随身携带的弹弓，拈起一粒石子，张弓拉弦，“嗖”地弹射过去。没瞄准好，石子打偏了，击中野鸡头顶那根横杈，“咚”的一声，积雪冰碴纷纷散落。野鸡受到惊吓，扑腾翅膀飞了起来，也许是天寒地冻的缘故，那野鸡掠过树梢飞出一百多米，又落到一根枝条上，用喙梳理五彩羽毛。牧羊少年心痒眼馋，猫着腰追踪而去。

短角山羊孤零零在小树前徘徊。全体母野狗，都用恳求的眼光望着绿祖母，希望首领能发出袭击山羊的指令。牧羊少年已远离山羊，山羊被拴牢在小树上，无处逃遁，这时去猎杀山羊，就好比去捡食搁浅在沙滩上的鱼，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即使牧羊少年听到山羊的咩叫声和野狗的厮杀声，白虎吞野犬群也不用担心会遭到反击。牧羊少年没带猎枪，腰上只挂着一把短刀，手中只捏着一支弹弓，根本就不是野犬群的对手。完全可以预料，当野犬群冲过去噬咬山羊时，牧羊少年只会大惊失色，仓皇逃命。

这头山羊对白虎吞野犬群意义不同凡响，族群已连续饿了两天的，每一条母野狗都饥肠辘辘，急需补充脂肪和蛋白质，这好比雪中送炭，来的正是时候。尤其对绿祖母膝下的八只幼犬来说，这头山羊更显得无比重要，八只幼犬已饿得气息奄奄，有肉则生，无肉则亡，生命正处在阴阳十字路口。杀死这头山羊，及时将羊血和羊肉喂进八张嗷嗷待哺的狗嘴，就可能将小家伙们从死亡线上夺回来；放走这头短角山羊，继续让八只饿得快虚脱的幼犬忍饥挨饿，就可能将小家伙们推向阴曹地府。绿祖母的眼睛一会儿瞟向拴在小树上的短角山羊，一会儿瞟向有气无力蜷缩在溶洞里的八只幼犬，目光来回跳跃，紧张地思索着，迟迟下不了决心。

过了一会儿，牧羊少年第二次举起弹弓射击，又瞄偏了，那只野鸡“咯咯咯”惊叫着飞向远方。牧羊少年快快不乐地回转来，牵起短角山羊，继续往山下去。直到牧羊少年走出白虎吞野犬群的视野和地界，绿祖母仍没有发出猎杀的指令。当天晚上，在呼啸肆虐的暴风雪中，绿祖母这一茬所生的八只幼犬，变成了八具冰冷僵硬的饿殍。

不与人类为敌，不向人类施暴，不跟人类冲突，是白虎吞野犬群必须



恪守的生活原则，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生存技巧。

但动物对人类的好心，很多时候都得不到好报。白虎吞野犬群历史上曾有十多条母野狗先后死在人类的弩箭、猎枪、捕兽铁夹和捕兽天网中。可以这么说，两足行走的人类对白虎吞野犬群欠下了一笔笔血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此时此刻，白桃花想要采取隐匿的办法逃脱不期而遇的猎人和猎狗，显然是不可能了。猎人和猎狗行进路线肯定会经过蚯蚓状岩缝，岩缝很浅，不可能不透出幼犬的气味，猎犬的鼻子不亚于野狗，一闻就能闻出蹊跷来。白桃花想要逃跑，也是行不通的。成年母野狗或许还能逃过猎狗的追逐，那窝瘦弱饥饿的幼犬肯定会被猎狗一只只捉拿归案的。再说，还有举着猎枪瞄准的猎人呢，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能跑得比子弹还快。要想渡过眼前的危机，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自己做诱饵，引诱猎人和猎狗改变行进路线，把灾难引到别处去。

这样做极其危险。眼前这条猎狗属于良种犬，健壮威猛，个头不亚于狼，足足比野狗大一圈，奔跑速度绝对超过野狗，身大力不亏，扑咬力量也绝对胜过野狗；再说，猎狗有猎人撑腰，猎人有猎枪壮胆，很难说眼前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猎人就不是神枪手，假如是的话，任你白桃花逃得再快躲得再妙，必然落得个玩火者自焚的悲惨结局。

但红桃心相信，白桃花肯定会铤而走险去引开猎人和猎狗的。

白桃花是母亲，为了自己产下的宝贝幼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舍得一身剐，要把危险引开去。

果然不出它的所料，白桃花看看猎人和猎狗，又扭头用眷恋的目光朝蚯蚓状岩缝凝视了一会儿，果断地甩了一下尾巴，溜下山谷，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径，疾奔而去。

这一去，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自然会对还在熟睡中的幼犬投注眷恋的目光。

按道理说，在这危机逼近的时刻，红桃心理应站出来，帮助白桃花渡过难关。它是白虎吞野犬群的首领，它有责任也有义务保卫族群的安全。正在向这边走来的猎人和猎狗，不仅危及白桃花和六只幼犬的安全，也可

能会产生连锁反应，殃及其他母野狗和它红桃心所生的那窝幼犬，从这一点上说，它也不应该袖手旁观。

但红桃心静静蹲伏在雪坑里，不想有所作为。

猎人和猎狗突然出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不用它亲自动手，即可自然而然地解决一直困扰着它的幼犬生存问题。

要是白桃花在引诱过程中，不幸被猎狗追上，或者被猎枪击中，那么，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和照顾，肯定也是活不长了，少则一两天，多则三四天，就会追随白桃花到另一个世界去。

要是猎人和猎狗识破白桃花的计谋，不去追踪白桃花，而是坚持按原来的行进路线走过来，必定会发现躲藏在蚯蚓状岩缝中的六只幼犬，很可能会像采蘑菇那样将它们捉将起来装进一只大布袋子里，然后拖去餐馆宫爆、黄焖或清炖。

不管发生哪种情况，它都能渔翁得利，既不用背残害同类的罪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良心的谴责，却又为它所生的六只幼犬扫清了生存障碍。

要是白桃花引诱战术得逞，把猎人和猎狗转得晕头转向，带出白虎岬野犬群地界，既保全自己性命，又成功掩护幼犬脱险（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那也给它红桃心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从容不迫地完成它想做的事情，还可抛尸灭迹，把咬杀的幼犬扔进悬崖或丢进深不可测的冰洞，制造神秘失踪的悬案。

这也比在白桃花眼鼻底下制造杀幼惨案要好得多啊。

过了约五六分钟，左前方三百多米一条雪沟里，闪出白桃花的身影，位置在猎人和猎狗的背后，它仰起脖子“汪呦”发出一声嚎叫。这当然是故意叫给猎人和猎狗听的，自我暴露目标，引诱猎人和猎狗前去追逐。随着那声嚎叫，猎人和猎狗立刻停了下来，一起回头张望。

白桃花目的初步达到，猎人和猎狗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相反方向来了。

猎狗眼尖，立刻就发现了目标，汹汹吠叫，做出扑跃冲击状，但它脖

颈上套着项圈，项圈上系着细铁链，细铁链一头连着狗脖子，一头攥在猎人手里，拉得细铁链“哗哗”响。人类的视力不如狗，猎人一只手紧紧拽住细铁链，另一只手搭起凉棚做瞭望状。

白桃花又龇牙咧嘴朝着猎人和猎狗吐出一串嗥叫，肆无忌惮地挑衅：想把我当猎物是吗？白日做梦。有本事就过来试试，我肚子正饿得慌呢，欢迎你们来做野狗的食物！

猎狗被激怒了，大声咆哮，猛烈朝前冲撞，猎人被拽得闪了个趔趄，跪倒在雪地上。

猎人骂骂咧咧，动手解开猎狗项圈上的细铁链。

大黄狗像箭一般冲向白桃花。猎人则从肩上取下猎枪，握在手里，追随着猎狗。

白桃花扭头仓皇逃窜。

按理说，红桃心现在就可以乘虚而入钻进蚯蚓状岩缝，完成它想要做的事。可不知怎么搞的，望着白桃花溃逃的背影，它突然间觉得，自己此时此刻似乎更应该关注白桃花的命运，有必要先弄清白桃花的结局，然后再考虑那窝幼犬的问题，这样似乎更稳妥些，也更合适些。它用犹豫不决的目光瞥了蚯蚓状岩缝一眼，甩动尾巴，远远跟随在猎人和猎狗后面。

白桃花沿着狭长的雪沟飞奔，很快拐进名叫蜘蛛岩的一座小石山。

红桃心当然明白，白桃花是想利用蜘蛛岩复杂的地形，逃脱猎人和猎狗的追捕。

蜘蛛岩，顾名思义，就是地形地貌怪异，山顶隆起一块巨大的岩石，形如母蜘蛛，四周散落几十块较小的圆石，犹如一群小蜘蛛；整个小石山上，沟壑纵横，暗道密布，犹如一张凶险的蜘蛛网。进入蜘蛛岩，仿佛进入一座巨大的迷宫，沟套沟，壑连壑，暗道环绕，不熟悉地形者，很容易迷失方向。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只硕大无朋的棕熊，仗着自己是山林有名的大力士，在深秋的某一个早晨，闯进白虎岙来，企图捉两只幼犬解解

馋。当时还是绿祖母当政，红桃心记得很清楚，绿祖母让其他母野狗和幼犬藏匿在葫芦形溶洞里，它自己则和独眼姨妈搭档，假装受了伤的样子，瘸瘸拐拐，互相接替，互相掩护，把大棕熊引到蜘蛛岩。大棕熊在蜘蛛岩里左冲右突，就是找不到出口。从左边走，绕了一个8字形回到了原地；从右边走，绕了一个o字形又回到了原地。大棕熊发起了熊脾气，气急败坏地“呦呦”吼叫着，在8字形和o字形沟壑里拼命奔走……数天后，下了一场暴风雪，当天晚上再也听不见棕熊的吼叫声了。翌日晨，野犬群赶往蜘蛛岩，看见愚蠢的大棕熊已倒毙在一条暗道里，变成一堆任野狗啃食的冰冻熊肉。

可以这么说，蜘蛛岩就像人间的八卦阵，进去容易出来难，有追魂夺命之功能。

大黄狗毫不犹豫跟着白桃花钻进蜘蛛岩。

蜘蛛岩里，传来猎犬的咆哮和野狗的嗥叫。

人在雪地里的奔跑速度远不如狗，猎人远远落在后头，一脚高一脚低，艰难地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跋涉。

红桃心避开猎人的视线，从另一个入口也跨进蜘蛛岩，攀爬到山顶被称为母蜘蛛的大岩石后面，居高临下观摩猎犬与野狗的这场生死角逐。

白桃花当然是想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摆脱大黄狗的追逐，并让大黄狗困在迷宫似的蜘蛛岩里。但遗憾的是，大黄狗似乎已意识到处境凶险，紧盯着白桃花不放，白桃花拐弯它也拐弯，白桃花钻暗道它也钻暗道，白桃花翻沟壑它也翻沟壑，就像影子似的粘在白桃花屁股后面，怎么也甩不掉。开始时，白桃花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速度上还占有一点优势，与大黄狗保持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数分钟后，大黄狗渐渐适应了蜘蛛岩的地形，失误减少，速度加快，彼此的距离也越缩越短，只有一步之遥了。

形势很明朗，再这样下去，白桃花被猎狗擒获，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本是赏心悦目的好事，理应觉得心里美滋滋的。可红桃心并不觉得开心。它心里其实很矛盾，既想让白桃花成功甩脱

大黄狗，使骄傲的猎狗在迷宫似的蜘蛛岩晕头转向，又想让大黄狗赶快追上并扑倒白桃花，使得笼罩在它所生的那窝幼犬头上的死亡阴影彻底消除。它也晓得，这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想法，奇怪的是，这两种想法却同时出现在它脑子里。

它是白虎岫野犬群的当家犬，作为族群首领这个角色，它有义务保卫群体的安全，痛恨一切侵犯白虎岫领地的天敌，当然希望那条大黄狗一败涂地；同时它又是那窝未成年幼犬的母亲，作为母亲这个角色，它强烈排斥一切妨碍幼犬生存的不利因素，当然希望白桃花魂归西天。角色不同，想法也不一样。它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也就产生了互相矛盾的两种想法。

大黄狗越追越紧，猎犬与野狗几乎首尾相衔了。大黄狗眼露杀机，气势磅礴地吠叫；白桃花目光惊骇，失魂落魄地嗥叫。又转过一道石坎，白桃花慌不择路，竟踩到一块晶莹的薄冰上了，薄冰移动，它滑了一跤。大黄狗抓住这瞬间的战机，腾空跃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白桃花。白桃花已无法躲闪，只得就地打了半个滚，背部着地，迎战大黄狗。猎犬和野狗扭成一团，在地上翻滚。

这个位置，恰巧就在红桃心隐藏的母蜘蛛巨石下方，相距最多十来米。

这个位置，是发起突然袭击的最佳位置，假如红桃心想帮白桃花的话，只消纵身一跃，就能准确落到大黄狗身上，就算不能一口将大黄狗咬死或致残，也起码咬得大黄狗屁滚尿流魂飞魄散。但它不会这么做，除非它是傻瓜，它决不会去帮白桃花的。

猎犬与野狗搏杀的每一个细节，红桃心都看得一清二楚。

大黄狗骑在白桃花身上，两只有力的后爪卡在白桃花胯部，使得白桃花几次想翻身都没能成功。白桃花两只前爪拼命踢蹬大黄狗的胸脯，可大黄狗的皮大概特别厚，好像还特别能忍受疼痛，黄颜色的狗毛在空中飞旋，就是无法将大黄狗从自己身上踢蹬开去。两张狗嘴互相噬咬，就好像一对爱侣在忘情地接吻，“喀嚓喀嚓”，犬牙交错，狗牙叩碰，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疯咬。大黄狗更身强力壮些，狗牙也更犀利更老辣些，不一会儿，白桃花唇吻、鼻翼和脸颊上，便溢出汪汪鲜血。白桃花渐渐没了还手之力，只有招架之功了，而大黄狗却愈战愈勇，狗嘴频频闪击，犬牙寒光闪烁，几次三番险些插进白桃花的颈窝。

红桃心晓得，除非发生奇迹，白桃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而且到了读秒阶段。

它应该暗暗高兴才对，红桃心想，要不了几秒钟，大黄狗尖利的狗牙就会刺进白桃花的颈窝，血溅蜘蛛岩，命归离恨天。大黄狗得到猎物，肯定会到猎人面前摇动尾巴邀功请赏。猎人有了收获，会把白桃花挑在枪尖上，喜气洋洋把家还。猎人和猎狗一走，族群危机便烟消云散。白桃花非法所生的那窝幼犬，很快就会追随白桃花踏上黄泉路。白虎吞野犬群将恢复秩序恢复正常，这正是它梦寐以求想要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人祸要了白桃花的命，这与它无关，它用不着受良心的谴责。假如它不好意思看着自己的亲妹妹被猎狗咬断喉管，它可以闭起眼睛，只需要闭目养神三五秒钟，一切就结束了，变成无法更改的既成事实。

它想把眼睛闭起来，可不知怎么搞的，狗眼皮仿佛变成了蛇眼皮，怎么也闭不拢。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强制性力量，迫使它睁大眼睛观看。

看就看吧，它是肉食猛兽，看惯了杀戮和死亡，一颗心早就冷如冰硬如铁，绝不会因此而改变主意动摇决心的。

白桃花哀哀嚎着，徒劳地挣扎，渐渐气微力衰。大黄狗臭烘烘的狗嘴已触碰到白桃花突兀的喉管。死神已在白桃花耳畔狞笑。大黄狗眼睛残忍地眯了起来，这是一个信号，即将展开最后致命的噬咬。顶多再有两秒钟，“嘣嚓”，就会传来喉管断裂的脆响，一汪热血喷溅而出，白桃花就会四肢抽搐倒在血泊中。

它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它将用悠闲的心情欣赏的目光看着事情完结。红桃心这么想着，但心情却怎么也悠闲不起来，虽卧在冰雪上，底下却像是烈焰在炙烤，体内涌动着按捺不住的激情。它一定要保持冷静，绝不能在这节骨眼上再犯错误，它反复告诫自己。却犹如失手扣动了弓弦，它的身体仿佛已不受意志控制，箭一般扑蹿出去。响弓没有回头箭，此时此刻它想不扑到大黄狗身上也不行了。就在大黄狗犬牙叼住白桃花喉管做最后致命的噬咬的那一瞬间，它落到大黄狗背上，顺势张开嘴在大黄狗脊背上狠狠啃了一口。

臭猎狗，让你晓得野狗的厉害，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大黄狗完全没料到会遭背后袭击，这从天而降的扑咬，这么突然这么猛烈，一下就把它扑翻在地，背脊还被重重咬了一口。大黄狗顿时威风扫地，惨嚎一声，斜刺蹿跳躲闪。

白桃花得救了，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趁大黄狗还没回过神，野犬姐妹互相使了个眼色，急忙钻进一条岔道，七拐八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很快逃出蜘蛛岩。

虽然是二比一的优势，虽然大黄狗被从天而降的袭击咬得晕头转向，但红桃心和白桃花这对野犬姐妹并未乘胜追击，而是选择了趁机逃窜。它们是有经验的母野狗，它们晓得，大黄狗身高力猛，它们姐妹俩加在一起也未必就是大黄狗的对手，大黄狗不过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突然袭击而惊慌失措，大黄狗很快就会回过神来，变本加厉予以还击，且有猎人撑腰猎枪策应，若不抓紧时间逃命，吃不了兜着走，反胜为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趁大黄狗稀里糊涂之际，赶紧溜之大吉，逃出蜘蛛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大黄狗留在了迷宫似的蜘蛛岩，让它把精力消耗在钻头觅缝寻找出路上。

姐妹俩气喘吁吁逃到日曲卡雪山u字形山垭口，这里是终年不化的冰雪世界，山势陡峭，u字形山垭口形成的一道风口，风势强劲，寒风刺骨，一般猎人或猎狗是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来打猎的。白虎吞野犬群凡遭遇猎人和猎狗围剿，通常都会逃到这里来避难。姐妹俩停了下来，侧耳细听，遥远的山谷，依稀传来猎人的呐喊声，而另一侧的蜘蛛岩，清楚地传来大黄狗心急火燎的吠叫声。可以想象，大黄狗在遭受从天而降的突然袭击后惊慌逃窜，没逃出多远，就从最初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不禁恼羞成怒，回转身来想找这对野犬姐妹算账，却发现这对野犬姐妹已逃之夭夭，便拔腿追撵。但沟壑和暗道比蜘蛛网还复杂，大黄狗不是走进死胡同，绕了一大圈又回到起点，就像进到了迷魂阵，怎么也找不到出口了。

但愿这条该死的大黄狗，步那只大棕熊的后尘，怎么走也走不出迷宫似的蜘蛛岩，最后困死饿死冻死在蜘蛛岩里，成为白虎吞野犬群的食物。假如真能这样的话，野狗吃猎犬，这也算得上是动物界的千古美谈了。

就算不能把大黄狗困死饿死冻死在蜘蛛岩，这家伙也起码绕来绕去折

腾大半天才能从迷宫里走出来。

终于摆脱了猎人和猎狗的追捕，姐妹俩大大松了口气。旁边有一块无雪的裸岩，红桃心趴在岩石上喘息。一口气从蜘蛛岩登上日曲卡雪山u字形风雪垭口，少说也奔走了两里山路，且是崎岖陡峭的上坡路，真累得贼死，该歇口气了。

白桃花也跟着登上这块岩石，站立在它面前，开始摇动尾巴。那尾巴摇得扭扭捏捏，往左抡甩一个花结，又朝右盘旋一个圆圈，整条尾巴柔顺地垂落在地，尾尖突突弹跳，显得羞涩而又动情。无论家犬还是野狗，尾巴都是狗身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器官，较之其他有尾动物，狗尾巴不仅能驱赶蚊蝇并在快速奔跑时像舵一样起到平衡身体的作用，还多了一项其他有尾动物所不具备的功能，就是能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摇甩和摆动，传递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微妙曲折的心事，属于一种特殊的语言。生命世界共有四种语言彼此进行交流，即声音语言，文字语言，肢体语言和气味语言。狗摇动尾巴传递心声，属于肢体语言的一种。人类能使用声音语言、文字语言和肢体语言三种语言，而狗能使用声音语言、肢体语言和气味语言三种语言，与人类掌握同样多的语言功能。红桃心当然能读懂白桃花甩动尾巴用特别的肢体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对以往的冒犯表示愧疚，对种种过失表示歉意，对关键时刻红桃心能出手相救表示感谢。

红桃心狗眼半睁半闭，脸色冷峻，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说实在的，它并不在意白桃花在它面前摇甩尾巴。它救了它一命，它摇甩尾巴表达谢意，换了任何一条野狗都会这样做的。它不在乎它谢不谢的，它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把白桃花从大黄狗的魔爪下救出来，究竟值不值得这么做？它仍在为自己非理性地朝大黄狗扑蹿下去而迷惑不解。为什么这么傻，要去救一个对它所生那窝幼犬构成很大威胁的竞争对手？它脑子有毛病呀！从逻辑上说，对白桃花仁慈，其实就是对膝下幼犬的残忍。它有一种感觉，出手救了白桃花，就好像在亲手将六只亲生幼犬往火坑里推。它做了好姐姐，却做了坏妈妈；它要做好妈妈，就必须做坏姐姐；它宁愿做坏姐姐，也要做好妈妈。它觉得它是违心去救白桃花的，或者说去救白桃花并非它的本意。但没有谁逼它这么做，是它自己从蜘蛛岩隐蔽点居高临下扑下去的。怪只能怪它自己感情太脆弱，太容易冲动，总是在关键时刻犯错误。唉——

白桃花继续摇甩尾巴，那狗尾巴就像是艺术表演系毕业的高才生，抡、甩、摇、摆、弯、钩、撇、捺、竖、翘、点，花样翻新，激情饱满，



传神地表达忏悔之意和感激之情。红桃心沉默着，不为所动。白桃花平趴在地上，腹部着地，像蜥蜴似的爬到红桃心身边，扭动脖子，露出颈窝脆弱的喉管和颈侧暴突的动脉血管，嘴里发出“呜呜”嘶哑的叫声。红桃心心里忍不住一阵战栗。在喜马拉雅野犬社会，一条母野狗在另一条母野狗面前平趴在地，暴露身体中最易受到伤害的喉管和颈侧，这别致的肢体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承认对方是强者，自己是弱者，用最卑谦的姿势，最顺从的态度，乞求对方宽恕自己的错误。这很像人类社会一个人跪倒在另一个人脚下，涕泗横流，磕头如捣蒜，在苦苦哀求。这是野犬社会最隆重的谢恩，最诚恳的谢罪。红桃心这个时候，一颗心即使真是冰做的，也开始悄悄融化了，即使仇恨比山高比海深，也开始烟消云散了。唉，说到底，血浓于水，亲姐妹间原本就不该有深仇大恨的啊。红桃心脸色缓和了许多，伸出嘴吻在白桃花暴露的颈侧触碰了一下，在喜马拉雅野犬社会，这表示强者已抑制了噬咬的冲动，显示强者的宽容，接受面前这个弱者的请罪，原谅对方所做的糊涂事，承诺不再追究对方以往的过失。

白桃花的身体微微颤抖，搁在地上的狗尾巴不停地弹跳，显得情绪很激动的样子，又蜥蜴似的往前爬了两步，突然伸出舌头来舔吻它的脚爪。脚爪是用来走路的，踩在地上，免不了会踩着牛屎马粪，脏兮兮臭烘烘的，连它自己都不愿舔自己的脚爪，而白桃花却不怕脏不怕臭，舔得热烈而又专注，全方位仔细地舔，从脚杆到爪掌，连四个指爪间的褶皱都舔到了。这是颇为新鲜的乞求和解的方式，红桃心还是第一次碰到，在白虎岬野犬群也是绝无仅有的。红桃心心灵一阵纤颤，一股暖流在胸中激荡。它被白桃花别开生面的求和方式感动了，这种方式，把自己降格到最卑微，把对方抬举到最高贵，无疑说明其内心真诚的渴望，盼望能重续姐妹情谊！它站了起来，温柔地用嘴吻钩起白桃花的下巴。白桃花泪眼蒙眬，整张狗脸呈现出羞愧难当的表情。

红桃心又忍不住心里一阵酸楚。本是同胞亲姐妹，缘何成了陌路狗？金无足赤，狗无完狗，哪条野狗不犯错误？是的，白桃花为了剪除竞争对手，几次三番阴谋害它红桃心所生的那窝幼犬，确实非常可恶。可将心比心想一想，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孩子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哪个做母亲的能心平气和接受命运的摆布？换了任何一条母野狗，恐怕都难免会做出触犯伦理违背道德涂黑良心的极端行为来。扪心自问，它红桃心不也对妨碍它亲生幼犬生存的因素——白桃花非法所生的那窝幼犬产生过杀戮的想法吗？事实是，要不是猎人和猎狗突然出现，它此时已经将白桃花所生那窝幼犬咬杀并抛尸灭迹了。

白桃花不是好妹妹，它也不是好姐姐。同胞相残，手足相残，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白桃花向它谢罪，其实它也应该向白桃花谢罪的啊。它心里就像装进了一轮太阳，冷毒的心慢慢暖和，冻僵的天良慢慢苏醒，已逝的姐妹情慢慢回来了。白桃花也站了起来，小心翼翼贴到红桃心身边，红桃心没有避让，姐妹俩身体紧紧贴在一起，脖颈纠缠，脸颊摩挲，呜咽低嚎。这姿势在野犬社会属于相拥而泣。

“呜呜——”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你却不计前嫌救我的命，我心里好感动啊！

“呦呦——”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永远是亲姐妹。

这对野犬姐妹沉浸在温馨的亲情中，忘了时间，忘了猎人，忘了猎狗，忘了一切。

突然，红桃心惊讶地看见，就在前方约二十公尺一条雪沟后面，倏地冒出一只狗头来，土黄色的皮毛，三角形的耳朵，圆锥形的嘴吻，闪烁寒光的犬牙，老天爷，不就是被它和白桃花甩脱在蜘蛛岩的大黄狗吗？这怎么可能呢，蜘蛛岩沟壑纵横、暗道密布，如同巨大的迷魂阵，曾经有一只大棕熊，被野犬引进蜘蛛岩，三天三夜未能走得出来，结果活活困死在里头了，而大黄狗被困在蜘蛛岩仅有十来分钟时间，怎么就跑出来了呢？这不可能，一定是自己脑袋犯了迷糊，出现了幻觉，也有可能是晨曦与雪光所折射的幻影。红桃心想，眨巴眨巴眼睛，再次举目望去，那只土黄色狗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逐渐抬高，露出脊梁、尾巴和肚皮。红桃心看得更清晰了，确确实实是那只该死的大黄狗！圆锥形的嘴吻里，还哈出一片白雾似的热气，绝非幻影，真的是活生生的猎狗，正在向它和白桃花站立的位置靠拢来。

做梦也想不到，大黄狗这般机灵，这么快就从蜘蛛岩走出来了！

红桃心脑袋刹那间一片空白，但它很快从晕眩状态中清醒过来，条件反射般产生两个应对方案：一个想法是带领白桃花一起迎上去，与纠缠不休的大黄狗拼个你死我活；另一个想法是转身奔逃，三十六计走为上，以求能逃过一劫。这两种应对方案是互相矛盾的，它犹豫不决，不知该选择哪种方案更为妥当。

就在它愣神的当儿，突然，它感觉到自己的胸部被什么东西猛烈撞击了一下，力量很大，撞得它身体歪仄，无法站立得稳，身不由己地跌跌撞撞往前去。它运动的方向，就是大黄狗所在的位置。朝这个方向多跨一步，就是往死亡多跨了一步。它扭头看是什么东西在撞它，它什么也没看到，它只看到白桃花飞也似的远去的身影。它恍然大悟，是白桃花将它撞了个趔趄，把祸水泼到它身上，夺路逃走了。它意识到这点，为时已晚，大黄狗发出汹汹吠叫，朝它追过来了。

它被愚弄了，它被出卖了。

它形单影只，绝非大黄狗的对手，只有仓皇逃窜。

猎狗的追捕风格是，要是出现两个以上的目标，当然是舍远求近，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目标紧追不舍。红桃心明白，自己遇到大麻烦了。

白桃花先它一步逃窜，虽然只有一两秒钟的差距，却完全有可能是阴阳两界截然不同的结果。它被大黄狗追得无处逃生，而白桃花却可以从从容容逃之夭夭。

红桃心拼命奔逃，大黄狗衔尾猛追，日曲卡雪山风雪垭口又展开一场生死角逐。

红桃心“呦呦”嚎着，竭尽全力狂奔。它当然恨大黄狗来追捕它，可它最恨的还不是大黄狗，而是恨白桃花，恨得咬牙切齿。多可恶的白桃花啊，几分钟前还平趴在它面前，亮出最易受到攻击的颈侧，甚至伸出舌头来舔吻它肮脏的脚爪，像个最虔诚的忏悔者，向它乞求和解。可当灾祸降临，白桃花却毫不犹豫地夺路逃窜，还狠狠撞了它一下。这一撞，把它撞进了死神的怀抱。这是无耻的出卖，出卖感情，出卖廉耻，出卖良心！

看得出来，大黄狗是条有经验的猎犬，红桃心想用急拐弯的办法甩掉大黄狗，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大黄狗身体十分灵巧，判断力也非常准确，它刚朝右摆动尾巴身体想往左拐弯，大黄狗也立即做出相应的动作，使它逃生的企图屡屡落空。大黄狗肚子吃得饱饱的，精神抖擞，越跑越来劲，而它却肚子空瘪瘪的，连续饿了两天的，没跑多少路就体虚力乏，气喘吁吁了。猎杀者与被猎杀者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它心里明白，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大黄狗就会追上它，三下五除二把它扑倒咬翻，然后叼着它的脖颈拖到猎人面前去邀功请赏。

不不，它不能气馁，它不能倒下，它不能丧失求生意志。它一定要想办法逃脱猎狗的追逐，活下去，惩罚该死的白桃花！

这是它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欺骗，几分钟前还在重续姐妹情谊，突然就出现了叛变。它的心在流血，感情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它恨白桃花，它也恨它自己。怪自己太善良、太单纯、太忠贞、太轻信、太重感情、太讲义气、太不冷静、太意气用事，才造成眼下被猎狗追杀的困难局面。假如自己更理智些更坚强些，早点识破和看透白桃花虚伪的本质，在白桃花被大黄狗按翻在地快要结果性命的节骨眼上，别冒冒失失扑跳下去管这等闲事，就不会有现在的惹火烧身了。或者当白桃花假惺惺伸出舌头舔吻它的脚爪时，保持冷峻的态度，不要昏头昏脑被白桃花的假象所迷惑，清醒而沉着地注意观察四周的动静，见到土黄色狗头从雪沟冒出来，立即撞开白桃花转身逃窜，抢占逃命的先机，现在遭大黄狗追杀的就不是它而是白桃花了。说到底，不是太阳的错，不是月亮的错，是它自己惹的祸，是软弱的情感害了它自己。

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再摔一跤。它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又摔了一跤，不不，它在同一个地方一连摔了好几跤，它是世界上顶顶愚蠢的母野狗了。

它现在知道了，母野狗与母野狗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感情是生存的毒素，珍惜感情只能使自己处在易被欺骗易遭暗算易受伤害的境地。它会一辈子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做一个理智、冷面、残酷的铁腕首领，再也不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它要把残剩的感情通通扼死。它与白桃花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次是真的毁灭了，彻彻底底毁灭了，灰飞烟灭般不留一点痕迹了。假若它能成功逃脱大黄狗的追杀，这次能侥幸活下来，它决不会轻饶了白桃花。你触犯禁忌勾引公野狗暗结珠胎产下孽障，天地难容，家法难容，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它要找个机会，将白桃花非法所生那窝幼犬就地正法，就像咬杀一窝老鼠一样，一口一只送这些不该出生的孽障上西天。不管白桃花用什么方法乞求它，平趴在它面前暴露最易受攻击的颈侧也罢，用舌头舔吻它肮脏的脚爪也罢，它再也不会心慈手软了，再也不会犹豫不决了，再也不会会有任何怜悯之心了。

大黄狗就像服用了兴奋剂，越快跑越快，越追越猛，红桃心已听得见身后传来大黄狗浊重的喘息声，相距顶多只有二十来米了。作为野狗，红桃心最痛恨的就是猎犬了。家犬与野狗，在亘古年代，同宗同族，属于同一

种类的动物。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投靠两足行走的人类，变成了家犬。这些猎狗数典忘祖，卖力地做猎人的帮凶，心狠手辣地捕杀自己的同类，丝毫不讲同类情谊，坏到了极点。

人们比喻某些坏蛋，说他们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红桃心觉得这些狗仗人势的猎狗，是不齿于狗类的人屎堆。

大黄狗“汪汪汪”得意地吠叫，红桃心“呦呦呦”悲哀地嗥叫。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家犬追野狗，野狗在路上哭，你我是同类，相逼何太急？

大黄狗并不懂得诗，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欣赏诗，仍凶猛地追逐，咬牙切齿地叫嚣，不达到捕杀的目的决不罢休。

红桃心在山坡上一面奔逃一面紧张思考脱身之计，前方出现一座驼峰状雪峰，它眼睛一亮，计上心来。哦，它何不用“陡坡滚雪”的办法死里逃生？

所谓陡坡滚雪，是白虎吞野犬群在一次与狼群的遭遇战中，用生命换来的逃生技巧。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族群的首领还是绿祖母。初春的一个早晨，一群由巴颜喀拉山脉向南迁徙的狼，刚巧路过白虎吞。这是一个庞大的狼家族，约有十七八匹大大小小的狼。狼是犬科动物中的佼佼者，身躯比野狗强壮，性情比野狗凶暴，在大自然这根食物链上，位置处在野狗上端。数量上，狼群也占优势。白虎吞野犬群毫无反抗余地，只有落荒而逃。饥饿的狼群想吃狗肉大餐，跟在白虎吞野犬群后面追撵。绿祖母率领七条成年母野狗和八只刚刚长大的年轻野犬，逃到日曲卡半山腰，逃到这座驼峰状雪峰前，仍未能逃出狼群的追捕。这座驼峰状雪峰前有两条通道，按正常路径，该往右拐，这样就可以横穿驼峰状雪峰，但由于心急慌忙，绿祖母糊里糊涂拐进了左边那条小道，其他母野狗和年轻野狗当然也跟着逃进左边小道。跑出五六十米远，这才发现走错了路，走进一条死胡同来了。小道并不长，三拐两拐便通到一座半圆形山顶上，三面都是悬崖，无路可走了。想回头，也已来不及了，狼群已封锁了小道，堵住了唯一的逃生之路。应了一句俗话，关门打狗。白虎吞野犬群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假如狗急跳墙，回转身与狼群搏杀拼命，其结果必定是族群灭绝，全体壮烈牺牲。

就在这节骨眼上，绿祖母奔到悬崖边，身体刺猬似的蜷成球状，尾巴从后胯穿过腹部护住脑壳，“吱溜”从悬崖上滚落下去。其他野狗纷纷效仿，也赶紧将身体蜷缩成一团，跃出悬崖往深渊滚。那时红桃心还是只刚刚长大的年轻野狗，跨前几步站到悬崖边缘，伸头往下看，吓得心惊肉跳，雪坡刀砍斧斫般笔陡，起码有七八十丈深，山风劲吹，发出“呜呜”的啸叫声，就像魔鬼在狞笑。有好几条野狗正在往下滚，陡峭的雪坡上出现数条雪的瀑布。有一条正在下滚的野狗，不知是撞到岩石了还是绊着树枝了，突然像皮球似的弹蹦到空中，又像折断翅膀的鸟重重摔落下去，惊爆一团白雾似的雪尘。它吓得骨头都软了，忍不住想往后退却。

这时，狼群已经顺着小道追到半圆形山顶，有一匹大灰狼正张牙舞爪朝它扑过来。明摆着的，留在半圆形山顶上，那是必死无疑，几分钟后就会被饥谨的狼群撕成碎片，要是冒险从雪坡上滚下去的话，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大灰狼已快咬着它狗尾巴了，已没有时间让它从容考虑。它眼睛一闭，学着绿祖母的样，将尾巴从后胯穿过腹部护住脑袋，身体蜷成球状跳下悬崖。它只觉得耳畔响起“呼呼”风声，整个身体就像被装进旋转的风车，滚得脑袋发晕，仿佛五脏六腑都要滚出来了，忍不住想要呕吐。也不知滚了多长时间，终于滚到谷底，身体停止了滚动。它睁开眼，发现自己脖颈以下的身体埋在积雪中，只有脑袋还露在外面。刨开积雪爬出来，检查自己的身体，四肢健全，尾巴也在，说来难以置信，除了脑袋有点发晕外，其他部位完好无损。

这时，其他野狗也纷纷从雪窝里爬了出来，绿祖母清点“人”数。有一只名叫香格里的母野狗撞在半坡岩石上，撞碎了内脏吐血身亡。有一只名叫小蘑菇的年轻野狗被坍塌的雪块活活埋葬，连尸体也找不到了。除此以外，其余十四条母野狗和年轻野狗都安然无恙。虽然有所损失，但损失的比例很小。狼群站在悬崖上，害怕摔死，不敢往下滚，发出悻悻的嗥叫。

白虎忒野犬群死里逃生，不但逃过了族群灭绝的大灾难，而且所有活着的家庭成员还知道了这座悬崖虽然又陡又深看起来非常可怕，但陡坡上的积雪松软厚实，相对来说还算是安全的滑雪通道，并学会了高难度的求生技巧——陡坡滚雪。

红桃心奋力往半圆形山顶攀登，决心再次用陡坡滚雪的办法，来甩脱大黄狗的追捕。雪山狂奔，如此激烈的运动，需要消耗大量体能，它腹内空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它已经有筋疲力尽的感觉，要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因虚脱而瘫软在地，变成任猎狗宰割的猎物。它现在唯一的逃生办

法，就是登上半圆形山顶，滚下七八十丈深的悬崖去。是的，这很冒险，从如此陡峭的山坡往下滚，根本无法控制下滚的速度和选择下滚的路线，弄得不巧就会撞上岩石或触发雪崩，像母野狗香格里拉那样撞断身体或像年轻野狗小蘑菇那样被坍塌的雪块活埋。但不管怎么说，总比束手待毙强得多。多年前白虎忒野犬群集体陡坡滚雪以逃避狼群的追杀，经验显示，十六条野狗中仅有两条野狗罹难，这就是说，生的希望达百分之八十八左右，死的可能仅为百分之十二左右，而不去半圆形山顶陡坡滚雪，根本不可能逃脱大黄狗的追撵，生的希望是零，而死的可能却为百分之百。它其实没有选择，为了活命，只有去陡坡滚雪。

红桃心逃到驼峰状雪峰前，插进左侧小道，拼足最后一点力气往半圆形山顶疾奔。很快，它就登上半圆形山顶了。山风猎猎，刮得地面积雪翩翩起舞。还须往前再奔跑三十米左右，就可跑到悬崖边缘，卷起身体沿着雪坡滚下深渊去。大黄狗“呼哧呼哧”也追到半圆形山顶上来了，与红桃心相距还有十多米，除非大黄狗再生出两条狗腿来，否则是绝无可能在它红桃心表演陡坡滚雪逃生技巧前把它扑倒的。野蛮的狼尚且不敢从这么高这么陡的悬崖上往下跳，大黄狗更没有胆量跟着它红桃心往深渊滚。再有半分钟，它就可把大黄狗甩脱了，红桃心洋溢起一股胜利在握的喜悦。它想象着，当它跨到悬崖边缘，蜷缩着身体球似的滚落下去时，大黄狗刚好也扑到悬崖边缘，瞪起惊愕的眼睛，望着它在雪坡高速滑落。大黄狗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哀哀吠叫数声，夹着尾巴垂头丧气离开半圆形山顶找主人诉苦去了。哈，让猎狗品尝失败的苦涩，这是一件很让野狗高兴的事。

红桃心又朝前奔出十来米，悬崖边缘已近在咫尺了。

突然，悬崖边缘一座雪堆背后，闪出个人影来，挡住了红桃心的去路。身穿羊皮袄头戴狐皮帽肩挎双筒猎枪，不就是大黄狗的主人吗？红桃心脑袋“嗡”的一声，差点就晕倒了。冤家路窄，这世界也太小了。对红桃心来说，见到这个讨厌的猎人，真比见到鬼还倒霉。它宁愿见到十个鬼，也不愿见到这个持枪猎人。它搞不清那位猎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座半圆形山顶上的，也许是听到大黄狗吠叫赶来增援的，也许是胡走乱闯碰巧摸到这儿来了。不管怎么说，那位高高大大的猎人像堵结实的墙挡在了它的面前。

双筒猎枪在阳光下泛动幽蓝的光泽，黑森森的枪口直指红桃心的脑门。猎人的手指扣在猎枪扳机上，随时都能从枪管里射出摄魂夺命的子

弹。

红桃心本能地收敛四肢，“刷”地紧急停了下来，立刻旋转狗腰想往后逃，但大黄狗就在它身后约十余米处，已龇牙咧嘴做好厮杀的准备。

前有双筒猎枪阻拦，后有凶猛的猎狗追击，红桃心进进不得退退不得，走投无路，陷入了绝境。

红桃心彻底绝望了，脑子一片麻木，像木桩一样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竟忘了要逃跑。其实，它就是想起要逃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又能往哪儿逃呢？这么近的距离，除非它有隐身术，否则是不可能躲得开猎枪与猎狗的前后夹击的。此时此刻，即使借给它一对翅膀，让它变成童话中的天狗，它也飞不出猎人的魔爪，双筒猎枪射出的子弹，比世界上任何一种鸟都飞得快，可以在刹那间在它身上钻出致命的弹洞。

红桃心突然想到白桃花，不晓得这家伙现在在哪儿，也许已逃回到白虎吞大本营去了，钻进蚯蚓状岩缝正搂着那窝非法出生的幼犬睡个甜甜的回笼觉呢。把本来应该落到竞争对手头上的灾难引到自己身上来了，红桃心觉得自己确实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它不仅害了它自己，更让它痛彻心肺的是，它同时也害了它的宝贝幼犬。它亲生的六只幼犬还无法独立生活，它死了，它们很快会因为饥谨、寒冷和缺乏照料而追随它去往黄泉路的。它与它们只能在奈何桥上再相会了。它并不害怕死，野狗是肉食猛兽，以杀戮为职业，剥夺其他兽类的生命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天天过的都是血腥味很浓的日子，早已习惯了流血与死亡。老实说，它活在世上的时间虽不很长，但它是族群首领，叱咤风云，指挥一切，风光过也得意过，曾经生儿育女，享受做母亲的甜蜜和幸福，比起许多庸庸碌碌的母野狗来，它这辈子没有白活，即使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让它难过的是，它亲生的六只幼犬要陪它殉葬，它们还小，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享受生命的甘美和生活的快乐，就像一棵树苗，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要夭折了。想到这一点，它肝肠寸断，真恨不得自己咬死自己。而那个把祸水泼到它身上的白桃花，在它死去后，毫无疑问会接替它的位置，成为白虎吞野犬群新一任首领，白桃花绝无可能喂养它的六个遗孤，只会看着它们一个个变成饿死鬼。当它红桃心亲生的六只幼犬紧跟它去到阴曹地府后，白桃花就算是为非法所生的那窝幼犬扫清了生存障碍，族群里其他母野狗们便会自动转移养育后代的天职与爱心，将食物资源和情感资源集中到白桃花非法所生的那窝幼犬身上，这样白桃花所生的幼犬



们就能茁壮成长。唉，明白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灾难已是既成事实，它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猎人黑里透红的脸膛挂着得意的微笑，手指在双筒猎枪的扳机上慢慢施加压力，笑嘻嘻地看着别的生命走向死亡。

顶多还有一两秒钟的时间，双筒猎枪就会轰然炸响，子弹就像喋血小精灵，在它身上钻出致命的窟窿，它的血将从弹洞汩汩往外冒，身体在痛苦的抽搐中慢慢冷却。

怨恨也罢，后悔也罢，痛苦也罢，对它来说，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恍惚间，它觉得猎人头顶掠过一道黑影，仿佛一只大鸟从天而降。它翘首望去，这不是什么大鸟，而是一条母野狗，在半空做滑翔状。哦，胸口有一块桃花状白斑，不就是它的同胞妹妹白桃花吗？不不，这绝对不可能，白桃花早就逃回白虎岙大本营去了，正搂着那窝非法所生的幼犬睡甜美的回笼觉呢，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啊。也许，双筒猎枪已射中它的心脏或头颅，它已呜呼哀哉，眼前这一幕，是灵魂被牛头马面押往阴间途中所看到的景象。可它没听到猎枪炸响呀？倒是听见大黄狗发出报警式的吠叫！

它回眸望去，大黄狗眼珠瞪得溜圆，一对狗眼就好像要从眼眶里滚出来了，死死盯着猎人的头顶。没等它完全清醒过来是怎么回事，那半空中的黑影，哦，也许真的是白桃花呢，已落到猎人的肩膀上，好像张嘴咬住了猎人的耳朵。猎人惊叫起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猎人惊跳起来，残忍的微笑凝固了，脸因极度恐怖而扭曲了，变成一个丑八怪。就在这同一瞬间，“轰”的一声巨响，红桃心看到，猎人手中那杆双筒猎枪有一根枪管喷出一团耀眼的火光，子弹从它头顶飞过，“噗”的一声钻进它背后的雪地里去了。猎人“唉哟”叫起来，重重摔倒在地，但那杆双筒猎枪，仍紧紧握在他手中。

大黄狗不愧是忠勇的猎犬，箭一般朝白桃花扑蹿过去。白桃花嗥叫一声，从猎人身上跳下来，向悬崖边缘疾奔。红桃心这才翻然醒悟，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确确实实是白桃花在猎人快要扣响猎枪的刹那间，从那座雪堆背后扑跃出来，撞翻了猎人，使子弹打偏，救了它的命！

猎人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受到来自背后的偷袭，这才惊慌失措狼狈

不堪的。猎人的一只耳朵虽然被白桃花咬碎了，但耳朵在两足行走的人身上并非最重要器官，别说一只耳朵被咬碎，就算是两只耳朵都被咬下来，也不会是致命伤。那杆双筒猎枪仍在猎人手中，换句话说，力量的优势仍在猎人手中，更何况还有高大威猛的猎犬做帮凶呢。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红桃心清醒过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往悬崖边缘狂奔。命运对它网开一面，它当然要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逃生机会。

它奔逃的方向，必然要经过猎人身旁。狗眼与人眼不同，人眼长在面部正前方，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很近，视界较窄，集中在正前方，不扭头很难看见侧面的东西；而狗眼长在面部偏侧部位，眼距较宽，视界开阔，可兼顾正前方和侧前方，不扭头也可看见侧面的东西。它在奔逃中眼光扫过去，看见猎人满脸是血，已经从地上坐了起来，一只手撑地，另一只手举起双筒猎枪。那让野犬闻风丧胆的枪口，直指正在奔突的白桃花。显然，猎人被白桃花扑翻在地，耳朵也被白桃花咬碎，恼羞成怒，把报复的目标锁定在白桃花身上，恨不得一枪击碎白桃花的狗头，以报仇雪恨。

白桃花快逃到悬崖边缘了，还差五六米远，就可蜷缩成一团从陡峭的雪坡滚落下去。红桃心急促地嚎了一声，那是在催促白桃花再逃窜得快一些，那是名副其实的与死神赛跑，快零点几秒或慢零点几秒就有可能是生与死的转换。此时此刻，它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白桃花逃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抢在猎枪射击前跳出悬崖去。

白桃花“嗖嗖嗖”往前猛蹿，跨到悬崖边缘了，尾巴从后胯穿过去护住脑袋做好陡坡滚雪的准备，就在这最后一秒钟，“砰”的一声，双筒猎枪另一根枪管炸响了，红桃心看见，白桃花好像踩着火炭，原地颠跳了两下，身体奇怪地挺了挺，停止了进行到一半的陡坡滚雪动作，在离悬崖边缘不足半尺的地方，慢慢蹲了下来。

大黄狗兴奋地吠叫，凶猛地扑蹿过来；猎人骂骂咧咧，往双筒猎枪枪膛里装子弹。

红桃心已经奔到白桃花身边，它毫不犹豫地用额头抵住白桃花的腰，用尽吃奶的力气往前顶撞，“噌”的一声，白桃花被推出悬崖，“咕咚咕咚”往下滚。好险哪，只差一步，大黄狗就咬住白桃花的尾巴了。白桃花从悬崖

上消失了，大黄狗失去了第一个攻击目标，转而向第二个目标发起攻击，凶神恶煞似的朝红桃心扑过来。红桃心已来不及将尾巴穿过腹部去护住脑袋，急遽起跳，跳出悬崖，在空中收腹钩尾，尽量将身体卷成一团，顺着陡坡滚落下去。

“咕噜咕噜”，它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冰凉而又柔软的雪地滚动，它听见悬崖上传来大黄狗气急败坏的嗥叫声，传来猎人咬牙切齿的詈骂声，传来猎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猎人和猎狗，只敢站在悬崖边缘发泄怒火，是没有胆量跟着它和白桃花从如此陡峭的雪坡滚下来的，对这一点它是有把握的。

“咕咚咕咚”，它在加速下滚，速度越来越快，雪花飞溅，它整个身体包裹在冰雪中，雪尘直往它鼻孔、嘴腔、耳朵和眼睛里灌，都快憋得无法呼吸了，它起跳得太仓促，没能用尾巴将脑袋护住，狗头在冰雪中摩擦撞击，昏昏沉沉，晕晕乎乎，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 姐妹冰释前嫌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红桃心被一阵刺骨的寒风吹醒，睁开眼，白晃晃的太阳正当顶，炫目的阳光刺得它眼睛生疼。它脑袋有点晕，但神志还算清醒，发现自己仰面躺在雪窝里。它挣扎一番，从积雪中爬出来。不幸中的大幸，它四肢完好，除了背部擦破一块皮外，身体其他部位均无破损。

抬头望悬崖，不见猎人与猎狗。不难猜测，当它和白桃花相继滚下深渊后，猎人站在悬崖边缘，气恼地朝着在雪坡上翻滚的两条野狗开了数枪，猎狗则朝着逃逸的猎物咆哮一通，雪坡实在太陡，悬崖实在太深，犯不着为了区区两条野狗冒粉身碎骨的危险也跟着滚进深渊里去。该出手时就出手，该缩手时就缩手，猎人和猎狗都是机会主义者，发泄了一通怨气后，猎人和猎狗便怀着懊恼的心情打道回府了。

天空传来“啊啊”乌鸦刺耳的鸣叫，红桃心看见，有几十只大嘴乌鸦，正围绕着一个小雪丘，在低空盘旋。大嘴乌鸦是生活在高山雪域以耐寒著称的留鸟，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嘴乌鸦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浑身漆黑如墨，连脚爪也像是用锅底灰搓成的，只有嘴喙有一圈金黄色唇线。大嘴乌鸦属于食腐性鸟类，惯食各种动物尸体，是大自然的殡葬工。大嘴乌鸦对死亡有一种超自然的敏感，哪儿有死亡，哪儿的天空就会出现大嘴乌鸦黑色的翅膀。可以这么说，在日曲卡雪山，大嘴乌鸦就是死亡的代名词。红桃心想起了白桃花，心头一阵战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拖着虚弱的身体走过去。

那座小小的雪丘，果真是白桃花！

白桃花整个身体被积雪覆盖，只有半张脸露在外面，狗嘴哈出微薄的热气，证明它还活着。数只大嘴乌鸦，就在离白桃花头顶两三米高的空中飞来飞去，黑色的翅膀扇起一片黑色恐怖。突然，有一只胆大妄为的大嘴乌鸦，半敛翅膀“刷”地俯冲下来，落在白桃花的额头上，瞅准白桃花的眼窝，举起尖利的嘴喙就要啄下去。白桃花还没有咽气呢，活啄狗眼，这也太欺负野狗了吧。红桃心竭尽全力奔走几步，赶到白桃花身边，张嘴向那

只停落在白桃花额头的大嘴乌鸦咬去，大嘴乌鸦极不情愿地拍扇翅膀飞回空中。

天寒地冻，食物匮乏，饥饿使鸟都变得穷凶极恶了。

红桃心费力地向空中做出扑跃动作，并发出凶狠的嗥叫声，企图将讨厌的大嘴乌鸦赶走。但它的努力白费了，大嘴乌鸦“哇啊哇啊”叫着，仍滞留在半空，唱着难听的安魂曲。

除非是长着翅膀的天狗，否则是不可能将大嘴乌鸦驱赶走的。

红桃心放弃这徒劳的驱赶，用爪子小心翼翼刨开白桃花身上的积雪。白桃花肚子被子弹打穿了，好像长了两条尾巴，从弹洞里拖出一大截肠子，身体底下的雪被鲜血染红了，白雪变成了红雪。白桃花四条狗腿似乎也折断了，有两条狗腿扭成麻花状，压在身体底下，即使给白桃花做一副拐杖，恐怕它也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白桃花伤势极重，就算从人类社会请一个有经验的兽医来，也不可能妙手回春，把白桃花从死神怀抱中拯救出来了。

大嘴乌鸦的眼睛很毒，看出白桃花已是无法动弹的垂死之狗，所以才会如此嚣张，竟然停落到白桃花的额头上要想活啄狗眼。

红桃心蹲在白桃花身边，心里难过极了。它们曾经是最亲密的同胞姐妹，却为了各自的后代，变成反目成仇的竞争对手。它曾怀疑白桃花故意装睡目的是要让它的宝贝幼犬月朦胧失足掉进深不可测的冰窖，它还怀疑白桃花在猎场上故意要把偶尔相遇的雪豹引领到它所生那窝幼犬藏匿的地点，是要借雪豹之手将小家伙们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它对白桃花充满成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白桃花，左看也不顺眼，右看也不顺眼，越看越觉得白桃花就是它那窝宝贝幼犬的索命鬼。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它脑子里很久以来就翻滚罪恶的念头，要找个机会把白桃花所生那窝幼犬斩草除根。它差一点就实施这个可怕的杀戮计划了。幸好它的罪恶念头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假如它真的实施了杀戮计划，它一辈子都会遭受良心的谴责，成为天地难容的罪狗。现在它明白了，怀疑一切是有害的。无端的猜疑，是友谊的砒霜。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白桃花心中的姐妹亲情，既没有变色，也没有变质。刚才在半圆形山顶时，当猎人挡住去路，猎狗堵住退路，往前将被双筒猎枪打碎脑门，往后将被大黄狗撕成碎片，它陷入绝境

走投无路时，躲藏在雪堆后面的白桃花，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要是白桃花不及时将猎人扑倒，现在被打穿肚子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就不是白桃花，而是它红桃心了。

白桃花也是一条有丰富阅历的母野狗，白桃花当然知道双筒猎枪的威力，肯定明白跳到猎人后背上去咬猎人的耳朵意味着什么，比老虎头上拍苍蝇、鳄鱼嘴里拔牙齿更危险一千倍！用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来形容这一扑咬是再恰当不过了。红桃心不晓得白桃花从雪堆后面扑蹿出来时是否犹豫过，即使犹豫过，那也是狗之常情，谁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也不会喜欢送死，不犹豫反倒不正常也不真实了。更何况白桃花还是膝下有一窝未成年幼犬的母亲，对野狗来说，母亲的生命与孩子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母亲好比一棵树，孩子就是树上的果实，树如果倒了，所有的果实也都会腐烂成泥土。

红桃心搞不清白桃花在欲扑未扑最后时刻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但犹豫归犹豫，最后白桃花还是在猎人扣响双筒猎枪的瞬间，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地扑到猎人身上。它红桃心获救了，妹妹白桃花却踏上了不归路。一点也不夸张，是白桃花用自己的死换取了它红桃心的生。只有无比浓烈的姐妹情谊，才会酝酿如此强烈的献身精神，才会有如此壮烈的救援行动。

事实证明，妹妹白桃花心中，是有它这个姐姐的，是爱它这个姐姐的，它在白桃花心目中的分量很重很重。事实也证明，过去它对白桃花的所有猜疑，都是错误的。现在它相信，它的宝贝幼犬月朦胧那次差点滑进冰窖去，负责照看幼犬的白桃花确实是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由于一时疏忽所以才没及时援救，而并不是故意要害死月朦胧；现在它相信，那次在狩猎场上，确实是因为该死的雪豹追得太紧，白桃花慌不择路迷失了方向，这才错走到幼犬藏匿的地方，而绝非是有意要把灾难引领到它的幼犬们头上去；现在它相信，就在刚才，就在日曲卡雪山半山腰，当大黄狗突然从二十米开外一条雪沟里冒出来时，白桃花撞了它一下夺路而逃，并非故意要把祸水泼到它身上，而是突然受到惊吓后的本能反应，换了任何一条母野狗，都很难在突然降临的灾难前面不改色心不跳，这种在强敌面前仓皇逃窜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

该死的大嘴乌鸦，被死亡的气息所吸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数量越来越多，天空黑压压一片。“哇哇哇哇”，群鸦聒噪，怪不得人类都不喜欢乌鸦，把乌鸦视为不吉祥的凶鸟，老鸹的鸣叫声恶俗粗鄙，这是对生命的诅咒，也是对死神的礼赞，它听得心里发毛，浑身起鸡皮疙瘩。

大嘴乌鸦仗着鸦多势众，气焰越来越嚣张，又落黑雪般落到地面来，贪婪地想啄咬白桃花皮开肉绽的后腿。

红桃心守候在白桃花身边，东奔西突，费劲地驱逐频频落到地面上来的大嘴乌鸦。就好像在玩捉迷藏，它跑到东面，东面雪地上的大嘴乌鸦腾地起飞，但西面的大嘴乌鸦却趁机栖落到雪地，贼头贼脑地窥探白桃花是否已变成可以任它们啄食的尸体；它跑到西面，西面雪地上的大嘴乌鸦腾地起飞，但东面的大嘴乌鸦却又趁机降落下来，朝白桃花“哇哇”乱叫，好像在责问：你怎么还不死呀，让我们等得好心焦啊，你反正是活不了啦，吊着最后一口气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快点咽气闭眼，也好让我们早日得到美味佳肴。

就在这时，山坳里传来野狗的吠叫，叫声平缓悠长，“呜——呦——呜”，这种音调和节奏的叫声，是专门用来族群成员间进行联络的，绵长的吠叫声在山谷回荡。红桃心耳尖，一听就听出是独眼姨妈、紫杜鹃、还有繁星和荒火它们在叫。毫无疑问，白虎吞野犬群的母野狗们一觉醒来，不见了红桃心和白桃花姐妹俩，就嗅着气味找来了，并用特殊频率的吠叫声向荒野散发联络信息。

“汪呦，汪呦！”红桃心仰天狂嚎，呼喊母野狗们赶快过来。

不一会儿，四条母野狗绕过悬崖，钻进这条狭长的无名山谷，来到白桃花躺卧的地方。不用红桃心指挥，四条母野狗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以白桃花躺卧的位置为轴心，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朝大嘴乌鸦咆哮扑咬。大嘴乌鸦毕竟不是野犬的对手，纷纷飞到空中，不敢再落到白桃花身边的雪地上来了。

黑色恐怖暂时被解除了，但黑老鸹“哇哇哇”催命的叫声仍在天空回响。

独眼姨妈显得特别伤心，查看白桃花的伤势后，侧躺在白桃花面前，蜷曲四只脚爪，身体猛烈抖动，胸腔里发出“呜呜”闷沉的声音，尾巴像棍子似的使劲敲击地面，“噗噗噗，噼噼噼”，雪尘四溅，就像扬起无数白色灵幡，这套形体语言，对喜马拉雅野犬来说，是典型的悲痛欲绝。如此这般后，独眼姨妈贴到白桃花身旁，用柔软的颈窝轻轻摩挲白桃花的额头，不时发出柔肠寸断的呜咽声。

野狗没有泪腺，生理构造中就没有分泌眼泪的功能，真正的欲哭无泪，独眼姨妈虽然不能从那只独眼里流出悲伤的泪水，但心里在滴血，流的是比普通泪水更浓的血泪。红桃心相信，假如有可能的话，独眼姨妈会毫不犹豫代替白桃花去死。

遗憾的是，死神不肯通融，生与死无法交换。

此时的白桃花，静静躺卧在被血浸染的红雪中，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流失，不仅身体已无力动弹，连脖颈也没有力气竖直，软绵绵耷落在肩胛上，睁开疲惫的眼睛，吃力地扭动脖子，在野犬群中找寻着什么。那焦虑的目光，在几条母野狗间搜索了好几遍，似乎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脸色变得好凄凉，那目光终于停止移动，抬头凝望南面那座雪山，微微张开嘴，嘴唇翕动着，看样子是想用吠叫来表达某种意愿，但它肚子被子弹射穿，导致陡坡滚雪时内脏严重震伤，已叫不出声音来，“呼噜呼噜”，唇齿间涌出一团血沫。

不用费心去猜，红桃心立刻明白妹妹白桃花想表达而又未能表达出来的心愿是什么。南面那座雪山背后，就是白虎吞野犬群的大本营，那儿的山坡上有一条蚯蚓状岩缝，那条岩缝里住着妹妹白桃花所生的一窝幼犬。它红桃心也是母亲，它完全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在自己生命垂危时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最放心不下的又是什么，最想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亲骨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未成年的宝贝孩子！

红桃心仰起头朝南面那座雪山长吠一声，又伸出舌头在白桃花额头舔了一下，然后撒开腿沿着狭长的无名山谷狂奔而去。它腹中空空，刚才与大黄狗周旋，耗尽了全部体力，又经历危险的陡坡滚雪，一跑动就浑身筋骨酸痛，但它咬紧牙关，拼命奔驰。它明白，想见亲生幼犬一面，这是白桃花最后的心愿了，也是它能为白桃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它即使累得吐血，也一定不能让白桃花带着遗恨离开这个世界。

红桃心一口气奔回白虎吞大本营，与留在巢穴值勤的母野狗灰肚皮一起，将白桃花所生那窝幼犬，还有它所生的那窝幼犬，带往山背后那条狭长的无名山谷。它一路吆喝，催促小家伙们快走，紧赶慢赶，太阳偏西时，终于赶到目的地。

让它感到欣慰的是，白桃花还活着，两只眼睛始终盯着那条狭长山



谷，望眼欲穿，苦苦等待。独眼姨妈等四条母野狗守护在白桃花周围，驱赶着贼心不死的大嘴乌鸦群。

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见到妈妈，立刻拥了上去，吵吵嚷嚷，或啃咬白桃花的嘴唇以乞讨食物，或寻寻觅觅想钻怀取暖。白桃花见到自己的心肝宝贝，眼睛倏地变得明亮了，尾尖颤动了一下，似乎想站起来迎接小家伙，可它的挣扎均属徒劳，根本就不可能站得起来。它耳郭瑟瑟抖动，似乎想扭动脖子来亲吻小家伙，可它已虚弱得连扭动脖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它只能移动眼珠，用眷恋的目光，依次爱抚六只站在它面前的幼犬。

红桃心注意到，白桃花那截流出来的肠子，已与冰雪冻结在一起，整个下半身也僵硬如冰块了。各种迹象表明，白桃花的生命已到了读秒阶段。

果然，数秒钟后，白桃花两条前肢开始抽搐，不规则地伸缩颤抖，就像一支蜡烛在风中忽明忽暗，所有在场的母野狗心里都明白，这是生命烛光行将熄灭的症状。

冬天的日头短，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天边有一大片乌云在滚动，天象预示，今夜又有一场大雪。

白桃花眷恋的目光在亲生的六只幼犬身上逗留片刻，然后目光便移向红桃心。白桃花渴盼乞求的目光，久久凝视着红桃心，狗嘴嚅动，像蟹似的吐出许多血沫来。

红桃心心里很清楚，妹妹白桃花此时此刻想要得到什么。作为母亲，在它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最最牵挂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还未成年尚不能独立的子女。自己牺牲在所不惜，一定要让孩子们活下去。白桃花其实是在临终托孤，希望得到一份庄严的承诺，在自己踏上不归路后，这窝没娘的幼犬能得到照顾，能让它们生存下来。

红桃心心里沉甸甸的，抬头望望天，那片乌云压得叫它喘不过气来。它当然愿意满足妹妹白桃花的临终嘱托，它要这么做其实并不困难，它只要缓缓走到白桃花所生的那六只幼犬身旁，将它们揽进怀抱，当着白桃花的面，伸出舌头在小家伙的额头、脊背和四肢舔理一番，承诺自己将担负起监护者与养育者的责任，这就算完了。可它晓得，自己这种形式上的应诺，并不能让白桃花安详地闭上眼睛。明摆着的，白虎吞野犬群原先共有

八条成年母野狗，绿祖母去世了，白桃花也快不行了，八条母野狗死掉两条母野狗还剩几条母野狗，这道简单的应用题它还是会算的，八减二等于六，只剩下六条母野狗了。即使在正常年景，即使在少雪的暖冬，六条母野狗要养活两窝共十二条幼犬，也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这是一个凄苦的冬天，这是一个灾难的冬天。白虎舐野犬群没有能力让两窝共十二只幼犬都熬过冬天活到阳光明媚食物丰盈的春季。假如它现在不假思索就应诺下来要养活白桃花所生六只幼犬，这是一种无法兑现的空洞许诺，是一种虚伪的仁慈。妹妹白桃花用自己的死换取它的生，它要对得起这份比山高比水深比血浓的姐妹情，它绝不能用虚假的承诺来欺骗白桃花。它沉默着，思考着，希望能找到一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答这道生存难题，接受白桃花的临终嘱托，让白桃花放放心心离开这个世界。

所有母野狗，都在用期待、催促和责怪的眼光看着红桃心。

突然，独眼姨妈跳了出来，蹿到白桃花所生六只幼犬身旁，两条前腿趴开，张开狗嘴，收缩腹部，扭动脖子，“呦呦”叫着，做出反哺喂食的姿势来。幼犬们正饿得慌呢，立刻蜂拥而上，抬头摇尾，争着抢着将小嘴举到独眼姨妈的大嘴前，希望能分一杯羹，得到从独眼姨妈嘴里吐出来的肉块。

独眼姨妈同其他母野狗一样，也已两天没有进食，腹内空空，又不是什么魔术大师，根本就吐不出肉块来，“呦呦”吐了半天，连一星半点肉屑也没吐出来，只吐出一摊唾液来，可它还是不停地做反哺状，大口大口往外吐，吐出亮晶晶黏稠的胃液，吐出夹杂着殷殷血丝的口水，直吐得四肢无力站稳，颤颤巍巍跪倒在地，仍在拼命地呕吐……

独眼姨妈是在用特殊的行为，告知白桃花，它只要肚子里有一点东西，就决不会饿着这六只没娘的幼犬，它要尽自己的所能，哪怕吐血来，也要把小家伙们养大！

白桃花朝独眼姨妈投去感激的一瞥，但那目光犹如蜻蜓点水，在独眼姨妈脸上点了点，便又快速折回到红桃心身上。显然，白桃花对独眼姨妈这番表白并不太以为然，宁肯自己吐血，也要喂饱这窝幼犬，虽精神可嘉，却很难真正行得通，属于空洞的豪言壮语，听起来很舒服，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僧多粥少，狗多肉少，就算独眼姨妈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舍得吐出来，也不够六条半大的幼犬饱餐一顿的啊。

红桃心看看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又扭头望望自己所生的那窝幼犬，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摆在白虎吞野犬群面前最大的矛盾是，担当抚养角色的成年母野狗数量太少，而需要被抚养的幼犬数量太多，那么，是否可以将两窝幼犬合并成一窝幼犬，然后汰劣留良，将幼犬数量削减到现有成年母野狗能够承受的数量？

它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想法虽很新颖，却很毒辣，虽很实用，却很残暴；虽易执行，却很血腥。它当然不会将自己亲生的六只幼犬全部保留下来，而将白桃花所生的六只幼犬全部淘汰出局。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做它良心上过意不去，白桃花是为了救它而受致命伤的，它有责任把白桃花所生那窝幼犬当做自己的亲生幼犬一样对待。也就是说，裁减幼犬数量，两窝幼犬同等待遇，都在被裁减之列。它是母亲，母爱最本能的表现，就是保护自己的子女存活下去，而它却要背道而驰，淘汰自己的心肝宝贝，它能下得了这个手吗？可是，除此之外，它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道迫在眉睫的生活难题呢？假如把两窝共十二只幼犬都留下来，有限的食物资源平摊到十二只幼犬头上，肯定谁都吃不饱，极有可能十二只野犬过不了几天就会相继饿死，十二减去十二等于零。假如它合理裁减，把十二只野犬削减一半，是有可能让它们活过冬天的，十二减掉六等于六。

这是一道聪明的算术题，却又是一道残酷的算术题。

为了生存，它不得不硬起心肠，对眼前这一大群两窝并成一窝的幼犬，进行一场加减乘除演算。它先来到自己亲生的那窝幼犬里，挑选被减数。日照身强力壮，在六个兄弟姐妹中，个头最大，不适宜做被减数；响雷很聪明，才三个月大就逮着过一只钻到葫芦形溶洞来的小仓鼠，淘汰这么优秀的幼犬，是一种罪过；月朦胧是它最宠爱的小雌犬，是野犬中最标准的靓妹，模样酷毙了，它一直有这样的愿望，把月朦胧培养成白虎吞野犬群未来的接班狗；三炷香是只很特别的幼犬，两片耳郭和一条尾尖都竖着一撮细细的长毛，就像烧着三炷香，是条很招喜欢的吉祥犬……

红桃心遴选的目光在亲生的六条幼犬身上转了好几个来回，迟迟下不了决心究竟该选谁。这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遴选，它是母亲，每一条幼犬都是它的心肝宝贝，无论选谁它都有一种剜心割肉的痛。手心手背都是肉，选谁都觉得不合适。可时间不等狗，妹妹白桃花就快要不行了，它必须抢在白桃花咽气前完成这场死亡遴选。它硬起心肠，首先把目光选定在那只

名叫青皮背的幼犬身上。它其实也蛮喜欢青皮背的，青皮背乖巧听话，它只要轻轻吆喝一声，青皮背总是头一个跑拢到它身边，但青皮背背部的毛色青里透白，对喜马拉雅野犬来说，属于杂毛狗，这种毛色的野狗，在以红土壤为主的滇北高原，迷彩性能差，不利于隐蔽，既容易被猎物看出破绽，又容易遭天敌盯梢袭击，既然短处这么明显，那就……那就……淘汰吧。第二个选定的是那只名叫波波虹的幼犬，波波虹应该说是这窝幼犬里头最帅气的小公狗，身材高挑呈流线型，皮毛光亮像涂过野猪油，脊梁上有一条波浪起伏的红毛带，就像雨后阳光下一条艳丽的彩虹，形象帅呆了，称得上是野犬中的小帅哥，但波波虹似乎牙齿有点缺陷，嘴角两侧的犬牙不够尖利。有一次它从日曲卡雪山叼回一只雪兔，让小家伙们练习如何撕扯兔皮啃食兔肉，其他五只幼犬经过一番努力都能将兔皮撕裂开，可就是波波虹费了吃奶的劲也没能将兔皮咬碎。野犬最重要的打猎武器就是牙齿，牙齿欠佳，外貌长得再漂亮，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中看而不中用，较之其他幼犬，被生活淘汰的概率要大得多。既然如此，那就……那就……顺应天意吧。最后一个“人”选，红桃心选中了三炷香，虽然小家伙相貌吉祥，但喜马拉雅野犬的价值观念与人类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野犬并不特别在乎用相貌来判断一个生命将来的前程。

红桃心将选定的三只幼犬吆喝到白桃花躺卧的位置，将它们推进白桃花的怀抱。毫无疑问，它是亲手将它们推进了死神的怀抱。小家伙们懵懂无知，根本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出于对妈妈绝对的信任和绝对的服从，它们在红桃心的催促和驱赶下，乖乖进到白桃花怀中。

白桃花生命的烛光还没熄灭，身体尚有余温，在冰天雪地中，也算是可以躲避寒风吹袭获取温暖的地方。

别怪妈妈心狠，妈妈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啊。

接下来，是从白桃花所生的那窝幼犬中挑选三只淘汰者。对红桃心来说，这相对要容易些。它走到非它所生的六只幼犬面前，挨个舔吻它们的额头，然后看白桃花的反应，它们是白桃花的亲骨肉，当然该由白桃花来决定它们的命运，而它红桃心则按照白桃花的意愿，来完成这取舍程序。

红桃心和白桃花事先并未有过商量，但却配合得非常默契，毕竟是同胞姐妹，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白桃花虽然身体受了致命伤，但思维却很清晰，对红桃心的意图心知肚明，四肢无法动弹，嘴巴也叫不出声来，就用眼睛来表示意见。红桃心舔吻芦花尾额头时，白桃花眼睛圆圆睁着，红

桃心知道，白桃花更愿意让芦花尾活在这个世界上，于是就把芦花尾留下了；红桃心舔吻小青臀额头时，白桃花眼皮合下来了，红桃心知道，白桃花虽然不忍心却不得不对小青臀忍痛割爱了，于是，红桃心将小青臀吆喝进白桃花怀里……

生存名额有限，不得不保留一部分，割舍一部分。

很快，白桃花所生的六只幼犬，也取舍完毕了。

其他五条母野狗，默默注视着红桃心将两窝幼犬重新组合混合编队，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将自己亲生的六只幼犬取三舍三，将妹妹白桃花所生的六只幼犬也取三舍三，存活机会分享，淘汰灾难平摊，应该说是很公平的。

白虎舐野犬群除白桃花外，现有六只成年母野狗，抚养六只幼犬，养育者与被养育者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平衡点。这样一来，食物的压力就不会那么沉重，幼犬的存活率就大大提高，是有可能让留下来的六只幼犬度过这严酷的冬天，平平安安长大的。

红桃心让混合编队的六只享有生存权的幼犬簇拥在自己身旁，深情舔吻它们的脸颊，这是做给白桃花看的。哦，从此以后，我会一视同仁对待它们，像亲生幼犬那样爱护和关心它们，我会尽一切努力把它们抚养长大的！

红桃心看见，妹妹白桃花刚才还充满焦虑的目光变得宁静，耳郭不再颤动，脸上浮现出欣慰的表情。

母野狗们拱卫着六只混合编队的幼犬，离开这条狭长的无名山谷。虽然白桃花还没最后咽气，但死亡已是不可避免。凛冽的北风越刮越紧，天空已撒下粉尘似的小雪，根据气象经验，再过一会儿，鹅毛大雪就会铺天盖地。六条母野狗和混合编队的六只幼犬，都饥肠辘辘，再待下去，一旦暴风雪来临，很有可能会造成冻伤饿毙的严重后果。该做的红桃心都做了，能做的红桃心也都做了，再继续待下去，不仅于事无补，还有害无益。感情虽然珍贵，生存更加重要。及时撤出这条狭长的无名山谷，无疑是明智之举。

它是白虎舐的当家犬，它有责任避免族群遭遇不测。它要赶在暴风雪

来临之前，将混合编队的六只幼犬带回葫芦形溶洞，保证小家伙们不被恶劣的天气伤害。它已经想好了，等暴风雪停止肆虐，它会立即率领母野狗们外出狩猎。它要带着野犬群到尕玛尔草原去捕捉野猪，暴风雪过后，贪吃的野猪会急不可耐从旮旯角落跑到灌木丛寻找食物，这是冬天捕捉野猪最好时机。它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猎取一头野猪，解决白虎吞野犬群的断炊之苦。

被筛选下来的六只幼犬，也想从白桃花怀中钻出来跟随野犬群一起撤离，被红桃心用严厉的咆哮声制止住了。这六只幼犬还不清楚怎样的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了，稀里糊涂又退回到白桃花怀里去。

白桃花目送野犬群离开狭长的无名山谷，目光安详而又宁静。

别看暴风雪肆虐横行，春天是挡不住的，希望是挡不住的。冬天已经过半，春天还会远吗？眼前这场暴风雪，很可能是今年冬天最后一场暴风雪了。冰雪无情，但季节有情。红桃心一面奔跑一面想。熬过严酷的冬天，就是温暖的春季。日子会一天天暖和起来，日子会一天天好过起来。它相信，它一定有能力将六只混合编队的幼犬抚养长大的。

暮霭沉沉的天空，大嘴乌鸦在乌云中穿行，“呱呱呱呱”，撒下一串串粗俗的鸣叫。这是大自然为母野狗白桃花和六只遭遗弃的幼犬演奏的安魂曲。

# 动物档案——野犬

## 野犬

[ 野犬的拉丁文名称 ]

cuon alpinus

[ 野犬的动物学分类 ]

野犬，即野狗。犬狗同名，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野犬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没有饲主而自己觅食谋生的家犬，或称流浪狗、弃犬，是指原本被人们作为宠物饲养，目前与饲主分离的狗。可能是因为被饲主故意遗弃，或是走失。第二种指的是某些种类的野生犬科动物：比如非洲野狗，亚洲野狗，澳洲野狗。

非洲野犬，又叫非洲猎犬、三色犬等。哺乳纲，食肉目，犬科，薮犬亚科，自成一属，非洲野犬属。

亚洲野犬，通常指的是豺，犬科豺属。但近年来有科学家野外调查发现，在西藏和滇北高原一带，生活着一种非豺属野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与澳洲野犬有点相像，暂命名为喜玛拉亚野犬。

澳洲野犬，据科学家研究，实际上是由土著人带到澳大利亚之后野化的家犬后裔，后逐渐形成新的野犬种群。

[ 野犬的地理分布 ]

非洲野犬，主要生活在非洲的干燥草原和半荒漠地带，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南非、津巴布韦和斯威士兰等非洲国家。

亚洲野犬，生活在亚洲多树木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印度、俄罗斯、中

国和韩国。事实上，亚洲野犬有着广泛迥异的生存之地，它们的家园西起西马拉雅山，一直延伸到马来西亚的热带森林，在那里都能看到亚洲野犬的踪迹。

澳洲野犬，遍及于澳洲北部、中部和西部的森林、平原和山地。在澳洲中部，它们主要在牧场主为牛打的深井附近出没。幼崽出生在地洞、兔子洞和岩窟中，居所要接近水源。

### 〔野犬在自然界的位置〕

野犬的体形虽然小于狼，但是凶猛程度比狼更甚。因生存环境严酷，野犬凭借个体力量很难存活，便纠集成群，依靠群体的力量猎取食物。野犬群内等级森严，组织严密，令行禁止，像训练有素的军队。野犬群所向披靡，野马、野驴、野骆驼和嘴角翻卷獠牙的成年野猪都是它们的猎食对象。它们在追逐野驴时，往往先咬住驴腿，咬住后便不再松开，一直到野驴倒地为止。然后它们撕开野驴的肚子，掏吃内脏，这时野驴往往还活着并企图反抗。一群喜马拉雅野犬撕咬一头野驴的话，用不了十分钟野驴便停止挣扎，二十分钟左右就断气了。山豹、雪豹、猢狲等猛兽，在路上遭遇野犬群，往往会溜之大吉，就连有百兽之王美誉的老虎，也会对野犬群谦让三分。

野犬通常是联合起来驱赶猎物。有时一群野犬追赶一只豹或老虎，可至对方于死地。

澳洲野狗是早期由人带入澳洲的，但已繁衍了数千年，成了那里的顶级肉食动物。

野犬主要天敌是人和鳄鱼，还有家犬和胡狼。有时候不同群落的野狗会相互残杀。老鹰也会抓走小野狗。

### 〔野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人们对野犬素无好感。在我国，人们将亚洲野犬——豺狗，列为恶兽之首，成语“豺狼虎豹”，便充分证明大家对野犬的憎恶与惧怕。

在非洲，饿极了的野犬会铤而走险，成群结队跑到人类居住的村庄偷猎家禽家畜，人与野犬的争端持续了数千年。



澳洲野犬，将狂犬病带进澳洲大陆，祸极各种有袋类动物，甚至有学者认为，澳洲袋狼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灭绝，与澳洲野犬迅速繁衍有极大因果关系，袋狼与澳洲野犬同为犬科动物，习相近，食相同，澳洲野犬凭借着群居优势，侵蚀了袋狼的生存空间，最终使袋狼这种珍贵的有袋类动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因此，澳洲野犬长期以来也受到当地人的围剿和捕捉。

### [ 野犬的行为特征 ]

野犬耳郭浑圆直立，听觉、嗅觉灵敏，犬齿锐利，舌长而薄，有散热功能。前肢五指，后肢四趾，有钩爪。尾上卷或下垂，体表无汗腺。性机警凶猛。发情多在春、秋两季，持续三周，妊娠期约六十天，每胎产仔2~8只，寿命约十五年左右。与人类豢养的家犬同科同属，彼此属于血缘亲戚，没有繁殖隔绝。

野犬适应性强，分布极广，从赤道到极地均有其踪迹。因生存地域不同，各地野犬生活习性有很大差异。

非洲野犬过着紧密的群体生活，每群有一对能够繁殖的首领犬，它们用尿液标志领地。寿命大约十年。雌性首领不允许群体中的其他雌性繁殖，它们甚至会夺走其他雌犬的幼崽。雌性非洲野犬会轮流看护新生幼犬。非洲野犬的领土范围大小在200到2000平方公里之间。过去它们数量很多的时候，每个群落大约有四十名成员，曾经记录过的最大群落有100名成员。但是现在每个群落的成年成员大约是7~15只，由一对首领统治。

生活在滇北和西藏高原的喜马拉雅野犬，为适应高山雪域寒冷的天气，该种野犬体毛厚密，保暖性强，脚趾有被毛，增大摩擦力，以利在冰雪中奔走。喜马拉雅野犬外型类似于狐狸，毛色为黄褐色。野犬采取群猎的方式，通常为5~15个一群。野犬的猎物包括鹿、野猪、山羊和野兔。

喜马拉雅野犬还进化出独特的社会结构，群体由一只年富力强的雌犬担当首领，只有首领享有生育权，群体其他成员协助首领养育子女。雄犬仅在发情期得以进入犬群与首领交配。这种奇特的婚配生育制度，保证喜马拉雅野犬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下来。

澳洲野犬集群生活，最大的集群有百余只野犬，食谱很丰富，除了捕食鼠、兔等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鸟类外，狗群经常合作捕猎袋鼠、袋熊、绵羊、牛犊、巨蜥等大型猎物。

### 〔野犬的趣闻逸事〕

野犬采取群猎的方式，它们被称作哨声捕猎者，因为野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会发出咆哮的哨声。这哨声能帮助它们保持联系、团结一致、共同杀死猎物。这种咆哮的哨声，称为野犬口哨。

野犬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非常独特。它们善于协作，会照顾生病或受伤的同伴——甚至像对待小狗一样，健康的成员会给那些病弱者反刍半消化的肉吃，照顾孩子的保姆也会得到同样的待遇。

非洲野犬合作狩猎，它们由雄性首领率领，在领地内游猎。主要在早晨和上半夜狩猎，如果月光明亮，它们甚至会忙活一整晚。非洲野犬狩猎依赖视觉而非嗅觉，野犬群们追击猎物时，并不是依靠隐蔽来偷袭，这和大部分猫科成员不同，它们发现猎物后会长程追击猎物，紧追不舍——它们的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55公里——直到猎物疲惫不堪。

非洲野犬最痛恨鬣狗，往往对单个的鬣狗痛下杀手。而鬣狗也非常痛恨非洲野犬，一见到非洲野犬的影子，便围追堵截，就像打冤家似的，互相拼命撕咬。这是因为，鬣狗和非洲野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行为相近，捕捉的猎物相似，天然就是竞争对手。自然界有一条定律：不同的动物，行为越相近，彼此的紧张度就越高。鬣狗与非洲野犬，就是彼此紧张度极高的两种动物。

观察人员惊奇地发现，许多澳洲野犬五官都不太端正，或者鼻子是斜的，或者嘴巴是歪的。开始人们以为这是澳洲野犬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后来经过动物学家仔细研究才发现，这些斜鼻子或歪嘴巴的澳洲野犬并非是天生的生理缺陷，而是后天在捕猎时造成的伤害。原来，澳洲野犬很喜欢捕捉大袋鼠，大袋鼠是动物王国最负盛名的拳击高手，被澳洲野犬团团围住后，有大自然拳王之称的大袋鼠当然不肯束手就擒，使用强有力的后爪猛踢澳洲野犬的脸部。虽然大袋鼠最终免不了被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澳洲野犬扑倒并咬杀，但“拳王”在咽气前，都能将两三只甚至更多的澳洲野犬揍得头破血流，或者鼻子被揍斜了，或者嘴巴被打歪了，久而久之，澳洲野犬群五官不端正者便越来越多。

## 〔我与野犬的亲密接触〕

我在西双版纳当农民时，有一次上山砍柴，看见一只小狗陷在一个泥坑里奄奄一息，我就用一根树棍将小狗从泥坑里捞了出来。回家后，我将小狗洗干净，准备收养并训练成猎狗。但等到把小狗洗干净一看，小狗的毛色与其他狗崽不同，黄里偏红，就像用红泥巴染过了一样。有经验的猎人告诉我，这不是一般的狗崽，而是小野狗。

我将它养了几日，除了毛色偏红外，它与其他狗崽并无不同，喜欢趴在我膝上睡觉，喜欢跟我玩躲猫猫游戏，跟我很亲。我舍不得扔掉它，但养一只野狗又怕被老百姓耻笑，便想了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用墨汁将它全身都染黑了，小红狗立刻就变成了小黑狗。遗憾的是，几天后下了一场雨，它跑到雨里去玩耍，被雨一淋，墨汁洗掉了，小黑狗又变回小红狗。我又想了个办法，用刮胡刀将它全身狗毛都剃干净，但一个月后，新长出来的狗毛，毛尖又泛起一片艳红。

老百姓都说，寨子里要是养了一条野狗的话，其他家狗都会以野狗为榜样，家狗潜藏的野性会被激发出来，变得像野狗一样桀骜不驯，一个寨子的狗都会被带坏的。我也不知道老百姓的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但我不能为了一条来历不明的小狗，去与全寨子老百姓闹别扭，没办法，只好将这条毛色红艳的小狗扔到原始森林里去了。

## 〔野犬的生存现状〕

野犬是靠长途奔袭擒获猎物的，所以野犬的领地面积较大，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剧，野犬的栖息地越来越减少，加之野犬不可避免要与其他大型食肉动物竞争，常常遭到老虎、狮群的驱赶和围剿，野犬的数量不断下降，目前处于濒危状态。

200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做过一个调查，非洲野犬目前主要分布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在非洲的39个国家只有25个种群，约有三千只左右。2008年在非洲建立起一个非洲野犬的保护区，主要位于津巴布韦西部的皇日国家公园。

## 〔关于野犬的寄语〕

有人认为家狗是狼的变种，也有人认为家狗是由野犬驯化而成的。我个人相信家狗是由野犬驯化而成的，因为有一个铁的事实：野犬从不伤害人。而狼是会主动袭击人的。正因为野犬从不伤害人，人们才会有胆量和信心去驯化它们。于是，它们中的一部分，蜕变成家狗了。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们也应该把野犬当做我们人类的朋友。

## 西双版纳是我的文学故乡

我十六岁到西双版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人到中年才离开。我在西双版纳娶妻成家，宝贝儿子也出生在西双版纳，可以这么说，西双版纳这块炎热而又多情的土地，是我的第二故乡。

三十多年前的西双版纳，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没有工业污染，旅游业也还没有开发。正因为如此，那里保持着完美的自然生态。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覆盖山峦河谷，清澈见底的泉水环绕村村寨寨。

最让我惊奇的是，鸡无窝，猪无圈，牛无栏，马无厩，狗脖子上也没有链条。豢养的家畜活得逍遥自在，白天可以随心所欲到处去玩，肚子饿了回到主人家院子大呼小叫讨食吃，肚皮塞饱后，又山野田坝寻找属于自己的快活去了。

到了夜晚，鸡飞到竹楼的屋顶上，像鸟一样在茅草屋脊上栖息；狗趴在门槛上，进门出门都要小心别踩着狗尾巴；牛和马挤在竹楼底层，随时可以在房柱上摩擦蹭痒；最无赖的要数猪了，霸占竹楼的十二格楼梯，就像睡高低床一样，一层一层横躺在狭窄的楼梯上，任你将楼板踩得咚咚响，它们照样呼噜呼噜睡得香……

记得我刚到西双版纳时，借宿在老乡家，有一天临睡前多喝了几杯米酒，半夜醒来，膀胱胀得厉害，黑灯瞎火的不愿跑茅厕，便摸索着来到竹楼阳台，居高临下尿一泡。

刚运作到一半，哐的一声怒吼，阳台外伸出一颗牛头，借着淡淡的星光，我看见牛脸上尿液滴答，牛眼睁得比铜铃还大，牛嘴因愤怒而扭曲变形。原来我尿到楼下一头水牛的脸上了，想必人尿的味道不怎么样，又咸又酸又涩令它倒胃口，在向我提抗议呢。

随地便溺总归不雅，我怕吵醒主人，只好紧急刹尿，想到楼下找个僻静处继续方便。跨下楼梯，一脚就踩在一头老母猪的脖子上，它哇的一声跳起来，我一个倒栽葱滚下楼去，幸亏每一层楼梯上都有肥猪铺垫，软绵

绵得就像在地毯上翻跟头，没伤着筋骨，但已吓得魂飞魄散，剩下的半泡尿全撒在自己的裤子上。

更可恼的是，这些该死的猪和牛，责怪我搅了它们的清梦，蜂拥而上，猪头揉我的屁股，牛蹄绊我的腿，把我摔倒在地，然后团团将我围在中间。也不知是想用同样的办法回敬我，还是因为我身上刺鼻的尿臊味引发了它们的排泄功能，好几头牛好几头猪竟然冲着我哗哗小解起来，就像拧开了好几只热水龙头，我身上被淋得精湿，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尿人。主人被吵醒，才下楼来帮我解了围。

西双版纳的家畜，享受着高度自由，村寨又紧挨着原始森林，便常发生一些野生动物与人类家畜之间角色客串、反串和互串的故事。

我的房东养了六只母鸡，没有养公鸡。有天傍晚，母鸡们从树林回家，发现一只尾羽特别长的五彩花翎公鸡气宇轩昂地守护在母鸡身边。开始还以为是别家的公鸡，但那只公鸡送母鸡们进房东院子后，拍扇翅膀飞到院外那棵高达几十米的大青树上去了。家鸡无论如何也飞不了这么高的，只有森林里的野生原鸡才有这等飞翔本领，这才晓得，这是只野公鸡，贪恋房东家六只母鸡的美色，来做上门女婿了。

半夜我和房东悄悄爬上大青树，我用雪亮的手电筒照花鸡眼，房东用渔网将这只花心大公鸡罩住，剪掉半截翅膀，强迫它在村寨安家落户。

这只野公鸡勇猛好斗，寨子里所有的公鸡都怕它，成为名闻遐迩的鸡王。与它交配过的母鸡孵出来的小鸡，很少得鸡瘟病，存活率明显提高，但从小就要剪翅膀，不然长到两个月大，便飞到树林不回来了。总归是野种，不像家鸡那般听话。

村长养了几头水牛，忽一日，一头公牛失踪了，到树林里去找，找了好几天也没能找到，以为是给山豹或老虎吃掉了，也没在意。

半年后，公牛突然跑回家来了，后面跟着一头羞答答的母牛，还有一头活泼可爱的小牛犊。那母牛和小牛犊牛蹄覆盖着一层白毛，就像穿着白袜子，证明是西双版纳密林中特有的白袜子野牛。显然，村长家这头公牛半年前和这头野母牛私奔了，这次是带着小媳妇和乖儿子来拜见主人的。

村长大喜，平空得了一头母牛和一头牛犊，天上掉下金元宝，不要白

不要呢。他赶忙唤我去帮忙，用麦麸作诱饵，将它们引到有篱笆墙的一座菜园子，囚禁起来。野母牛当然不喜欢过囚徒的生活，当天半夜，发一声威，轰隆撞倒篱笆墙，带着丈夫和儿子扬长而去。村长白欢喜一场，还赔了一大袋麦麸。

寨子里有个老汉，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头迷路的乳象，用藤索拴住象脖子强行将其牵回家来，怕象群会上门来找麻烦，转手就将乳象卖给县城杂耍班子，得一百块大洋。岂料当天夜晚，三十多头野象将寨子团团包围，吼声震天，还用长鼻子卷起沙土弹射老汉的竹楼，大有不交出乳象就要扫平寨子的气势，折腾到天亮才离去。

众人皆埋怨老汉，老汉也觉理亏，更害怕遭到野象的报复，第二天一早便去县城想要赎回乳象。杂耍班子是江湖艺人，唯利是图，非要老汉拿二百大洋才允许他将乳象牵回。老汉无奈，只好卖掉一匹枣红马，换回乳象，送去森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我插队落户的寨子，家畜和野生动物混淆最多的要数猪了。常有野公猪拐跑家母猪、家公猪娶来野母猪的事情发生。小猪崽里起码有百分之五十是混血儿。

久而久之，寨子里的家猪鼻吻细长，鬃毛披散，獠牙狰狞，模样与野猪越来越接近，脾气也暴躁得让人发憷，你用石头砸它们，它们会号叫着冲过来咬你的脚杆。简直就是猪八戒造反，不把人放在眼里。

有一次过傣族的关门节，杀一头肥猪时，猪嘴没绑牢，凄惨的号叫声响彻云霄，结果全寨子一百多头猪通通拥到屠宰草棚前，吼叫奔跑，把杀猪用的水桶、案板和铁锅撞得稀里哗啦，就像一帮足球流氓在聚众闹事。

村民指使忠诚的猎狗去镇压，引发一场猪狗大战，有五条狗被咬断了腿或咬歪了脖子，猪群大获全胜，冲进木瓜树林，将五十多棵木瓜树全部咬倒，将挂在枝头的木瓜悉数吃掉，以发泄对人类的不满。

这一类故事多得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我写的许多动物小说，如《野猪王》《白象家族》《牧羊豹》等等，就是取材于当年我在西双版纳真实的生活经历。当然，有些情节是经过改造、取舍和重新组合的，为了使作品完整生动，也进行了适当的艺术加

工。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作品里头的动物和人物，皆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故事的基本情节，确实是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

朋友问我，你写的这些动物，猪也好鸡也好牛也好，好像很懂感情挺有灵性的，跟人会产生许多感情纠葛，怎么跟我们在饲养场里看到的猪呀鸡呀牛呀完全不一样呢？你是不是在胡编乱造哄小孩呀？

我对朋友说，你就没见过真正的猪真正的鸡真正的牛！

饲养场的猪十几头挤在一间狭窄的猪圈里，从出生到开宰，从猪娃长到大肥猪，从不离开小小的猪圈一步，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这不叫猪，这叫产膘的机器。

养鸡场里的鸡几百只挤在一个空间有限的鸡笼里，用灯光给它们照明取暖，用复合饲料催它们天天生蛋，一生一世见不到蓝天白云也见不到草地河流。这不叫鸡，这叫产蛋机器。

奶牛场里的牛用电脑管理，什么时候喂水什么时候喂料什么时候往食料里拌维生素或催奶素之类的添加剂什么时候挤奶用什么方式挤奶一次挤多少奶都有精确的程序控制。这不叫牛，这叫产奶机器。

人类为了得到更多的蛋白质和脂肪，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更快乐更幸福，不仅驯化动物奴役动物，还肆无忌惮地异化动物。

在饲养场，动物被抽去了生命的精髓，变成标准的行尸走肉！

我之所以热衷于写具有野性和野趣的动物，就是想告诉那些除了在饲养场便很少有机会接触动物的读者朋友，除了我们人类外，地球上还有许多生命是有感情有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至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类生命形式，别把除了我们人类外其他所有的生命都视作草芥。

不错，人类作为杂食性的灵长类动物，免不了要杀生，免不了要吃猪肉吃鸡蛋吃牛奶，人类作为本质上好逸恶劳的动物，免不了要用马代步用牛耕地用狗看家护院。但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在吃它们和奴役它们的同时，表现得宽容慈悲些，在它们被宰杀之前，在它们大汗淋漓地为我们干完一天苦役之后，善待它们，关怀它们，让它们享受些许生活情趣，还它



们一丁点儿生命的天赋权利。

这不是虚伪，这是文明的标签。

人类在动物面前应该做一个经常能发善心的好奴隶主，这要求怎么说也不过分吧？

我虚活五十多年，扪心自问，这半辈子做过一些好事，但也做过不少回想起来要脸红的荒唐事，若真有中国佛教轮回转世的说法，我死后很难保证不被牛头马面鬼扔进油锅小煎一回，煎成两面黄后，捞出来扔在公堂上恭请阎王爷发落。阎王爷的要求一定极严格，根据我在阳世的表现，也许不会允许我来世继续做人，而打发我投胎去做猪做鸡做牛做马或做其他什么动物。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会磕头如捣蒜乞求阎王爷格外开恩，让我这头猪这只鸡这头牛这匹马投到西双版纳农家去，而千万别把我投到用电脑管理的饲养场去。

同样是家畜，在西双版纳农家，吃饱了可以游山玩水，不高兴时还可以同主人闹闹别扭，趁主人打盹时还可逃进深山密林做几天野生动物，说不定运气好还可拐个野媳妇什么的回来，虽然最后的结局免不了要被千刀万剐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但至少活着的时候活得有乐趣活得有滋味活得有意思，而不像从小到大囚禁在饲养场里的那些家伙，活得没有一点乐趣活得没有一点滋味活得没有一点意思。

## 获奖记录

《第七条猎狗》（短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退役军犬黄狐》（短篇小说）第六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狼王梦》（长篇小说）台湾第四届杨唤儿童文学奖

《一只猎雕的遭遇》（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狼王梦》（长篇小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图书一等奖

《天命》（短篇小说）1992年海峡两岸少年小说、童话征文佳作奖

《象母怨》（中篇小说）首届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残狼灰满》（中篇小说）首届《巨人》中长篇奖

《沈石溪动物小说自选集》（中短篇小说集）第三届冰心儿童图书奖

《红奶羊》（中篇小说集）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狼王梦》、《第七条猎狗》（中短篇小说集）台湾1994年“好书大家读”优选少年儿童读物奖

《第七条猎狗》（短篇小说集）台湾《中国时报》94年度十佳童书奖

《保姆蟒》（短篇小说集）1996年台湾金鼎奖优良儿童图书推荐奖

《狼妻》（短篇小说集）台湾1997年“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宝牙母象》（中篇小说）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牧羊豹》（短篇小说集）台湾2000年“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刀疤豺母》（长篇小说）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藏獒渡魂》（短篇小说）第十九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鸟奴》（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藏獒渡魂》（中短篇小说集）2006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斑羚飞渡》（短篇小说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7年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

《狼王梦全本》、《狼世界》（中短篇小说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

《豺狼情仇》（长篇小说）第六届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图书奖

《红嘴相思鸟昂贵的彩礼》（短篇小说集）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哨兵天鹅》（中篇小说）台湾2010年“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白天鹅红珊瑚》（长篇小说）2011年第24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红豺》（长篇小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图书

# Table of Contents

驱赶公狗遇到麻烦  
发现惊天大秘密  
处决伪君子  
风流孽债  
不该出生的八只狗崽  
与雪豹争食  
厄运就像割韭菜  
亲姐妹反目成仇  
分裂与死亡  
绿祖母涅槃  
用爱弥补裂痕  
偷盗肉食仓库  
谁先动了杀机  
与猎狗的生死冲突  
姐妹冰释前嫌  
动物档案——野犬  
西双版纳是我的文学故乡  
获奖记录